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第一回 密约成空逢敌虏 旧情如梦散鸳鸯

家国两茫茫，诗酒佯狂。长安西望路漫漫。吟到恩仇心事涌，愁上眉端。
何处觅红颜？金缕歌残。伤心剑底起波澜。自是情天常有限，天上人间。

——调寄浪淘沙

蝶舞莺飞，匆匆过了清明时节，江南春暮，北国正花开。人道是“骏马秋风冀北，杏花春雨江南”。似乎春光偏爱江南，秋日独宜冀北，其实北国的暮春三月，却也别饶佳趣，另有风光。

恰是清明节后的一天，冀北平原、蓟城北边的阳谷山上，有一个少年，正在负手徘徊，引领遥望。这时，朝霞未散，旭日初升，满山满谷的野花，在朝阳底下，分外显得花光艳发，色彩缤纷。

但这少年却似无心观赏这绝妙的春光，但见他不时地搓手搔头，一副焦急的神气。

他有什么心事？他在期待什么？不错，他正心事如麻，盼望着和他的心上人儿一见，因为他就即将离开此地，偷赴江南的了。

为什么说是偷赴？因为其时正是南宋年间南北对峙、天下三分的时代。南宋偏安江南；长江以北的中原土地和北方一大部份，则是女真族的金国所有；漠北则是新兴的蒙古国家。这一年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，金正隆二年（公元一一五八年），南宋衰落，蒙古初兴，三国之中，以金国最为强盛。

这少年名叫耿照，家住蓟城，正是离开金国的京城“中都”（即今北京）不过一百多里的地方。蓟城沦陷已久，他的父亲曾在仕金朝，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，前年病逝，目下只有老母在堂，他就是奉了母亲之命，要偷赴江南的。他是官宦人家之后，文才武艺，出色当行，在本城素受注视，这次偷赴江南，又携带有重要的物事，是以他母亲千叮万嘱，叫他切不可泄露行踪。

但是，他却把自己南行的消息，偷偷地告诉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妹秦弄玉。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多少年来，早已是情性相投，私心眷恋。如今他潜返故国，不知何日重来，又岂可不在临行之前，与心上的人见一面？

可是，左等右等，心上的人儿还未见来！他跳上一块明如镜台的圆石，这块石头是被当地人称为“望夫石”的，据说曾有一位痴情的女子，曾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远方的情郎，七日不饮不食，终至于死。他和他的表妹小时候，不止一次在这石上嬉戏，他的表妹也曾自比过那痴情的女子，也许今后她也会在这块石头上眺望他吧？但是如今，却是他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。他心中正在万想千思，要在分手之前，要在这块多情的“望夫石”上，与她私把姻缘定了。唉，但是眺望复眺望，他的心上人儿还是未来！

山风吹过，茅草猎猎作响，耿照眼光一瞥，只见那一大丛茅草，似波浪般的起伏不定。初时还以为是被风吹动，但山风过后，茅草仍未静止，而且那“草浪”还在向前延展，正是对着这块“望夫石”的方向，同时还有窸窸窣窣的声响，这分明是有人潜伏在茅草丛中。

耿照恍然大悟，心想：“表妹又来作弄我了，她定是想出其不意地吓我一跳。”他们小时候在这里嬉戏，秦弄玉就曾不止一次这样作弄过他。耿照自以为识破机关，心里暗暗好笑：“好，我且不叫破她，待她近了，我就一把将她抓起来！”

耿照走到石台边缘，弯腰伸臂，正在作势欲抓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站住，不许动！”这一声有如晴天霹雳，登时把耿照惊得呆了！

只见茅草丛中陡然窜出了好几个人，将这块“望夫石”团团围着，一个个都是金国的武士装束，哪里有他的表妹？

耿照认得其中一人正是本城的兵马司都监扎合儿，只见他正在一步步迫近，手持长刀，指着自己冷笑。

耿照故作镇定，说道：“扎都监，你早啊，怎的一副如临大敌的神气？”扎合儿冷笑道：“耿公子，你也真好兴致啊，这么早就上山来玩了？”耿照道：“我上山来玩，没什么碍着你们吧？”扎合儿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上山来玩？哼！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应该明白，识相的快快束手就擒，还要我们动手吗？”

耿照怒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竟是冲着我来了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”扎合儿大吼一声道：“耿公子，你别装糊涂啦，真人面前还要说假话吗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带了你父亲的遗书，今日就要动身到江南去？哈，哈，我们给你送行来啦！”

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讷讷说道：“这，这从何说起？”扎合儿冷笑道：“是呀，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！你们父子曾受过金朝大恩，却原来暗地里做南宋的奸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走吧！”耿照“嗖”地拔出剑来，一个武士喝道：“好小子，居然还敢拒捕吗？”

这武士是金国的“巴图鲁”勇士，见耿照年纪轻轻，哪里将他放在眼内，一马当先，倏地就跳上石台，挥锏便打。

哪知耿照身手极是敏捷，他挥剑一封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火星飞溅，知道这个武士气力极大，立即一个回身拗步，趁着那武士立足未稳，施展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巧劲，将他轻轻一带。那武士正向前扑，给他借力打力轻轻一带，那水牛般粗大的身躯，竟然整个飞了起来，“吧”的一声，跌出了数丈开外，那些武士们齐声鼓噪，“嗖嗖”连声，接连着便有几枝冷箭飞来！

扎合儿喝道：“要留活口，当心点，别射杀了他！”要知耿照乃是“私通南宋”的疑犯，这是金人最忌的事情，当然最好是将他活擒，然后才可以缓刑审问，追查他还有没有其他党羽。

话声未了，耿照陡然间从石台上飞起身来，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枝冷箭贴着他的脚底飞过，接着“叮叮”两声，连续而来的那两枝箭也给他用剑打落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耿照未待身形落地，在半空中一个筋斗，头下脚上，便向扎合儿冲来，剑势凶猛之极！

扎合儿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原来耿仲果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，我们竟给他蒙了十多年。”耿仲就是耿照去世的父亲。原来扎合儿是金国有名的武士，他的吃惊还不只是因为耿照的武功高强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而且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耿照乃是家传武功，儿子如此，父亲可知。耿仲以一个武林高手的身份，屈身在金国为官，至死不露。直到昨天，他们才知道耿仲一生苦心积虑，是要帮助南宋恢复中原，图谋倾覆金国，当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！

扎合儿虽然吃惊，但还不至于怯慌，他的武功也确实了得，当机立断，趁着耿照身子悬空，立即霍地一刀，向耿照双腿斩去。

耿照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凌空刺下，右腿也踢了出去，踢扎合儿的太阳

穴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耿照借着这震荡之力，在半空一个侧翻，越过了扎合儿的头顶，扎合儿也避开了他那一踢。

耿照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长虹，闪电般的又向另一个武士刺到。这武士用的是一杆虎头金枪，武功亦非泛泛，枪尾一颤，立即抖起一圈枪花，这是青海哈回子的独门枪法，在花枪招数之中，夹着虎尾棍法，以“圈、点、抽、撒”的招数，要夺耿照的宝剑，并刺他的穴道。耿照大喝一声，“来得好！”竟然在斗大的枪花之中，欺身进招，“白蛇出洞”，迅如电光石火，剑锋贴着枪杆，便迳削那武士握枪的手指。耿照在这武士的心目中，只不过是个“乳臭未干”的少年，哪料得到这个“乳臭未干”的少年竟然敢用这样冒险厉害的招数。那武士“啊呀”一声，要待后退，已是不及，但见剑光过处，血花飞溅，那武士的五只指头，全都给宝剑削了下来，那柄虎头金枪，也飞上了半天。

扎合儿大怒，飞步赶上，横刀便扫，一招“凤凰展翅”，迳斩对手的上盘。耿照动也不动，待得他的刀锋离开面门不过寸许，才猛地一拧身，一招“后弄射日”，剑锋由下而上，迳截扎合儿的手腕。这一招好不厉害，扎合儿顾不得攻敌，急急变招自保，月牙刀从上斩变为下拖，　的一声，格过耿照的长剑，彼此都受对方的猛力所震，收势不住，向旁斜冲数步。那被削了手指的武士，正当其冲，他本已摇摇欲坠，耿照一抬腿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就把他踢翻了。

那武士惨叫一声，躺在血泊之中，寂然不动，显见不能活了。扎合儿火红了眼睛，大声叫道：“叛贼太凶，你们无须再顾忌了，活擒最好，格杀亦无妨！”

呼的一声，一对日月双轮当头压下，这是专克刀剑的一种外门兵刃。使这对日月轮的武士比耿照高出一个头，居高临下，当真有如泰山压顶！耿照一个“搂膝拗步”，剑光划了一道长弧，身随剑转，陡然反手一剑，从那武士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。那武士的日轮先到，照胸压下，耿照一剑刺去，正好插在轮圈之中，剑锋一旋！他这柄宝剑有断金切五之能，但听得“■嚓”声响，日轮的锯齿断了两齿，轮子也被他的剑势带动，向反方向旋转。那武士拿捏不定，手心反而给自己的轮子的急旋之力擦得鲜血淋漓。

耿照正要再加把力，把他的轮子绞出手去。猛地里寒光一闪，一对双钩又从侧面袭来，耿照迫得把宝剑抽出，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先迎击那使双钩的武士。这一招“白虹贯日”乃是强攻招数，长剑刺出，劲直如矢，端的凌厉非常。那武士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双钩霍霍，左钩一沉，右钩一带，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道左右牵引，耿照的宝剑几乎给他引去，忙使千斤坠的功夫，稳住身形，再一招“夜叉探海”，顺着被牵引的剑势，刺那武士膝盖的环跳穴，那武士被迫得移形换位，这才把他的攻势解了。原来这武士名叫察合图，乃是金国的一等巴图鲁，武功不在扎合儿之下。

耿照奔出数步，扎合儿的月牙弯刀迎面劈来，另一个武士的长鞭也拦腰卷到，登时把耿照围在核心。

扎合儿带来了五个武士，一个使锏的已被摔晕，一个使虎头金枪的伤重毙命，剩下来的连扎合儿在内，共有四人。这四个人都是精选出来的武士，分开四个方句，四方夹击，前后照应，耿照不论转到哪个方位，都有人拦住。

耿照接连遇了几次险招，心想：“久战下去，终要吃亏。”他看出使软鞭的那个武士似乎较弱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倏地向那武士冲去，那武士

软鞭一抖，耿照大叫：“哎呀，不妙！”故意卖个破绽，让那软鞭卷住。

那武士大喜，他那一鞭的劲道本来极猛，一卷住了敌人，立即便将耿照的身子扯过来。扎合儿虽然有令“格杀不论”，但到底是活擒为妙，所以另外那两个武士一见耿照已被软鞭缠身，他们的兵器本来就要戳到耿照的身上的，也慌不迭地收手。

哪知耿照年纪虽轻，内功的造诣却很不弱。那武士软鞭一收，正把耿照扯到身边，要将他捆起来的时候，耿照猛地大喝一声，卷在他身上的软鞭，寸寸碎裂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耿照已一把扣着他的脉门将他抓了起来。

耿照将那武士高高举起，作了一个旋风急舞，猛地喝道：“你砸吧！”呼的一声，振臂抛出。原来那个使日月轮的武士，正自双轮砸下，被耿照将他的同伴抛来，恰似小山般当头压下，那武士慌忙抛了双轮，张手接他的同伴。

哪知耿照这一抛已是运足了内家真力，那武士内功不及耿照，接不下来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竟给撞翻，那个“人球”，仍然向前飞去。

扎合儿横刀护身，单臂一圈，将那“人球”揽住，只觉触手僵硬，原来早已气绝了。就在这时，又听得那使日月轮的武士一声惨呼，原来已被耿照一剑刺杀！

扎合儿见耿照在举手投足之间，连杀他手下两名勇士，不禁又惊又怒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耿照又已挥剑攻来，扎合儿大喝道：“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一口刀使得泼风也似，每一刀都是拼命的招数。

耿照也豁出了性命，剑剑指向敌人要害。这时对方只剩下两个人，耿照以一敌二，堪堪打个平手。

但耿照毕竟是缺乏临敌的经验，招数虽然精妙，却不及对方老练，而且他还得提防对方续有援兵，久战不下，便不免心躁气浮。激战中他急于求胜，使了一招“贯日射石”，欺身猛进，剑尖直指到扎合儿的咽喉。扎合儿横刀一挡，“■嚓”一声，刀头折断，可是就在这时，扎合儿的副手察合图看出了耿照下盘虚浮，双钩一划，左钩将耿照的宝剑带过一边，右手钩扯去了他小腿的一片皮肉。

耿照脚步跄踉，斜窜数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察合图又已跟踪扑到，双钩齐展，俨如两道银蛇，扎到了耿照的后心。

耿照猛地大叫一声，一脚踏空，跌倒地上。察合图一钩扎去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又在耿照的肩头，划开了一道伤口，正想再扎一钩，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，耿照忽地一个盘旋，剑尖挑起，刺穿了察合图的小腹。原来他用的是败中求胜的绝招，故意跌翻，好让敌人上当的。这一招可说是险到了极点，倘若不是及时刺中敌人的要害，他就要毙在敌人的双钩之下。

扎合儿刀头已折，又见察合图腹破肠流，全身躺在血泊之中，显见不能活了。饶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，也不禁吓得魂飞魄散，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哪里还敢恋战，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，急急忙忙便逃。

耿照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翻起身来，喝道：“金贼，哪里走？”可是他刚一举步，便觉疼痛不堪，险些又再跌倒，原来他小腿中的那钩，也伤得不轻，已是力不从心了。耿照心想：“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！”猛地一咬牙，力透剑尖，将宝剑脱手掷出，这一剑掷得准极，恰好从扎合儿的后心穿过前心，搠了个透明窟窿！

强敌尽歼，耿照方始松了口气，正要走过去取回宝剑，刚举起脚步，忽

觉一股大力扑来，突然间给人扯着了脚后跟，耿照的小腿本已受了钩伤，站立不稳，竟然一下子就给那人掀翻了！

原来这个人正是最先跳上石台，给耿照摔晕了的那个武士。他刚好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，便来和耿照拼命。

这人力大如牛，一把将耿照掀翻，骑在他的身上，单掌按下，举起拳头，便擂下来。耿照横臂一架，伸出指头，疾点他胁下的“愈气穴”，这是人身十二个死穴之一，倘被点中，立时便要送命。

哪知这武士身披重甲，耿照在久战之后，气力不支，指力已是不能透过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那武士大叫道：“好呀，你这小子还要害你老子！”一拳擂下，把耿照打得双眼发黑，金星乱冒，五脏六腑都似是要翻转过来。

幸亏耿照内功深厚，这一拳还未能将他打晕，百忙中急忙使了个擒拿手法，将那武士的小臂抓住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反客为主，自己翻了上来，却把那武士压了下去。

但可惜耿照已是强弩之未，虽然一时得手，气力毕竟不如对方。那武士紧紧将他抱住，两条臂膊，赛如两道铁箍，箍得耿照几乎透不过气来，耿照情知打不过对方，抓实了他，也不敢放手。

两人在地上翻翻滚滚，扭作一团，什么精妙的招数，都用不上了。那武士猛地大喝一声道：“滚下去吧！”原来他们已滚到了悬崖旁边，再向前一步，便要跌下激流急湍的深渊。

那武士使劲一推，耿照的半边身子已经悬空，他本能地将那武士拖着，心想：“我死了你也得赔我一命！”

悬崖石骨嶙峋，有如利刃，耿照的手脚给擦得鲜血淋漓，那武士猛地用力挣扎，脱出了一只手来，举拳便打，耿照心里正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忽觉有物绊腿，却原来是一支凸出来的石笋，耿照脚尖一勾，上身向后一仰，勾牢了石笋，使出了吃奶的气力，单掌一托，喝道：“下去吧！”他有所凭藉，气力容易使用，那武士一拳打空，失了重心，收势不住，被他托了起来，翻过了头顶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跌下了深渊，激得浪花高高飞起。

耿照抓着石笋，翻了上来，抹了一额冷汗，暗叫：“好险！”他忍着疼痛，一跛一拐地走到扎合儿尸体的旁边，取回了宝剑，四下一望，幸喜无人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治伤。”他还剑入鞘，以剑作拐，支持着身体，走到了一处山涧旁边，这是他和表妹小时候经常嬉戏的地方，四面都有大石围住，恍如天生的屏风。耿照喝了一口水，又掬了一把水洗净伤口，山泉清洌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他抬头一看，红日正在中天，已是正午时分了。他记起了和表妹的约会。表妹是素来守信的，但这次却例外失约了！

他刚才在舍死忘生的恶斗中无暇思索，这时头脑渐渐冷静下来，不由得暗自想道：“咦，奇怪，金狗怎知我在此地？怎知我要偷赴江南？而且还知道我带着父亲的遗书！”

蓦地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脑海中浮起：“这是谁泄漏了的？莫非，莫非，唉，莫非……”“　”的一声，他手上的一瓶药膏跌了下来。幸亏那是一个玉瓶，没有跌碎，但他的心已开始破碎 了。

这瓶药膏正是他表妹送给他的，名叫“生肌白玉膏”，乃是秦家秘制、具有极大功效的治伤药。他想起了表妹送他这瓶药膏时的殷殷情意，种种关怀，他忽地叫起来道：“她，她对我这样好，我，我怎能对她有所猜疑？”

他表妹希望他永远无须使用这瓶药膏，但她知道他要冒险南归，却不能不给他准备。想不到还未曾动身，就用上了。这药膏的确灵效无比，耿照身上的伤口，经药膏搽过，登时一片清凉。可是身上的疼痛减了，心头的疼痛却加剧了！

他心中又再想道：“知道这件事情的，只有妈妈和表妹二人，妈妈是绝不会向外人说的呀。表妹？她不说，金狗怎能知道？

突然间耿照感到一阵寒意直透心头，浑身颤栗，这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恐惧!他不敢想,但又不能不想,他心里不住地在叫:“我,我不能猜疑她……”但这只等于夜行人在吹口哨，用来给自己壮胆的。他要压制下猜疑的念头，那就是说“已经”在猜疑了。

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怖呢？一个人在猜疑被自己心上的人儿出卖了！这刹那间，耿照感到好像就在悬崖旁边一样，不过，要推他下去的不是那个武士，而是他的表妹！唉，倘若他的怀疑真是事实的话，他的表妹就要比那个武士更为可怕了。心情混乱中，他伸手一抓，要抓着一根“石笋”来支持自己，也就是说他要抓着一个理由，支持他的想法：他的表妹是清白无辜的，绝非出卖他的人！

但他抓不着，这里没有“石笋”。他一抓之下，在水面上抓起一团波纹，清流照影，他自己的影子幻化成表妹的影子，影子在水中荡漾，影子在水中破碎了……

耿照一片茫然，思想似乎已冻结了，血液也似乎要冻结了，他呆了一会，水面恢复了平静，那影子忽地又幻化成他母亲的影子，他蓦地跳了起来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他想起了他的母亲！

金贼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了，而且由本城的兵马司都监率人来捉捕他了，那么，他们怎能不查究此事？怎能放过他的母亲。

这巨大的惊恐压下了他对表妹的猜疑，暂时将他的思想转移了。“我不能连累了妈！”“不管如何，我一定要回家去看看她！”他发狂似地跳了起来，拔步便跑，跑了几步，跳过一道山溪，忽地一跤摔倒，这才发觉自己脚步虚浮。原来他打了半天，未曾进食，早已是有气无力了。

他忽地记起了父亲生前对他的教训：遇事总要胆大心细，越危险越要镇定！心里想道：“我的衣裳满是血污，这副样子，怎能在白日青天进城？只怕未到城中，就要给金兵追捕了。”

他俯下身躯又喝了两口清泉，浸湿了他热得涨闷的脑袋，稍微冷静了一些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，还有家人王安和婢子小凤，也都懂得几手武功。本城武艺最好的几名金国武士，都已由扎合几率领到此，给我杀掉了。剩下来的那些金兵，就是尽数发去，也未必就能拘捕了他们。只是我的妈妈行动不便，有点可虑。但好在她的武功还在，又有王安、小凤协助，对付那些金兵，总还可以突围吧？”

原来他的母亲多年前因为修练内功，一时运气不慎，走火入魔，以至半身不遂，后来屡经调治，双足仍是不良于行，所以她这次只能打发儿子孤身南归，自己却不能同行。

耿照惊恐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，但母子天性，总是挂肚牵肠，不回去探个虚实，怎能放心？他洗净了身上的血污，取出干粮，胡乱将肚子塞饱，做了一回吐纳功夫。等到衣裳干了，天色也渐近黄昏了，金兵并没有前来搜山，他暗暗叫了一声“老天保佑！”便即急步下山，走到山下，已是入黑时分。

阳谷山离蓟城不过十多里，二更时分，他便到了城外，他一瞧城门上气氛如常，并没特别增兵守卫。他绕过城门，到了偏僻的所在，觑着墙头无人，立即便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，悄无声息地飞过了城墙，进入城中。

他的家在东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，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近家门，见附近的街道，也并没有金兵巡查，心里暗暗欢喜，也有点诧异，随即想道：“对了，扎合儿急于贪功，一得了消息便来捉我，这消息他还未曾说与同僚知道。”

但他仍是不敢就迳直回家，他年纪虽轻，父母却曾教了他许多江湖上的经验和禁忌。他像小偷一样，跳上屋顶，偷偷摸摸回到自己家中。

屋内黑沉沉的没有半星灯火，静得怕人，他心里“卜通”“卜通”地跳，悄悄地施展“壁虎游墙”的功夫，附着墙落下地来，不发出半点声息，待了片刻，并没发现敌人的袭击，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便轻轻叫道：“王安，王安！”走了几步，忽地脚底有物绊住！

脚踝有僵硬的、冰冷的感觉，从触觉中可以意识到这是一个人，不，不是一个活着的人，而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！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他身上带有火石，急忙取出火石，擦燃了仔细一瞧，可不正是王安！

只见王安额角的太阳穴上穿了一个小孔，周围有凝结成鳞状的血块，孔中还隐约可以看见黑黝黝的钉头。这是他表妹的独门暗器透骨钉！

这刹那间，耿照几乎失了知觉，他用力一咬舌尖，很痛，决不是在作恶梦。他又惊又急，尖叫一声，急急忙忙向母亲的卧房奔去。

房门虚掩，一推便开，触眼一片鲜红，一滩血水，他母亲的那个贴身丫鬟小凤也已僵卧在血泊之中。小凤名是丫鬟，但一向得他母亲宠爱，视同亲女一般，自幼教她的武功，大是不弱，但现在也莫名其妙地死了，而且看得出来，她是还未曾来得及与敌人交手，便给杀死了的，因为她的佩剑还未脱鞘。

耿照已无暇再去察看小凤的伤状，摸到桌边，连忙点燃了桌上的蜡烛，只见他的母亲好似平时一般睡在床上。睡得很安静，面上还带着笑容。床上也没有血渍。

耿照心中燃起了万一的希望，扑上前去，叠声叫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可是他的妈妈已不会答应他了！他双手一触，只觉母亲的身子，也是一片冰冷，面上的笑容也是僵硬了的，一点不曾变化，神气看来甚是慈祥。但一发现了这是僵硬的笑容，却令人恐怖到了极点！

耿照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，灵魂也好似脱离了躯壳，随着他的母亲去了。他认得这是表妹的独门点穴功夫，点的是胁下的“笑腰穴”。别家的点穴手法，死后形状可怖，只有她这门点穴手法，死后安静如常。可以想象得到，他的表妹是利用亲人的身份，在将他母亲扶起之时，突然偷点她胁下的“笑腰穴”的，否则以他母亲的武功之高，决不会被人这样轻易暗算！耿照发现了他母亲的死因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骇叫一声，便晕倒了！

迷迷糊糊中，耿照感觉到似乎有一个人走近他的身边，轻轻地、温柔地抚摸他。耿照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，双眼也未曾睁开。朦胧的意识，已幻出表妹的影子，似乎还听得她低声叹气，悄声相唤：“醒来，醒来！”他恢复了几分知觉，王安、小凤、母亲惨死的情状，闪电般地从脑海中闪过，仇恨代替了爱意，愤怒吞噬了柔情，他向那幻影一推，喝道：“你这个蛇蝎般的妖女，走开！”

幻影突然消失，他一掌扑空，什么都没有碰着，忽地感到一股呛鼻的烟味，刺眼的强光，不由得大声咳嗽，人也就醒来了。

只见火光冲天，火舌正向着这边卷来，浓烟不断从窗口扑进来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，莫非我还在噩梦之中？”

他定了定神，只听得嘈嘈杂杂的人声，从屋子外面传来，声音重浊，这是金兵的吆喝声：“好小子，还不滚出来？”“好，他不出来，就让他变成烤猪吧！”骂的声音中又杂着惊叫：“咱们的人呢？怎么他们也不见出来？莫非是当真都送了命了？”“嗯，我看是凶多吉少了。好呀，擒着那小子，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！只烧死他还是太便宜了。”

耿照猛然省悟，金兵已围在外面，放火烧他的屋子，迫他出来。但听那些金兵的言语，似乎早已有人冲进来了，怎么却没有见着？

耿照骤逢惨变，当真是伤心已极，痛不欲生，心里想道：“母亲死了，表妹竟然就是杀我母亲的凶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倒可以解脱苦恼，妈，你等等我，我就来了。”

火舌忽地横卷过来，屋瓦碎裂，栋折梁摧，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像“砰”的一声坠地，这是他父亲的画像，火光闪过，在他眼前出现了父亲刚毅的面容！

耿照瞿然一惊，心里叫道：“不，我不能死！”他本待拔剑自杀的，心念一动，急忙缩手，手指触着一样物事，这是他藏在身上的父亲的遗书。

他想起母亲在决定叫他偷赴江南的前夕，对他所说的一件秘密。原来他的父亲在金朝为官，并非贪图富贵，而是怀有孤臣孽子效忠故国之心。他做了金国的官十多年，把金国的虚实打探得很清楚，例如兵力布置的情况，政治上军事上有什么优点缺点；陷区义军有哪些可以联络；最秘密的还有南宋有哪些私通金国的奸臣等等。他把他所探听到的都写下来，在临死之前，留给他的妻子，吩咐他的妻子，再过两三年，待儿子长大，武艺也学全了，就要叫儿子将这份遗书带到南宋去，找到可以倚靠的忠臣，设法将这份遗书，呈给南宋皇帝。他相信这份遗书，对于南宋的兴兵北伐，恢复河山，定然大有帮助。

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，母亲流着眼泪郑重地将这份遗书付托给他，那时，他的心情是又难过、又兴奋、又羞愧。羞愧自己曾误解了父亲。在父亲生前，他曾为父亲做金国的官儿而感到屈辱，感到羞耻，每每在言语中冲撞他，怎知父亲屈志降心做金国的官儿，却是有着这样的一番苦心！父亲临死时，曾一再吩咐他：“不要忘记了自己是汉人，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国家。”当时他还以为是父亲临终的忏悔，所谓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如今他才彻底明白了父亲临死的心情，对他是抱着何等深厚的期望！在父亲生前，他是为父亲的行事而感到可羞；而现在则是为了自己的糊涂而羞愧了。兴奋的是他接下父亲留下来的任务，终于有了报国的机会。但同时他却又不能不难过，难过的是他已不能起父亲于地下。向父亲赔罪了。

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这样，当一个人受着重大的刺激，理智失去平衡的时候，只有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感情兴起，才能将它掩盖，将它转移。耿照在这一日之间，接连受了两个重大的刺激。最初当他发觉自己是被表妹出卖的时候，他绝望、难过、激动，几乎疯狂；这个情绪，由于他恐惧母亲的遭逢不幸而暂时压下了，所以才能支持自己，赶回家中。待到他发现母亲果真已经遭逢不幸，而表妹就是谋杀他母亲的凶手，这一个刺激更加重大，几乎令

他痛不欲生，就要拔剑自杀；而现在则由于想起了父亲未曾完成的遗志，想起自己肩负的重担，刺激着他，恢复了他的生之意志！

他心里叫道：“不，我不能死！”他猛地跳了起来，跑到母亲的床前，想要抱起母亲的尸体，冲出火窟。

他揭开帐子，猛地里一呆，又一件奇事发生了。床上空空，他母亲的尸体已经不见！“难道竟会有人偷我母亲的尸首？他为什么又不害我？”“难道我的母亲本来就没有死？”“不，这是决不可能的，除非我刚才所见的都是幻影！我确实发觉她的尸体已经僵硬，而小凤的尸体也还在这里呀！”“呀！难道是母亲已经成仙去了？”

火舌卷来，窗子已经在焚烧了，满屋的浓烟呛得他几乎窒息，他是再也无暇思索了，再也不能耽搁了，他抱起了一床棉被，就冲出去。

踢开房门，忽地眼前又出现了奇事，只见门口躺着两个金国军官的尸体，距离稍远的地方更是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，都是金国军官的服饰，其中有两具尸体已经开始着火燃烧。

他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，在他昏迷未醒的时候，果然已有许多敌人进来，但却不知是什么人将这些军官杀死，暗中救了他的性命！正是：

阵阵疑云心上起，是谁相助拔刀来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喋血山村伤惨变 忏情热泪种愁根

他心念一动，失声叫道：“敢情是弄玉来过了？”他隐约记得，在自己迷糊糊的时候，似曾有一个人走近他的身边，温柔地抚摸过他，而且还在他的耳边叹气。

莫非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妹秦弄玉？她是确确实实的来过了？不是梦，也不是幻影？

他急忙去审视那些武士的死状，希望找到证据，证明是他的表妹杀的。

只见那些武士个个面色瘀黑，一看就知是中了剧毒的暗器死的，耿照大失所望，心道：“唉，不是表妹，我也真糊涂，怎能希望是她呢？她是杀我母亲的凶手，又岂会来救我的性命？”

原来他表妹的家传武功，源出于青城的一支，是个正大门派。他表妹虽然也用暗器，但却是专打穴道的透骨钉。她是从来不用喂毒的暗器的。她的一家都不会使毒。

这些武士因中毒而死的事实，说明了那个暗中救护他的，不是他的表妹，而是另有其人！耿照发现了这个事实，更是惊奇不已！

火势迅速蔓延，火焰似千百条金蛇飞舞，瞬息之间，已把耿照包围在火海之中，耿照立足不住，急忙把棉被包过了身子，裹了头面，猛的就冲出去。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刚好在他窜过去之后，大梁倒了下来，幸亏没将他压着。耿照窜高伏低，选火势较弱的地方窜出，扑压火焰，越过火墙，只听得轰天裂地的一声巨响，整座房子都塌了下来，而耿照也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滚到了外面。

烟雾弥漫，人影绰绰，在屋子外包围的金国武士，密密麻麻，不知多少，这些武士见有人突然滚了出来，哗然大呼，纷纷涌上，有人叫道：“看清楚了，莫要杀伤了自己人！”

一个手执长刀的军官最先赶到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还不出声！哎呀，不好！……”耿照倏地跃起，棉被还没拿开，一剑就穿出去，将那个军官刺了个透明窟窿！周围的武士大叫道：“不好，是那姓耿的小子，他窜出来了！”

耿照将已经着火的棉被向前一罩，又扑倒了两个武士，挥剑大喝道：“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抛开棉被，旋风般地杀将出去，当真似是猛虎出山，势不可挡！

金国武士大声呐喊。却没有几个人敢当真近身搏斗。要知他们乃是因为不见同伴出来，这才放火的。在放火之前，进去拘捕耿照的那七八个武士，都是他们之中武艺高强的人，进去之后，一个个有如石沉大海，外面的武士发了慌，这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如今见只是耿照一个人冲了出来，只道那七八个武艺高强的同伴，都是被耿照一个人杀了的，本来就已着慌了的，这时当然更不敢迎战了。

眼看耿照就要杀出重围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你们这些饭桶滚开，待我来拿这个小贼！”

声到人到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卷起了一团鞭影，猛扫过来。耿照一个弓身移步，那条长鞭从他背上掠过，耿照豁了性命，便向前冲，却不料那人的鞭法灵活非常，倏地一收，鞭梢反卷回来，这一次打个正着，耿照后心的衣裳裂了一幅，背脊起了一道血痕。幸亏这一鞭是扫出去之后再拉回来的，鞭势已衰，力道不大，未曾伤着筋骨。

可是耿照的强冲之势，中了这一鞭之后，身形不免稍稍迟滞。那人的鞭梢一转，迅即又使出连环三鞭，“回风扫柳”的绝技，鞭影翻飞，当真有如旋风疾扫，卷地而来。对方的鞭长，耿照的剑短，若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，势必大大吃亏，耿照只得沉着了气，忍着了痛，使出挪、腾、闪、展的小巧身法，一面化解敌招，一面寻瑕抵隙，伺机削断对方的长鞭。

接了几招，耿照不由得心中一凛，这人的身手竟是矫捷之极，一身武功，绝不在扎合儿之下。耿照未能削上他的长鞭，反而有几次险些给他的长鞭卷着了剑柄。

原来这人并非是蓟城本土的武士，而是扎合儿从京都请来的金国御林军中的高手。耿照曾猜想扎合儿或因贪功，消息未曾泄露，这一猜却是猜错了。扎合儿在带领他的手下出发到阳谷山搜捕耿照的同时，在城中也已有了布置，而且派出快马，到京都请来了三个高手。金国的京都离蓟城不过一百多里，那三个高手接得讯息，立即赶来，正好赶上了本城武士对耿家的围捕。

三个高手之中，有一个己在屋内丧生，剩下的两个在外面等候耿照冲出。这一个使长鞭的名叫阿骨打，他精通一套虬龙鞭法，耿照若是在日间未曾受伤，和他单打独斗，不知鹿死谁手。如今他虽然得表妹的“生肌白玉膏”敷治伤口，到底还未痊愈，日间的一场恶战，耗力过多，也未曾完全恢复，此消彼长，耿照难免落在下风，几招一过，险象环生。

耿照正在咬牙苦斗，忽见又有一个武士，越众而出，大声说道：“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，阿都尉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这个武士正是另一个从京都来的高手，名叫鲁思察。

鲁思察使的是两把点穴钉，只是尺许长，扑上前来，便与耿照近身缠斗。武学有云：“一寸短，一寸险”。敢使短兵器点穴的人，点穴的功夫自是十分了得。耿照横剑一封，鲁思察一甩腕子，双钉挟着一股寒风，斜向耿照的右肩井穴插来，耿照一矮身躯，用了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要削他的兵器，他的双钉又已向耿照肩后的魂门穴攻到，耿照既要闪避阿骨打的长鞭，又要对付鲁思察的双钉，吃力非常。对方的兵器，一长一短，配合得恰到好处，耿照顾得东顾不得西，顾得远，顾不得近，不消片刻，便已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无还手之力。

阿骨打挥舞长鞭，噼啪作响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耿照正疲于奔命，阿骨打忽地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还不肯束手就擒吗？”“啪”的一声响，长鞭虚击，鞭势似东似西，闪溜不定；鲁思察配合同伴的功势，双钉交叉，分点耿照左右肩井穴。

鲁思察用的是短兵器，欺身直进，快如闪电，耿照只得先应付他，当下一个斜身滑步，使了一招“铁锁横江”，叮 两声，把他双钉封出外门，同时立即向西方一跃。

耿照本来已经是用尽全副精神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了，他并没有忘记要兼顾阿骨打的长鞭，他是看准了阿骨打的鞭梢抖动方向，才跃向西方闪避的。

哪知敌人是作成了圈套，他们是配合惯了的，阿骨打一见鲁思察使出那招，早已料定耿照要跃向西方闪避，只听得他猛地大喝一声：“倒！”长鞭倏转，恰恰从西方的坎位扫来，呼的一声，卷住了耿照的宝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鲁思察也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双钉已指到了他乳下的“期门穴”，耿照百忙中用了“千斤坠”的功夫，倒未曾给阿骨打的长鞭卷

翻，可是他宝剑被缠，对鲁思察那对堪堪点到的点穴钉却是毫无办法应付！

耿照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暗叫“我命休矣。”鲁思察那锋利的钉尖已刺破了他的胸衣，耿照的肌肤也已有了冷冰冰的感觉，分明是给对方的兵刃触及了身体了，按说这“期门穴”是人身的三十六道大穴之一，倘给敌人戳个正着，不死也必重伤，可是，奇怪，耿照除了一阵冰冷的感觉之外，竟没感到什么痛楚，身子也没有麻木。

耿照正自感到奇怪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忽听得鲁思察一声裂人心肺的尖叫，双臂软绵绵地垂下来，只见他那张本来是红若涂脂的面孔，突然间罩上了一层黑气，灰暗无神，随着他那一声骇叫，舌头也伸了出来，鼻孔里瘀黑的血水点点滴下，形貌恐怖之极！

耿照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，同时也就恍然大悟，正是那个暗中保护他的高手，又一次救了他，用剧毒的暗器伤了鲁思察！心念未已，只见鲁思察朝天跌到，七窍流血，面色瘀黑，死状正是与那些在他家中丧命的武士一模一样！

耿照固然吃惊，阿骨打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他骤然受了惊吓，长鞭的力道也就不觉松了下来，耿照猛的大喝一声，运劲一挥，一剑削断了他的长鞭，箭一般地就冲过去。阿骨打心里发毛，心道：“不好，原来这小子还会使这种阴毒的暗器！”怯意一生，哪里还敢接战？拖了半截软鞭便逃，哪知他不逃还好，他一逃，没跑上几步，便给耿照追到背后，要待回身招架，已是不及。耿照手起剑落，“■嚓”一声，便把他斩了！

京都请来的三个高手都已相继丧命，本城的武士哪里还敢接战，转瞬之间，就给耿照杀出重围。

附近的居民听得这边厮杀，家家都关紧了大门，生怕横祸飞来，连更夫都躲得不知去向了。耿照穿过两条街巷，背后己无金兵，夜色深沉，街道上冷清清的鬼影也不见一个。耿照叫道：“是哪位恩公救了我的性命，请现出身来，受我一拜！”长街寂寂，他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声，等了好一会，他希望拜见的恩人始终没有现身。耿照叹道：“真是一个施恩不望报的侠士。”展空一拜，便即施展轻功，出了蓟城，扬长而去。

刚才在恶战之时，命悬一发，身上受了伤也无感觉，待到出城了后，到了安全之地，才开始觉得疼痛，他用手一摸，只见手上满是鲜血，原来他的背脊被阿骨打的长鞭抽了一下，已起了一道血痕，好在尚未伤及筋骨。

耿照感到了疼痛，不自觉的便掏出了表妹送他的那瓶药，刚刚涂上伤口，忽地想道：“我怎好再用仇人的药膏？”恨意一生，怒火难歇，他“　”的一声，就摔掉那瓶药膏，改敷自己随身携带的金创药。同时，在仇恨催使之下，他本来是应该向南方走的，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西边的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是通向他表妹所住的村庄的。

清冷的晚风吹来，耿照的脑袋稍稍冷静下来，蓦地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里叫道：“我是在干什么，难道我当真要去杀她？”他茫然地停下脚步。慢慢又转过了身子。

一回头，只见天际一股浓烟，原来他离城未远，城中的火光还隐约可见。耿照象是被烈火烧上了心头一般，心痛如割，不由得想道：“我的老家，这时恐怕已烧成了瓦砾了吧？唉，妈妈死得好惨！”怒火攻心，瞬息之间，主意又变，他再转过了身子，心里想道：“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岂可不报！她私通敌人，害我一家，我怎能为了儿女之情，忘了家国之恨！”但在仇恨

情绪的掩盖下，他也不禁想到：“表妹一向和我志趣相投，对那些横行霸道的金狗，也是一向憎恨的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敢将偷赴江南的秘密告诉她。她怎会私通敌人？这岂非不可想象！”但在这一日一夜之间，他所遭遇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太多了，他想起了老家人王安所中的透骨钉，想起了母亲被点了“笑腰穴”死后的那僵硬的、可怖的笑容，这刹那间他感到了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什么亲近的人都不可相信！“不，不管如何，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此仇不报，我怎能偷活人世？”想至此处，他再不回头，迳向前走。

他表妹所住的那座村离城约三十里，走到村口，正是黎明的时分，晨光曦微中，只见前面来了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，挑着两个大箩筐，从他的装束和这副行头看来，似乎是个大清早去赶市集的农家少年。

可是装在箩筐内的却是一匹匹的锦缎，而且更奇怪的是这对箩筐显得十分沉重，因为挑着箩筐的扁担两头弯下，那少年也在呼呼地喘气。假如装的全是锦缎的话，那是绝不会这样沉重的。

但最奇怪的，令耿照极之诧异的，还是挑着这对箩筐的人！

他认得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的姨父秦重的徒弟。他姨母早死，姨父家内只有三个人，除了表妹秦弄玉之外，就是这个小徒弟李家骏。李家骏是他姨父的远房亲戚，前年父母双亡，投到他姨父门下习技，虽然不过学了两年功夫，二三百斤的石担也可随便举个十次八次，以他的气力而论，挑着这对箩筐而竟气喘如牛，那就越发显得箩筐的沉重了。

李家骏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耿大哥，是你吗，怎么这样早便来了？”耿照道：“你也这么早便出来了？你挑这担子往哪里去？”

李家骏道：“耿大哥，告诉你一件奇事，昨天有两个官儿到来拜会师父呢！”耿照心头一跳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问道：“姨父见了他们没有？说了些什么话？”李家骏道：“我给他们倒了茶之后，师父就要我走开了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出来一看，厅上堆满了礼物……”耿照更是惊疑，问道：“你挑着的就是他们送来的礼物吧？”李家骏道：“不错，还不止这些，大约还有一箩呢。你猜下面是什么东西，都是一锭锭的纹银，不，除了纹银，还有一百两金子呢！你来得正好，我师父说，今天就要搬家，你今天不来，就要见不着你的表妹了。就因为师父要搬家，所以他叫我挑这些东西到……”

耿照蓦地大叫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这样！”不待李家骏把话说完，就飞也似的向前奔跑。李家骏大为奇怪。回头叫道：“耿大哥，你怎么啦？你明白了什么？我还未曾说呢，你怎会明白？咦！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可是和什么人打架来了？”原来耿照走过了他的面前，他回头一望，才发现耿照背心的衣裳破裂，背脊是一条殷红的血痕。

耿照疾跑如风，根本就不再理会李家骏在呼喊什么，心里只是在想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人的眼睛是黑的，银子是白的，姨父他受不了金银富贵的引诱，将我母子卖给敌人了。一定是表妹将我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亲，姨父就私下和敌人勾结了。唉，想不到表妹她，她也竟然利欲薰心，和她父亲同谋作恶。她，她竟然下得了这个毒手，杀了我的母亲！”耿照越想越恼，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，赶到表妹家里，杀它个落花流水！

耿照心中正充满杀气，忽听得有美妙的歌声，随着晨风吹来，正是他表

妹的歌声。她唱的是："野塘花落，又匆匆过了，清明时节。划地东风欺客梦，一枕云屏寒怯。曲岸持觞，垂杨系马，此地曾经别。楼空人去，旧游飞燕能说。闻道绮陌东头，行人曾见，帘底纤纤月。旧恨春江流不尽，新恨云山千叠。料得明朝，尊前重见，镜里花难折。也应惊问：近来多少华发？"

表妹唱的，正是他的一位好友辛弃疾所作的一阕新词。这辛弃疾胸怀大志，文武全才，比耿照年纪稍长，是耿照最钦敬的一位友人。他字幼安，号稼轩，济南历城人氏。耿照有个叔叔，名唤耿京，在伪齐刘豫（金人所立的傀儡）手下，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，辛弃疾又在耿京手下，当一名书记。他们二人，时有书信往还，这阕"念奴娇"新词，便是辛弃疾刚在几天前寄来与他的，此词全是用曲笔抒情，词意相关，表面看来，是伤离恨别，怀念故人；其实却是对南宋舍弃国土、南渡偏安的感慨。

耿照接到了好友寄来的这一阕新词，曾拿与表妹一同欣赏，也曾与她解释过词意，如今听得表妹唱的正是这首词，这分明是对他的忆念，也分明是藉词寄意，遥寄故国之思。耿照听得痴了。一缕柔情，便不自禁从心中泛起，将杀气冲淡了不少。

歌声一收，忽又听得表妹一声喝道："看剑！"耿照吃了一惊，心道："她看见了我么？"表妹的家是一座平房，依山修建，就在山坡下面，门前是个花圃，周围都是树木。耿照从山坡上的小路抄来，居高临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原来表妹并不是发现有人，而是她在做每早例行的功课——她正在花圃中练剑。

只见表妹一剑刺出，口中念道："大漠孤烟直。"接着长剑一圈，又念道："长河落日圆。"这是青城剑法中最难练的两招精妙剑法，表妹似乎并未练得怎么得心应手，自言自语道："平刺这一剑终不能迳直如矢，这大约是由于我气力较弱的缘故，这一剑反手打圈，却怎么也总未得'长河落日圆'的神韵？唉，看来，在剑术上我实是悟性不高。倒是练暗器容易得多，我爹爹就称赞我的透骨钉打得比他还好！"

耿照听了，脑海中蓦地闪过老家人王安太阳穴中了透骨钉而死的惨状，跟着又想起了母亲被她点了"笑腰穴"而死的惨状，耳朵边似听得他母亲在责备："儿晌，你竟然为了迷恋这小狐狸不替我报仇了么？"

怒火再燃，恨意重生，耿照大叫一声，就从山坡上疾跑下来，穿过密林，跑进了表妹的花圃。

秦弄玉吓了一跳，待看清楚了是她的表哥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叫道："照哥。是你！你还不走呀？咦，你怎么啦？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？"耿照冰冷的充满了恨意的眼光，好似一只受伤的野兽，要把伤害他的猎人撕碎似的，盯得秦弄玉也有点害怕起来，连忙说道："照哥，你怪我昨日没有给你送行吗？我失约是我不对，可是你也应该问问人家啊。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么凶霸霸的？哎，你、你、你，到底想怎么样呀？"

耿照怒不可遏，冷笑喝道："多谢，你没有送行，倒有人给我送行来了。哼，哼，弄玉，你好，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应该明白，还用得着问么？"

他们二人自小就在一起，一同练武，一同玩耍，秦弄玉爱使点小性子，耿照对她是体贴爱护，对她顺从惯了的，几曾见过这样凶恶的神气？因此秦弄玉一方面是有点害怕，一方面也不禁有点生气。她确实是莫名其妙，心里想道："就算我一时失约，你也不该这样对我！好，你若不向我赔罪，我就偏不告诉你这个原因。"

秦弄玉还未曾发作，耿照已先爆发出来，一声喝道：“怎么？你还有什么狡辩？”

秦弄玉怒道：“我高兴就见你，不高兴就不见你，用得着辩么？好呀，你欺负我，你走开，我永远也不要再见你了！”

耿照冷笑道：“我也永远不要再见你了，今天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看剑！”倏地拔出剑来，一剑刺去，可是他的手实在颤抖得厉害，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剑，本来可以在秦弄玉的身上搠个透明的窟窿，但剑尖沾着她的衣裳，却发不出劲。

秦弄玉比他更为惊骇，这一刹那，她给吓得呆了，竟然不知招架，而且非但不知招架，只听得“ 啷”声响，她手中的青钢剑由于突然一震，脱手坠地！

耿照喝道：“拾起剑来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！”秦弄玉失声叫道：“表哥，你干什么？好呀，你要杀我，杀吧！”

倘若秦弄玉拿起剑来和他拼命，耿照倒还好办，如今他表妹挺身迎剑，耿照却是不忍下手。正拿她没有办法，忽地得了一个主意，他闭起眼睛，“啪”的就打了他表妹一记耳光，再喝道：“拾起剑来！”

秦弄玉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大叫道：“你欺侮人，你欺侮人！好呀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住手，我来了！”走出来的正是秦弄玉的父亲秦重。他一出来，刚好看见耿照打他的女儿，秦重也不禁气得七窍生烟，颤巍巍地走来，怒声问道：“照侄，你为什么这样欺侮你的表妹，你眼睛里还有我么？”

秦重是个不苟言笑，内心慈祥，外貌严厉的人，做小辈的，平时见了他也有点害怕。倘在往日，耿照给他这么一喝，一定会吓得浑身发抖，但在此时，他在仇恨的掩盖之下，却已是一点不知道畏惧，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迎上前去，瞪着眼睛，粗着嗓子说道：“我认得你，秦重，我认得你！”

秦重听得耿照直呼其名，这一气可大了，大喝道：“小畜牲，你认得什么？”耿照冷冷说道：“我认得你是个见利忘义，卖身投靠金狗的苍髯老贼，皓首匹夫！”

秦重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喝道：“小畜牲，闭嘴，”呼的一掌就掴过来。耿照横剑一截，饶是他早有提防，但秦重出手快极，只听得“噼啪”声响，已是给秦重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记耳光，他刺出去的那一剑，被秦重衣袖拂开，没有刺着。

秦重大怒道：“小畜牲，居然还敢和我动手！”出手擒拿，左脚横扫，要将他的宝剑夺出手去，踢他一个筋斗。耿照红了眼睛，唰，唰，唰，连环三剑，都是拼命的招数。秦重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这样“疯狂”，一个是无意伤人，一个是立心拼命，因此秦重的武功虽然是远远高过耿照，这一刹那，也不由得给他吓退了两步。

秦弄玉见耿照挨了这记耳光，半边脸孔肿起，她心中又是生气，又是怜惜，但究竟那一口气还未咽下，而且也还不好意思就替表哥求饶。反而说道：“打得好，打得痛快！爹爹，他打了女儿一巴掌，你给我再打他一巴掌就行了！”这话其实已是替耿照暗暗求情，只希望他爹爹再打一巴掌便罢。

但这时秦重已是欲罢不能，而耿照也决不再让姨父打一巴掌了，他招招凶狠，着着拼命，固然秦重还是有本事可以制服他，就是再打他一巴掌也非

难事，但在耿照这样疯狂拼命的剑法之下，只怕两人都难免受伤。秦重既然不愿使出杀手，因此也就不敢太过欺身直进。

秦重是又怒又气，他是个老经世故的人，这时当然也已隐约猜度得到这个外甥为什么竟敢辱骂他的原因，心里想道：“想必是他已经知道金国的官儿到我这里来过，因此就以为我已经卖身投靠敌人。哼，别的人这样误会我也还罢了，你是我的外甥，岂不知我平日为人？再说，我平日对你这么好，还想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纵有误会，也决不该这样目无尊长，用起剑来取我性命。哼，哼，你也未免太放肆了，我若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！”此念一生，秦重为了维持长辈的尊严，也就不愿马上解释原因，而是准备把耿照擒下之后，再好好教训他一顿，然后才说明金国的官儿到他家里是怎么样一回事情。他哪知道耿照还不单是为了此事，而是为了他母亲的惨死，为了怀疑姨父或者表妹就是杀他母亲的凶手！

耿照与姨父展开恶斗，当然更是全神贯注，不敢分心说话，两人越斗越烈，只见剑光闪闪，掌影重重，剑气纵横，掌风虎虎，直把在旁边观战的秦弄玉吓得呆了。

尽管她心中还自有气，但到了此时，已是给恐惧的情绪所遮掩了。她不是为父亲担心，她知道父亲的武功远在表哥之上，她是怕父亲一时动怒，说不定要把表哥打得重伤，弄成残废。她还未曾看出，她父亲其实已是手下留情。

秦弄玉不由得大叫道：“表哥，你敢情真是发了疯么？还不赶快把剑扔掉，给我爹爹磕头赔罪，你磕了头就没事了，我爹爹一定会饶你的。”

耿照“哼”了一声，用更猛烈的攻击代替了回答，秦重大怒，猛地喝声：“着！”左掌擒拿，右掌横劈。耿照正使到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长剑向前迳直刺出，倘若不快快回剑变招，非但剑柄要给对方抓着，一条手臂，也非给对方劈断不可。

耿照认得这是姨父霹雳掌中的一招杀手“横云断峰”，到了此时，只有用青城派的一招剑法“自固吾圉”可以化解。耿照因为自幼与表妹一同练武，所以对于表妹的青城剑法，也颇能运用自如。学武之人，到了生死关头，保护自己，乃是出于本能。因此，尽管耿照是立了心拼命的，到了这性命俄顷之间，却是不假思索便使出了“自固吾圉”这一招防身剑法。

“自固吾圉”顾名思义，乃是只能保护自己，不能伤害敌人的，秦重正是要迫耿照使出这招，这才能放心夺他的宝剑。

秦重冷冷说道：“你从我这儿学来的剑法怎能与我抗？”猛地又大喝一声“撒手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已一手托起耿照的时尖，左手的小指又已勾着了耿照的剑环。

按说以秦重的内力之强，勾着了耿照的剑环，而耿照的手肘已被托起又发不出力，秦重要夺他的宝剑，那是十拿九稳的。哪知就在这一刹那，秦重忽觉膝盖的“环跳穴”蓦地一麻，浑身变软，不由得身向前倾，立足不稳。

他的手指还是勾着耿照的剑环的，他以全身的重量向前倾倒，当然就带动了耿照的这把宝剑，同时他的内力一消，耿照使在剑上的劲道当然也就发了出来，两方凑合，只听得秦重一声惨呼，叫道：“你，你好狠啊！”耿照在惊诧之间，只见姨父的胸口已被自己的剑尖插入，由于他是整个身子压过来，那重量把耿照的宝剑也压得弯曲变形了。

虽说在耿照的心目之中，姨父已是敌人，而且又是立了心肠拼命的。但

姨父毕竟是他的长辈，是他最熟悉的一个人，而这个人现在就要丧命在他的剑尖下，他也不由得惊得呆了！

这刹那间寂静到了极点，蓦地里秦弄玉一声尖叫，扑上前来，声音中充满了惊惶、恐惧、愤怒与伤心，端的是裂人心肺的呼喊。

耿照不知所措，茫然地将宝剑拔了出来，只见秦弄玉已扑到跟前，冰冷的眼光从耿照的面上扫过，随即将她的父亲一抱，尖声叫道：“爹，爹！”可怜她是再也不会听到父亲的回答了。她的父亲是早已气绝了。

秦重的胸口被戳开了一个大洞，鲜血汩汩流出，染红了秦弄玉的衣裳。秦弄玉目睹父亲死得如此之惨，这刹那间，她也疯了！

秦弄玉将父亲的尸体放下，将她刚才给耿照打落的那把青钢剑拾了起来，扑上前去，对准耿照，挺剑便刺！

秦弄玉没有哭，也没有叫喊，但她的神气却是可怖到了极点，令人一看，就永远不会忘记，永远心悸不安！

“是迎敌呢？还是道歉？”这刹那间，耿照也是心乱之极，好像思想已经冻结，什么主意都没有了。茫然不知所措中，蓦地感到一阵疼痛，原来秦弄玉的剑尖也已刺进了他的皮肉。这一阵疼痛叫耿照清醒了好些，他感觉到表妹的剑尖正在触着他怀中的那封遗书，他父亲郑重付托给他的那封遗书。“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表妹的剑下！我一定要活着，将这封遗书送到江南！”“她不是我的表妹，她是我的敌人！我固然是杀了她的父亲，她不是也杀了我的母亲吗？”

这念头一起，耿照迅即退后一步，举起剑来，“ ”的一声，将表妹的青钢剑荡开。

秦弄玉这时也正在想道：“他不是我的表哥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为何不忍下手？不，不，我要硬起心肠，为父报仇！”原来她刚才那一剑，剑尖已刺进耿照的身体，只要稍一用力，就不难将耿照重伤，甚至毙命，然而不知怎的，她在那一刹那间，竟然使不出劲来。如今，在耿照的还击之下，才再度激起她的敌意！

秦弄玉一剑紧似一剑，耿照也本能的舞起剑花，护着身躯，见招拆招，见式拆式，不敢放松。这真是他们做梦也梦想不到的事，在一日之前，他们还是充满蜜意柔情的爱侣，如今竟然就在表妹的家门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！

秦弄玉的剑法到底不及表哥，激战中忽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耿照一招削过，削去了她的一段衣袖，秦弄玉尖叫道：“耿照，你好——”滑步一闪，退后数步，把手一扬，两枚“透骨钉”电射而出，对准了耿照的太阳穴！

不知是她的手指临时发抖，还是在她的心底深处对耿照还有未了之情？本来她的暗器是百发百中的，这时却忽地失了准头，两枚透骨钉在耿照的额角擦过，擦伤了一点皮肉，但却并没有射进穴道。

这两枚透骨钉没有射进他的太阳穴，却射碎了他的心，在此之前，他虽然早已把表妹当作敌人看待，却一直是只守不攻；这时被两枚透骨钉擦过额角，他又是伤心，又是愤怒，蓦地大吼一声，剑法一变，着着抢攻；当真是有如惊雷骇电，暴雨狂风，把秦弄玉杀得手忙脚乱！

“铮”的一声，秦弄玉的剑尖给削去了一段，秦弄玉忽地将断剑一抛，扑倒地上，抱着她父亲的尸体，尖声叫道：“你杀了我的父亲，我也不要活了，你将我一并杀了吧！”

耿照收势不及，剑光一绕，将秦弄玉的头发削去了一大片，秦弄玉已感觉到头皮一片沁凉，但一瞬之间，她又感觉到那柄宝剑已离开了她的头顶了。在伤心、愤怒、惊恐之中，她晕了过去了。

怎知道，就在这一瞬之间，耿照的心中也已转了无数念头，秦弄玉的性命实在是系于转念之间；但不知怎的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他也像秦弄玉刚才刺他那一剑一样，到了紧要关头，竟然使不出劲来。

耿照茫然地将剑收回，呆了一呆，蓦地顿足叫道：“冤孽，冤孽！”心想：“她杀了我的母亲，我如今也杀了她的父亲，算了吧，我就饶她不死！”他大叫道：“秦弄玉，你我有杀父杀母之仇，从今之后，恩断义绝，望你从今之后，好自为之，重新做人。倘若你定要向我报仇，我也由你。”他说了这几句话，便即拔步飞奔。他其实也是怕了表妹那冰冷的眼光，不敢再对着她了。但他却不知道，秦弄玉这时正在昏迷，他所说的话，秦弄玉是半句也没有听见。

耿照跑出了村子，好像是从一个恶梦中“逃”出来，神智还有点迷迷糊糊。晨风吹来，精神稍振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朝阳初出，绮霞未散，一片广阔的田野，延展目前。田野上到处是青绿的禾苗，艳丽的鲜花，一片生机蓬勃盎然！耿照心头的愁云惨雾。也给这一片生机，稍稍冲淡了。

这正是春耕的时分，农家勤劳，在朝阳升起之时，田野上本来应该开始热闹了的，可是今天却奇怪得很，耿照走过了两座村子，兀是未发现有一个农夫出来春耕。耿照心中有事，对这个奇怪的现象，却没有注意。

耿照走过了第三座村子，这三座村子是在一个山拗包围之内，与外间隔开的。走出了这座村子，就是东往蓟城，南往阳谷的大道。耿照将要走近十字路口，忽见村子里走出一个人，这个人正是李家骏，他仍然挑着那副箩筐，但从他那轻逸的步履看来，这对箩筐的重量，显然已是大大减轻了。耿照心中正自奇怪：“家骏怎的却还在这儿？”忽见村子里又有几个人追出来。

耿照暗自猜疑：“莫非是家骏做了什么坏事，给人追赶。”“不对，他挑了两大箩绸缎银子，却怎的有闲工夫到村子里串门？”疑心一起，便躲到一棵大树后面，察看动静。

只见一个老大娘拖着一个约摸十二三岁大的小妞儿，气呼呼地跑来，叫道：“骏哥儿，慢走，慢走！”李家骏道：“老大娘，请回去吧，不必再送了。”那老大娘道：“我不是送你，我实是感激秦大爹。唉，你不知道，你们是帮了我多大的忙。我家欠了前村王百万的田租，利上滚利，前年欠的一箩谷子，到今年一折算，整整合十两纹银，明天若无这笔银子还他，我家的黑妞就要给他拉去作丫鬟啦！想不到今早一打开门，就是天降福星，秦大爹他惦记着我们，差你来送银子。他又不许我们道谢，你叫我们两母女怎能安心？”

李家骏道：“我师父说，份属乡亲，本来就该彼此帮忙，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他这时只怕早已在路上了，你们就是要去向他道谢，只怕也找不着他了。还是请回去吧。”

那老大娘道：“秦大爹不许我们道谢，但我们总要表一表心意，这对棉鞋，是我给老伴儿做的，还没有穿过，麻烦你带给秦大爹，务必请他赏面收下。”李家骏道：“哦，这个——你还是留给黑妞她爹吧。”那老大娘道：“我得了秦大爹的银子，我会给老伴另做一对新的。这对你务必给我带去。秦大爹也上了年纪了，出远门，行远路，这对棉鞋正合他用。”李家骏大约

是怕那老大娘纠缠，只好将棉鞋收下，放入箩中。

跟着一个粗眉大眼带点傻气的小伙子上来，问道：“秦大爹好好的为什么要走路？是有人欺负他吗？你告诉我。我别的没有，气力倒有几斤，可以帮他打架。”李家骏笑道：“多谢了。我师父正因为不想和别人打架，所以才要走的。”那愣小子问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李家骏道：“小牛哥，你快回去服侍你爹爹吧，这闲事你就不必理了。”那愣小子道：“对，你提起我爹，我记起我爹爹要我说的话了。我爹说，他生了病，不能干活了，又没钱吃药，眼见这条老命保不住了，难得你们秦大爹送了银子来。他说他病好之后，要找一块好木头，给秦大爹供长生禄位。还有，这半升炒蚕豆，是送给秦大爹路上吃的，不成敬意，却是本乡土产，好坏请秦大爹赏脸收下。”李家骏怕他纠缠，把那一口袋炒蚕豆也倒进了箩中。那愣小子这才满意走开。李家骏似是想起一事，忽地叫道：“小牛哥，且慢。”那愣小子道：“什么事？你还要送我银子吗？我爹说已经够了，我不能再贪心多要。”李家骏道：“秦大爹给乡亲送钱的事情，你千万不可传扬出去，否则对你们有祸，你记住了！”

那愣小子道：“我记住啦，你在我的家里已经说过两遍了。”李家骏笑道：“我就是怕你转过身又忘记，不知轻重，乱说出去，所以吩咐你第三遍。”那愣小子道：“你放心，这次我牢牢记住，倘有胡言，就罚我嘴上长个大疔疮。”

那老大娘道：“妞妞，你磕一个头，谢秦大爹的大恩。”李家骏道：“这，我怎么敢当？”那老大娘道：“这是给你师父磕的头。你师父不在，你代他受礼。”待那小妞儿磕过了头，她才肯转身，和那楞小子同走。

耿照无意中偷听了这些说话，不觉疑心大起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些人都散了，急忙从大树后面闪出来，一把揪着李家骏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李家骏吓了一跳，待看清楚了是耿照，也不禁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咦，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，你不给你姨父、表妹送行？”

耿照喘着气道：“家骏，先说你的。你挑了两大箩银子，原来是到村子里送人的么？”

李家骏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做的。怎么，你见了你的姨父，他还未对你说么？”耿照道：“说什么呀？”

李家骏道：“说昨天金国那两个官儿来拜会他的事呀。”耿照道：“我正想知道这件事情。”李家骏更为奇怪，道：“哦，原来我师父还未对你说呀。他也太谨慎了，你是他的姨甥，还怕你泄露吗？”耿照道：“我来不及问他。……所以，所以他没有说。”耿照本来想说：“我来不及问他，就动手了。”话到口边，一想还是先瞒住李家骏的好，否则怕他不敢“吐露”实情。

李家骏毕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，虽然觉得耿照的神色有异，心里有点怀疑，但仍是如实告诉他道：“昨天那两个官儿来拜会我的师父，我给他们倒了茶之后，师父就要我走开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对我师父说了些什么；客人走后，只见他老人家背负双手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似乎很烦恼的样子，我就禁不住问他啦。”耿照连忙问道：“他说了没有？”

李家骏道：“他老人家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‘你是我的徒弟，我待你有如家人，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，你肯跟我走么？’我说，我但愿一生都追随师父，不过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出远门？我师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‘唉，你不知道，刚才那两个人是金国皇帝的御前侍卫，他们是来请我出去做官的。他们

不知怎的打探到我会武功，要聘请我当他们禁卫军的教头。’我连忙问他：‘师父，你答应了么？’我师父道：‘答应了啦，你瞧，这些都是他们送来的礼物，我都照单全收啦！’”耿照听了，不觉跳了起来，心道：“果然我没有杀错人。”哪知心念未已，便听得李家骏哈哈大笑。

耿照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师父有官做，你高兴啦？”李家骏笑道：“你想到哪里去啦？我是笑你这副神气，这也怪不得你惊诧，实不相瞒，我昨晚听得师父他老人家已答应出山，要去做什么金国禁卫军教头的时候，也是像你现在这样的吓得跳了起来的。后来师父说：‘傻孩子，口头上的答应是一回事，你怎么就当真了呢？’我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‘师父，你老人家是从来不说谎话的。’我师父道：‘不错，我对正人君子从不说谎，但对这些金狗，你也要我和他们讲信守义么？’我这才大喜道：‘那么，这是假的，但这些礼物呢？……’师父打断我的话道：‘傻孩子，这些礼物我还嫌少呢。反正这些东西，都是他们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，我正好拿来散给贫民。你当我是贪图钱财，自己想要么？’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师父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我师父又道：‘你不想想，如果我当时不答应他们，马上就会惹出麻烦，所以不如假意应承，再想办法。’我便问道：‘那么你想好了应付的办法没有？’我师父道：‘明天咱们就远走高飞，你愿意跟我，那是最好不过。但你要替我先办妥这件事情，处置这些礼物。’他开了一张名单给我，叫我将银子和绸缎按户分赠给这些乡亲。今天一大清早我就出门，他吩咐我办妥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再赶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和他相会。”

耿照听得呆了。李家骏又道：“耿大哥，我想请你帮忙！这里还有一百两金子，我是个乡下人，不敢拿去城里的银铺去找换，你是官家子弟，别人不会疑心，就拜托你给我找换了纹银吧。最好要五两、十两一锭的，我好拿去送人。”

耿照心中乱到了极点，李家骏后来说的这些话，他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李家骏这才注意到他神情大变，连忙问道：“耿大哥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”耿照蓦地大叫一声，转过了身，向着来路飞跑。李家骏莫名其妙，他的轻功远远不如耿照，又挑着一对箩筐，当然是追赶不上了。

耿照心中充满了惊恐与不安，这种发自内心的惊恐，只有在他发现母亲暴毙之时可以比拟。但现在除了惊恐之外，还加上了内疚，他不由得叫起来道：“难道是我错怪了姨父，杀错了好人？”

他满怀激动，旋风般地飞跑回去，不消片刻，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只见姨父那间建筑在山坡上的平房已经起火，火光刚刚透过屋顶，似是着火未久，正在蔓延。耿照三步并作两步，跑进姨父门前的那个小花圃，那是他刚才杀死姨父的地方。只见地上斑斑血迹，姨父的尸体已不见了，他的表妹也不见了。正是：大错铸成长有恨，百身难赎悔应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惊闻爱侣为凶手 错把妖狐作腹心

耿照心头一震，突然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：“不好，莫非她是举火自焚！”情怀激动，不自禁地叫道：“玉妹，玉妹！”火光中传出梁木爆裂的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，却听不到他表妹的回答。

大门是虚掩着的，耿照一脚踢开，便冲进去。他姨父的住家只是一座平房，内外两进，总共不过三间房子，窗户都烧毁了，一目了然，里面是什么人都没有。耿照这才松了口气。

可是，他心中沉重的感觉却并无减轻，他是更迷惘了。“姨父对敌人送给他的荣华富贵，视如粪土，不惜散尽资财，弃家远走，他岂会勾结敌人，陷害于我？哎呀，只怕我是当真杀错了人了！”“我亲眼见的绝不会假。妈妈，王安，小凤这三条性命，分明是被秦家的透骨钉和点穴法害死的，杀人的凶手，不是表妹便是姨父，这又怎么说呢？”“还有，我要偷赴江南的消息，除了妈妈之外，只有表妹一人知道，不是她泄漏那还有谁？”

火光穿过屋顶，火势迅速蔓延，烟雾弥漫，耿照只觉日来所遇的种种事情，也是如烟似雾，真相难明。

耿照正在心乱如麻，百思莫解，村子里已有人发现了秦家起火，大嚷大叫地跑来救火了。有人叫道：“咦，这不是耿家的大少爷吗？喂，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救火，呆在家门口作甚？”有人问道：“你姨父呢？他已经走了吗？”原来这些人都是得了秦重的好处的，也知道他是要在今天离家远走的。

耿照如在恶梦之中被人唤醒，心中忽地又起了一个念头：“我不能任凭自己糊涂下去，我一定要寻觅玉妹，问个水落石出。”“可以想象得到，这把火是她自己放的。她一定伤心透了，恨我极了！”

耿照记起了李家骏所说的话，说是姨父曾经吩咐过他，叫他在办妥了事情之后，便赶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和他们父女相会。马兰谷是在蓟城西北三百里外的一个地方，“如今姨父死了，表妹不知还会不会去天宁寺？但这是唯一的线索，要找她只能到天宁寺去试一试看了。”“她走得不远，也许我还能追上她。”

想至此处，耿照哪里还顾得救火，立即展开轻功，翻过山坡，往西北方向急走。村民们都诧异不已。李家骏这时亦已赶到，瞧见地上那一滩血迹，惊惶得大叫道：“耿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师父呢？弄玉师姐呢？喂，你为什么只是奔跑，不理我呀？”耿照似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头也不回便跑了。

耿照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，表妹的踪影，兀是未曾发现，这时已是日上三竿了。

在这个春耕时节，将近中午的时候，也正是田野间最热闹的时候。田头陇畔，到处是忙于工作的农夫，还有给他们父兄送饭来的孩子，嬉戏田头，笑语嘻嘻，构成了一幅农家乐的图景。

可是在耿照经过之处，登时破坏了这和谐的气氛，农夫放下了锄头，孩子停止了嬉戏，人人都在用诧异的目光看他大人在窃窃私议，小孩子则哗然大呼：“捉小偷呀！捉小偷呀！”有几个大人忙道：“小孩子别胡说，这不是小偷，小偷的衣裳不会这样好的。”有个小孩子辩道：“你瞧他是光着背脊的，分明是给人抓破了衣裳，使劲挣脱的，他又这样没命地奔跑，那还不是怕给人追上吗？”另外一个孩子向后头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但后面却并没

有人追他呀。”

耿照听了这些言语，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我这副样子的确惹人注目，碰上了金兵，可是麻烦。须得换过一身衣裳才好。”

他发力狂奔，走上了一条小路，转瞬间就把这群农夫抛在背后，四顾无人，便走到一处小溪旁边，将衣裳上的血迹洗涤了，然后又抓起一把污泥，涂在背后衣裳破裂之处。

他放慢了脚步，再向前行，沿途虽然碰到几个路人，对他注目，但却也并不怎样惊诧了。

不久到了一个小市集，耿照找到一家成衣店，便走进去，不待店伙发问，先解释道：“我是往三块村走亲戚的，不幸在路上摔了一跤，勾破了衣裳，不好看相，你们店里有现成的衣服吗？”店伙看他是个公子哥儿模样，对他的话当然完全相信，心里暗暗好笑：“你这样的公子哥儿，却何苦悭几个钱，出门也不雇一辆车子，在路上滑倒那是活该，却照顾我们做一笔好生意。”当下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有，有！但只怕质料欠佳，不合你老的心意。”耿照道：“临时替换的那也不必这样讲究了，你就给我随便挑一件吧。”那店伙给他挑了一件湖水蓝的湖绸长衫，又献殷勤用湿手巾替他揩拭了背上的污泥。耿照脱下上衣，穿上这件长衫，正好合适，很是高兴。那店伙狮子大开口地要他一个价目，比原来的价钱要贵一倍有多，耿照毫不讨价还价，便即付钱。

正要出门，忽听得蹄声得得，有人叫道：“这小伙子就在这里！”耿照一看，只见两个骑着马的金兵，已来到了店门口，冲着他大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干的好事，快跟我走！”原来这两个金兵是听得线人报告，说是发现有这么一个形迹可疑的小伙子，他们就赶来想敲竹杠的，他们还未知道这个“小伙子”就是杀了蓟城兵马司都监的那个耿照。耿照听了却是大吃一惊，以为行藏已经败露。

那两个金兵跳下坐骑，取出手铐脚镣，便要来拘捕耿照。耿照大吼一声，劈面一拳，就将提着脚铐的那个金兵打翻，另一个金兵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竟敢拒捕！”耿照大笑道：“当然是反了！”劈手夺过他的手铐，当作铁鞭使用，唰的一鞭，将那金兵打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，爬不起来。

耿照打翻了这两个金兵，胸中闷气，发泄了出来，哈哈大笑，抛下了手铐脚镣，大踏步走出门来，那些看热闹的人，又是惊骇，又觉痛快，当然无人拦阻。

那两匹马还在门前，耿照选了一匹毛色比较好看的，便跨上去，朗声说道：“看在你们给我送来了脚力的份上，饶你们不死！”双腿一夹，将那匹马催得疾走如风，跑出了市集。

跑了一会，忽听得背后马蹄之声，有如暴风骤雨，耿照回头一看，只见是一个武士装束的金人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如飞赶来，耿照见他只是单身一人，哪里放在心上，当下朗声说道：“你想来送死吗？还是赶快回去吧！”

那武士忽地一声冷笑，策马疾冲过来，他手中提着一条长鞭，呼的一鞭，人未离鞍，就向耿照扫去。

耿照早已拔剑在手，使了个“镫里藏身”，一剑斜削出去，他这口剑乃是一口宝剑，倘若给他削中，武士那条长鞭必断无疑。

哪知道武士的鞭法精妙之极，矫若游龙，耿照一剑削去，他那条长鞭突然打了个圈，呼的一鞭，正中马颈。耿照一剑削了个空，立知不妙，正要拨

转马头，那匹马受了一鞭，痛极难禁，已猛地跳了起来，将耿照抛离了马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武士的第二鞭又到，耿照控制不住坐骑，难以抵敌，只得跳下马背，只听得那匹马一声哀鸣，原来已给那武士一鞭打碎了头盖，倒毙路上。

那武士纵马过来，践踏耿照，耿照大怒，使出滚地堂的功夫，一剑贴地削去，将他那匹骏马的前蹄削断，那武士一声大吼，也跳下马来！

耿照一个长身，跳起来抢上前去，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。那武士侧目斜睨，冷笑道：“ 耿仲的六十四手天龙剑法，本来也足以自成一家，可惜你这小子火候未到，岂能奈得我何？ ”他随随便便若不经意地跨出三步，便把耿照这连环三剑，都闪过去了。

耿照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 我父亲的天龙剑法，除了几个至亲戚友之外，从未向外人抖露，这厮却怎生知道的？ ”这时他已与那武士打了一个照面，只见那武士的相貌甚为奇特，看来不过三十左右年纪，但两条眉毛却是纯白如雪。这武士不但相貌古怪，鞭法尤甚精奇，他从容地避开了耿照三剑，这才还了一鞭。

这一鞭打出，竟似波浪形向前推进，一圈接着一圈，带着尖锐的啸声，恍如天风海雨，迫人而来。耿照一剑刺去，竟被那武士的长鞭圈住，那武士大喝一声：“ 撒手！ ”鞭梢颤动，有若长蛇缠树，勒紧了耿照的手腕。耿照的腕骨，给勒得“ 格格 ”作响，痛极难禁，不由得五指一松，宝剑坠下。

耿照腾出左手，急忙接着宝剑，也大喝一声：“ 撒手 ”，一剑削去，将那长鞭削下了一段，剩下的那一段虽然仍缠在腕上，却已松开了，只见手腕勒起了一圈红印，有如给烙过一般。

那白眉武士怒道：“ 好，你这小子确是顽强，算得是一条好汉。看在你这点硬份，我倒不忍伤你的性命了。你乖乖地跟我走吧。你败在我的手下，决不是丢脸的事情。我劝你无谓跟我赌气了，免得你的皮肉受苦。 ”

耿照大怒道：“ 大丈夫宁折不弯，宁死不屈。我堂堂大宋男子，岂能向你金狗乞怜，看剑！ ”一招“ 乘龙引凤 ”，再次向那武士挑去。

那武士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 你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，好，你自认是大丈夫，我就要你这大丈夫双膝屈下，看你是服也不服？ ”唰的一鞭，向耿照横扫过去，耿照右手腕骨破裂，动弹不得，左手持剑，已是不能随心运用。他知道对方的武功比自己高出何止数倍，要想取胜，那是千难万难，当下横起心肠，拼着与敌人两败俱伤，硬冲过去。

那白眉武士冷笑道：“ 好小子当真要拼命么？ ”猛地大喝一声：“ 跪下！ ”长鞭打了一个圈圈，似要向耿照颈脖套下。耿照使了一招“ 举火撩天 ”，宝剑上撩，仍然脚步不停地向那武士撞去。不料白眉武士这一鞭变幻莫测，长鞭一抖，忽地伸直，化作了一杆长枪，自上而下，迳戳下来，“ 啪 ”的一声，正正打中耿照的膝盖，膝头骨也被打碎了。耿照双膝一软，身子摇摇欲坠，猛地想道：“ 我决不能向敌人屈膝！ ”用了全身的气力，挺直腰板，身向后弯，这么一来，膝盖受伤之处，痛得更为厉害，“ 力勒 ”一声，骨头拗断，终于仍是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，可是终于也保住了尊严，没有屈膝，而是脸部朝天，平倒下去。

那白眉武士哈哈笑道：“ 有种，有种！ ”提着长鞭，便向耿照走来，耿照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，但见敌人向自己龇牙露齿地狞笑，却也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怖，心中想道：“ 但愿他一鞭将我打死，只怕他有意将我折辱，那时

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却是可虑！”

眼看那武士只有几步就要走到身边，耿照正在担忧，忽见那武士猛的一个转身，挥鞭向空中一击，噼啪作响。耿照大为奇怪，心里正自想道：“这厮捣什么鬼？”只听得那武士已在大骂道：“躲在暗处暗箭伤人，算什么好汉？有胆的出来！”

耿照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是谁在暗算他？啊，莫非就是昨晚助我脱险的那位高人？”

那武士话犹未了，只听得一个银铃似的声音已在接着说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好汉，你骂我我不在乎！”眼前一亮，只见树林中走出一个女子，杏黄衫儿，红绸束腰，凤簪镇发，长眉入鬓，体态轻盈，竟是一个美艳非凡的少女，把那武士看得呆了。

那少女格格笑道：“你不是要我出来么？现在我出来啦，请问将军有何指教？”

那武士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我要先请问姑娘，你和这小子是亲是故？”那少女道：“非亲非故。怎么？”那武士道：“这小子是我要捉拿的钦犯，姑娘既然与他非亲非故，何以出手阻拦？用暗器向我偷袭？”

耿照这时也是惊奇之极，那武士的所问也正是他心中的疑问：“是啊！我与她素不相识，何以她屡次救我，又不让我知道？”他的惊奇还有一个原因，在此之前，他一直以为在暗中相助他的，一定是个前辈高人，所以才有这样鬼神莫测的本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心目中的“前辈高人”，却竟然是个年纪轻轻的美貌少女！

那少女笑了一笑，不答武士那句问话，却缓缓说道：“东南西北四霸天，技压尉迟北神鞭。将军刚才那一招鞭法是‘八方风雨会中州’吧？使得真是妙极！看来，将军你一定是人称‘技压尉迟’的‘北神鞭’了，否则决不能使出这一招。”

那武士听得这美貌的少女夸赞他的鞭法，心中又是得意，又是惊奇，想道：“这女子好厉害的眼力，竟然一眼就看出我的鞭法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多谢姑娘给我脸上贴金，不错，我就是大金国御林军的总教头北宫黝，‘技压尉迟’这个称呼，是江湖上的朋友给我捧场的，叫姑娘见笑了。”

耿照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这人就是北宫黝，怪不得如此厉害！”要知北宫黝身为金国的御林军总教头，在金国是数一数二的好汉，耿照对他是早已闻名。但那少女所说的“东南西北四霸天”，这北宫黝当是“北霸天”，还有其他东、南、西三霸天是谁？耿照却不知道了。

耿照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少女已在说道：“将军过谦了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那岂是假借得来的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因为见了将军如此高明的鞭法，这才动了求教之念，特来向将军请教的！”

北宫黝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，你是谁？不说明白，我可不愿与姑娘交手！”那少女笑道：“哦，你这条鞭是不打无名小卒的，我本来不配作你的对手，但我却是你要缉捕的人，所以虽然是无名小卒，但你拿不到我，就无法交差，你总要和我动手了吧？”

北宫黝心中一凛，双眼圆睁，冷冷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京都和密云这两件案子都是姑娘干的吗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将军还说漏了一件，前两日你们从京都派到蓟城的三位高手，也是我杀掉的，你还未知道吗？”

原来上个月在金国的中都，发生了一件震动朝廷的案子，有四个御林军

军官，奉了大将军蒲卢虎的密令，要到蒙古办一件事情，就在动身的前夕，这四个军官都莫名奇妙地暴毙了，事后验尸，验出尸体一片瘀黑，显然是给人用剧毒的暗器射死的。过了几天，有个从蒙古使者经过密云，中都派出两个军官迎接他们，这三个人也都在密云到中都的大路上给人害死。这两件案子震惊了金国的朝廷，中都的七大高手全都受了命令，要查缉这个凶手，这北宫黝也是接受了命令的高手之一。

这次因为耿照“谋叛”的案子，蓟城的兵马司都监扎合儿，从中都请来了三位高手，协同缉捕，这三位高手，在包围耿家之役，全部死亡，北宫黝怀疑这件案子与上面两件案子有关，故此特地到蓟城调查。调查的结果，证实了这三个高手，还有蓟城本地的几个武士，果然也都是中了剧毒的暗器死的。

北宫黝一路暗访明查，恰巧在这个小市集碰上了耿照击倒金兵，抢夺马匹的事情，于是北宫黝飞骑追踪，终于赶上。起初他还以为耿照就是那个凶手，后来交上了手，见耿照的剑法虽然不错，但功力却不太高，又始终没有用过暗器，以这样的本领，决不能杀得那几位高手，这才知道不是。

现在这个少女突然出现，一口承认这几件案子都是她一人干的，北宫黝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。到了此时，形势急转，这少女和耿照虽然同是“钦犯”，但这少女却比耿照重要得多，变成了“正点儿”（江湖术语，意即主角）了。

北宫黝虽然心内暗惊，但他究竟是“四霸天”之一，武学名家的身份，神色上丝毫也没有显露出来，当下仍然气定神闲，既不惊惶，也不动怒，按照江湖的礼节，一拢长鞭，拱手说道：“姑娘年纪轻轻，就干下了三件大案，当真是巾帼出英雄，英雄在年少！姑娘既要较量我的鞭法，敢不奉陪。请姑娘亮出兵器来吧，姑娘远来是客，北宫黝先让三招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多谢了，将军你也不必客气。”她顿了一顿，似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用什么兵器好呢？今日匆匆忙忙的出来，竟忘了携带兵器了。”北宫黝不欲占她便宜，一指耿照说道：“这小子用的是把宝剑，姑娘你可以借他的一用。”那少女瞥了耿照一眼，笑道：“不错，果然是把宝剑，但我一来不欢喜用人家的东西，二来不想在兵器上占你的便宜，三来将军是在鞭法上称雄，不如我就在鞭法上向将军请教吧！”

北宫黝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只要他瞧了对方一眼，对方身上是否藏有兵器，藏有什么兵器，他都可以了如指掌。但见这少女的衣服甚为贴身，里面不似藏有什么软鞭之类，心中正在奇怪，只见那少女解下了束腰的绸带，微笑说道：“我是班门弄斧，鞭法使得不到之处，还望将军指教。”

北宫黝这才知道，这少女竟是要把绸带当作软鞭，来与自己较量！他号称“技压尉迟北神鞭”，鞭法的造诣何等深湛，平生纵横南北，大小数百仗，只输过给三个人，但那三个人都是用别种兵器打败他的，若然彼此用鞭的话，他有生以来还当真未曾遇过对手。

如今这少女却要用绸带来对付他的“神鞭”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也不禁有点惊异，同时也就禁不住心中有气，心想：“多少英雄在我鞭下求饶，你这黄毛丫头，竟敢小觑于我！”但他以武林高手的身份，习惯了喜怒不形于色、心中虽然有气，仍然保持着一份矜持，长鞭一拢，淡淡说道：“姑娘能用这种‘软鞭’，技艺定然是高明的了。请赐招吧！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你是鼎鼎大名的北神鞭，我不先行献拙，想来你是不肯赐教的了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先献拙了！”红绸一挥，登时卷起了漫天

红影，但见四面八方，都是这少女的影子，好似有几十个人，同时持着绸带卷来，北宫黝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大声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身似陀螺乱转，接连打了十几个圈圈，好不容易才从漫天红影之中脱出身来，避过了她这一招。那少女格格笑道：“将军小心，后面就是鱼塘了，留心不要跌下去。”原来北宫黝虽然避过了她这一招，但已是不知不觉地退了十几步，退到了路边了，后面正好是农家的鱼塘。

北宫黝面上一红，连忙向前一跃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少女的第二招又已发出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绸带抖得笔直，直刺过来，北宫黝连用几种身法，那条绸带仍然似影随形地追着他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北宫黝长袖一挥，想拂开她的绸带，哪知衣袖已给“刺”穿了一个小孔。一条轻飘飘的绸带，经这少女运用起来，竟然变作了利剑一般，可以刺穿别人的衣袖，内力的强劲，确是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。

北宫黝有言在先，说是要让这少女三招，那招才不过是第二招，他就先已吃亏。那少女将绸带一卷，笑道：“将军还不肯亮鞭赐教吗？”蓦地把手一扬，绸带又再撒开，屈伸变化，莫可名状。一个圈圈接着一个圈圈的向北宫黝卷来，北宫黝不知这少女还有什么古怪的招数，顾不得食言，只好将长鞭挥出，用了一招“霸王鞭石”，鞭风呼呼，将那少女的绸带荡得随风飘舞！

那少女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一鞭内力充沛，霸道非常，且又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北神鞭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

鞭风呼响中，但见那少女身似花枝乱颤，恍如迎风起舞，衣袂飘飘，那条绸带随着鞭梢飘飘荡荡。北宫黝这一招“霸王鞭石”，虽是力道强劲，确有碎石拔树之能，但那条绸带轻飘飘的全不受力，而那少女的身法又轻盈之极，善于趋避，北宫黝竟是莫奈她何。

北宫黝鞭影翻飞，从“霸王鞭石”疾变为“云麾三舞”，改“扫”为“卷”，要把那少女的绸带卷出手去。那少女机灵之极，绸带一挥，俨似一条蛇，忽屈忽伸。忽地“嗖”的一声，抖得笔直，使出了钢鞭招数，用了“压”“转”“推”三字诀，轻软的绸带，刹那间变成了坚硬的钢鞭，笔直压下，反手一转，迅即一推，一招三式，一气呵成，把北宫黝的长鞭推了开去。

北宫黝最初还不大相信这少女能用一条绸带使出精湛的鞭法，到了此时，才知道这少女确有奇能，不由得暗暗心服。这少女的绸带不但可用作软鞭，而且还可以用作钢鞭，内力的运用当真是妙到极点，绝不在北宫黝之下。

北宫黝知道遇到了敌手，精神倍振，将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使开，虎虎生风，一招一式，稳如沉雷，疾似骇电。少女的绸带随风飞舞，忽迎忽拒，或卷或扫，卷起了漫天红影，和北宫黝打得难解难分。

耿照躺在地上，看得眼花缭乱，连疼痛的感觉也失掉了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盼望这少女得胜。他未曾练过鞭法，看不出两人之间盈虚消长的变化，但见北宫黝的攻势一直都似凌厉强劲，又不禁暗暗替这少女担心。

其实北宫黝此时正是心头焦躁、感到进退维谷的时候，他的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，已使到了七十二路，仍然觅不到那少女的破绽，深惧一世英名，从此尽丧，但就此罢手，又有不甘。

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堪堪就要用尽，北宫黝起了一拼的念头，猛地大喝一声，长鞭一圈，带着尖锐的啸声，竟似平地上卷起了骇浪惊涛，一圈接着一圈的向那少女卷去。这一招正是他天龙鞭法中的精华所在，也即是那少女称赞过的那一招——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。

刚才耿照就是在他这一招之下，被打碎了膝头骨的。北宫黝情知这少女不比耿照易于对付，但心想她纵能化解，也难免要给这一招迫得后退，那时他稍稍挽回了面子，也就可以罢手了。至于要活捉“钦犯”的念头，他是连想也不敢想了。

哪知这少女竟是毫不退让，不但不退，反而迎上两步，绸带抖得笔直，竟然就从北宫黝长鞭抖起的圈圈中钻了进去。

绸带的一端有五色丝线结成的彩绦，不过一支香粗细，绸带攻进了长鞭抖起的内圈，那条彩绦也忽地挺直起来，钻进北宫黝的鼻孔。这一记怪招大出北宫黝意外，鼻孔一痒，“阿嚏”“阿嚏”就打了两个喷嚏，他正在全力与这少女争持，这两个喷嚏一打，虽然对身体并无伤害，但却登时泄了气。那少女抓紧时机，蓦地一声娇斥，绸带反卷过来，将北宫黝的长鞭裹住，北宫黝方觉不妙，心头一震，那条长鞭已给她卷脱了手。少女将长鞭一抛，格格笑道：“领教了，北神鞭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北宫黝面色铁青，接过了长鞭，呆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请姑娘留下芳名，北官黝学艺不精，贻笑大方，倘有寸进，异日有缘，再来领教。”那少女大大方方地答道：“小女子贱名连清波，一时取巧，承大将军让了一招，侥幸取胜，惭愧惭愧。大将军什么时候有兴致前来指教，小女子一准奉陪。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，恕不远送了。”北宫黝收拢长鞭，拱了拱手，回头便走！他心中气怒之极，但仍不失名家身份。那少女笑了一笑，也自回身过来，向耿照走去。

耿照大喜，便要起来道谢，忽地“哎哟”一声，又倒下去，原来他刚才是聚精会神地观战，忘记了疼痛，如今紧张的情绪已松懈下来，再一挣扎，震动了碎裂的骨头，任他是铁打的身躯，也禁不住失声呼叫。

那少女连忙将他按住，说道：“别动，别动，别拘礼了，待我看看。”耿照虽然与他的表妹两情眷恋，但平素以礼相待，最多耳鬓厮磨，却从来没有这样亲近地接触过对方的身体，但觉得缕缕幽香，沁人心脾，不禁满面通红。但知她是一番好意，为自己验伤，心里又是暗暗感激。

那少女道：“哎哟，伤得还真不轻呢？左腿膝盖骨和右手腕骨都碎裂了。不过，你也不用害怕，我还懂得一点接骨之术，你躺着别动，我给你敷上了药，接好断骨，三日之后，包保你行走如常。”耿照只好依言，任她施为。那少女在他的伤处摩挲了几下，挑了一点药膏替他敷上，托起他的左腿，对准了骨头一合，跟着依法施为，将他的右手腕骨也接好了。她又把绸带撕作两条，作为绷带，给他缚上。

那少女道：“此地不可留，你不能走动，我去给你找一辆车来，就在附近的村子里，你倘若发现有敌人，可以用这枝蛇焰箭向我报警。”说罢，将一枝短箭放在耿照未受伤的那只手中，说道：“你只要将这枝箭稍微用劲向上一抛，它就会发出一溜青色的火焰，我也就会知道了。”耿照心想：“这少女看来与我的年纪差不多，想不到却是一个老江湖，什么古怪的玩意儿她都备有。”

少女去后，耿照心潮起伏不定，心想：“这真是一个奇遇。”他对这少女当然感激得很，但也感到这少女的行径古怪。

那药膏果然甚是灵效，敷了不久，便觉痛楚大减，耿照忽地心念一动，想起了表妹送给他的那瓶“生肌白玉膏”来，想道：“奇怪，这两种药膏不但功效相同，而且一敷上伤处，便有遍体生凉的感觉，这种令人舒服的感觉也是相同的！难道她给我的就是生肌白玉膏？但这种药膏乃是秦家的秘制，

她怎么也有？”随即想到：“大约上佳的金创药都是差不多的，我不必瞎猜疑了。”

这两日来，耿照对他表妹的心情已起了几度变化，由爱而恨，随后又变为爱恨难明；当他来找表妹算帐的时候，本来认定她是杀母之仇敌的；后来听了李家骏那番话，又觉疑云重重，难以断定，所以才想到天宁寺去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两日来，他每一次想起了表妹，心头上就似被戮了一刀似的，感到非常痛苦，因此他已决意抑制自己，在水落石出之前，是决不再想她了。

但现在由于敷上药膏的感觉相同，思念一起，难以阻遏，他想起他所挚爱的人，竟是杀母的疑凶，而一个陌生的女子，却救了他的性命，不禁大为感慨。猛地又想道：“当晚在我家中杀掉那些金国武士的，既然是这位连姑娘，问一问她，或者也可以知道一点真相。”

他心念未已，只见那少女已驾着一辆骡车来到、笑道：“真是巧得很，我刚走了不远，就碰见这辆骡车，主人是做小买卖的，正要到蓟城去买货，是辆空车，我给他加倍的银子，就将他这辆车子买下来了。”

耿照一看这辆骡车果然比普通农家的骡车漂亮，心里也想这事情真巧，倘若她找不到骡车，自己受了伤，在这大路上耽搁久了，就很可能有碰上金兵的危险了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我送你去。”耿照迟疑道：“我蒙姑娘救命之恩，已是感激不尽，怎敢再耽搁姑娘的行程？”那少女皱眉道：“你这人真是有点婆婆妈妈，你现在连站也站不起来，怎能驾车？我反正没有事情，就送你一送，难道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避什么男女之嫌么？”

耿照给她说得满面通红，当下只好让她扶上车去，讷讷说道：“我想往马兰谷。”那少女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想往江南的么？昨晚那些金兵包围你家，我听得他们就是这样说的，难道错了？”耿照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准备要往江南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可是往马兰谷的路却是向北走的啊！”耿照道：“我想先到天宁寺去访一位朋友。”他生怕那少女再问原由，好在那少女并不再问，便点点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好，那我便送你往马兰谷吧。”

那少女响起一下鞭子，赶骡车前走，一面回头问道：“你犯了什么大罪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兴师动众的将你缉拿？”

耿照心头一震，说与不说，实属两难，暗自想道：“按理而论，这位连姑娘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是决不应对她有所隐瞒。但我要将父亲的遗书献给宋皇，这事情关系重大，我曾经对母亲发过誓，决不泄漏与外人知道的，这却如何是好呢？”说与不说，这两个念头，在胸中交战，转瞬间反复思量了好几次，终于这样想道：“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，而是有关国运兴衰，宁可对不住这位姑娘，还是不说的好。”当下便道：“金虏要将我缉拿，大约就因为我要偷赴江南之故，那目的当然可以不问而知，那即是要投奔故国，与他们为敌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据我所见所闻，在金虏辖区，像你这样怀有故国之思，偷赴江南的人实在不少，尤以少年人更多。为什么他们特别对你注意，不惜兴师动众，甚至从京都里请来高手，务必要将你缉拿归案，这里面莫非另有原因？”耿照讷讷说道：“是否另有原因，那我也不知道了。”话已至此，那少女也不便再问了。她笑了一笑，似是稍稍露出一点怀疑的神情，不言不语，低下头去，给耿照缚紧松开了的绷带。

耿照心头抱愧，颇觉不安。过了一会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。”那少女道：“说吧。我倘有所知，定当尽告。”

耿照道：“听姑娘刚才与那北神鞭所说，蓟城的案子也是姑娘做的。那想必是指前晚在我家中发生的事情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偷入你家的那些金国武士，都是给我用暗器杀掉的，你后来轻易杀掉的那个阿骨打，也是我在暗中使用梅花针射进他的穴道的。”

耿照道：“姑娘你两次三番救我性命，我没齿不忘，真不知如何能报答你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你又来了，彼此同仇敌忾，些须小事，值得一再挂齿么？瞧你的神气，你似乎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耿照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想请问姑娘，不知姑娘何以知道我家中有难，及时而来？当时的情形怎样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了。这事情说来凑巧得很。你的外祖父是否信州楚老拳师？”耿照听她突然把话锋一转，问起自己的外祖父来，有点奇怪，随即答道：“不错。我母亲正是楚老拳师的独生女儿。她嫁给我爹爹之后，兵荒马乱，已有将近三十年未回过娘家了。姑娘，你识得我的外公吗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外公早已死了，他死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世呢。不过我的母亲却和楚家很熟，与你的母亲更是少年时候的闺中密伴。”耿照“啊呀”一声道：“原来姑娘与我家有此交谊，请恕不知，多有失礼。令堂也是信州人吗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母亲连门李氏，我外公与你的外公是同邑拳师。……”

那少女续道：“两位老拳师意气相投，因此他们的女儿也是情如姐妹。你母亲远嫁之后，不久，我的母亲也嫁到邻县连家。

“她们各适一方，音讯断绝，不知不觉就过了二十多年。去年我奉家母之命，到江湖历练，临行之时，她对我言道，她少年时候最要好的女友，嫁到了耿家，听说现在在蓟城落籍，要我若是路过蓟城，就替她到耿家去探望一次，顺便也好认识令尊蹑云剑耿仲、耿老前辈。我母亲僻处乡间，那时，她还未知道令尊已经作古。”

耿照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是我却怎的从未听过妈妈提过她有这样要好的女友？”随即想到：“大约是因为隔别太久，她少年时候的事，也无谓向儿子说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我爹爹心怀大志，屈身事敌，平时终是极力掩饰，不让人家知道他会武功。他精于蹑云剑法，少年时在江湖行侠，就得了个‘蹑云剑’的美号，这事情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。这位连姑娘能够一口说出来，足见她的家人确是知道我父亲的底细，所说的谅不会假了。”

那少女继续说道：“那一晚我到了蓟城，到街市上一打听，原来令尊曾经在金都为官作宰，前几年才告老还乡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因此很容易就打听到了。”耿照脸上一红，想为他的父亲分辩，但一想他父亲怀此苦心，本来就不求人谅解，就算这位连姑娘有所误会，那也只好由她了。

那少女对他父亲为官之事，并无议论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打听到你家的所在，二更过后，就换上了夜行衣前往。将到你们住的那条街口，忽然发现有一队金兵，正在开来，又有几个武士装束的人，走在前列，窃窃私议。我是自少练过暗器的人，耳力比常人稍为聪敏，隐隐听得他们所说，竟是要到你家办案，似乎是你家出了一个‘叛逆’，他们正要前往缉拿。那时我还未知道他们所要捉拿的叛逆就是你。

“我吃了一惊，连忙施展轻功，跳上民房，赶在他们的前头，准备通知你的家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忽然停顿下来，望一望耿照，问道：“耿大哥，你是不是

还有一位姐妹，她逃出来没有？”

耿照大为吃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父母所生，只我一人，并无姐妹！你何以有此一问？”

那少女也似乎有点惊诧，说道：“我到了你家，还在瓦面未曾跳下，忽见一条人影，突然从屋子里窜上来，我伏在檐槽，她大约没有发现我。月光下看得分明，是个少年女子。我以为是耿伯母的女儿，心想她或者是已得警报，是以出来侦查。刹那间，我踌躇莫决，不知该不该与她打个招呼，因为金兵就将来到，出声怕人察觉，那女子身法很快，我主意未定，她已一溜烟跑了！”

耿照心头大震，颤声问道：“连姑娘，你，你还记得那，那女子的面貌吗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只看见她的侧面，并不十分清楚，她是瓜子脸型，身材比你略为瘦小，短发覆额，梳有两条小辫，穿的是湖水蓝色的衣裳，拿着一柄青钢剑。”

这少女轻描淡写地缓缓道来，耿照听了，却有如晴天打了个霹雳，平地响起了焦雷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眼前金星飞舞，顿感地转天旋。险险晕了过去。这少女描绘的那个女子容貌、装束，不正是他的表妹秦弄玉还是谁？

只听得那少女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以为是你的姐妹，不疑有他。事情紧急，我无暇考虑，就立即跳下来，也顾不及通报姓名，便穿房入户，迳自去找你的母亲。

“忽然我发现一个老仆僵卧地上，太阳穴沁出血丝，看来是刚刚给人害死，随即在一间卧房的门口，又发现了一个婢女装束的少女，死状也是一模一样。我摸进房中，见床上有个中年妇人，我叫了她两声‘伯母’，唉，她已不会答应我了。”

耿照尖叫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那少女连忙将他按着，又把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口中，说道：“死者已矣，你应该保重身子，为你的母亲报仇，不可太悲伤了。”耿照叫道：“不错，我，我，我与那妖女誓不两立！”那少女点点头道：“照当时的情形看来，那个从你家中溜出来的女子，既然不是你的姐妹，那就无疑是杀人的凶手了。她是谁，你认得她吗？”耿照叫道：“她烧变了灰，我也认得。她，她，她，她是我的表妹！”

那少女甚是惊诧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竟是你的表妹么？唉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，她怎么下得这个毒手？”顿了一顿，再接着说下去：“不久，你就来了。当时我还未知道你的身份，于是我就躲到帐后看你如何。后来你哭你的母亲哭得晕了，我也就知道了你是谁啦。就在你晕过去的时候，有几个武士接续进来，被我一一打发，外面的金兵不敢再来，围在外面鼓噪，商量放火。我本想把你背出去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她面上一红，眼波斜溜，接着说道：“但总觉得不便，不如暗中助你为佳。我又想伯母的尸体不能给金狗毁坏，于是我就擅作主张，将伯母移到后院，草草埋葬。然后再赶回来将你唤醒，我是看见你开始爬起来的时候才走的，不过，你大约还未看见我。以后的事情，就是你自己所遭遇的了。嗯，耿大哥，你怎么啦？”

耿照心中有如刀割，神智也已有点迷糊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铁证如山，铁证如山！我该死了心了，不必再去，不必再去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耿大哥，你说什么，去哪里？不去哪里？”

耿照低声问道：“咱们现在走的哪个方向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不是说要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去么？当然是向北走呀。”耿照忽道：“往南走吧，不往

北了！”那少女容光焕发，眼底眉梢都含着笑意，连忙说道：“啊，你改了主意了。好，那就往南走吧。”耿照瞿然一惊，蓦地想道：“我为什么怕和她见面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再对她存有情意了，她是我的杀母仇人！”原来在此之前，他心中一直在想着还要不要到天宁寺去，也就是还去不去找寻他的表妹。他最先是这样想的：“现在既然是铁证如山，水落石出了，那还何须自己再去查根问底？”随即感觉到自己心底的恐惧是再见到表妹之时，自己会杀了她！因此才要找一个藉口：不到天宁寺去，避免可能见到他的表妹。

耿照察觉了自己心底的秘密，母亲惨死的情状再次浮现眼前，他痛切自责，惭愧不安，蓦地又叫道：“不，还是往北走吧！”那少女道：“啊，你又改了主意了？”声音面色都掩饰不住失望的神情，但耿照心有所思，却没有注意到她前后神色的变化。

那少女柔声说道：“你不要想得太多，太过伤神了。我叫骡车慢慢地走，你好好歇息，好好歇息吧！”声音甜蜜柔和，耿照听了，就像他小时候，母亲在他身边唱催眠曲一样。耿照心力交疲，本来就已困倦极了，不久，就沉沉睡去。

那少女低低唤了两声“耿大哥，耿大哥！”只听到耿照的鼾声，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，那少女忽然轻轻地解开他的衣钮，伸手进去摸索，蓦地双眉一扬，如有所得，迅即就把一个油纸包着的物件摸了出来。

油纸包着的正是耿照父亲所写的那份遗书，是用羊皮纸写的万言书，折成四四方方一叠，那少女打开来刚看了两页，耿照忽地翻了个身，喉头发出急促的“伊呀”之声，似乎是正在做着恶梦，受到惊吓，看那情形就要醒来。

那少女面色一变，骈指如乾，眼中露出杀气，就要向耿照的穴道戮去，耿照微一侧身，那张俊美的面孔正对着她。不知怎的，那少女忽地心头一软，手指头直打哆嗦，那一指竟然戮不下去，心想：“他受伤已是不轻，我即使只是点了他的晕睡穴，对他的身体也是大大有害。”她最先本想杀了他的，现在却连对他有所伤害的事情都不愿做了，这心理变化来得如此突然，连那少女自己也感到奇怪。

那少女叹了口气，心里想道：“他一直把我当作救命恩人，心中对我充满了感激的情意。我从来未得到过别人这样的感激，唉，还是不要伤害他吧！”她轻轻地将那份遗书包好，刚刚塞进耿照衣内，耿照蓦地尖叫一声，身体蹦起，“啪”的一下，将那少女的玉手按住！正是：扑朔迷离真亦幻，是仇是友未分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魔女兴师来问罪 少年任侠护知交

原来耿照果然做了一个恶梦，梦中恰似往日的光景，他和表妹在阳谷山中姻缘石下嬉戏。他们追逐蝴蝶，采撷野花，濯足山溪，朝霞染红了溪水，碧波微漾，形成了七彩虹霓般回旋着的层层圈环，各种各式奇妙悦眼的石子嵌在水底，如珍珠、如翡翠、如宝石，堆成了水底的宝藏。耿照跳进水中，拾起一颗最美丽的宝石，献给表妹，倾吐他心中的情意，不料表妹突发娇嗔，骂道：“这不是宝石，是假的。你把你对我的爱心比作宝石，你的心也是假的。你的甜言蜜语，是天上的彩虾，美丽得很，却最易消散。总之，一切都是虚幻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你给我滚开！”突然，美丽的表妹，变成了狰狞的夜叉，一抓撕裂了他的衣裳，要吸他的血，要嚼他的心，他也不知怎的，突然记起了表妹是他的杀母仇人，现在撕裂他的衣裳，就是要抢他父亲的遗书，他可以甘心受表妹咀嚼，但这份遗书却万万不可遗失，于是，他大叫一声，“啪”的一下，将表妹的手按住！

眼睛睁开，光天化日，哪里有表妹的影子？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位如花似玉的连姑娘，他正在紧紧地按着她的手，而她的手就放在自己的胸前。耿照满面通红，连忙将手拿开，手指触着纽扣，忽然发现自己的衣纽，果然有两颗已经解开，耿照心头卜卜地跳，这刹那间竟不知是梦是真，他慌忙一咬指头，“哎哟”一声叫了出来，很痛，这才知道现在不是在做梦了。

那少女的心头也是卜卜地跳，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吗？”耿照道：“我做了一个恶梦，梦见有人抢我的——我的东西。”他几乎把“遗书”两字，说了出来，幸而醒觉得快，话到口边，方才改了。那少女笑道：“原来你是在做恶梦，却把我吓了一大跳，我见你呼吸紧促，也想到你可能在作恶梦，但不敢把你唤醒，所以解开你两颗衣纽，让你舒畅一些。”耿照心里暗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也几乎把我吓了一跳。”

骡车继续前行，不久天色入黑，那少女道：“你身上带伤，若找一处人家投宿，易惹猜疑，不如你就在车上睡吧。我继续赶车，这样也可以走得快些，早点到天宁寺。”耿照喜道：“你真想得周到。可是我怎能累你不得安眠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你睡着了我给你守夜，我若困倦，随便靠着一棵树打个盹儿也就行了。”耿照又是感激，又觉过意不去，歉然说道：“你是我家的大恩人，不但救了我，还保全了我母亲的遗体，现在又这样细心地照料我，我来生变作牛马，也难报你的大恩。”

那少女皱眉道：“不准再提一个‘恩’字，你我二人的母亲情如姊妹，我也早已把你当作兄弟一般了。嗯，你今年几岁？”耿照道：“十八岁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哪个月生的？”耿照怔了一怔，不知她何以要这样仔细查问，答道：“九月生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和你同年，我是二月生的。”她笑了一笑，接下去说道：“不准你再和我客套的。我的名字叫清波，你叫我名字便行了。”耿照插口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“要不然，你就叫我一声姐姐吧。我比你早出世半年，凭着你我两家的交情，这一声‘姐姐’大约我还可以受得起。”耿照喜道：“这正是我心里想的，只怕冒昧，不敢先提。我一无兄弟，二无姐妹，你肯认我做弟弟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当下就叫了她一声“姐姐”。连清波笑靥如花，也叫了他一声：“弟弟”，说道：“照弟，那你以后可要听姐姐的话了。”

骡车进入一处树林，连清波道：“天刮风了，恐怕会下雨。咱们就在林

子里过一晚吧，你连日受惊，听我的话，定下心神，好好睡一觉吧。”说罢，便自下骡车。耿照道：“你呢？”连清波笑道：“我总不成也睡在车子里吧？这里林深树密，纵有风雨，也可以遮蔽的。你不必为我担心，我给你守夜。”耿照面上一红，心中极是感激，想道：“这位连姐姐既是女中豪杰，又能处处以礼自持，当真难得！”

夜风中送来的香味，树林里虫声唧唧，鸟语啾啾，似乎在合奏“安眠曲”，他心情一松，不久就熟睡了。这一觉直到天明，连梦也没有做一个。

他睁开眼睛，阳光已从树叶缝中透下来，林子里一片寂静，他叫了一声：“连姐姐。”不久，就见连清波跑来，含笑问道：“你醒来了，昨天睡得可好？”

连清波脸有风尘之色，衣角鬓边，还沾有一些尘土，未曾拂拭干净，耿照道：“多谢你，我睡得很好。咦，你怎么却像跑了远路归来的样子？昨晚未曾睡过吗？”连清波心头跳了一下，想道：“他虽然是个未出过道的雏儿，心思倒很细密。”当下笑道：“幸好昨晚没有下雨，我去猎了一只野兔，早烤熟了，给你作早餐。”耿照与她分食兔肉，心里好生过意不去。

连清波对他细心照料，如是者一路行行宿宿，过了三天，耿照的断骨已经合拢，手足都可以活动了。

这一日是个艳阳天气，远远可以望见一带青山，马兰谷的天宁寺就在此山之中，路程大约只有四五十里。耿照心情舒畅，说道：“待我走下来走走看，我的伤处已经一点不痛了。”

连清波道：“正好前面有间路边的酒肆，咱们就进去吃点东西吧。你小心走啊！”

耿照要了一碗稀饭，连清波给他点了两样小菜，正在等着，忽听得邻座一个客人拍桌子叫道“真的有这种怪事？四空上人的武功不弱啊，怎的天宁寺给人一把火烧了？”

耿照骤吃一惊，心头大震，把眼看时，只见两个状貌粗豪的汉子，正在那里口沫横飞地谈论天宁寺被毁之事。

天宁寺离此不远，主持四空上人又是大众熟识的人，那两个汉子带来了这样惊人的消息，登时把这个路边的小酒肆闹得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，群情耸动，酒店、伙计都挤到他们那边，七嘴八舌地打听。

有一个客人道：“不错，昨晚我也看见山那边起火，只道是一把野火，却不料是天宁寺被焚！”这人是住在附近村子里的常来的熟客。

有人连忙问道：“四空上人逃出了火窟没有？唉，他可是个好人，我爹爹的哮喘病就是多得他赠药治好的。”

那粗豪汉子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连声说道：“唉，真惨！真惨！”听众的心上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纷纷问道：“怎么惨法？”“四空上人给烧死了？”“是谁放的火？这么大胆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不但四空上人死了，阖寺十七名僧众，除了一个烧火的小头陀外，全都给人杀死了！”听到此处，耿照也不禁失声叫道：“都给杀死了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是呀，都给杀死了！那贼人是先杀人，后放火！”先前那个拍桌子的汉子问道：“来了多少贼人？天宁寺僧个个都会武功，怎能如此轻易被杀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来的只有一个贼人，而且这贼人是个少年女子！长得还挺好看的呢！”

惊诧、悲叹、怒骂，与因怀疑而反诘的诸声纷作，有人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你亲眼看见的么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不是说有一个烧火的小头陀逃出来了么？是他对我说的。我在白石口遇见他，他受了伤，向我讨金创药。诸位都是乡亲，我不用瞒你们，你们也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是个偷马贼，昨晚到张千户家里偷马，没有得手，回来的时候，就碰见了那小头陀。”

当时在金人治下的北方，盗贼蜂起，有等偷马贼是专偷官府和大户的马匹的，却不扰乡民，这等偷马贼在百姓眼中是当作英雄看待的，在这小酒肆的客人都非富豪阔客，因而也就不以为怪。

那偷马贼继续说道：“那小头陀倒伤得不重，他不是给女贼打伤的，他是见势头不对，就钻进茅草里溜走的，手脚给荆棘勾伤了好几处，一路奔跑，又跌了好几跤。幸亏遇见了我。我给他敷上了金创药，他就赶着要到普宁寺去报讯了。普宁寺主持是四空上人的师弟。我见天宁寺火头大起，怕有大队官兵赶来，因而也不敢在附近逗留了。”

好几个心急的听众不待他把话说完，便同声嚷道：“不要光说你自己的事情，留待以后再说不迟。你先说说天宁寺的十六名僧众是怎样被杀的？”

那偷马贼道：“是昨晚午夜光景，那小头陀睡得正浓，忽地从梦中惊醒，只听得大雄宝殿那边，传来了一阵阵高呼酣斗、金铁交鸣之声，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声骇人心魄的尖叫。

“那小头陀也算胆大，爬起身来，便到佛像背后张望，大雄宝殿里点有长年不熄的长明灯，灯光下看得分明，只见阖寺僧众围攻着的乃是一个女贼，这女贼梳着两条小辫儿，手提一柄青钢剑，年纪很轻，大约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。

“那女贼年纪虽轻，却是厉害得很，她身法快得出奇，东一飘，西一闪的，就恍如蝴蝶穿花，在众僧之中穿来插去。只见她把剑舞成了一团银虹，护着身躯，剑法倒是守的多，攻的少。但她的暗器却是狠毒之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只见她蓦地把手一扬，就有一个僧人倒了下去。那小头陀开始张望之时，已有几个僧人丧生在她暗器之下了。看了不多一会，地上更是横七竖八的堆满了尸体。

“那小头陀吓得直淌冷汗，忽地一个僧人在地上骨碌碌地直滚过来，滚到了他的身边，这个僧人平素和他交情很好，那小头陀连忙将他扶起，想要救他，只见他的两边太阳穴，都已穿了一个小洞，血流如注，早已死了！”

耿照听到此处，心中的惊恐只怕决不在那小头陀之下，听这偷马贼的转述，那小头陀眼中所见的女贼，不是他的表妹秦弄玉还是谁？她所用的暗器，当然就是她曾用以杀害王安的那种透骨钉了。

耿照心中浮起他表妹往日温柔的模样，“唉，她怎的突然间变得如此穷凶极恶了？”心中又不觉暗暗奇怪，他回想李家骏和他所说的话，姨父弃家逃走的前夕，曾对李家骏说明是要到天宁寺暂时投靠的，所以才叫李家骏在散完金银之后，就到天宁寺找他。依此看来，天宁寺僧人，与姨父的交情一定不错，最少也不是敌人。那么表妹又有什么道理去屠杀天宁寺的僧众？除非她是丧心病狂，否则再也没有第二个理由可以解释！

耿照的思路迅即又被那偷马贼的话声打断，那偷马贼待众人惊诧叫嚷的声音稍稍平静之后，接续说下去道：“那小头陀吓得魂不附体，但还有令他更吃惊的事情。有几个武功较高的僧人，未曾给暗器打中，扑到了那少女的

身边，正要施展擒拿手法将她活擒，忽地一个僧人哈哈大笑几声，就倒了下去！接着又一个僧人哈哈大笑几声，照样又倒了下去！那笑声可怖极了，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笑声，而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的笑声。那小头陀在和我说起来的时候，还透露着极其恐怖的神情！他说，在那刹那，那美貌的少女在他眼中也变成了魔鬼！”

耿照听到这里，不觉又是心头一震，暗自想道：“这分明是我姨父家传的独门点穴功夫！这女贼既会用透骨钉，又会点笑腰穴，那一定是她，决不会错了！”

那偷马贼继续说道：“小头陀吓得魂不附体，哪里还敢再看下去？他走得慌张，一不小心，碰跌了神座上的一件法器。那女贼冷笑道：‘原来你们在这里还埋伏有人么？’一扬手，就把暗器向那小头陀打来，同时身形也就向他这边扑到。

“这小头陀本事低微，怎能抵敌？一听得那暗器刺耳的破空之声，已吓得双腿酸软，站立不稳，变了个滚地葫芦。忽听得　的一声，那女贼叫道：‘老和尚，好功夫！’这小头陀一摸，自己的首级还在颈上，始知侥幸逃了性命。偷偷一看，只见主持四空上人正在用方便铲压着女贼那柄长剑。想来那枚暗器也是四空上人给他磕飞了。

“忽见那女贼身形一晃，一个盘旋，疾的抓起了一个欺近她身前的胖和尚，将那胖和尚朝着四空上人的铲头送去，喝道：‘好呀，老和尚，你想大开杀戒吗？我亲手把活人给你送来了！’这胖和尚正是四空上人最心爱的弟子，他吓得急忙把方便铲缩回，那女贼真是个狠毒的魔鬼，竟把这胖和尚当作盾牌，疾扑上去，只听得唰的一声，四空上人已中了一剑，血流如注，大声叫道：‘魔劫，魔劫！你们还能够逃走的赶快逃走！不必再顾老衲了！’

“那小头陀自知无力帮助主持，这时他心中也只有一个逃命的念头了。他连爬带跌地爬出外面，逃进了草丛，不久，就听见四空上人惨叫的声音，火烟也已开始冒起，转瞬间天宁寺就成了一片火海。

“那小头陀还不死心，一路跑一路回头，可怜他只隐隐听得火光中有哀号之声，却不见有一个人逃出来，想是都被那女贼斩尽杀绝了！”

听众嘘嗟叹息之声四起，耿照更是心乱如麻，竟似呆了。连清波低声说道：“你的稀饭快冷了呢。”耿照哪里还有心情吃得下去，但不想拂逆连清波的好意，只勉强啜了几口稀饭，小菜是一筷也没有动，便匆匆忙忙付帐，走出店门。

连清波将他扶上骡车，耿照仍是一片茫然、丧神落魄的样子。连清波赶了一会骡车，离那酒肆远了，忽地低声问道：“你还要到天宁寺去吗？”

耿照面色灰白，呆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不用去了，改道向南。”连清波笑道：“你的主意打定了才好。”耿照叹口气道：“天宁寺都已变成瓦砾场了，我还去那里作什么？这回是决不改了。”

连清波正要将骡车转过方向，忽听得马蹄之声，有如暴风骤雨，只见两骑健马，正在疾驰而来，耿照叫道：“咦，这两匹马似是冲着咱们来的，莫不是强盗吧？”他已看出那两个骑士都带有兵器。这条路乃是乡间小道，决不能容得一辆骡车与两匹马并行，倘若不是一方退让的话，撞上了只怕两方都要人仰马翻，但看对方的来势汹汹，看来他们是决不会让路的。

连清波淡淡说道：“白日青天，哪来的许多强盗？大约你是连日遇险，见到什么人都疑是强盗了。”她神色自如，仍然赶着骡车前进，看来她也不

准备让路。

耿照心中大急，正要叫她不可如此大意，忽听得她发出一声轻啸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两骑健马已到了面前，眼看就要碰上。

那两个汉子骑术精绝，刹那间就将奔马勒住，连清波道：“我有事，别阻我，请快让路！”

那两个汉子叫道：“请你老人家恕罪……”忽地双双跳下马背，跪在骡车的前面，张开手，竟把那匹青骡拦住了。

连清波面色一变，唰的一鞭就打下去，喝道：“你们敢不听我的吩咐吗？咦，你，你们怎的变成了这副样子？”

耿照这时也看清楚了这两个人的面貌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只见跪在左首的这个汉子，一只眼睛翻了出来，血淋淋的好不骇人，看来他的眼珠还是在不久之前被人剜掉的；跪在右首的这个汉子更惨，一只鼻子已给削平，脸上露出两个血淋淋的窟窿。

那两个汉子道：“要不是遇上了这天大的祸事，我们也不敢来干扰你老人家了。”声音嗡嗡，如同患了重伤风一般，想是因为被削了鼻子的原故。

连清波挥鞭道：“快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祸事？”耿照暗暗奇怪，这几日来，连清波对他是何等温柔体贴，但现在对这两个受了伤的汉子，却显得一派冷酷无情。耿照不由得心里想道：“这两个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连姐姐对他们如此？听他们的谈话，连姐姐本来是认识他们的，但最初为什么却又假装不识，还请他们让路呢？”

那两个汉子道：“我们解给你老人家的那批货给人劫了。”连清波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些许小事，也来麻烦我。你们去找我那两个丫头，就说是我的命令，叫她们给你们追回来不就行了？”

那被削了鼻子的汉子用瓮塞的涩音答道：“我们正是得了紫玉姐姐的指示，从这条路来迎接你老人家的。”连清波变了面色，似乎颇为吃惊，喝问道：“你们究竟是碰到什么人了？”那两个汉子齐声答道：“是蓬莱魔女柳清瑶！”连清波陡然一震，大声笑道：“哈，是蓬莱魔女柳清瑶？她要来跟我较量？我正要看她是怎样的月貌花容，狠心辣手，竟也号称魔女？”她笑得极为难听，耿照听惯了她温柔的笑声，这时乍听到她另一种充满恨意的笑声，只觉皮肤起栗，满不是味道，同时也就不禁想道：“连姐姐这笑声不但充满恨意，还听得出她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才强笑出来的。连姐姐的武功如此高强，竟然也惧怕那人，那蓬莱魔女不知是什么样的人物？这‘匪号’也怪，只听得有人说蓬莱仙女，而那个什么柳清瑶却号称蓬莱魔女，‘蓬莱’与‘魔女’怎生联得起来？真是难以想象！”

连清波又喝问道：“当真是紫玉叫你们来的么？她在什么地方？”那被剜掉一边眼珠的汉子说道：“小的怎敢胡言，紫玉姐姐叫我们先走一步，她随后就来的。她、她是在……”正要说出地方，忽听得马铃叮　之声，那汉子叫道：“紫玉姐姐已经来了，呀，还有沉香姐姐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两骑快马已经驰来，骑在马背上的果然是两个女子。

耿照一看，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，这两个女子虽说不上是绝色美人，但身材袅娜，螓首蛾眉，也是中人以上的姿色。但一个女子的面颊上被划了两刀，另一个女子的头发被削去了大半边，把她们美丽的颜容完全损坏了。

那两个女子跳下马背，同声哭道，“小姐替我报仇！”连清波面色十分难看，挥手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蓬莱魔女现在何处，你们马上带我前去找

她！”那被削了头发的丫头说道：“那魔女就是叫我们来报讯的，她约小姐今晚三更在马兰谷天宁寺的原址见面。她还说了些难听的话，……”连清波道：“说的什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婢子不敢说。”连清波冷笑道：“她既有意折辱我，说话当然是难听的了。你但说无妨，我不在乎。”那婢女道：“那魔女说：‘你们回去告诉玉面狐狸，她要躲是躲不了的。倘若她今晚不来，我就叫她这个玉面狐狸变作花面狐狸。好，先给她一个榜样。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那另一个丫头又哭了起来，连清波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那魔女在你面上斫了两刀，原来是斫给我看的。”那丫头道：“那魔女还活捉了咱们的几家寨主，另有几路进贡给小姐的脂粉钱也给她截劫了。小姐，你再不出手，咱们可是一败涂地了！”

连清波柳眉倒竖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本来不想到天宁寺去的，现在是非去不可了。走，马上就走！”

到了此时，耿照当然已经明白，不但那两个汉子是强盗，他的这位“连姐姐”也是强盗，而且还不只是普通的强盗，而是群盗的魁首！

耿照好生惊诧，暗自想道：“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，出道不过年余，就居然做了群盗的首领，本事可真是不小啊！”同时也就恍然大悟：“怪不得她刚才极力掩饰，甚至初时还不肯认这两个强盗，想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她的身份，怕我看轻了她。”

连清波面色一直沉暗，走了好一会，这才忽地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现在大约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？你怕不怕？还愿意叫我姐姐吗？”耿照忙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是感激还来不及呢！怎敢看轻你呢？何况在金虏治下，做强盗也正是英雄豪杰的一条出路，如果我去不成江南，我也会跟你做强盗的。”

耿照的话语像一阵春风，吹去了连清波脸上的乌云，但她的笑容只似昙花一现，转瞬间又皱了双眉，说道：“那蓬莱魔女心狠手辣，我这次前去会她，胜负难以预测，你的腿伤已经痊愈了，我不想连累你了，你，你自己走吧，请恕我不能再送你了。

耿照抬起头来，毅然说道：“我虽然本事低微，帮不了你的忙，但我绝不能在你患难之中，舍你而去！连姐姐，你即使撵我，我也是不走的啦！”

连清波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，梨涡浅笑，恍如两朵含苞待放的鲜花，看得耿照心旋摇摇，几乎不敢仰视。忽听得连清波又叹了口气，耿照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连姐姐，你怎么啦？”连清波道：“没什么，走吧！”笑容再次在她脸上消逝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耿照心想：“她大约是因为那魔女太厉害了，故此怔忡不安。”他哪里知道，连清波一会儿欢喜，一会儿忧伤，那都是为了他的缘故。连清波此时正在心想：“他会永远对我这样好么？唉，那只有求菩萨保佑，永远不让他知道这秘密了。”

天宁寺离那路边酒肆，不过四五十里路程，黄昏时分，一行人进了马兰谷，到了天宁寺原址，只见一片瓦砾，周围数里之内，草木焦黄，尚未焚化净尽的骨头，触目垒垒，山风吹过，还隐隐带有尸臭的气味。耿照不觉毛骨悚然，心想：“弄玉她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倘非我亲身到此，当真不敢相信！”

瓦砾场中，早已有了七八个汉子在那里等候，见连清波驾到，忙来参见。耿照在一旁静听，原来这几个汉子就是连清波属下的几帮强盗头子，他们进贡给连清波的“脂粉钱”，也都是给那蓬莱魔女拦途劫走了的。这几个汉子

在叙述他们怎样被劫的经过时，声音兀自还在颤抖。

连清波冷笑道：“你们都给那魔女吓破了胆了！”那八个汉子中，有一半不敢吱声，有两个道：“那魔女委实厉害，但有你老人家出头，我们也有胆量与她一拼了。但能报得此仇，我们粉身碎骨，死也瞑目。”他们话声未了，另外两个黄衣汉子已站了起来，大声斥道：“你们真是胆小如鼠，只知长敌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有咱们小姐出头，还怕降伏不了那蓬莱魔女？你们准备下绳索，只等着捆人便是，何须你们粉身碎骨？”

这两个汉子体格魁梧，满面浓须，状貌粗豪，看来不大像是汉人。但当时在中国北部，各民族混同，五方杂处，胡汉通婚，也是常事。所以耿照虽然觉得这两个汉子的状貌有点特别，也并不如何在意，只是想道：“这两个人称连姐姐作‘咱们小姐’，自居于奴仆身份，显然和那几个汉子又有不同，亲了一层。连姐姐是个拳师的女儿，并非豪富之家，家中哪来的许多婢仆？只不知这些婢仆，是她做了群盗首领之后才收的呢，还是本来就有？”心里遂有点起疑，怀疑连清波对他所说的身世，只怕仍有不尽不实之处。但随即想道：“她与我虽然结为姊弟，到底是相识未久，她的身世倘有难言之隐，不愿对我吐露出来，那也是情理之中。我不是也有许多事情瞒着她吗？”因此心里虽有怀疑，但对连清波的感激之情，仍是丝毫不减。

连清波看了那两个汉子一眼，说道：“在此地的只有你们二人还未会过那个魔女吧？”那两个汉子道：“江湖上的传言，总是欢喜夸大其辞，我们虽未见过那个魔女，但谅她也强不过小姐。待会儿她来，请小姐准许我们先打头阵，试她一试。”连清波道：“难得你们对我这样忠心，但你们也不可小觑了那个魔女，据我所知，那魔女的武功委实不弱呢。你们与紫玉、沉香，都准备好暗器，待会儿听我的命令行事吧。倒不必忙着先上。”

连清波部署已毕，便都坐了下来，等那魔女现身。连清波主婢三人，加上原来的那八个汉子，与那两个受伤的强盗，再加上耿照，共有十四人之多，人人都是心情紧张，那些吃过蓬莱魔女的亏的，更是一有风吹草动，便惴惴不安。

忽地有一个汉子蹦跳起来，大叫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只听得“嘎嘎”两声，却原来是一只夜枭从林中飞出。众人都给吓了一跳。连清波斥道：“你如此慌慌张张，疑神疑鬼的，还不如趁早滚开了吧。”那个汉子神沮气丧，不敢答话。

过了一会，忽又有个汉子叫道：“看那月亮。”连清波道：“怎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月到天中，已是三更时分了。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一声长笑，从林子里传出来；初听之时，还似很远，转瞬之间，就人人都觉得那笑声竟似发自耳边。

这晚正是十五，月亮又大又圆，只见一队少女，前面四人手持白玉拂尘，后面四人提着碧纱灯笼，前呼后拥，左右分列，拥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，缓步走出树林。这少女披着一袭白纱轻罗，气韵淡雅，体态轻盈，目如秋水，长眉入鬓，缓缓而来，俨如洛水仙姬，微步凌波，降临尘世。连清波本来也长得十分美貌，但在这少女容光映照之下，竟显得似是庸脂俗粉了。耿照明知这少女定然就是那心狠手辣的什么“蓬莱魔女”，但在这刹那之间，也不禁目眩神摇，自惭形秽，暗暗赞了一句：“好一个天仙化人！”

那少女格格笑道：“玉面妖狐，算你还有几分胆量，依时来了，你手下的狐群狗党，都已齐集了么？”

连清波手下的那群强盗个个噤若寒蝉，耿照正自愤愤不平，心里想道："我的连姐姐虽然同你一样，也是个女强盗，但却是个侠盗。你竟敢骂她是玉面妖狐，真是岂有此理！"心念未已，忽听得有人大喝道："岂有此理，你这妖女出口伤人，吃我一鞭！"冲出去的，正是刚才口出大言的那两个黄衣汉子之一，他抖起一条丈许的长鞭，呼呼风响，冲入少女队中，唰的一鞭，就向那蓬莱魔女柳清瑶打去！

连清波眉头一皱，喊道："回来！"喊声刚刚出口，柳清瑶面前的一个侍女亦已娇声斥道："狗强盗，你找死！"那汉子是个莽夫，去势又急，哪收得住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唰的一鞭，已打在柳清瑶那个侍女的身上。

忽听得"咕咚"一声，跌翻了一个人，众人定睛看时，只见那个汉子，已是四脚朝天，长鞭脱手飞去。耿照不由得心中大骇。他知道上乘武学中有一种叫做"沾衣十八跌"的功夫，他父亲也曾对他说过这种功夫的诀要，他因功力未到，尚未能运用，但却看得出来，这个侍女所用的正是"沾衣十八跌"的上乘内功！"丫头已经如此，主人可想而知。"耿照大惊之后，不禁暗暗为连清波担忧。那些本来就已识得"蓬莱魔女"的厉害的强盗，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！

"蓬莱魔女"冷笑道："玉面妖狐，你就想动手了么？"连清波迎了出去，说道："敢情你这魔女还要先讲道理么？好呀，不论你是动口动手，我都奉陪。我正想问你：你在山东，我在冀北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地头，欺负我的手下？"

"蓬莱魔女"笑道："我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你管得着么？哈，你说冀北是你的地头，谁给了你的？我路过此地，顺手拿了你的脂粉钱，你不服吗？"连清波冷冷说道："蓬莱魔女，我领教你的三十六路天罡拂尘，你赐招吧！"蓬莱魔女淡淡说道："急什么？我还有话要问你呢！"

连清波冷笑道："今日之事，乃是强存弱亡，还何须说什么废话？"蓬莱魔女笑道："哦，原来你心里已在发慌，怕我杀掉你么，你先别慌，我还未决定怎样处置你呢，所以要先问你一件事：天宁寺的和尚是不是你杀的？"连清波道："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"蓬莱魔女道："四空上人的师弟托我报仇，我已经答应下来了。倘若是你杀的，我就要把你剖腹剜心，拿来活祭天宁寺的和尚！倘若不是你杀的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，只穿了你的琵琶骨就算了。"她说话之时，眼睛看定了连清波，似乎要从连清波的眉宇之间找出答案。

连清波仰面朝天，纵声笑道："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！天宁寺的和尚本来不是我杀的，但你既然出言恐吓，就当是我杀的好了，你有什么毒辣的手段，尽管施展吧，莫说剖腹剜心，就是化骨扬灰，我也不俱。"

蓬莱魔女冷冷地看着她，那两道眼光，如寒冰，如利剪，似乎可以看穿别人心腹似的。她的容颜美丽绝伦，但一接触到她的眼光，却不由得令人心中打抖。连清波似乎还是神色自如，但耿照已是不自禁的激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"你不必强自掩饰了，你的笑声都颤抖了。好，待我再找一个证人出来，免得有人说我冤枉了你。"

瓦砾堆中忽地爬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头陀，一跛一拐地走了出来。耿照心道："这一定是那盗马贼所遇的那个烧火头陀了，原来早就藏在这里，且听他如何说法？"

只听得蓬莱魔女问道：“小师父，你瞧清楚了，昨晚到你寺中杀人放火的是不是这个妖女？”那小头陀向连清波端详了好一会子，颤声说道：“我不敢说！”

蓬莱魔女柔声说道：“你别怕，有我在这里呢，你只管依实道来。”那小头陀讷讷说道：“看面貌和装束都不相同，只是、只是——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那小头陀道：“只是她的笑声却和那女贼相似极了。”

耿照心里一松，说也奇怪，他明明知道他的“连姐姐”决不会是天宁寺血案的凶手，因为在这三天之中，他的“连姐姐”始终和他形影不离。但不知怎的，当那蓬莱魔女用那样的眼光看着连清波的时候，那神气活像法官审问罪犯，而那罪犯已是铁证如山，无可置疑似的，那刹那间，耿照接触到她的目光，意志也似乎受了她的控制，不自觉也对连清波起了疑心。如今听得这小头陀这么一说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头陀昨晚已吓得魂魄不全，还怎能分辨笑声似也不似？面貌既然不同，那当然不是她了。唉，其实我分明知道这凶手是谁了，怎的还会对连姐姐瞎猜疑呢？”正是：

正邪黑白浑难辨，且看魔女会妖狐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妖狐兔脱心何狠 魔女鹰扬气正豪

耿照自悔自责，再也不敢正面接触那魔女的目光，暗自想道：“这魔女只怕当真是会邪法的，她分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但只要你看了她一眼，你就会有奇异的感觉，觉得她是尊严高贵的，令人又敬又畏，她说的话，也好似迫着你非信不可，真是邪门！唉，连姐姐对我这样好，我只要对她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那就是天大的罪过！”

连清波冷笑道：“其实你何必费尽心力去找证人？证人找了出来，又不能证明是我。你要诬陷我，凭你的一张利嘴已足够了！”

蓬莱魔女斥道：“住口！”忽地向耿照一指，喝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何以会跟你在一起？”连清波道：“你管不着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我劝你实说了吧，否则你就多连累了一条性命！”连清波面色倏变，回头看了耿照一眼，似乎被那魔女吓住，正在为耿照担忧，因而拿不定主意，要不要把耿照的身份说出来，好保存他的性命。

耿照又是感激，又是愤怒，感激连清波的好意，愤怒那魔女的强横，正要挺身而出。忽见那魔女的一个侍婢走了出来，朗声说道：“我知这个人是谁，他名叫耿照，三天前杀了蓟城的兵马司都监，要投奔南宋的。金人正悬了赏格捉他，小姐，你看这张缉捕状。”

原来耿照杀官逃跑之事发生后，官府已画了他的图像，张挂在各处通衢大道，悬了重赏来捉拿他了。耿照这几天躲在骡车中，走的又是山路小道，悬赏缉拿他的图像，他自己倒没有看见。蓬莱魔女这个丫头昨日路过曲城，却揭了一张下来。

这丫头又道：“我已查探清楚，这人是蹑云剑耿仲的儿子，和黑道绝无关系。”

蓬莱魔女面有诧色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蹑云剑耿仲的儿子？”忽地柳眉一竖，指着耿照道：“你既是耿仲的儿子，为何不知自爱，辱没祖宗？”耿照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你、你、你、你说什么？我怎的辱没祖宗了？”他本来要骂那魔女胡说八道的，但被那魔女的容光所慑，不知怎的，却骂不出来。

蓬莱魔女冷冷说道：“看你也是个有血气的男儿，为何与玉面妖狐混在一起，这还不是辱没祖宗吗？”那丫头笑道：“我看他是贪图女色。”

耿照再也忍耐不住，骂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！连姐姐，她、她……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她怎么啦？”那丫鬟“噗嗤”一笑，又道：“你看，才不过和人家相识几天，就姐姐弟弟的叫起来了，还说我冤赖你吗？”耿照涨红了脸，讷讷说道：“她可不是你们这一种人，她是个侠义的强盗。”此言一出，蓬莱魔女的那八个丫鬟，都大笑起来。

蓬莱魔女拂尘挥了一道圆圈，指着那一堆瓦砾，冷冷说道：“摆在面前的就是十六条人命，一片瓦砾场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‘侠义道’应该干的吗？”她语气严峻，不怒而威。耿照又惊又急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怎么可以一口咬定是连姐姐干的，我知道决不是她！”连清波道：“照弟，你何必替我分辩，她不过想找个藉口杀我罢了。”耿照叫道：“不，咱们纵然给她杀了，这是非也总要分明！”

蓬莱魔女的眼光移到耿照身上，又冷冷说道：“哦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是知道谁干的了，那是谁人？”耿照面对她冰冷的目光，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

寒噤，心里想道：“瞧她这副神气，抓着了凶手，只怕当真会说到做到！将那凶手剖腹剜心！”当下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知道，但我不说，你杀了我也不说！”话出之后，自己也暗自奇怪，心里头自己问自己道：“难道我对表妹还存有情意？为何要这样激动地替她掩饰？”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该杀的我决不容情，不该杀的我就不动他毫发，你当我是胡乱杀人的么？你不说也罢，我已经知道你疑心谁了。”耿照心头一震，只听得那蓬莱魔女又问他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你的父亲耿仲和金刚手秦重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想来你该熟悉秦家的事情。”那蓬莱魔女还未知道秦重就是他的姨父，却令得耿照又是大吃一惊，讷讷说道：“奏重？他，他，早已死了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知道他是给仇家杀了。我现在还没工夫理他的事情。我只是要问你，他有几个女儿？”耿照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吗？他只有一个女儿！”心里暗暗奇怪，这蓬莱魔女的消息何以如此灵通？他杀死姨父不过是三日前的事情，她就已经知道了。但她却又不知道他就是凶手。

蓬莱魔女自言自语道：“哦，这就更加不对了。明珠，你来说说你和那位秦姑娘的遭遇。我不愿意有人受到冤枉。”

一个丫鬟应声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昨晚我和珊瑚姐姐，奉了小姐之命，一个向北，一个向南，搜查凶手。拂晓时分，我在犀牛角碰上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大姑娘，大约十七八岁，梳着两条辫儿，相貌和这位小师父描绘的那个女贼差不多，我就上去和她动手，她见我突如其来，很是惊诧，问我为什么要害她，我不说话，只是用最凶狠的招数迫她，迫得她终于发出暗器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你做的对。她发的是什么暗器？”那名叫明珠的丫鬟道：“果然是透骨钉！”耿照心头大震，心想：“难道当真是弄玉干的？她已落到了蓬莱魔女的手中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丫鬟已是笑道：“她一发出透骨钉，我就知道是我弄错了。天宁寺的老和尚不是她杀的！”耿照听得莫名其妙，心想：“弄玉已然使出了独门暗器，天宁寺的许多和尚，也正是在她的独门暗器之下丧生的，怎么反而说不是她杀的呢？”

只听得那丫鬟接着说道：“她的透骨钉打得很准，认穴也不差毫厘，但劲道却稀松平常，她连发三枚透骨钉都给我接下来了。我想，以她这样的功力，决计不能伤害天宁寺的主持四空上人。莫说四空上人，那几个有头面的大和尚，只怕也可以轻易接下她的暗器。”蓬莱魔女问道：“那么，她的剑法如何？”那丫鬟笑道：“说到剑法，那就更稀松平常了。她的剑法倒是青城派的正宗剑法，可是她大约是初出道的雏儿，从未有过对敌的经验的，慌慌张张地使出来，破绽百出，其中的两招‘大漠孤烟直’和‘长河落日圆’，更根本不成规矩，该直的不直，该圆的不圆。总之，只凭着这手剑法和暗器功夫，要杀尽天宁寺的十六名和尚，那就等于要三岁的孩子去搬动大山，绝不可能！”

蓬莱魔女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她的处境可危险得很呀，你有没有把天宁寺的事件告诉她？”

那丫鬟道：“我当时也是这么想：她的本事如此不济，却有人冒充她去杀人放火，当然是和她有仇的了。但何以那人却不直接杀她，这内里定有古怪，说不定怎样折磨她呢。我既然试出她不是凶手，那就应该提醒她才对。

“于是我把那三枚透骨钉还了给她，向她道歉，然后问她，认不认得天宁寺的老和尚？

“她最初不相信我，我说：‘以我的本领要杀你是易如反掌，何必要使

什么诡计使你上当。’她这才告诉我，她果然是要到天宁寺去的，天宁寺的主持是她父亲的朋友。我对她说，天宁寺的和尚都给人杀光啦，劝她离开此地。她半信半疑，我就索性送了她一匹坐骑，陪她到天宁寺去看，她这才惊慌起来。

“她相信了我对她并无恶意，这才说出她姓甚名谁，原来正是秦重的女儿秦弄玉。”

耿照听得心头大震，他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是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的，但听了这丫鬟的话，证实了秦弄玉不是凶手，这就反而令得他如坠五里雾中了。“谁是真正的凶手呢？在此之前，她根本就未在江湖行走，决计不会与人结仇，为何却又有人要冒充她杀人放火？”种种疑问，盘桓心中，百思莫得其解。

那丫鬟继续道：“后来我又盘问她，始知她的父亲在三日之前，也被人杀了。她现在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但奇怪得很，我问她的杀父仇人是谁，她又不肯说。后来，我只好劝她走得越远越好，她就骑了我送她的那匹桃花马走了。”

耿照不由得又是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我就是她的杀父仇人，她却不肯说出我的名字，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她还没有将我恨透么？她这一走，不知又到了什么地方？以后，恐怕更难见面了。我的心中还存有无数疑团，只怕也永远没有水落石出之时了。唉，她究竟是不是我的仇人，我杀了姨父，是对了，还是错了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啊！你让她走了？你怎的不把她留下？”那丫鬟道：“我并不知道她的爹爹秦重是小姐认识的人，不敢将外人引进咱们的山寨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她既然走了，那也就算了。反正事情已经清楚，无须再请她来与这妖狐对质了。”说到此处，蓦地喝道：“玉面妖狐，你还不认么？”

连清波冷笑道：“你要我认什么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的侍女已证明了天宁寺的和尚不是那位秦姑娘杀的了，在这一带，有本领能够杀掉四空上人的女子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连清波曼声说道：“还有一位呢，你忘了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还有谁？”连清波缓缓说道：“你忘了你自己了，我看你的本领，就足够杀掉四空上人！”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玉面妖狐，你抵赖不了，和我耍无赖么？”连清波道：“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我劝你也不必多花精神去找杀人的藉口了，这不似你平素的行径。”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？好吧，你既然急于送死，那就上来吧。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你们一伙上呢？”

那群强盗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答话。连清波也冷冷说道：“是你一个人呢？还是你带来的八个丫鬟齐上？”

蓬莱魔女拂尘一挥，说道：“明珠、珊瑚，你们八人各自把守一方，决不准他们逃走一个。若然他们都来围攻我，你们也不必动手，我自会发落他们。只是他们若要逃跑的话，我一个照顾不了，你们就要替我动手，哪个逃跑就把哪个的脚打断，明白了么？复述一遍！”那名叫明珠的丫鬟道：“明白了。他们不逃，我就不出手。谁若要逃，我就把他的脚打断！”她的身份似乎是八个丫鬟之首，复述了小姐的命令之后，立即指挥七个丫鬟，各自占了一个方位，将连清波的人四周围住。

连清波冷笑道：“你布置好了，这可该动手了吧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亮

剑吧，我远来是客，让你三招！”连清波格格笑道：“你让我三招？这又何必呢？我可并不想占你便宜。”耿照正自心想：“连姐姐果然骄傲得紧，不肯稍失身份。”哪知心念未已，连清波忽道：“但你既要如此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唰的一剑，便即刺出！

前面那一段话她缓缓道来，人人都以为她会有一番做作，不肯要蓬莱魔女让招，哪知她最后两句话说得飞快，忽然一反原来的口气，话犹未了，立刻便使出了杀手绝招。

她们二人本来迎面而立，距离不到三尺，连清波骤然发难，剑光如练，直插蓬莱魔女胸口的天枢穴，这一剑突如其来，人人意想不到，连耿照也不觉失声惊呼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蓬莱魔女柳腰一折，身形后抑，俨如舞蹈中的一个身段，柳腰轻摆，贴地回旋，舞姿美妙之极，但却是上乘武功中最难运用的“铁板桥”功夫！

在众人骇叫声中，只见剑光一闪，恰好从蓬莱魔女的面门削过，这一剑若是削低半寸，就不难将蓬莱魔女的鼻子削平，但她们二人，一个攻得快，一个避得快，待到连清波发觉这一剑削得稍高，蓬莱魔女早已一个滑步回身，绕到她的侧面，她哪还有余暇修改剑招？

蓬莱魔女滑步回身，几乎是与连清波擦肩而过，这时连清波的剑招已经使老，急切间收不回来，蓬莱魔女倘若乘虚而入，只一抓就可以抓碎连清波的琵琶骨，但蓬莱魔女却并不如此，当她与连清波擦肩而过时，只是轻轻一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你这一剑落空了，再来，再来！”

连清波面红耳赤，一言不发，唰的反手一剑，又攻过去。蓬莱魔女的一个丫鬟“啐”了一口，低声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耿照听了，好生难过，但随即为他的“连姐姐”想出辩护的理由，心里想道：“对付这等心狠手辣的魔女，正如连姐姐所说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哪还能够讲究什么光明磊落的过招？”但他从这一招看来，虽然不过仅仅一招，亦已可以看出蓬莱魔女的武功，确是比连清波高明了不知多少，只怕连清波纵然不择手段，也难以胜她。

这一次蓬莱魔女早有准备，连清波的剑势虽然比第一剑更为凌厉，她长袖一拂，并不触及连清波的身体，已把她的青钢剑引出外门。连清波突然煞住脚步，按剑不动，蓬莱魔女笑道：“还有一招，怎么不发？”

连清波低声说道：“你的功夫果然高明，佩服，佩服！”说到最后那“佩服”两个字，突然樱唇一张，几根细如游丝的银光，电射而出。但除了蓬莱魔女之外，旁边的人，却什么也没瞧见。

原来这是连清波苦练而成的一项绝技，可以从口中吐出毒针，杀人于无形！她先含了解药，不怕受毒，藏在口中的毒针，则用真气喷出，可以射到丈许之外，现在她和蓬莱魔女的距离不过三尺，估量蓬莱魔女纵有天大神通，也是决难避过的了。

听得蓬莱魔女“呸”的一声，那几根细如游丝的银光一闪即灭，迅即身形一晃，连清波的第三招“白虹贯日”又刺了个空。原来她早已知道连清波有口吐毒针的绝技，连清波樱唇一张，她也一口真气吹去，她的内功比连清波还要深厚得多，这一吹就把连清波的毒针吹得无影无踪！这还是因为她有言在先，说过要让连清波三招方才还手，所以只是把毒针吹向上空，要不然若是反射回来，只怕连清波自己就要先受毒针之害。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阴毒的暗器？要使就得赶快，否则就没有机会了。须知三招已过，我不能再让你了。”连清波红了双眼，似是拼着豁出性命一般，一柄长剑舞得呼呼风响，狂风暴雨般地猛攻过去。

蓬莱魔女一声长啸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手中已多了一柄拂尘，只见她轻轻一拂，尘尾竟是聚而不散，倏然间就向连清波的宝剑卷来。连清波也是个武学行家，一看就知道她这一拂之下，实是藏有极强的潜力，但她恃着自己这柄宝剑锋利无比，也并不怎样畏惧，当下青钢剑扬空一展，化成了一道银虹，使出最刚猛的剑招，意欲将对方的铁拂尘硬生生削断。

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蓬莱魔女倒持拂尘，尘杆一震，连清波虎口一麻，宝剑几乎掌握不住。她的拂尘不知是什么做的！连清波的宝剑竟然削之不断。

蓬莱魔女喝道：“你也接我一招！”尘尾忽地散开，根根如刺，万缕千丝的尘尾，好像变成了无数利针，罩将下来，一招之内，遍袭连清波全身的三十穴道大穴。

这种拂尘刺穴的功夫连清波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一惊之下，早已有十二处穴道给蓬莱魔女的尘尾刺伤。

幸而连清波的内功造诣亦是不凡，一觉不妙，瞬息之间，已是运气封了全身穴道，脚下“倒踩七星”，去势如箭，脱出了拂尘笼罩的范围。

可是，她虽然封了穴道，得以逃脱性命，但被刺之处，亦已皮破血流，一件薄纱轻罗，尽是点点斑斑的血迹。耿照触目惊心，手按剑柄，就想冲出去助战。连清波那个名叫沉香的丫鬟，忽地将他按着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姐吩咐过了，无论如何，不准你动手。再说，你也绝非那魔女之敌，要上去白白送死？”耿照大为感动，心想：“她是早知魔女厉害的，她自己性命难保，却还处处照顾着我。”其实耿照何尝不知道魔女武功远胜于己，自己上去乃是白白送死，但他为了感激连清波之恩，早已心甘情愿，决意为连清波而死。只是，他虽然有此心意，但被那丫鬟按着，却是动弹不得！

心念未已，忽见平地上突然涌起一片红霞，却原来是连清波解下束腰的红绸带，当作软鞭来使，向蓬莱魔女卷去。这时她一手挥利剑，一手舞红绸，两件兵器，一柔一刚，配合得妙到极致。剑光如雪，绸影如虹，再加上蓬莱魔女衣袂飘飘，冰肌似玉，拂尘飞舞，俨如泼墨，几种不同的颜色，混合起来，端的是好看之极！假如有一个陌生人刚刚来到，乍眼一看，只怕还会以为她们是在合演一场美妙的舞蹈，却怎知在这翩翩妙舞之中，却藏着无限凶险的招数，处处透露着杀机。

耿照见连清波似乎渐渐支持得住，心中稍稍放宽。忽听得蓬莱魔女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随即又叹了口气，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可惜你玉面妖狐，练成了这身功夫，却拿来害人！看你修为不易，我本有意饶你一命，但现在却不能饶你了！”话声未了，拂尘一抖嗤嗤作响，竟在漫天的剑光绸影之中，直“刺”进去，连清波尖叫一声，连连后退，衣裳上点点斑斑的血迹，更密更浓了！

耿照看得惊心动魄，气也喘不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连清波一声喝道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身形一起，如箭离弦，直冲过去，红绸飞舞，矢矫如龙，倏地又化成了千重波浪，一圈圈的向前推进，耿照认得这一招正是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。赛尉迟北神鞭曾用过这一招打伤他，而连清波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用这一招打败了北神鞭。

现在连波清在性命交关的当口，又再使出这一招杀手神招，更配合了手

中的宝剑，比起斗北神鞭的那次，更见攻势凌厉，骇人心魄。
　　但见红绸卷去，果然把蓬莱魔女的拂尘束住，耿照大喜如狂，高声喝彩。哪知彩声刚自出口，却忽听得“嗤嗤”之声不绝于耳，却原来蓬莱魔女默运玄功，将万缕千丝的拂尘尾，根根都似变作了钢针，竟把那条红绸刺了千疮百孔！同时她双袖轻扬，瞬息之间，拂开了连清波的连环三剑！
　　眼看蓬莱魔女的拂尘就要脱困而出，连清波蓦地一声长啸，耿照忽觉手腕一松，只见连清波那两个丫鬟，都已跑上前去，齐声喝道：“魔女纳命！”沉香把手一扬，飞出了一团红雾，紫玉则打出了一件奇形暗器，黑漆漆的似个椭圆形的榄，但却有一尺来长，这暗器飞到蓬莱魔女身前，“波”的一声，猛地炸开，飞出了九柄精光闪闪的银梭，每柄只有三寸长，都射到蓬莱魔女身上。与此同时，未曾受伤的那黄衣人，也是一声大喝，飞出了一柄丈多长的铁抓，抓到了蓬莱魔女的后心！这三人同时发动，同时攻到，显然是事前训练好的。
　　原来连清波早已知道蓬莱魔女的厉害，今日之战也早已在她意料之中，她自忖只凭着本身的武功，决难胜得过蓬莱魔女，因而早就处心积虑，安排下克敌制胜的妙法。
　　她把两件厉害的暗器，教会了她的两个贴身侍女。沉香飞出的那团毒雾名为“桃花瘴”，是用苗疆中的瘴气加上几种毒药炼成的毒雾，只要吸进一丝瘴气，五脏便要受毒，人也立即昏迷。紫玉用的那件奇形暗器名为“九子母阴梭”，一发九枚，而且是到了敌人身前，“子梭”才从“母梭”中炸裂飞开，可以攻敌人个措手不及。
　　这两件暗器虽然厉害非常，阴毒无比，但以蓬莱魔女的武功，只凭暗器还是决计伤她不了。连清波也早已想到这层，所以她要先拼着本身受伤，死命缠着蓬莱魔女，叫她腾不出手来对付暗器。连清波还怕不能制敌死命，事前又吩咐了她的两个忠仆，听她的啸声为号，各以铁抓和流星锤向蓬莱魔女袭击，配合暗器的进攻。这两个忠仆，就是刚才口出大言的那两个黄衣人了。可惜其中之一沉不着气，蓬莱魔女刚现身的时候，他就上前袭击，给蓬莱魔女的侍女用“沾衣十八跌”的功夫摔晕，因而不能助战。
　　连清波所定的计划虽然缺了一人，但那人本领最低，不过是用作一枚辅助进攻的棋子，缺少了他，无关轻重，影响不大。这时，蓬莱魔女的拂尘被连清波的红绸束住，九子母阴梭在她面前炸开，那黄衣人的铁抓又已抓到她的后心，当真是性命悬于俄顷，危急之极！而且就在这一瞬时，那团毒雾，也已将她全身罩住，蓬莱魔女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头昏目眩。
　　好个蓬莱魔女，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际，显出了卓绝非凡的功夫，瞬息之间，就闭了全身穴道，也闭着了呼吸。只听得“铮铮”连声，她左手双指疾弹，已把奔向上盘的三枚银梭弹开，信手一抄，又把奔向中盘的三枚银梭抄到手中，一个移形换位，奔向下盘的那三枚银梭又都从她的脚底贴地射过去了。
　　就在她以移形换位的功夫避开银梭之际，那铁抓呼的一声，恰好贴着她的纤腰擦过，她衣袖一拂，使出借力打力的功夫，那条铁抓登时转了个方向，正抓着沉香的脚踝。沉香尖叫一声，扑倒地上。蓬莱魔女把手一扬，将接在手中的那三枚银梭打出，把紫玉钉在地上。那黄衣人收不着势，铁抓抓伤了自己人，又不免大吃一惊，紫玉扑倒，那黄衣人登时也变了滚地葫芦！
　　蓬莱魔女一声斥叱，倏然间拂尘脱困而出，连清波那条绸带片片碎裂，

她飞身一掠，拂尘挥了一圈，万缕千丝，齐向连清波罩下。

忽地一道长虹，从连清波手中飞出，原来她已自知难以幸免，于是抱着个“与敌偕亡”的心情，将宝剑脱手掷出，作最后的一击！

这一掷是她平生功力之所聚，长虹疾射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，确是不容小觑，蓬莱魔女也不禁倏然止步，将拂尘反手一圈。

蓬莱魔女的功力究竟是比连清波高出许多，拂尘一圈，登时把那道长虹圈住。蓬莱魔女这时已远离了毒雾的威胁，她闭了呼吸多时，胸中早已烦闷不堪，这时方始吐出了一口浊气。她一声冷笑，将连清波那柄宝剑，拿到手中，喝道：“玉面妖狐，你这柄剑不知曾害了多少人，好，现在我就要用你的这柄剑来碎割你！”

连清波见宝剑也被敌人夺到了手中，饶她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，这时亦已吓得魂飞魄散，正待再取出另一件厉害的暗器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蓬莱魔女已是一跃而起，宛如饥鹰扑兔，人在半空，冲刺下来，一招“鹰翔隼刺”，右手拂尘凌空罩下，左手长剑，也迳刺连清波的背心！

拂尘离开连清波的头顶还有尺许，连清波已受那股劲风扑倒，恰恰倒在耿照的身边，眼看蓬莱魔女那一剑也就要刺下来，连清波性命不保！

耿照忽地大叫一声，和身扑上，将连清波的身体盖着。他明知自己的武功比敌人差得太远，倘要抵抗，无异以卵击石，一时情急，无暇思量，便用出了这个笨法子，将自己的身体来掩盖连清波，拼着豁出性命，代连清波受蓬莱魔女这一剑。剑气森森，头顶一片沁凉，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耿照的心中，只是想道：“连姐姐曾救了我的性命，我这条性命就还了给她吧。但盼望她能逃出魔掌！”

耿照这一着倒是大出蓬莱魔女意外，幸而她的剑法也已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，就在剑尖距离耿照顶心只有三寸之际，倏然收住，迅即将拂尘一插，腾出右手，一把抓着耿照的后心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傻小子，值得为这妖狐送命么？”

蓬莱魔女被耿照所阻，稍微一缓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连清波已是使出“燕青十八翻”的功夫，滚出了数丈开外，她猛地一咬银牙，心中想道：“此时此际，我也顾不得他了！”把手一扬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一团火光突然爆炸开来，浓烟遍布，烟雾之中，还有无数细如牛毛的金光闪烁，杂着“嗤嗤”声响！

耿照突然感到一股极难闻的气味，从鼻孔里直钻进来，登时头晕目眩，神智迷糊。原来连清波所使的这个暗器，乃是邪派中最阴毒的一种暗器，名为“毒雾金针烈焰弹”比沉香的那“桃花瘴”还厉害得多。

蓬莱魔女想不到她还有这样厉害的暗器，留到最后关头才用，大吃一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提着耿照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以绝顶轻功，倒纵出三丈开外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耿照忽觉胁下一麻，忍不住张口呼叫，又吸进了两口毒气，登时完全晕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也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连清波也已逃之夭夭了。蓬莱魔女的侍女拦她不住。

蓬莱魔女那个名叫明珠的丫鬟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要知以蓬莱魔女的功夫，倘若她只是单身一人，并无负累的话，连清波的暗器再厉害，她也可以从容应付，焉能容得玉面妖狐漏网，现在她为了救护耿照，只好眼睁睁地看敌人逸去。而且她自己虽没受伤，耿照却中了毒，胁下还着了两枚梅花针。这丫鬟的两声叹息，就是因此而发的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救人要紧，玉面妖狐就让她暂作漏网之鱼吧。她逃得过一次逃不得第二次，总有一次撞在我的手上。”那丫鬟说道：“这小子未必是好人，他这样舍命地护那妖狐，早已是着了那妖狐的迷了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话可不能这样说，他到底是蹑云剑耿仲的儿子，而且是要投奔南宋的，凭这两点，就该救他的命。至于他何以着那妖狐的迷，以后再审他吧。”当下吩咐丫鬟，将那一大群强盗都押回山寨。

暂且按下连清波不表。且说耿照香迷之后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待到醒来，只觉被暖香浓，原来正是睡在一张床上。耿照爬了起来，迷迷糊糊地张目四望，只见自己好像是置身在一间书房之中，房间布置甚为古雅，靠壁一张书橱，四边悬挂字画，还有一些古董摆设，书案上燃着一炉香，幽香细细，吸进鼻中，十分舒服。耿照大为诧异，心想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我怎的到了这儿来了？”

他竭力思索，渐渐想起了前事：“连姐姐带我一道去会那蓬莱魔女，连姐姐和那魔女恶战，后来魔女要杀她，我用自己的身体去掩盖她，后来，后来忽地有惊雷裂石的响声，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莫非我已受了伤，被那魔女擒获了？这里就是魔窟？她怎的还留着我不杀呢？”耿照想到此处，一阵迷茫，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也就不觉得怎么害怕。

他定下了心神，再向四周围观望，只见墙壁正中，挂有一幅字，书法铁划银钩、龙飞凤舞，写的是一首词，词道：“长淮望断，关塞莽然平。征尘暗，霜风劲，悄边声。黯消凝。追想当年事，殆天数，非人力。洙泗上，弦歌地，亦羶腥。隔水毡乡，落日牛羊下，区脱纵横。看名王宵猎，骑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鸣，遣人惊。念腰间箭，匣中剑，空埃蠹，竟何成！时易失，心徒壮，岁将零。渺神京。干羽方怀远，静烽燧，且休兵。冠盖使，纷驰骛，若为情？闻道中原遗老，常南望，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愤气填膺，有泪如倾。”耿照心道：“原来是张于湖（张孝祥）的六州歌头。”吃了一惊，心里暗暗奇怪。

当时词风极盛，不但南宋是词人辈出，金人中也有不少词章好手。例如当时的金主完颜亮就是一个喜欢填词，而且填得很不错的金人。由于当时的文学风气使然，几乎贩夫走卒，都能吟诵几句名家的词句，稍为富贵的人家，悬挂有词家的字画，更是寻常之事，无足为怪。

但这首词却有不同，它的作者张孝祥（于湖）正是当时南宋的状元，在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，官拜中书舍人之职。他这首词上半阕是伤感中原沦陷，痛恨金人蹂躏自己祖国的土地的。如“洙泗上，弦歌地，亦羶腥。”几句，就深深地表示了对金人的愤恨。下半阕则是感慨南宋的只知偏安自保，以致中原父老，盼望旌旗，如大旱之望云霓。

耿照看了此词，不禁心里想道：“这里是金国的地方，蓬莱魔女是个穷凶极恶的女强盗，她家里却挂有南宋状元所写的这首词，咦，难道她也是一个心存故国，盼望王师恢复中原的义士？并不是一个只知杀人放火的女强盗了？”

耿照从出生以至成年，一直就是生活在金人统治的地方，根本不知道祖国的情况。读了这首词，又不禁忧疑重重，心里想道：“张于湖是南宋状元，从他的词中透露，宋室君臣，似乎只求偏安自保，无意收复中原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还与金国使节往来，媚敌苟安，大失民望呢！唉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是状元，又是现任官吏，若非有些事实，他又怎敢在词中胡说？”

耿照再念一遍后半阕那几句："干羽方怀远，静烽燧，且休兵。冠盖使，纷驰骛，若为情？闻道中原遗老，常南望，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愤气填膺，有泪如倾。"百感丛生，竟也不觉潸然泪下。

心里蓦然想道："若然南宋果然如此不思振奋，只图偏安。我将爹爹的遗书送去，那也只是白费精神了。唉，但愿不是如此。"想到了父亲的遗书，不自觉地用手一摸，登时心头卜卜乱跳，他那封遗书已经失了。

正在惊慌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门开处，一个丫鬟走了进来，望了他一眼，笑道："你已经醒了？好，看你的气息，你中的毒已经消散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念你那位连姐姐吗？"

耿照正是满肚皮闷气，也不管对方是个少女，便抢白她道："我想不想念她，你管不着！"

那丫鬟冷笑道："我当然管不着。可是要不是我们小姐救你，你早已活不成啦！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"她随手在床前的小几上，拈起了一个小巧玲珑的金盘，金盘里有几根金针。那丫鬟道："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你的连姐姐打在你身上的喂毒金针了。我们用磁石给你将它吸出来的。还有你吸进的毒雾，也幸亏我们的小姐取了解药才给你解了的。"

耿照恍然大悟："原来那惊雷裂石般的巨响是连姐姐放的暗器，那时候我被那魔女抓着，想必是给她误伤了。"他为了感激连清波的恩情，本来就已是"拼将一命酬知己"的，所以这时听说自己身上中的乃是连清波的毒针，心中一点也不怨恨，反而暗暗欢喜，想道："连姐姐的暗器如此厉害，料能逃脱魔掌了？唉，只要她保住了性命，我纵然受到什么折磨，也是心甘。"

那丫鬟见他面露笑容，大惑不解：问道："你笑什么？中了暗器，几乎丧命，还高兴么？"耿照道："不错，我心中就是高兴！她的暗器越是厉害，我就越是高兴！"那丫鬟怒形于色，冷笑说道："你这浑小子真是至死不悟，要不是我们小姐再三吩咐，真悔不该救你。好，就让你高兴吧，我们小姐现在要见你了，你随我去吧！"

耿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心中想道："好，她要见我，我就见她，看她将我如何发付？士可杀不可辱，倘若她要将我折辱的话，我就自断经脉而亡。"他打定了主意，泰然自若，毫不踌躇地就随那丫鬟前往。

走过了一道长廊，进入了一所大厅，只见蓬莱魔女端坐正中，被捉来的那一大群强盗坐在四边，个个脸上都露着惊惶的神气，那气氛就似是在刑部大堂之上，一群罪犯正在等待定刑，为自己的生存而惴惴不安。

那丫鬟道："姓耿的小子带到了，请小姐发落！"蓬莱魔女挥手道："叫他坐在一旁，容后再问。"耿照"哼"了一声，大马金刀地坐了下去。

只听得蓬莱魔女向那群强盗大声问道："你们说是不说？你们竟是甘心给那妖狐为奴么？"忽地向一个强盗一指，喝道，"朱同，你跟那妖狐最久，难道你也不知道她的来历么？"

那强盗身材高大，但给蓬莱魔女一指，登时便似矮了半截，随后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颤声说道："我委实不知道她的来历。当初她是派了两个丫鬟来到我的山寨，要我降伏的，我打不过她的丫鬟，只好每个月给她进贡，其实我心里是不乐意的。这几年我也不过只见过她三次，我只知道她的绰号叫'玉面妖狐'。"

蓬莱魔女接连问了几个人，都是差不多的回答，只不过有几处山寨，连清波派去招降他们的使者不是丫鬟，而是另外两个男仆而已。

蓬莱魔女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她是汉人还是胡人你们也不知道么？”有几个强盗答道：“她那两个男仆的相貌倒是像胡人，她本人是胡是汉，我们却看不出来。我们只知每月给她进贡，除此之外，怎敢多问？”耿照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魔女怎的会怀疑连姐姐是个胡人？”正是：

拼将热血酬知己，哪识妖狐是敌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迷雾重重真亦幻 恩仇种种是耶非

蓬莱魔女凛若冰霜，不理这班强盗，回头过来，吩咐一个丫鬟道：“你给我把玳瑁、珊瑚二人叫来。”

过了一会，只见一个绛衣玄裳的少女，匆匆忙忙地随那个丫鬟来到，耿照认得她正是用“沾衣十八跌”的武功震翻那个黄衣人的丫鬟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珊瑚呢？”那丫鬟道：“珊瑚姐姐正在为那小妖狐施术急救，要过一会儿才来。”耿照听得“小妖狐”三字，心里一惊：“难道连姐姐终于不能逃脱吗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玉面妖狐的那两个男仆怎么样了？”

那绛衣玄裳的少女名叫玳瑁，乃是蓬莱魔女的八个贴身丫鬟之一，奉命押解那两个男仆的，答道：“玉面妖狐狠毒之极，她逃走之时，还未忘记杀人灭口，用毒雾金针烈焰弹将她那两个男仆炸得重伤。其中一人，就是给我震翻的那人，因为不能走动，当场身死。另外一人，到了半路，因为痛苦不堪，自己咬断舌根死了。什么也没有问出来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一阵“荷荷”的声音，从外面传来，声音如同野兽嗥叫，悲惨之极，听得令人毛骨悚然。

只见又是一个绛衣玄裳的少女，将一个披头散发、口吐白沫的女子押了上来，耿照认得口吐白沫的这个女子乃是连清波的丫鬟沉香，这个押解着她的少女，想必就是蓬莱魔女的那个名叫珊瑚的贴身婢女了。

珊瑚神情激动，叫道：“小姐，你看，玉面妖狐何等狠心，将服侍她多年的小妖狐也治成了这个样子，我已用尽办法，给她服下了九天回阳散，给她施用了金针刺穴术，我的本事，是不能救她啦。小姐，你看看她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好坏也得问出她几句话。”

耿照这才知道她们刚才口中的“小妖狐”乃是指连清波那两个贴身婢女，听她们的口气，连清波本人则是已经逃走了，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才放了下来。可是目睹沉香的惨状，口沫横飞，“荷荷”胡叫，竟似一个白痴，心中也是十分难过。一串疑问，横塞胸臆，暗自想到：“当真是连姐姐将她治成这个样子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也是误伤了的？何以都是误伤了自己人？哪有这样凑巧？连姐姐岂能这样狠心辣手？哎呀！莫非是她们故意说谎？是她们下的毒手，都赖在连姐姐身上，故意说给我听的，要我相信连姐姐不是好人。”但看那小婢珊瑚的激动神情，却又不似说谎。

蓬莱魔女走到沉香的面前，凝神注视，似乎在潜心研究，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。

珊瑚冷静了一些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两个小妖狐都中了她们主子的毒针，年纪较大的那个，给毒针插正心房，已经死了。这个小妖狐是后脑中了毒针，唉，看来纵能救活，也难免变成白痴了。”

蓬莱魔女凝视了好一会，忽地叹口气道：“毒入脑髓，无法救了。且待我试试，看看是否能令她清醒一时。”她骈指伸出，向沉香后脑枕的“天户穴”一点。

这“天户穴”乃是脑神经中枢所在，陷在昏迷状态中的人，倘若此处穴道被点，会因脑神经突然受到刺激而清醒过来，但随后不久就要死亡，所以这虽然是对昏迷者最易见效的急救术，却从来无人敢于使用。但因沉香反正已是不能救活，蓬莱魔女只想她能清醒片时，问她几句话，无可奈何，才施

用此法。她手指点下之际，心中也不禁恻然。

沉香尖叫一声，蹦跳起来，两只眼睛，睁得又圆又大，直勾勾地盯着蓬莱魔女。耿照看得毛骨悚然，连忙掉过了头，不敢再看。

忽听得沉香厉声叫道：“小姐，你，你好狠！我服侍了这许多年，你，你——”蓬莱魔女柔声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小姐，你醒醒，想想，你的小姐是谁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她的老巢又在哪儿？你都说给我听，我会替你报仇！”

沉香又瞪了一会眼睛，叫道：“哦，你不是小姐？你是蓬莱魔女，你是削了我头发的那个魔女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不错，你想起来啦！”

沉香连连后退，似乎对蓬莱魔女犹有余怖，忽地又尖声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和小姐都是要害我的，我不上你们的当！你也没有本领给我报仇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好狠啊！我变作厉鬼也不饶你！哈哈，对了，对了！我就是用这个法子报仇，我变了厉鬼，拘你的魂，夺你的魄，抓你去见阎王！”

刹时间她又似喝醉了酒，神智迷糊，手舞足蹈，跄跄踉踉地向蓬莱魔女抓来，蓬莱魔女轻轻闪过，她抓了几抓，没有抓中，忽地如疯如狂，双手向自己头皮乱抓，登时头发尽都脱落，头皮也一片一片抓了下来，神情却似得意之极，不住叫道：“抓你去见阎王，抓你去见阎王！”

蓬莱魔女不忍见她多受痛苦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去吧，我会替你抓她去见阎王的。”双指在她太阳穴一弹，只见她登时直立不动，再无气息。但两只眼睛却还是睁得大大的没有闭上。转眼之间，七窍之中都流出了血来。在座的群盗，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但见了如此恐怖的神情，人人都是不禁心里发毛。蓬莱魔女的两个侍女上来，将沉香的尸体抬了出去。

带领耿照前来的那个丫鬟，忽地指着他骂道：“你看见了么，你看见了么？你现在还能笑得出来么？要不是我们小姐及早救你，你也要像她这样死去！亏你还说高兴呢！你笑呀，你笑呀！你笑给我看看！哼，你这不识好歹、没有良心的东西！”

耿照十分难过，低下了头。他的难过，并不是由于那丫鬟的一顿臭骂，而是为了惨死的沉香。心里想道：“但求连姐姐能够脱身，我是愿意死在她的暗器之下的。但沉香可不愿意死啊！我中暗器的时候，已是落在魔女的手中，连姐姐要与魔女拼命，自难免殃及池鱼，我不怪她。但她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丫鬟和忠仆？难道是当真为了灭口？唉，这丫鬟临终之际，口口声声诅咒她，那是将她恨之入骨了！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不要骂了，叫他上来，待我问他。”那丫鬟道：“对，这姓耿的一定是那妖狐的情人，他中了那妖狐的暗器，还高兴得很呢。我看他一定知道妖狐的底细，只怕比她那两个丫鬟还要清楚。”

耿照听那丫鬟说他是连清波的情人，面上一红，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连姐姐是，是，是……”他本想如实说出，连清波是怎样于他有恩，是他的恩人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的秘密何必说与魔女知道，因而这“恩人”二字，到了口边，却吞吞吐吐地未曾完全吐出。

蓬莱魔女似乎甚不耐烦，说道：“我不管她是你的什么人，情人也罢，仇人也罢，恩人也罢，亲人也罢，总之，你既然知道她的来历，就应该对我说出来！”

耿照冷笑道：“你把我当作犯人，要迫问我的口供是不是？你干脆把我杀了吧！”他挺直身子，站在蓬莱魔女面前，双唇紧闭，任凭那些丫鬟恐吓喝骂，再也不肯开言。

蓬莱魔女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 这小子倒很倔强。 ” 挥一挥手，叫那些丫鬟退下，柔声说道：“ 你都亲眼瞧见了，凡是知道她底细的人，哪管是服侍她多年的丫鬟，她都狠得起心肠，下得了毒手，你本来也要被她害死的，如今侥幸逃脱，你还要给她掩饰么？ ”

耿照仍是闭口不言，蓬莱魔女叹道：“ 可惜，可惜，可惜了你父亲的半世苦心！ ” 耿照不由得心中一凛，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父亲少年的时候，本来是个名震江湖的大侠，他为了光复故国，不惜屈志降心，假意投顺金人，他半世苦心，留下了一份遗书给你，本意叫你做个忠臣义士，谁知你却迷恋美色，迷上妖狐！倘若你不知道她的来历那犹罢了，而你又是分明知道的。你不思报国，却迷上异族的妖狐，你说，你对得住死去的父亲么？你忠贞智勇的父亲，却有你这样不成材的儿子，唉，这岂不是可惜呀，可惜！ ”

耿照叫道：“ 原来我爹爹的遗书，是你搜去了，快拿来还我！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这样护那妖狐，我怎放心将这份遗书还你？怎么，话已至此，你还要为那妖狐掩饰么？ ”

耿照怒道：“ 连姑娘分明是大汉的女中英杰，你怎可含血喷人，骂她是异族妖狐！ ” 他脸皮嫩薄，在那些丫鬟的取笑之下，不知不觉地将连清波改称“ 姑娘 ”，不呼“ 姐姐 ”。那些丫鬟听了，掩口微笑。

蓬莱魔女冷冷说道：“ 怎见得她是大汉的女中英杰？ ” 耿照朗声说道：“ 你不过想知道连姑娘的来历而已，好，我就尽我所知，将她的来历告诉你。我不是怕你的恫吓，我是要给她辩白，你明白么？ 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其实，你把你自己所知的都说出来，这不但是替你的连姐姐辩白，也是替你自己辩白，你明白么？没人说你害怕的，你无须顾虑，说吧！ ” 蓬莱魔女正说对了耿照的心思，耿照不由得又是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 好厉害的魔女，终于还是把我的话套出来了。但连姐姐身家清白，来历光明，我说出来，也好叫你们自知理亏。 ”

当下耿照便即说道：“ 连姑娘是信州人氏，她的父亲是信州有名的拳师，怎扯得上与胡人有关？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 ” 耿照道：“ 我外公楚大雄也是信州拳师，楚、连二家乃是通家之好。因此，因此…… ” 蓬莱魔女微笑道：“ 因此你才与连清波姐弟相称，是么？ ” 耿照脸上一红，大声答道：“ 不错，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？ 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们两家交好，这是你母亲告诉你的么？ ” 耿照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 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你们不相信她，我相信她！ ”

蓬莱魔女忽地向一个满面虬须的汉子一指，说道：“ 你是信州人，你可知道信州有个姓连的拳师么？ ” 那虬须汉子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 信州没有姓连的，更不用说是什么姓连的拳师，楚大雄拳师倒是有的。 ” 另一个汉子也站起来道：“ 姓连的很是稀少，据我所知，这是一个冷僻的姓氏，好似只有岭南一带才有此姓。 ” 那虬须汉子继续说道：“ 我记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听得她的丫鬟唤她作赫连姑娘。想是这小子糊里糊涂，把一个‘ 赫 ’字听漏了。 ”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：“ 赫连？哎，这可是个胡姓啊！ ”

耿照呆了一呆，满面怒容，大声说道，“ 姓赫连也好，姓连也好，她总是金国的御犯，与金虏作对的我辈中人！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哦，她怎么与金虏作对？ ”

耿照道：“ 她上月在金国京都，杀了金国的四名军官，后来又在密云杀

了金国的两个禁卫军军官和一个蒙古使者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那两名军官，是被派去迎接蒙古来的使者的，可对？”耿照诧道：“原来你都已知道了。你既然知道，那么连姑娘是哪一种人，你还有猜疑么？我看你书房里挂有南宋状元张于湖写的六州歌头，想来你也是抗金的女英雄？何以你容不下志同道合的连姑娘？却务必要将她置于死地？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这也是玉面妖狐告诉你的吗？”耿照道：“不错，难道也是假的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玳瑁，你来说说这一件事。”

玳瑁说道：“上月我奉了小姐之命，打听那蒙古使者的行踪，金国派了两个禁卫军军官迎接使者，我在密云缀上了他们。

“那晚我偷偷进了使者的行署，打听他们的秘密，我躲在梁上，还未到一盏茶的工夫，忽听得似是有人在耳边悄悄说道：‘小姑娘小心了，有鼠子要来咬你！’我吃了一惊，四顾无人，就在这时，那蒙古使者蓦地一声喝道：‘下来！’

“这使者的劈空掌好不厉害，幸而我早得高人提醒，及时将身子挪开了两尺，只听得‘喀喇’的一声响，那条横梁，竟然当中折断，就如给刀斩斧劈一般，要不是我早已避开，绝难抵挡他这股掌力！”

耿照听得骇然，想道：“这丫鬟懂得沾衣十八跌的上乘武功，还抵挡不了这股劈空掌力，那蒙古使者的功力之高，岂非不可想象？”

玳瑁接着说道：“眼看我的行藏就要败露，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：‘我就在这里，你们都瞎了眼吗？’房子里突然多了一个人，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
“那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，双眼朝天，站在房子当中，面向着那蒙古使者哈哈大笑，这一下，登时把他们的注意都吸引过去。

“那蒙古使者喝问：‘你是谁？’那书生笑道：‘我是催命阎罗！’那蒙古使者一掌劈去，两人距离三尺，那书生正面抵挡这股猛烈的劈空掌力，衣角都未曾飘起，倒是那蒙古使者摇摇欲坠，哇的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“这一来，那两个禁卫军军官也都慌了，各自亮出兵器，就向那书生斫去，这两个军官的武艺也好生了得，身手矫捷之极，其中一个使刀，一招七式，瞬息之间，就斩了十三刀，用了九十一个式子；另一个使判官笔的，一笔横拖，便连点那书生的带脉八处大穴！”

耿照心道：“这丫鬟也好生眼利，竟然在那瞬息之间，看得这样清楚。”蓬莱魔女微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二流顶的高手了。”

玳瑁继续说道：“他们快，那书生更快，他们狠，那书生更狠！呀，我跟小姐出道以来，也曾见过几次大阵仗，却从未曾有一次这样惊心动魄的，那书生出手之重，出手之快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使刀的那个，斩到第十三刀，就给那书生挟手将他的单刀夺去，转眼另一个军官的判官笔也给他打落了，那书生刀劈两军官，掌毙了蒙古使者，前后只不过是喝两口茶的时间！但其中的凶险，却是难以形容，令人毕生难忘！”蓬莱魔女好胜心起，忽地问道：“你说得这样厉害，那么依你看来，我比他如何？你不必奉承我，实话实说吧。”

玳瑁答道：“小姐武功精深博大，婢子虽服侍多年，常蒙指点，却实是未窥藩篱；那书生来去如风，杀人如草，本领也是深不可测。婢子有多大道行，怎敢妄自谈论？”这番话答得甚是得体，但她将那个书生与蓬莱魔女相提并论，显然在她的心目之中，那书生的武功绝不在她的小姐之下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我自出江湖以来，从未遇过对手，实在乏味得很。听你这么说，这书生算得是当世能人，我倒想会他一会了。后来怎么样？ ”

玳瑁说道：“ 后来我就向他道谢，并请他留下姓名。他仰天大笑，朗声吟道：‘ 昂头天外笑，湖海一书生，但识狂歌客，何须问姓名？ ’ 狂歌大笑声中，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迹！ ”

蓬莱魔女忽地拍掌叫道：“ 我知道了，这书生定是‘ 笑傲乾坤，狂侠华谷涵！ ”

玳瑁诧道：“ 他绰号‘ 笑傲乾坤 ’，这绰号确实是狂得很，足当‘ 狂侠 ’之名，但我以前怎的从未听过这个名字？他是什么来历？ 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本领越高的人，他的名字越是不易为人所知。这书生游戏风尘，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，等闲之辈，焉能知道他的来历？我也是不久之前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。当时我听得那位前辈说他的奇行异事，心里还不怎么相信；但如今听你所说，你已在密云目睹其人，亲眼见到他的本领了，这就不由我不相信了。嗯，奇怪呀奇怪！ ” 玳瑁莫名其妙，不懂她小姐连说这两声“ 奇怪 ” 是什么意思？她心里倒也是奇怪得很，暗自想道：“ 小姐待我，有如姐妹，她既然早已知道有狂侠此人，何以却从未向我道及？上次我在密云归来，将经过禀告了她，虽没今天说得仔细，但也道及了那书生的卓绝武功；何以当时小姐又没有说出是他？ ” 玳瑁心中疑惑不已，但究竟是婢女身份，虽有所疑，却不敢多问。

但那玳瑁的怀疑却还不如耿照之甚，耿照不但是怀疑，简直是惶惑了，心里想道：“ 这丫头所说，如果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，那就是连姐姐欺骗我了。她为什么要掠人之美，将别人的事情说成是自己的？ 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蓬莱魔女已是冷笑道：“ 你听到了么？这件事情决无怀疑是狂侠华谷涵干的了，与玉面妖狐有何相干？你还要为这妖狐说好话么？ ”

耿照说道：“ 好，就算这是假的，但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遭遇的，我在蓟城被武士围捕，就是她杀掉了许多武士，暗中帮助我脱险的，这总不能说是假的了吧？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哦，有这样的事吗？请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形，她是怎样暗中助你？ ”

耿照望了群盗一眼，心意踌躇，沉吟不语。蓬莱魔女何等聪明，早知其意，当下说道：“ 珊瑚，这儿没他们的事了，你将他们都押下去吧。你可以将我的意思先晓谕他们，让他们慎重考虑，待他们想清楚了，我再召见他们。” 听她的口气，似乎并不想就要他们的性命，而只是想收服他们。群盗看出了一线生机，不禁喜形于色，都俯首贴耳地跟着那个丫鬟走了出去。

耿照心想：“ 我父亲的遗书已在她的手中，我的秘密她也早已知道了十之七八，索性就对她说了吧！ ” 不知怎的，耿照本来是把蓬莱魔女当作敌人的，到了此时，却感到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，同时也令人感到可以信赖。

蓬莱魔女听他讲了在蓟城的这段经过，忽地冷冷说道：“ 依你说来，你那晚回到家中，你的母亲和家人王安、小凤都已先给人害死了。玉面妖狐纵使是暗中救你，那也是后来的事了。这中间难道没有可疑之处？你就这样相信玉面妖狐？ ”

耿照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你、你、你意思是指连姑娘是凶手么？ ” 蓬莱魔女道：“ 我并无事实可以证明，但照玉面妖狐的行迳，她做出这等事来，也不足为怪。她不是已曾对你屡次说谎么？ ”

耿照叫道：“不，不对。这未免太过不近情理！若然她当真就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，她何必还要两次三番救我的性命？”那小丫鬟珊瑚笑道：“或许她看上你这个小白脸呢？”耿照怒道：“你、你、你这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！怎，怎可以老是把别人的义侠行为，往歪处设想？”珊瑚捧腹大笑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听得有人这样称赞玉面妖狐。哈哈！想不到妖狐竟变成了君子，又变成了义侠啦！”

蓬莱魔女说道：“珊瑚，不许你这样口角轻薄。耿照，你也不用暴跳如雷。咱们都不要先存成见，总得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耿照早已认定他的表妹是杀母仇人，只因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受的最大创伤，他实在不愿向人提起，在刚才叙述之时，也瞒过了与表妹反目成仇这一节。但这时，他激动己极，不由便冲口说道：“不劳费心，事情早已水落石出了。我母亲是给人点了笑腰穴死的，家人王安、小凤是中了透骨钉死的。这是秦家的独门手法和独门暗器！”

蓬莱魔女微噫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怀疑金刚手秦重了？”那丫鬟忽地叫起来道：“我前日碰到秦重的女儿，她说她的父亲给人杀了，莫非就是你这小子杀的？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秦重何等功夫，焉能给他杀掉？杀秦重的必是另有其人，你不可胡乱猜疑。”耿照本待直认不讳的，但听蓬莱魔女这么一说，心念一动，便临时改变了主意。

耿照心里想道：“她书房里虽然挂有南宋状元所写的词，但她究竟是何等样人，我仍是毫无所知，何必把一切都向她吐露？且听她如何说法。”

只听得蓬莱魔女缓缓说道：“有一件事情，也许你还未知道，秦重与南边的一位义军首领早有联络，那位义军首领请他前往相助，秦重也已答应了，并约好了日期。但却迟迟不见他来。那位首领大哥知道我这次要路过蓟州，曾托我去向秦重促驾。哪知我还来不及去见秦重，他已遭了横死。你想想，秦重是个心怀壮志的义士，他焉能暗害你的母亲？”

耿照听得又是心头一震：“难道我是当真杀错了人？”当下说道：“但那点笑腰穴的手法和独门暗器透骨钉分明是秦家才有，这又如何说呢？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两样功夫乃是秦家的家传绝技，但倘是武学高明之士，一理通百理融，也不见得就不会使这两种功夫？你瞧——”忽地伸指向耿照遥点一指，耿照只觉腰间麻痒之极，不由自主的失声大笑，蓬莱魔女再遥点一指，解开他的穴道，耿照透了口气，这才收得住笑声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瞧，这是不是点笑腰穴的手法？倘若我不给你解穴，你此时早已要笑得气绝而亡。可见这并不是只有秦家的人才会使用。”耿照不禁大为骇惊，这蓬莱魔女能在距离数尺之外，使出隔空点穴的本领，点别人的笑腰穴，比他的姨父又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了。

蓬莱魔女继续说道：“玉面妖狐的本领比我差不了多少，焉知她不懂得这门手法？至于透骨钉，她更会使用的了。天宁寺的和尚，不就是曾有多人死在她的透骨钉之下吗？”

耿照忍不住说道：“天宁寺的血案决不是她干的，我不明白你们何以定要一口咬定是她。在那三天两夜之中，她始终没有离开过我，难道她有分身之法不成？”

蓬莱魔女诧道：“这是真的？”耿照怒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？”当下将他怎样被北神鞭打得重伤，连清波怎样来救他，怎样驾车陪他前来天宁寺等等事情都对蓬莱魔女说了。

那小丫鬟珊瑚忽地笑道："她当真是片刻都未曾离开你吗？好亲热哟！你睡觉的时候呢？"耿照面上一红，说道："你问得无礼，我不答你！"蓬莱魔女道："珊瑚，不可胡乱对他取笑。"耿照讪讪的甚是不好意思，说道："其实只要你们好好地问，我也不怕对你们说。她那两晚都是给我在林中守夜。要知我那时伤还未好，又是金虏所要追捕的逃犯，随时都有可能遇险。"

蓬莱魔女颇有诧意，沉吟不语。过了一会，笑道："我本以为已弄明白了，给你这么一说，倒教我又糊涂了。"

耿照愠道："事情本来是明白的，只是你对她有了成见而已。"那小丫鬟珊瑚冷笑道："我看你才是执迷不悟，着了妖狐的迷了！"

蓬莱魔女道："你们不必斗嘴，慢慢总可以查个水落石出。我看他也不是有心为那妖狐隐瞒，而是确实不知她的来历。好，现在暂且不提妖狐的事，你父亲这份遗书，先还给你吧。"

耿照接过遗书，蓬莱魔女忽又问道："你既然把你父亲的遗书看得比性命还要宝贵，却为何把来与那妖狐看了？"耿照怔了一怔，亢声说道："谁说我与她看了？"

蓬莱魔女道："你自己看看，书中多了什么物事？"耿照把那几页遗书一页一页的翻过去，茫然说道："哪有什么物事？"蓬莱魔女道："再仔细瞧瞧！"耿照忽地"咦"了一声，原来在最后一页的夹缝中，发现了一根头发。

蓬莱魔女道："你把这根头发拈起来，你瞧，这不像是男人的头发吧？"耿照心想："焉知不是你自己的头发？"

蓬莱魔女似是已猜到他的心思，笑道："你与玉面妖狐相处了几天，还未曾留意到么？她的头发是卷曲的，和我的全不相同。"

耿照一看，那根头发果然是卷曲的，心里怀疑不定。但随即想道："天下头发卷曲的女子不止一人，怎知她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单凭这根头发，岂能证明就是连姐姐偷看过了？而且她曾救了我的性命，又是与金虏为敌的侠盗，即算让她偷看，亦是无妨。这魔女不也偷看了么？"耿照性情耿直，本来还想与蓬莱魔女争执的，但想到自己是她的俘虏身份，得她发还这份遗书，已属喜出望外，当下也就不愿多事，默然不语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"你直到现在，大约还是把那妖狐当作自己人吧？好，这也由你。我只问你，你今后打算如何？"

耿照昂头说道："要是你肯放我，我当然要前往江南，设法将这份遗书呈与宋皇。"

蓬莱魔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你父亲的苦心令人敬佩，只怕这份遗书毫无用处！南宋自岳少保（岳飞）被秦桧害死之后，一直是奸邪当途，君庸臣懦，只求苟安。珊瑚，你到过临安，你把那首流传人口的诗，念给耿相公听听。"

珊瑚念道："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！"耿照一听，心里凉了半截。

蓬莱魔女道："临安风气如此，直白地说，南宋根本就是个没出息的小朝廷！你将这份遗书送去，只怕非但不能见用，甚而要被奸人杀害也说不定！其实恢复神州，也不一定要指望这没出息的小朝廷。我看，你不如留在我这儿吧，你意下如何？"

耿照道："这份遗书是我爹爹毕生的心血，他临终时留下话语，要我长

大之后，务必将它送到临安，我岂能违背他的遗嘱，令他泉下不安？不管赵宋天子是好是坏，我的未来是祸是福，我都要尽力而为。柳姑娘，你的好意请恕我不能从命了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人各有志，你既然抱定了孤臣孽子的心肠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我也不愿勉强你了。只是你的伤势尚未全好，待伤好了再走如何？”

耿照听蓬莱魔女肯让他走，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方始放了下来。那小丫鬟笑道：“我们的小姐对你真算得特别客气了，你还不拜谢？”蓬莱魔女微哂道：“他怎能与那班强盗相提并论？”耿照虽是倔强，但想到蓬莱魔女总算是对自己有恩，因而也就心甘情愿地向她施了一礼，道了一个“谢”字，那小丫鬟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珊瑚道：“那班强盗如何处置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将他们带上来吧。”过了一刻，珊瑚、玳瑁这两个丫鬟将群盗押上，蓬莱魔女问道：“你们想清楚了没有？你们愿意跟随玉面妖狐还是愿意跟我？”

群盗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我们以前都是受了妖狐的威迫，不敢不从，小姐替我们赶跑了妖狐，我们都是感激得很，愿听差遣，执鞭随镫。”

蓬莱魔女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当真都是口服心服了吗？我削了你的鼻子，割了你的耳朵，你们两人也毫无怨言么？”她指的就是耿照昨日在路上所见的，那两个来迎接连清波的强盗。

那两个强盗抖抖索索地说道：“小的但求免死，怎敢怨恨女侠？”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们也知害怕了么？你们平日残杀无辜，可曾想到别人也是一条性命么？”原来这两人乃是绿林中著名嗜杀的魔头。

那两个强盗面如死灰，“卜通”跪下，嗫嗫嚅嚅地说道：“求女侠恕罪，小的愿意在女侠麾下，执役为奴。”

蓬莱魔女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平日的威风哪里去了？哼，像你们这样的人给我做奴才也不配。

“我知道你们二人是玉面妖狐最得力的手下，有一次你们和沧州的李麻子抢地盘，那李麻子是沧州义军首领王铁枪的部下，你们势力不及他，就向金兵暗通消息，让金兵将他们的山寨攻占了，你们则跟在后面拣便宜，有这事么？”

这件事非常秘密，那两个强盗想不到蓬莱魔女竟会知得这样清楚，吓得噤若寒蝉，只是磕头。蓬莱魔女喝道：“这是不是玉面妖狐给你们的命令，要你们这样干的？”

耿照捏着一把冷汗，一颗心扑腾扑腾的几乎要跳了出来，他竖起耳朵听那两个强盗说话，连清波是友是敌，就要全看这两个强盗是如何回答了。

蓬莱魔女喝问之后，寂然无声，那两个强盗竟然没有回答，他们本来是伏在地上磕头的，这时也似乎变成了僵硬的石像。珊瑚、玳瑁两个小丫鬟走近去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这两个恶贼死了！”原来他们听得蓬莱魔女骂他们连做奴才也不配，早已吓得胆破心裂，蓬莱魔女后来的问话，他们根本没有听见，就吓死了。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唯残暴者最怯懦，这句话当真说得不错。拖他们出去，丢下山谷去喂狼！别让他们弄污了我的地方。”

群盗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蓬莱魔女说道：“你们不必害怕，我赏罚最是分明，以你们平素的行事而论，也是坏事做得多，好事做得少，但还不至于

像这两个狗贼的奸恶邪暴，我可以饶了你们，只要你们听我的话。”

群盗满口应承：“愿听女侠吩咐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与你们约法三章，一不许为害地方，擅杀无辜；二不许奸淫掳掠，抢劫百姓小民，只准劫富济贫，杀官洗库；三要同抗金兵，一接到我的令箭，便要遵命而行，你们都依得么？”

蓬莱魔女说一句，那些强盗们就应一句，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你们答应得这样轻易，可别要阳奉阴违才好。我现在放你们回去，一不要你们的地盘，二不要你们进贡什么脂粉钱，但倘若给我查出有哪一个违背约言，我下手绝不留情，这两个人就是你们的榜样。”

群盗都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我们绝不敢违背与女侠的约言。”他们最初落在蓬莱魔女手中的时候，本以为是有死无生，想不到蓬莱魔女竟然不杀他们，而且不要他们进贡，就肯放他们回去，因此每个人都是在惊惶之中，又感到意外的欢喜。

耿照在旁边看了蓬莱魔女这番处置，也不禁暗暗心折，心里想道：“连姐姐和她同是强盗头子，这班强盗对她们也都是同样惧怕，但看来两人的行事却甚不相同。这蓬莱魔女竟似乎要正派得多。”又想道：“听他们的话，连姐姐本人是否与金虏为敌，没人说得出实在的情形。但最少他们并没有奉过连姐姐的命令去抗拒金兵。而这个蓬莱魔女却确实是个抗敌保民的侠盗。”想至此处，对连清波的信心，不禁渐渐动摇，对蓬莱魔女则益增佩服。

蓬莱魔女遣散了群盗之后，对耿照道：“你也该歇息了，养好了伤，我便让你下山。”当下叫原来那个丫鬟送他回去。

那小丫鬟服侍得甚为周到，服侍他吃了晚饭，临走的时候，还给他添上了一炉香。可是虽然是被暖香浓，耿照却哪里睡得着觉。

连日来他经过不少奇遇，而每一件奇遇，都给他多添了了一重疑云，令他辗转反侧，不能成寐。他虽然闭上眼睛，情绪却总是不能稳定下来，表妹秦弄玉、连清波、蓬莱魔女，这三个少女的影子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晃过。这三个少女，一个是他的多年情侣，一个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还有一个则是他刚刚相识的女侠。这三个少女的身份及与他的交情都各个不同，但有一样相同的是：对这三个少女，他都感到难以捉摸，弄不清楚她们究竟是何等样人了。表妹是否是他的杀母仇人？连清波是友是敌？这两个问题，在未遇见蓬莱魔女之前，他自己的心里本是有了答案的，但听了蓬莱魔女的一席话，他本来已经有了的答案，登时又变成了悬疑，只觉得似乎什么人都不可信任了。但蓬莱魔女就可以信任了吗？他自己发问，随即一片茫然。他不敢肯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不管如何，蓬莱魔女总是一个人间罕见的奇女子。他心里想道：“她虽有魔女之名，但这个魔女倒似乎很讲道理。”

耿照辗转反侧，心事如潮，直至将近天亮的时候，才朦朦胧胧地睡了一觉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。昨日那个小丫鬟早已把早点端来，是稀粥和四样精美的小菜。耿照见她殷勤服侍，甚不是好意思，不免向她道谢。那丫鬟笑道：“若是别人，似你和那妖狐这么亲热，我们的小姐早已把他一刀杀了。你是沾了你死去的爹爹的光。我们的小姐深知你爹爹的来历，后来又在你的身上发现你爹爹的遗书，这才对你另眼相看的。”耿照的父亲因为怀抱苦心，屈身事仇，自己的来历，连儿子也是瞒着的。待到他的母亲将那份遗书转交给他的时候，从母亲的口中，他才约略知道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

情，但也还说不上是“深知”。因此现在听了这小丫鬟的说话，心里便感到甚为奇怪，暗自想道：“这蓬莱魔女大约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她又怎会深知我爹爹的来历？”他这样的想着，不知不觉就微微一“噫”，说出了一声“奇怪”！

那小丫鬟笑道：“你是奇怪别人唤我们的小姐作魔女么？”耿照心里想的，本来是不这个，但对于柳清瑶何以有魔女之名，他也颇感兴趣，于是随口应道：“是呀，我看你们的小姐倒也颇能分辨是非，很讲道理的呀，怎么会得了个蓬莱魔女之名？”

那小丫鬟笑道：“最初人家本来是叫她作‘蓬莱仙子’的，后来见她嫉恶如仇，黑道白道上的人物，有不少吃了她的大亏，于是‘仙子，就变成了‘魔女’了。说来也好笑，小姐这‘魔女，的绰号，是从她剥了钟家兄弟的皮后，才开始从江湖上传开的，你可要听听这个故事？”

耿照好奇心起，说道：“只怕耽搁你的工夫。”那小丫鬟道：“我反正没事，就说给你听听。那钟氏兄弟是陕甘道上的巨盗，身材魁伟，武艺高强，生性风流。不过他们倒非一般普通的采花贼可比，他们恃着风流手段，在绿林中拈花惹草，也自有一些淫娃荡妇，送上门来，于是他们越发自负，以为天下的美女都会对他们倾心。那年他们见了我家小姐，两兄弟竟然不知死活，胆敢转我家小姐的念头，不约而同都来向我家小姐求婚。我家小姐也妙，不动声色，不置可否，却约他们两兄弟同时到来，对他们说道：‘我曾许下心愿，我的丈夫，必定要本领能够胜我，我才嫁他，你们既然向我求婚，就非得与我比试不行。’那两兄弟面面相觑，小姐又笑道：‘你们不必礼让，最好是同时上来，我若输给你们，就都给你们作妻子。’那两兄弟虽是风流浪子，听她这样回答，也不觉大为尴尬，老大顿了顿足，说道：‘老二，让给你吧！’我们的小姐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‘你既然来到，那就不能走了。你不动手，我先动手。’噼噼啪啪，就打了老大几记耳光，老二见势头不对，他们两兄弟虽然有时争风，手足的感情倒还很好，于是老二也上去相助哥哥。他们二人哪里是小姐的对手，给小姐戏侮个够，一声笑道：‘凭你们这两个癞蛤蟆也敢动我的念头。好吧，你们两人都留下来吧！’就这样，把钟家两兄弟都剥了皮，他们带来的随从，也一个不留都给小姐杀了！”

耿照听得毛骨悚然，心想：“这两兄弟固然咎由自取，但蓬莱魔女的手段也未免太狠辣了。”

那小丫鬟道：“自此之后小姐这‘魔女，的绰号，就在江湖上传开，人人见了她都心惊胆战，不敢再说半句不敬的话。但有一样奇怪的是，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，我们的小姐倒好似收敛了一些，不大肯乱杀人了。”

那小丫鬟又道：“我们小姐这样的脾气，将来不知怎么嫁人呢？”耿照笑道：“要找一个武功比她强的男子，只怕也确实是很难了。”那小丫鬟道：“这也未必，听玳瑁姐姐说，她在密云碰见的那个书生，就是那个叫做什么‘笑傲乾坤’的狂侠，武功也似不在小姐之下，就不知他长得是俊是丑，倘若也是个美男子的话，就可以和小姐匹配了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一阵洪亮的笑声，从外面传来，随即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有敌人闯寨，快去通报小姐！”那小丫鬟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莫非当真是一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？你听听这是男子的笑声！”耿照不知不觉的就跟那丫头跑出去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定是笑傲乾坤华谷涵来了，且看看蓬莱魔女怎样对付他？”正是：

睥睨四海天魔女，引出求凰怪客来。
欲知来者是否狂侠华谷涵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孤儿隐侠连心苦 破布残笺触眼愁

耿照向着那笑声的方向奔去，到了蓬莱阁附近，便给一个奇怪的景象吸引住了。

这蓬莱阁是蓬莱魔女日间作息的地方，前面是个院子，再前面是一片草地，两旁有许多花树，院子两侧各开有一个月牙形的拱门。耿照站在一边拱门，从另一边拱门看出去，只见一个怪人正在草地上大翻筋斗，旋风般地就要翻进院子里来。

这怪人的筋斗一个接连一个，翻得实在快得难以形容，根本就看不清他的面貌，后面有一大群人吆喝着追赶他，飞刀、飞镖、铁莲子、铁蒺藜等等各式各样的暗器，纷纷向他身上招呼。可是他的筋斗，忽而向东，忽而向西，飞蝗般的暗器，竟没有一枚打得中他，因而互相碰击，成了满空暗器交织穿梭的奇景。两旁的花树，枝头的花朵给暗器打得纷纷落下，宛如洒下满天花雨。

蓬莱魔女倏地现身，站在台阶上喝道：“什么人这样无礼，珊瑚、玳瑁，给我将他拿下。”珊瑚、玳瑁应声而出，把守着拱门，这二人乃是蓬莱魔女最得力的侍女，外边吆喝追赶着的人，见她们出来，料想那怪人决难逃脱，不约而同便都止手。

眨眼之间那怪人已翻到拱门，珊瑚、玳瑁同声娇斥，珊瑚一剑刺去，玳瑁展开拂尘，一招“乱拂飞花”，万缕千丝，向那怪人罩下。

那怪人的筋斗翻得飞快，首尾相连，形成了波浪形的一个个圆圈，珊瑚那一剑正插进圆圈当中，本以为是非中不可，却不料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突然觉得剑柄一紧，却原来是给那怪人一指弹开，弹开之后，又恰恰给玳瑁的拂尘缠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怪人早已一个筋斗翻过了拱门。

蓬莱魔女柳眉一竖，斥道：“给我躺下！”中指一伸，虚空一戳，只听得嗤嗤声响，她和那怪人的距离在三丈开外，但只是这么虚空一点，那怪人便似着了暗器一般，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，一个筋斗翻过一边，果然躺在地上。

可是他随即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便翻了起来，站在蓬莱魔女的面前，哈哈大笑。

耿照这时才看清楚了那怪人的面貌，只见他一张马脸，脸色灰白，一双眼珠也白得好不骇人。耿照大失所望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人难道就是那个笑傲乾坤华谷涵吗？怎的长得如此丑怪？玳瑁不是说他是个书生的吗？却哪里有半点书生的文雅气息？”

珊瑚、玳瑁这时也给这怪人丑陋的面貌吓住了，尤其玳瑁，更是骇异之极，她最初本来也有点怀疑这怪人是狂侠华谷涵的，现在一看，这才发现是个从来未见过面的陌生人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怪人裂嘴一笑，不答玳瑁，却冲着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柳姑娘该知道我吧？”

蓬莱魔女冷冷说道：“白修罗，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当真没有本领叫你躺下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耿照不知道白修罗的来历也还罢了，珊瑚、玳瑁这两个丫鬟可是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江湖上有一对怪人，乃是孪生兄弟，哥哥通体皆白，弟弟却刚好相反，长得似个黑炭头。这兄弟二人的本领都极高强，纵横江湖，任性而为，对黑道白道全不买帐，他们的武功，出于天竺一脉，与中土各派

都不相同。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，来自何方，但见他们武功高强，好恶随心，行事怪僻，因此就他们兄弟的形貌，给他们取上个绰号。将哥哥唤作“ 白修罗 ”，弟弟唤作 “ 黑修罗 ”。修罗乃是梵语中 “ 魔王 ” 的意思。

珊瑚心里想道：“ 原来这怪人是白修罗，他们兄弟一向是同在一起的，今天却单独来了。江湖上都说他们武功怪异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姐隔空点穴的功夫，竟然也奈何他不得。 ”

白修罗笑道：“ 我来的时候，主人曾事先吩咐我道：‘ 听说那蓬莱魔女的隔空点穴功夫十分厉害，你可以试试她的功力如何？ ’ 他是早已料到你不屑与我近身动手，要施展这门功夫的了。果然给我的主人料个正着，也幸亏如此，我早就有了防备。 ”

蓬莱魔女不由得大大惊奇，她倒不是惊奇白修罗的本领高强，固然白修罗的本领确是不错，但蓬莱魔女自问还可以胜得过他。蓬莱魔女惊奇的是：这白修罗竟然有个主人。蓬莱魔女心里暗道：“ 黑白修罗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两个魔头，什么人竟能够收服了他们，叫他们甘心情愿地认作主人，这倒真是咄咄怪事。 ”

自修罗在笑声中解下一条腰带，闪闪有光。蓬莱魔女一看，就知是白金丝编织的。白修罗笑道：“ 我主人说，你的隔空点穴功夫，若是在三丈之外出指，多半是要点我腰间的愈气穴，那是真气最难运到的地方，因此他给了我这条腰带防袭。倘若不靠这条腰带，只凭我的闭穴功夫，只怕今天当真要在你面前栽个大大的筋斗了。柳姑娘，你的功夫果是高明，看来也差不多可以及得上我的主人了。 ”

蓬莱魔女暗暗生气，冷笑说道：“ 你的主人是谁？他专为叫你试我的功力来的吗？他为什么自己不来？ ”

白修罗笑道：“ 这倒不是，他是专诚叫我送贺礼来的。顺便试试你的功力如何而已。 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的主人到底是谁？我有什么喜庆之事，要他来送贺礼？ ”

白修罗道：“ 我的主人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他说你收服了冀北群盗，可喜可贺，所以就差我给你送贺礼来啦！ ” 蓬莱魔女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心里想道：“ 原来他的主人乃是华谷涵，这就难怪了。其实我也应该早就想到，除了是他，还有谁能收服黑白修罗？ ”

只见白修罗取出一个檀香匣子说道 :“ 这是我家主人送给柳姑娘的贺礼，请你赏面收下。 ” 珊瑚道：“ 小姐，要我给你看是什么东西吗？ ” 便要上来代接，蓬莱魔女摆摆手道：“ 不必了。 ” 坦然的从白修罗手中接过，随即当面打开。

原来江湖上顾忌甚多，珊瑚乃是怕匣中藏有机关，例如毒箭、毒药之类，故此有此一问。她是想代接了这匣子之后，拿到后面，用飞刀破开。她的飞刀本领，尽可以只轻轻划开匣子而不损坏里面的东西，倘若匣子里没有什么古怪的物事，再拿来交给小姐。要知江湖上险诈多端，藉口送礼，暗箭伤人之事，在所多有，而接礼之人，在接到陌生者的礼物之后，也多是先交给亲信的手下，先行检验，这是江湖上的通例。珊瑚虽然知道狂侠华谷涵决不是卑鄙小人，但对白修罗却不敢过于相信，是以要循例行事，哪知却给小姐拒绝，当下有点讪讪的不好意思，退了下去。

蓬莱魔女打开匣子，只见金光灿然，原来里面藏的是一个小巧玲玫的金

盒，蓬莱魔女不觉一怔，心想：“华谷涵送的礼物怎的这么俗气？”珊瑚、玳瑁二人也不禁暗暗好笑，想道：“我家小姐什么珍贵的珠宝没有见过，倘若白修罗的主人当真是华谷涵，这华谷涵千里迢迢的差遣专人送来这样小小的金盒，也未免太小家气了。”但那金盒的手工甚为精致，上面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，栩栩如生。蓬莱魔女虽嫌金盒俗气，也拿在手中把玩。

白修罗道：“金盒里还有东西，请小姐过目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家主人并非绿林人物，钱财得来不易，何必这样破费？”她只当金盒里定然是藏着什么珍珠宝贝之类，哪知打开一看，不觉大出意外！

金盒里只有三样东西，第一件是一张残旧的黄纸，蓬莱魔女拿起来一看，纸上写的竟是自己的名字，另一行有八个字：甲午、丁卯、辛亥、庚辰。

蓬莱魔女不觉呆了一呆，原来这正是她的生辰八字，“我的生辰八字除了我的师父之外，无人知道。这张黄纸华谷涵哪里得来？他给我送来我自己的八字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奇怪之极，心里忽地感到一阵颤栗。

再拿起第二件东西一看，这东西更古怪了，是一片褪了色的破布，上面还有几点血渍，蓬莱魔女将这片破布翻来复去地仔细端详了好一会，面色忽然大变。珊瑚、玳瑁心里想道：“狂侠华谷涵当真是狂得可以，送来破布残笺，那不是有意戏耍小姐吗？这样无礼，怪不得小姐要生气了。”

但蓬莱魔女却并没有生气，她再拿起第三件东西，是两颗鲜艳悦目的红豆，连在一起的。孖生的红豆，甚为难得，但除了这点之外，却没有什么古怪。

红豆又名相思豆，唐朝名诗人王维有五言绝句道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这一首诗，三尺童子俱能琅琅上口，珊瑚、玳瑁这两个丫鬟，当然都是念过的了。心里便不禁想道：“狂侠华谷涵送来两颗红豆，莫非是有求凰之意？”她们与蓬莱魔女份属主婢，情如姊妹，对小姐的终身大事自是关怀，于是暗暗留心蓬莱魔女的神态。

只见蓬莱魔女柳眉微蹙，低首沉吟，既不似喜悦，也不似气恼，却似一派惊疑，又有点茫然的神态。原来这两颗红豆是她小时候亲手从枝头上摘下来的，红豆上还有她的指甲痕。那时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相思，只是觉得这两颗相连的红豆好玩，就将它采下，珍藏起来。后来不知怎的失了，她也并不怎样放在心上。却不料自己小时候失落的玩物，如今却被别人当作礼物送来，又回到自己的手中，蓬莱魔女越想越觉奇怪：“这两颗红豆怎会落在华谷涵手中？”

金盒里这三样“礼物”，每一样都是古怪透顶，尤以那片破布，更令得蓬莱魔女心中震撼。她将这三样礼物再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，蓦地向白修罗问道：“你主人叫你将礼物送来，可有什么话说？”声音竟是微微颤战。

白修罗道：“主人只是叮嘱我将礼物送到，别的就没有什么吩咐了。柳姑娘若是感到奇怪，就请移玉驾，前去问他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他为什么自己不来？”白修罗道：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”蓬莱魔女恼道：“他无端给我送礼，自己又不肯来，连书信也没有一封，好大的架子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白修罗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的主人叫做笑傲乾坤吗？当今之世，有几人放在他的眼中？他送礼给你，那已经是非常看得起你了，你反而责备他失礼，哈哈，敢情你比我的主人还要骄傲？”看来这白修罗对主人实是忠心耿耿，竟敢在江湖上闻名丧胆的蓬莱魔女面前为主人大声抗辩。

珊瑚、玳瑁都捏了一把汗，担心蓬莱魔女一怒之下，会把礼物掷回，或

者将白修罗扣押。却不料蓬莱魔女的面色反而缓和下来，淡淡说道：“当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，在我的面前也是一派狂气！”

白修罗道：“我只负责把礼物送到，你高兴也罢，不高兴也罢，礼物你已经收下，我可要回去交差了。”说完便走。蓬莱魔女的几个侍女都把眼睛望着她，等她的指示。蓬莱魔女却一声不响，并不阻拦白修罗。

白修罗走后，蓬莱魔女的面色越发阴沉，捧着金盒，在屋子里绕了几个圈子，似是心事重重，却又不愿和人商量。珊瑚、玳瑁服侍她多年，从未见过她这样神态，心里有点害怕，可又不敢问她。蓬莱魔女忽地抛下众人，独自走回房中，珊瑚想跟她进去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蓬莱魔女已把房门关上了。珊瑚讨了个老大没趣。

蓬莱魔女关上房门，将金盒搁在桌上，对那三样东西发了一会呆，惘惘然暗自沉思：“我是一个不知身世来历的孤女。我师父说，他当年是在路边的乱草丛中发现我的。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，那一年冬天，他正在赶往艮川赴一个朋友的约会的途中，大雪下得正紧，忽然听得路旁有婴儿的哭声，嗯，真是无巧不巧，我恰好在他经过之时啼哭，要是没有那一声哭声，我早已不能活在人世了。

“我师父发现是个给大雪冻得几乎冷僵了的弃婴，心里好生怜惜，就把我抱了起来。我那时还是未足周岁的在襁褓中的婴孩，其实说是‘襁褓’那还不对，我只不过是被一件破旧长衫包裹着的弃婴。呀，我的父母为什么这样狠心，大雪天，只将一件破旧长衫包裹着我，就把我抛弃了？

“我不会说话，当然不能告诉他我的来历。于是师父在我身上搜索，看看我的父母可给我留下什么东西。在那个战乱的年月里，父母抛弃婴儿，事属常见，不足为奇。但一般的情形，做父母的除非不会写字，否则总会将婴儿的身世来历，以及自己的姓名住址，详细列明，希望有人拾到，将来还有团聚的机会。

“我的师父在那件长衫的袋子里，果然找到了一张字条，但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希望过路的仁人君子将我抚养。除此之外，就只是写着此女名柳清瑶，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生了。我父母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竟然都没写上。

“我师父是个风尘隐侠，性情怪僻，但对我却是钟爱非常。他有一个儿子，比我大六岁。他将我当作女儿一样抚养，但他却不要我叫他做爹爹，他传授我武功，只要我叫他做师父。我长大之后，才明白他的这番心意。”

蓬莱魔女想至此处，面上一红，“我那师哥人很聪明，对我也很体贴，每天跟我练武、玩耍，我也一直将他当作哥哥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他在十六岁那年，忽然弃家远走，此后没有回来。我师父很是生气，说他不学好，跟一个坏人跑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师父没有说，我也不敢问。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他，说起他的儿子在江湖上结交匪人，胡作非为，他气得不得了。过后他痛饮一场，喝得大醉，醉后吐露真情。原来他本意是要我做他的媳妇，但不料发生了如此意外的变化，这事情也就不必提啦。他还说他已决意不认师哥作儿子了，吩咐我，从今之后，倘若见到师哥，也不许再理睬他。

“这件事情过后，他对我更是疼爱异常，将他全副武功，都倾囊传授给我。并且费尽心力，广托友朋，查访我的生身父母是何来历，是否还在人间？可是我的父母留下给我的就只一件破长衫和那张字条，此外毫无线索可寻。

只凭这两样东西，哪能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查探出我父母的下落？”

父母留下给她的那两件东西，在她成人之后，师父便交与她保藏了。往事一幕一幕从心头闪过，蓬莱魔女定了定神，从箱底下找出那两件她珍藏了多年的东西，先拿起那张字条，最后那一行开列着自己的生辰八字：甲午、丁卯、辛亥、庚辰。蓬莱魔女再展开狂侠华谷涵送给她的那张黄笺，黄笺上写的也是这八个字，仔细对比，字迹完全一样。显然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。开列这两张八字的人，还有谁呢，当然是她的父亲了。

蓬莱魔女再抖开那件破旧的长衫，长衫的后心破了一块，据师父说，最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如此的。蓬莱魔女拿起狂侠华谷涵送给她那片破布，往长衫上一凑，刚好补上。这证明了：这片破布就正是从她父亲这件长衫上撕下来的。

蓬莱魔女对这两件东西，每在无人的时候，就偷偷拿出来看，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。父亲的笔迹，长衫的大小形状，早已深印脑中。所以刚才当她一打开白修罗送来的金盒，看到华谷涵的“礼物”，就禁不住心头大骇。但当时还觉得这事太过怪诞离奇，令人难以相信。因此尽管她当时己可以肯定黄笺上开的八字是她父亲的笔迹，而那片破布也是从那件长衫上撕下来的，但还是要拿来对一对。现在已经对过了，结果也证实了，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！

“华谷涵怎的会得到这两样东西？这且不问。他既然有我父亲的东西，又给我送来，嗯，他一定知道我的身世来历！

“我师父为我寻访生父生母，多少年来，半点蛛丝马迹也找不到，只道在这世界之上，已无人知道我父母是谁了。想不到居然还有一个人知道，呀，我一定要向那华谷涵问个明白！”

蓬莱魔女是早知道狂侠华谷涵这个名字的了。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还有一段故事。她对着华谷涵那三样礼物发呆，这一段往事，又再一次在她的心头浮现出来。

那是两年之前，她开始得了“蓬莱魔女”这个绰号，威名远震江湖的时候。她有一个好友，是南阳武学名家云仲玉的女儿，名叫云紫烟，有一次派了她的一个同门师妹前来见她，请她帮忙：说是云家父女遭遇横祸，有一个人无理取闹，要迫云紫烟做他的姬妾，倘不答应，就要一路纠缠，令云家父女无法在江湖上立足！

蓬莱魔女听了大为惊骇，要知云仲玉的武功极高，云紫烟除了家传武艺之外，并曾在峨嵋无相神尼门下学艺三年，剑法高强，亦是非同小可，怎会有人敢这样无礼地迫害他们，而且他们又是这样俱怕此人，要来请自己前去相助？于是急忙问云紫烟的师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可知道这个人是谁？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有一天云紫烟在路上碰见一个华服少年，云紫烟起初也没有怎样留意他，后来见他一直跟在后面，不禁心中有气，向他多看了两眼。那少年就索性追了上来，言辞轻薄，向她挑逗。云紫烟性烈如火，最恨无行少年，立即勃然大怒，骂那少年道：“你这贼子瞎了眼睛啦，也不打听姑娘是什么人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再敢无礼，我就把你的招子废了。”那少年哈哈笑道：“我这双眼睛正要留着看你这样的美人儿，我还没有饱餐秀色，你让我多看一会，再把它废了成不成？”

云紫烟几曾受过这样调戏，大怒之下，不假思索，当真便施展神弹绝技，要打瞎他的眼睛。

哪知这少年极为了得，把云紫烟的七颗连珠弹都接了去，云紫烟拔出剑来，与他相斗，不过十招，他就把她的宝剑抢了。云紫烟怕受他侮辱，跳上悬崖，大叫道：“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死了，你也活不成。我父亲是南阳云仲玉，定然为我报仇，把你碎尸万段。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你这样的美人儿，我怎舍得迫你死呢？我要你心甘情愿嫁我。”云紫烟拼着一死，破口大骂，那少年却把宝剑掷还给她，冷笑说道：“你说我是癞蛤蟆，好，我这癞蛤蟆却偏要食你这块天鹅肉，你等着瞧吧！”他扔下了这几句话，竟自扬长去了。

云紫烟还以为那少年是给她父亲的名头吓退的，她回家告诉父亲，父女二人都是极为生气，云仲玉正要亲自出马，查探那少年是谁，要剜掉他的眼珠，打断他的双腿，替女儿出一口气。哪知第二天那少年已是不请自来。

那少年按照江湖规矩，先递上拜帖，当时他人未进来，云家父女还不知道是他，只见拜帖上的具名是“晚辈公孙奇”，云仲玉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他交游极广，只道是哪位好友的门人弟子，便请他进来相见。

那公孙奇倒也彬彬有礼，竟向云仲玉行起叩拜的大礼，云仲玉连忙将他扶起，问他来意。那少年道：“晚辈昨日与令媛道上相遇，深心仰慕，不揣冒昧，意欲高攀，想娶令媛作我的姬人，待以平妻之礼。特来求老伯俯允。”

云仲玉这才知道他就是昨日调戏自己爱女的那个少年，听了他这番话，更是气得七窍生烟，再不答话，一掌便向他的天灵盖劈下。

云仲玉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，掌力猛烈，足可裂石开碑，满拟这一掌就要把那少年打得脑浆迸流。

哪知一掌打下，只觉触手如绵，陡然间，一股强烈的力道猛震回来，以云仲玉这样的武功，也禁不住跄跄踉踉连退数步。那少年笑道：“老伯请站稳了。”身形一晃，就到了他的跟前，要来扶他。

云仲玉不由得心头大骇，原来这少年用的是最上乘的“借力打力”功夫，把云仲玉那一掌之力，全都反震回去，打在云仲玉身上。云仲玉是个武学大行家，哪敢让他再触着自己的身子，当下使出平生本领，以刚柔兼济的一招“云手”，封住了对方的掌势。

云紫烟这时已听得是那少年的声音，出来助战，父女联手，一剑双掌，与那少年拼命，兀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那少年一掌震退了云仲玉，劈手又夺了云紫烟的宝剑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要吃你这块天鹅肉那是易如反掌，但我不愿亲家变作仇家。云仲玉，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将女儿送给我。今日你已见过我的本领了，以我的人才，做你的女婿有何不配？你父女俩再仔细商量吧，我给你三日期限，三日之后，我再来讨回音。”说完之后，把云紫烟的宝剑插在门头，又扬长而去。

云仲玉交游极广，本来可以广邀武林朋友给他助拳。但他是个大有身份的人，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实在有伤体面。三日的期限短促，转眼就来到了。云仲玉无奈，只好携女儿到一个好友家中暂避，这人与他肝胆相照，武功也不相上下，让他知道，也不怕为他耻笑。

那少年的消息灵通之极，到了那天，竟然又寻上门来，将云仲玉的好友也一同打败，这还不算，还把他的家也捣个稀烂。临走时说道：“我劝你别连累朋友了，你走到哪里，我就追到哪里，非得你两父女亲口答应婚事不行！好，这一次我再给你宽些期限，十天之内，来讨你的回音。”

云仲玉一世英名，想不到在垂暮之年，竟给一个后生小子大加戏侮，迫

得无路可走。他一气之下，几乎就要自杀，幸亏那位朋友劝止。几个人商量，揣测那少年的用意，似乎不但是要报复云紫烟骂他那句“癞蛤蟆”之仇，而且分明是有意迫得云仲玉在江湖上无处立足。云仲玉一生行侠仗义，朋友极多，仇人也很不少，看这情形，这少年很可能是他的一个仇家请出来，请他故意与云仲玉为难的。这少年自称公孙奇，云仲玉和他那位朋友都是交游广阔的人物，但对这“公孙奇”的来历多方查探，却竟是毫无所知。

云仲玉又不愿张扬出去，他们再三商量之后，只有两个办法可行，一个是逃到峨嵋山去，求云紫烟的师父无相神尼庇护，但路途太远，虽有十天期限，也绝不能赶到峨嵋；另一个办法，是云紫烟想起的，那就是请她的新交好友蓬莱魔女相助。

云紫烟的师妹奉命而来，将事情经过，原原本本地告诉蓬莱魔女，求蓬莱魔女拔刀相助。

蓬莱魔女听了，大为惊骇，还不只是因为那少年的手段之狠，本领之强，而是因为她已知道了那少年的来历。

那名叫公孙奇的恶毒少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师父公孙隐的独子，小时候天天和她在一起练武玩耍的师哥。

虽说她的师父早已不认这个儿子，并曾吩咐她，叫她也不要再理睬这个师哥，但蓬莱魔女对这位师哥总还是有点关心，自出师门之后，也早就暗中打听过他的消息。

蓬莱魔女受师恩深重，每当她想起师父老年失子，总不免替师父难过，因而她私下抱了一个心愿，希望能够见到她的师哥，劝他改邪归正，回家向父亲认罪，父子重好如初。可是她两年来闯荡江湖，多方打听，却丝毫没有得到师哥的消息。

正因为她抱着这个心愿，所以当她听到了师哥作恶的消息之后，一方面固然是暗暗痛心：“师哥果然是结交匪人，胡作非为。”一方面也抱着希望：“我见了师哥，把师父怎样为他难过的事情一一告诉他，倘若他还有天良，想来也应悔过了。”

当然她不会向云紫烟的师妹说出，这公孙奇就是她的师哥，只是一口应承，立即和她赶回去援救云家父女。

可惜路途遥远，她们二人虽然兼程赶路，到了南阳云仲玉那个朋友的家中，已经是迟了一天，过了公孙奇与云仲玉相约的期限了。

蓬莱魔女惴惴不安，以为云紫烟已给她的师哥携去，或者最少已是受了一场侮辱与折磨了。

哪知云家父女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她，向她道谢之后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那恶少年公孙奇已给人赶跑了，从今之后，他是不敢再来纠缠我们了。但你远道而来，拔刀相助，这番好意，我们还是一样铭感于心。”

蓬莱魔女听了，不由得又是大为惊诧，急忙问云紫烟，是什么人将公孙奇赶跑的。

云紫烟道：“我们给他迫得无路可逃，毫无办法，刘伯伯（云仲玉的那个朋友）只好多约了两位知己，陪我们父女，坐在家中，等候横祸的到来。那时我们唯一的指望只是柳姐姐你能够及时赶到，否则我们只有大伙和他拼命了。

“中午时分，那恶贼果然来了，他一来就声言，这次我爹爹若是依然不肯允婚，他，他，他就要强抢了。我们大伙和他恶斗，那恶贼端的十分厉害，

片刻之间，刘伯伯和他约来的两位友人，都已受了重伤。

“我爹爹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‘好女儿，咱们不能受辱，无论如何，也要保住云家的清白。’我知道父亲的意思，正要横剑自刎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忽然听到了一阵笑声。”

云紫烟的师妹诧道：“一阵笑声？哦，莫非是咱们的笑师叔来了吗？”她们的师父峨嵋无相神尼有个同门师弟，武功极高，对人和气，笑口常开，因此人人称他为“笑和尚”，他本来的姓名法号，反而没人知道了。云紫烟等一班同门师姐妹也都习惯了这样叫他。

岂知云紫烟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笑师叔，是一个咱们从未见过的陌生人，此人的武功之高，当真是深不可测，依我看来，绝不在咱们的笑师叔之下。”

她的师妹骇然问道：“是哪位老前辈？”

云紫烟笑道：“是一个看来还不到三十岁的中年书生。”她停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一阵笑声过后，这书生突然出现，摇着一把折扇，指着那恶贼骂道：‘你作恶多端，终于给我撞上了。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这次我还不想要你的性命，快快给我滚开。’

“那恶贼对这书生似乎颇为忌惮，说道：‘你是什么人，何必来此多管闲事？’

那书生道：‘你管我是什么人？你不服气，尽可和我打上一架。我若输给了你，立即撒腿便跑，你若是输了给我呢？’那恶贼道：“从今之后，不再踏进山东半步。’那书生道：‘还不许再纠缠云家父女。’那恶贼冷笑道：‘你有本领将我打败，一切依你。’那书生笑道：‘好，我就是要你这一句话，我也不怕你违背诺言，我自有本领整治你。来吧！’“那恶贼在腰间一拍，突然手中多了一柄软剑，原来他是把软剑当作腰带，缠在腰间的。他和我们搏斗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用过兵器，如今一见这个书生，就要动用软剑，显见在他的心目之中，早已认定那书生是个劲敌。

“能够当作腰带的软剑，当然是百练精钢，练成了可作‘绕指柔’的宝剑，那书生双手空空，除了一把折扇之外，别无兵器，我们都是深知那恶贼的厉害的，不禁暗暗为他担心。

“我们心念未已，他们两人已在交手，说也奇怪，那书生竟然就用这把折扇，硬挡他的宝剑。只听得那恶贼剑尖抖动，嗤嗤有声，我们在旁边的都觉得冷气森森，寒风扑面，好不厉害！可是那恶贼连刺了数十剑，每一次剑尖触及那书生的折扇，都好似有一股潜力牵扯他的宝剑似的，总是滑过一边。那书生一把折扇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招招都是攻向那恶贼的要害穴道。不过片刻，那恶贼已是只有招架之力，毫无还手之力。”

蓬莱魔女听了，也不禁骇然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书生用的是最上乘的卸力功夫，我虽然也懂得这门功夫，但要像他这样，用一把折扇，就能卸开我师哥的凌厉剑势，只怕也未必能够。想不到武林中竟有这样一位人物！”

云紫烟接着说道：“他们恶斗了大约一炷香时刻，那书生忽地又是一声长笑，声如金石，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我急忙堵住耳朵。笑声未了，只见那书生的折扇倏地张开，向那公孙奇面门一扇，那恶贼似乎被他激怒，迳自一剑刺去，那书生大喝一声‘撒手’，扇子一翻一覆，倏地一个盘旋，手法快如闪电，我们还未曾看得清楚，只听得那恶贼大叫一声，两人的身形已是倏地分开，那恶贼的宝剑果然已到了那书生的手中，也不知他是怎样抢过来

的？

“那恶贼撒腿便跑，书生哈哈笑道：‘谁要你这破铜烂铁，拿回去吧！’将那柄宝剑掷出，俨如一道长虹，向那恶贼的后心飞去，那恶贼反手一接，却接不着那书生的劲道，‘卜通’的就摔了一跤，我气他不过，正要上去给他一剑，那恶贼也真了得一个‘鲤鱼打挺’，早已翻起身来，拾起宝剑，越过围墙了。他跌倒、爬起、拾剑、越墙，四个动作，一气呵成，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情。那书生叹口气道：‘可惜你一身武功，却不学好。这次由你去吧，下次撞在我的手上，可不能轻饶你了！’那恶贼叫道：‘你别猖狂，至迟三年，我必来向你领教！’说到‘领教’二字，那声音最少已在一里开外！书生摇了摇头，他赢了那个恶贼，却反而笑容尽敛，神色黯然。”

云紫烟的师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便宜了这个恶贼。那书生姓甚名谁，你们可有问他么？”

云紫烟道：“我们父女当然是立即向他道谢，问他姓名。那书生却不回答，只是仰天大笑，朗声吟道：‘昂头天外笑，湖海一书生，但识狂歌客，何须问姓名？’狂歌大笑声中，转眼之间，已是走得无影无踪！”

云紫烟的师妹又说了几声“可惜”，“这书生帮了咱们这样大忙，咱们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

云紫烟笑道：“他虽然没有说，不过刘伯伯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？”

蓬莱魔女与云紫烟的师妹同声问道：“他是何人？”云紫烟道：“刘伯伯说这人定然是‘笑傲乾坤’狂侠华谷涵。”

蓬莱魔女诧道：“狂侠华谷涵？这名字我倒没有听过。”云紫烟的师妹笑道：“这书生的行迳确是有几分狂气。”云紫烟道：“据刘伯伯说，狂侠华谷涵出现江湖，也不过是这几年间的事情。他到处打抱不平，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，知道他的姓名的人极少。刘伯伯也是听得一位老前辈说的。这位老前辈和他有点交情，但亦是只知道他的姓名，不知道他的来历。”

这就是蓬莱魔女第一次听到华谷涵这个名字的经过。想不到就是这个华谷涵，现在给她送来了这三样古怪的礼物！这段往事在她心头掠过，她不禁又看着这三样礼物发呆了！正是：

芳心早幻檀郎相，亦狂亦侠亦温文。

第八回 笑傲乾坤狂士气 歌残金缕女儿情

蓬莱魔女闯荡江湖虽然不过短短数年，但在这数年之中，她收服群盗，威慑金虏，挣来了令人闻名丧胆的“魔女”名头，当真是经过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，见过了不知多少异事奇人。但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，比得上今日之事令人感到奇怪！她对狂侠华谷涵那三件礼物独自发呆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，但这个陌生人却又似乎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我的人，他知道我的生身秘密，知道我的武功底细，我小时候失落的玩物也在他的手上，这真是奇事！”她接着又想道：“还有我那师哥，我寻访多年毫无消息的师哥，这狂侠华谷涵也似乎是熟悉他的。要不然他那一次义救云家父女，也就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师哥了。看来，我若想得知师哥的消息，也只有去问这个华谷涵了！嗯，那件事情是两年之前发生的，我师哥当时曾发出誓言，说是至迟三年，就要再觅华谷涵较量，今年恰好是第三年了。我的师哥他是改好了呢？还是依然为非作恶？华谷涵会不会再饶他一次呢？”

要知蓬莱魔女平生只有两个心愿，一是找寻自己的生身父母，另一件就是劝师哥改善回头，这两样心愿，看来都需要华谷涵的帮助，否则决难完成。

她把那三件礼物一一放回金盒之中，最初拈起来的是那两颗相连的红豆。她从来没有见过华谷涵，但不知怎的，脑海中却忽然浮出他的“影子”，这是凭着云紫烟、玳瑁等人的描绘，想象出来的狂侠华谷涵。她所想象的幻影是个温文俊雅的书生，神情潇洒，带着几分狂气，一片豪情，似乎正在她的面前，手拈红豆，向她微笑。“哎，他送我这对红豆，难道只是因为他偶然拾获，知道是我的东西，才送回来的吗？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意思？”想至此处，蓬莱魔女的面上不禁一阵发烧。

珊瑚、玳瑁这两个丫鬟和耿照还在外面的客厅，等蓬莱魔女出来，等得已有点儿焦急了。珊瑚、玳瑁窃窃私议，她们跟随了蓬莱魔女几年，从来未见过小姐今日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珊瑚道：“都是那狂侠华谷涵不好，送来这些古怪的东西，害得咱们小姐神魂颠倒！”玳瑁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神魂颠倒？你这话要是让小姐听见，可不得了，一定要掌你的嘴巴。”珊瑚道：“这可不见得，我看她是着了狂侠华谷涵的迷了。也许她正在欢喜呢，还会打我？”玳瑁笑道：“那不很好吗？难得小姐喜欢上一个人，你为何反而怪华谷涵害她？”珊瑚道：“谁知道那狂侠是否真心？你看他送来的是什么东西，一片破布，一纸残笺，还有一对红豆，红豆还可说是表示爱慕之忱，但那破布残笺又是什么意思，这不是有心和咱们的小姐开玩笑吗？”

玳瑁道：“我也奇怪，小姐竟没有生气，反而似是坐立不安，倒令我担忧了。”珊瑚道：“她今日的神态，大异寻常，对咱们也似乎显得生疏了。这都是狂侠华谷涵的不好。”玳瑁不由得又是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是在呷华谷涵的醋，埋怨小姐为了他而疏远了你。傻丫头，真不懂事，难道为了咱们和小姐的情份，你就不许她和男子亲近吗？等到你也有了意中人的时候，只怕你也要和我生分呢！”珊瑚嗔道：“好呀！开玩笑竟开到我的头上来了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。”

耿照被冷落一旁，甚是无聊。他是想等蓬莱魔女出来，向她道谢的，在礼貌上不方便即行走开，正自发闷，那两个丫鬟的嬉笑声忽然静止，只见蓬莱魔女已经走了出来。

蓬莱魔女虽是满怀心事，却也未忘主客之礼，当下便与耿照招呼，问道：

“你今日觉得好了点吧？”耿照道：“好得多了，谢谢你。”蓬莱魔女看了看他的面色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是好得多了。但余毒还未全消，只怕你还得在这儿多耽搁两天。”又道：“我有点事情，要到外面走一趟，请你不要责怪我怠慢了你，你安心在这儿养伤，伤好了再走。珊瑚，我走了之后，你替我好好照料耿相公！”

玳瑁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上什么地方？要携带什么东西，要哪几个人跟你去，请你吩咐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这次我是单独出门，不必你们跟随。行李我早已收拾好了。”珊瑚忍不着问道：“小姐，你可是要去会见那位狂侠华谷涵吗？”蓬莱魔女脸泛微红，说道：“人家送了礼物给我，我应该去回拜他。”珊瑚甚是不以为然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不是失了身份吗？人家只是遣一个仆人送礼来，你却亲自去回拜，纵然你真是私心恋慕，也应该稍有矜持。”要知珊瑚与她的主人性情相投，都是骄傲惯了的，如今见小姐不惜委屈自己，先去拜会人家，不觉一面是暗暗奇怪，觉得这不似小姐平素的行迳；一面又暗暗为小姐不平，觉得是狂侠华谷涵的骄傲压过了她。但她知道小姐的脾气，一决定了什么事情，便是永无更改，因此心中虽不以为然，却也不敢多言一句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我走了之后，玳瑁替我主持寨里的事情。待耿相公伤好之后，珊瑚，你替我送耿相公一程，要送出河北境外方可。”

耿照甚觉不安，说道：“我伤好了自己会走，不必麻烦珊瑚姑娘了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忘了你是金虏朝廷的钦犯吗？你要是单独一人，再碰上什么北宫黝之类的敌人，谁给你应付？到了河北境外，追骑莫及，方无可虞。你以前是官家子弟，现在则是江湖儿女。江湖儿女素来不拘小节，这点你要学学。”耿照暗暗道了一声惭愧，自惭武艺低微。

蓬莱魔女又道：“耿相公，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。”取出一枝只有七寸长的短箭，与寻常的箭大不相同，碧绿晶莹，触手生凉，原来乃是玉质。蓬莱魔女说道：“这是我号令绿林的令箭，大河南北有点来头的绿林人物，大概都会认得我这令箭。珊瑚负责将你送出河北，以后你就要单骑南行了。有这枝令箭，倘若遇上强盗，你拿出来与他们看，便可无忧。要是他们不认得此箭，那就多半是本事平庸的小贼，你也可以对付得了。耿相公，但愿你这枝箭只是备而不角，一路平安，抵达江南。”蓬莱魔女一番好意，耿照只好郑重道谢，将令箭收下。

蓬莱魔女又吩咐了珊瑚、玳瑁几句，便即独自一人，离开山寨，去寻访那“笑傲乾坤”狂侠华谷涵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蓬莱魔女走后，耿照也很想早日离开，无奈他中毒甚深，伤还未愈，只得在山寨里住下。晃眼又过了几天。当他初来之时，珊瑚、玳瑁都以为他是玉面妖狐连清波的情人，对他甚为不满，也曾屡次冷嘲热讽；后来经过了那日的讯问，这两个丫鬟心里知道他是受了玉面妖狐的骗（虽然他自己却还心存疑问，不敢完全相信连清波就是坏人。）对他的辞色便大大不同。尤其那个珊瑚，因为受了小姐临行之托，对他更是细心照料。这丫鬟有几分骄纵，也有几分豪爽，颇具小姐之风。与耿照相处数日，渐渐稔熟，说话也很投机。

这一日耿照的伤已好了八九分，他仍然是住在蓬莱魔女那个书房，这日对着墙壁上那幅张于湖所写的“六州歌头”，心事重重，思如潮涌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却原来是珊瑚推门进来，端药给他喝。

珊瑚待他喝过了药，笑着问道：“耿相公，你刚才一个人在这里似是发

呆，你心里想些什么？”耿照道：“没什么，我想明天动身。”

珊瑚道：“哦，你明天就要动身？”忽地一掌向耿照拍去，耿照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珊瑚那一掌来势甚凶，学武之人，突然受到袭击，本能的会出手抗御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耿照身形摇晃，跄跄踉踉地退了几步，珊瑚又再一掌拍来，与耿照的手掌接触，却忽地轻轻一按，拉着他的手，扶稳了他。格格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的气力已差不多完全恢复了，我可以让你明天动身了。”耿照这才知道珊瑚这两掌，乃是试他好了没有的。这时已是傍晚时分，珊瑚又笑道：“耿相公，恭喜你的伤好了。药是不必再吃啦，我给你弄几样可口的酒菜，给你庆贺。”过了一会，果然弄来了几个精致的小菜，还有一壶美酒。耿照好生过意不去，他知道珊瑚是蓬莱魔女的心腹侍女，与小姐情如姐妹，他也一向没有把她当作丫鬟看待，便邀她同饮。

酒意渐浓，珊瑚道：“古人以汉书下酒，婢子拙学寡文，不识汉书，给你舞剑助兴如何？”耿照道：“妙极！”解下所佩宝剑，交与珊瑚。

宝剑挥动，只见寒光四射，花雨缤纷，端的是矫若游龙，翩如惊鸿，耿照禁不住击节歌道：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　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；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这几句是唐朝大诗人杜甫，在长诗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”中的几句，对公孙大娘的剑术，赞扬备至。耿照歌此，即是把珊瑚的剑术，上比公孙大娘。

珊瑚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谬赞了！”剑法一变，身形袅娜，柔腰贴地，宛如燕子掠波，蝶舞花影，剑法顿然从刚健而变为婀娜。珊瑚说道：“婢子也给公子歌一阕新词佐酒。”她挽了一朵剑花，剑尖指着对面墙壁悬挂的那幅“六州歌头”说道：“张于湖这一首六州歌头苍凉沉郁，我给你歌另一首温婉清丽的六州歌头。”

只听得她曼声歌道：“东风着意，先上小桃枝。红粉腻，娇如醉，倚朱扉。记年时：隐映新妆面，临水岸，春将半，云日暖，斜桥转，夹城西，草软莎平，跋马垂杨渡，玉勒争嘶。认蛾眉，凝笑脸，薄拂胭脂，绣户曾窥，恨依依。

共携手处，香如雾，红随步，怨春迟。消瘦损，凭谁问？只花知。泪空垂。旧日堂前燕，和烟雨，又双飞。人自老，春长好，梦佳期。前度刘郎，几许风流地，花也应悲。但茫茫苍霭，目断武陵溪，往事难追。”

这首词虽然也是调寄“六州歌头”，意境却与张于湖的那首大不相同。张词是直抒志士胸臆，此词则是婉诉儿女情怀。词中是写一双痴情儿女，在无可奈何中分手，追思往事，不胜凄婉。与珊瑚那妙曼温柔的剑舞配合起来，真是歌舞双绝。耿照听得心头如醉，不由得想起表妹秦弄玉来，暗暗叹了口气。

珊瑚缓缓收了舞姿，交还宝剑，问道：“公子何以脸有不悦之色，敢想是我的剑舞太坏了。”耿照笑道：“你歌舞双绝，以此佐酒，胜过汉书万倍。只是我多饮了几杯，又听了你的歌辞，不禁想起一些往日的亲友。”珊瑚又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想的谁人，可是想那玉面妖狐？”耿照佯怒道：“你又来取笑了，他日我告诉你的小姐。”珊瑚笑道：“婢子谢罪，相公，你可别生气啦，以后我再也不提那妖狐就是。”

耿照心里正想：“此女能文能武，剑法精妙，又解诗词，不知何以却做了人家的婢女？”这话他当然不方便问，正在思想，珊瑚却忽地向他问道：

“耿相公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耿照心头一跳，蓦地想起了连清波来，当日连清波与他初会之时，她也向他问过年岁。耿照暗自想道：“莫非是她也想与我结为兄妹？”当下答道：“我今年虚度十八春了。”

那壶美酒早已给他们喝得干干净净，珊瑚又添上一壶，再喝了两杯，醉颜酡红，忽地幽幽叹了口气。耿照禁不住又是心头一跳，问道：“珊瑚，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之事？”

珊瑚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嗯，那也不必去说它了。”耿照亦已有了六七分酒意，细品味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”这一句话，触起自己惨痛悲伤的种种遭遇，不禁悲从中来，难以断绝，默默无言地陪着珊瑚又喝了几大杯。

珊瑚忽道：“耿相公，你可知道我为何问你年岁？”耿照道：“不知道。”珊瑚黯然道：“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知交，要是他还活在人间的话，今年也是十八岁。”耿照道：“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你和他既是知交，怎的连他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？”珊瑚道：“他也像你一样，是个有志气的青年，本是我的邻居，四年前忽然遭遇了一场横祸，从此就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。嗯，他不但和你同年，连相貌也有几分相似；所以我见了你，就不禁想起他来了。”珊瑚本是说过不欲提的，但终于还是把她的“伤心事”透露出一点端倪。

耿照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她是酒入愁肠，伤怀念旧，并非想与我结为兄妹。”对珊瑚的身世，不觉起了几分好奇之念。但他是个厚重的人，虽然有了酒意，却也还知道江湖的避忌，心想：“每个人都有他的秘密，我自己的身世秘密也是不愿向人吐露的，何必问她。”

珊瑚道：“耿相公，你可是在想什么？”耿照道：“没什么。”珊瑚斜着眼睛看他，忽地笑道：“不对，耿相公，你一定是有着什么心事，大约因为我是婢女，不愿对我说吧。”耿照这时确实是被珊瑚勾起了心事，原来他是由珊瑚的遭遇而想到自己的遭遇，想到了自己与表妹秦弄玉也是由于一场横祸而彼此分离，而且直到如今，还不知表妹是敌是友。这遭遇比珊瑚的更不幸了。他虽然不知道珊瑚所遭遇的是什么横祸，但最少她还在怀念“那个人”，言语中对那人充满爱意，显然不似自己与表妹一样，已成了仇人。

耿照与珊瑚相处了这几日，由于珊瑚性情爽朗，相处几日，已如多年老友一般。耿照也从没有将她当作婢女看待。可是虽然如此，他也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向她倾吐。当下给她言语挤兑，一时大急，急忙说道：“你的武功，比我高明十倍，我怎会因为你是婢女看轻你呢？我是在想——”珊瑚道：“想什么？”耿照随口说道：“我是在想——嗯，听你这么说，你不是从小在柳家长大的了。”这句话是他无话可说，临时随便想起来的，说出来后，忽然觉得不妥——这岂不是刺探她的身世秘密了？

珊瑚倒没有嫌他冒昧，爽爽快快的便回答道：“不错，我本来不是自小就给人家做婢女的。不瞒你说，这婢女是我自愿做的。”她又喝了一杯，接续说道：“我遭遇横祸那年，刚是十三岁，孤身女子，无靠无依，幸得高人指点，这才投靠到公孙隐门下，情愿做他家的婢女的。”耿照说道：“你的小姐不是姓柳么？这公孙隐又是何人？”

珊瑚笑道：“我事先没有向你说明，怪不得你弄糊涂了。这公孙隐是武林中一位有大本领的老前辈，我们的小姐就是他的徒弟。”耿照这才明白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
珊瑚接着说道："这公孙隐本领极高，性情又极怪僻，他早年纵横江湖，中年过后，却忽然封刀归隐，很少与江湖人物往来。我幸亏得高人指点，才找到了他。他本来不想收我的，恰好那天小姐也在家中，小姐与我一见，就很投缘，是她要公孙隐收留我的。公孙隐无儿无女，只有小姐这个心爱的徒儿，对她的话百依百顺，就说：'好，让你有个伴儿也好。'从此以后，我就一直服侍小姐啦。"

珊瑚道："这些事情，你可不要向外人说。公孙隐不愿意人家知道他。"耿照道："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向旁人乱说。"珊瑚笑道；"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才对你说的。我跟小姐的时间最长，玳瑁后我一年进门，至于其他几个侍女，则是小姐出道以后才陆续收下的了。所以小姐对我和玳瑁两人，感情最好。她这次派我送你，那是对你十分看重的了。"耿照道："多谢你家小姐，更多谢珊瑚姑娘。"

珊瑚瞅了耿照两眼，说道："你这人客气得紧！"忽地格格娇笑，眼角却又有晶莹的泪珠，耿照道："姑娘，你喝得多了！该歇息啦！"珊瑚醉态可掬，举杯吟道："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好，我听你的话，你也别喝啦！"这时候耿照的酒意也已有了七八分了。

珊瑚收拾了杯盏，服侍耿照上了床这才走开。耿照酒意上涌，心事如潮，想起了秦弄玉，想起了连清波，最后也想起了珊瑚。心中想道："这珊瑚的遭遇与我倒也有点相同，却是可怜。"想了一会，酒力发作，倦极欲眠，也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当窗，珊瑚已在房中催他起来。耿照收拾好行李，便与珊瑚一道出去，向玳瑁辞行。玳瑁对他们打量了好一会儿，忽地"噗嗤"一笑。

珊瑚诧道："你笑什么？"玳瑁道："你这身衣服——"珊瑚道："怎么啦？这是我平日穿着的衣裳，有什么可笑？"玳瑁道："你为何不乔装男子？"珊瑚道："扮作男子，走一步路都得留神露出破绽，我受不了拘束。"又道："我怕什么，倘若有人敢来戏侮我，那就是他嫌命长了。"玳瑁笑道："你武艺高强，当然不怕强徒欺侮。但你就不怕、不怕——"珊瑚道："怕什么？"玳瑁噗嗤一笑，说道："你仍是女孩儿家装束，和耿相公一路同行，不怕人家当你俩是对小夫妻么？"

珊瑚这才知道玳瑁是兜着圈子来笑话她，不禁大发娇嗔，扭着玳瑁道："岂有此理，你这丫头疯言疯语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我奉小姐之命送耿相公，光明磊落，怕什么别人闲话？"玳瑁给她扭得喘不过气来，忙道："好姐姐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不敢再乱说了。说正经的，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呢。"

玳瑁生性顽皮，她和珊瑚是一向开玩笑开惯了的，珊瑚性情爽朗，虽然也有点难以为情，还不觉得怎么，耿照可涨红了脸，几乎就想提出独自下山，不必珊瑚送他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此一来那就更着了痕迹，显得自己太过小气，把玩笑当真了。只好哑声不响，躲到一旁。

玳瑁道："我拜托你一件事情，你回程之时，请顺路到我的老家一看，看我的兄弟回来了没有。"珊瑚道："有什么酬劳？"玳瑁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："我给你做媒。"这句话耿照没有听见，珊瑚又跳起来，伸手就要撕她的嘴，玳瑁忙道："别闹，别闹。我给你绣两个荷包。"珊瑚道："这才像话。"不觉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你还有老家，我是连老家也没有了。"玳瑁道："珊瑚姐姐，你不用伤感，他们男子汉常说：大丈夫何患无家？你

是中帼英雄，我就套用他们男人的这句口头禅送你：女英雄何患无家？”珊瑚道：“多谢，可惜我不是女英雄。”忽地体会到玳瑁这句话话中有话，实含深意。只是“多谢”二字已经出口，恼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只好再瞪了玳瑁一眼。

玳瑁笑道：“耿相公，我和珊瑚姐姐是一向说笑惯了的，你别见怪。”向耿照赔了个罪，耿照啼笑皆非，也只得向她还了一礼。玳瑁直送到山下，这才与他们道别。

耿照小时候常与表妹在一起玩耍，但和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子结伴同行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再加上玳瑁的那一番取笑说话，心里头便不免有点疙瘩，总觉得难为情。幸好珊瑚倒是落落大方，一路上和他说说笑笑。少年人胸襟坦荡，不久，耿照也就抛开了顾虑，恢复了自然，不再把玳瑁的话放在心上了。

两人一同赶路，不感寂寞，不知不觉，天色黄昏，珊瑚认得路，带他到一个小镇，向一家客店投宿。

那掌柜獐头鼠目，样貌猥琐，歪着眼睛问耿照道：“我们只有一间上房，一两二钱银子一天，你要不要？”耿照道：“只有一间房子，那不行啊！”掌柜的睨他一眼，带着诧异的神情，怪声怪气地问道：“你们不是小两口子么！”耿照涨红了脸，忙摇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珊瑚掏出一锭大银，的一声，往柜台上一抛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兄妹二人，最好你给我们两间相连的上房。这一锭雪花银先付房饭钱，多下来的赏你。”这一锭银子足有十两，掌柜的眉开眼笑，忙不迭地打躬作揖道：“小人无知，说错了话，相公恕罪，哈，巧极了，恰好有两间相连的上房，客人刚刚搬走，我一时没有想起来，正好让给你们。相公，你高姓大名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！”耿照胡乱说了两个名字，与珊瑚认作是一对兄妹到外县探亲的，在旅店的登记簿上写了。

两人关上了房门，珊瑚笑得弯下了腰，说道：“这掌柜见咱们年纪轻轻，敢情是当咱们是私逃出来的，私逃出来的……嗯，他担心咱们没银子付房饭钱。”耿照也猜到那掌柜的对他们起疑，因为他们的举止不似夫妻，一男一女，同在一起投宿，那就无怪人家误会是私奔的男女了。但珊瑚口没遮拦地说了出来，耿照又不禁红了一次脸。

珊瑚道：“耿相公，为了避免人家多问，我冒认你作哥哥，你可怪我高攀了么！”耿照道：“你若不嫌我武艺低微，我正想高攀，与你结为兄妹。”珊瑚道：“那岂不折煞我了！”耿照道：“你是个好人家的女儿，样样都远胜于我，只怕我配你不起。”珊瑚道：“相公这么说，我只好依从你了。”问了耿照的出生月日，恰好比她大两个月。珊瑚改口唤了一声“大哥”，耿照也叫了她一声“妹子”。两人撮土为香，拜了八拜。耿照感激她的照料，又想到结为兄妹，今后同行，就可以避免许多尴尬，因此这番结拜，实是出于他的诚意。但结拜之后，却不禁想起另一位“义姐”连清波来，心想：“连姐姐不知现在何方？唉，她到底是友是敌，迄今也是尚未分明。”

珊瑚道：“大哥，你想什么？”耿照知道她对连清波恶感甚深，不愿向她提起，便道：“我看这掌柜的不似好人。”珊瑚道：“你尽管安睡，我今晚多加小心便是。”这两间房子有门相通，珊瑚把门打开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叫我。”与耿照道过晚安，各自安歇。

耿照初出江湖，他一向听人说道江湖险恶，加上对那掌柜的印象不佳，颇有点疑心这是一家黑店，胡思乱想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老是睡不着觉。睡到半夜，忽听得有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耿照心头一凛，便跳下床来。就在这时，

忽觉微风飒然，房中已多了一个人。

耿照吓了一跳，那人低声说道：“是我。”原来乃是珊瑚。珊瑚擦燃火石，点亮了灯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耿照道：“我听得似是有夜行人的声音。咦，你听……”珊瑚忽地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人。”忽见游丝般的金光一闪，“吱”的一声，墙角窜出一只老鼠，跳了两跳，寂然不动，原来已被珊瑚的梅花针打死。

珊瑚笑道：“不用害怕了，安心睡吧。”耿照满面通红，抱歉道：“我大惊小怪，连累了贤妹不得安枕。”珊瑚道：“你初次行走江湖，难免心里紧张，以后就会惯了。”珊瑚走后，耿照吹熄了灯，再上床睡觉。忽又听得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耿照心道：“这房间里的老鼠真多。”这次他当然不会再大惊小怪，惊动珊瑚，虽然觉得老鼠讨厌，已不放在心上，不久就熟睡了。

珊瑚在自己的房里也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她可是大吃一惊。要知珊瑚虽然是与耿照同一年龄，但她的江湖经验却不知比耿照丰富多少，老鼠走动的声息和夜行人的声息，一进她的耳朵便能分辨出来，这次的异声正是夜行人的衣襟带风之声！

珊瑚怕耿照害怕，不想去叫醒他，轻轻打开窗门，便跳出去。她轻功超妙，落地无声，这时耿照已经睡着，丝毫没有察觉。

珊瑚跳上屋顶，远远望去，隐约还可看见东南角有个淡淡的人影，珊瑚飞越几重瓦面，那人的轻功不在她下，追了一会，始终保持着原来的距离，对方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都看不分明，始终只是一个朦胧的影子。珊瑚蓦地一惊，心道：“莫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！”急忙回来，先到耿照房中，只听得耿照鼾声大作，睡得很是安详。珊瑚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回到自己房中睡觉。可是她这一晚却整晚不敢阖上眼睛。

第二日一早起来，两人离开了那家客店，又匆匆赶路。耿照见珊瑚满眼红丝，大是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那些老鼠真是讨厌，昨晚吵醒了你，你后来就睡不着了吗！”珊瑚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在江湖上闯荡惯了的，睡一会儿也就够了。”她怕耿照担忧，始终没有将昨晚发现夜行人之事告诉他。

幸喜以后接连几天，一路平安无事。耿照得珊瑚遇事指点，也增长了许多江湖见识，对她更为感激。

这一天到了武邑，已是冀鲁交界的地方，依照蓬莱魔女的吩咐，珊瑚将他送出河北境外，两人便要分手了。耿照不觉有点依依不舍，说道：“过了武邑，咱们便要各自东西了，珊瑚妹子，我请你喝一杯酒，聊表愚兄一点心意。多谢你一路辛劳。”珊瑚笑道：“咱们兄妹还讲什么客气！不过，到了此地，我也应该和你喝一杯饯行了。”

武邑面向狼牙山，背靠涂阳河，两人进了县城，便选了一家临河的酒楼，上去喝酒。武邑是冀鲁两省交通要道，酒楼上客人颇多，两人喝了几杯，忽见一个抱着琵琶的小姑娘，牵着一个盲眼的老人走到他们的座头，那老人说道：“请大爹帮帮忙，让俺这小妞儿孝敬你老一支曲子。”耿照见他可怜，给了他一两碎银，说道：“好，你就随便唱一支吧。”

那小姑娘调好弦索，曼声唱道：“柳阴直，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。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……”

这是前代词家周美成（周邦彦）长词“兰陵王”的第一折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周美成是宋徽宗时候的一个小京官，和当时的名妓李师师相好，

据说有一晚周美成正在李师师家里，忽然徽宗皇帝也“临幸”李师师家，周美成慌了，遂藏匿李师师床下。皇帝携来鲜橙，说是江南刚刚进贡来的，请李师师尝新。过后周美成写了一首“少年游”词，词道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指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香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低声问：向谁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词中将皇帝与李师师在闺房的笑谑情景，写得历历如绘，后来徽宗皇帝也见到了这首词，问出是周美成所作，勃然大怒，把周美成贬出国门。过了两天，徽宗又去访李师师，李师师不在，等了好久，她才回来，说是送周美成去来。徽宗问：“他临行曾有词否？”李师师道：“有兰陵王词”，把这首词又唱给徽宗皇帝听。徽宗听了大喜道：“邦彦终是不忘故君。”遂把他召回，任他为“大晟乐正”。

这首词一面是恨别伤离，一面是眷怀故国，正合耿照此时的心境，心头怅触，不禁又喝了几杯。只听得那歌女又续唱第二折道：“闲寻旧踪迹，又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头迢递便数驿，望人在天北。

耿照想起了那晚和珊瑚在书房对饮的情景，怅然说道：“咱们今日分手之后，当真是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只怕不能再见面了。”珊瑚道：“大哥，但愿你一路多多保重。”他们二人长路同行，感情一天厚过一天，虽然不一定是男女恋慕之情，但在这即将分手之时，两人都是禁不住充满伤感。

就在他们心中都是怅怅惘惘的时候，忽听得隔座有人大声说道：“靡靡之音，令人愁烦。西门大哥，你临行在即，孟大哥，烦你击筑，请西门大哥再给我们高歌一曲如何？”

珊瑚神色不悦，心里恼道：“哪里来的恶客，出言无状！”把眼望去，只见邻座四个客人，都是粗豪汉子，其中一人，虬须如戟，相貌尤其特别。这时那歌女还有一折尚未唱完，耿照笑道：“不必唱了，秦筝燕筑，难得一闻，咱们适逢其会，当聆高人雅奏。”

原来“筑”乃是一种古乐器，从前战国七雄纷争的时候，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，往刺秦皇，他的好友高渐离便曾击筑给他送行，一曲“西风萧萧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还”流传千古。自高渐离之后，这种乐器已渐渐失传，到了宋代，更罕能一见。所以耿照听得邻座的粗豪客人，要奏这种古代失传的乐器，不禁引以为奇。

只见一个黄衣汉子将一件状若凤尾琴的古拙乐器摆在桌上，笑道：“西门大哥的狂吟才真正是难得一闻，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为了抛砖引玉，小弟只好献拙了。”这人状貌粗豪，说话却是甚为文雅。

这人套上了铜指环，轻轻一拨，只听得铮铮琮琮，乐声高亢，响遏行云。耿照心道：“果然是个高手。”就在这时，那虬须汉子站了起来，放声歌道：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……”歌的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“行路难”，歌声激越而又沉郁苍凉，耿照只听了几句，便不禁大大吃惊，心道：“风尘之中多异人，看来此人就是个不寻常的人物！”他却不知，珊瑚比他吃惊更甚。耿照只是欣赏那人的歌声，珊瑚却从那人的狂歌之中，听出他是个内功深厚的武学高手。

那虬须汉子的歌声打了几个转折，越拔越高，唱到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”忽地声音一泻而下，宛如游丝袅空，一变而为闲适飘逸的意境，接着唱下去道：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。”但接在这两句之后，声音又突然浑厚悲慷，更显得苍凉沉郁，“行路难，行路难！多

歧路，今安在？”一连四句短句，听得令人几乎忍不住要跟他狂歌高吟！忽地又是声音一变，从沉郁苍凉，变得激昂慷慨，将李白“行路难”的最后两句唱了出来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！”这两句一唱，将苍凉气氛一扫而空，声如金石，当真似是直上云霄，听得人血脉沸腾而又心胸开阔，耿照不禁击节叫了一个“好”字，就在这时，忽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那黄衣汉子推筑而起，乐器上的弦线已断了一根，那虬须汉子的歌声，也倏然停了。

那虬须汉子抱拳作了个罗圈揖，向耿照这张桌子投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下里狂歌，贻笑大方了！”

坐在主位的那个汉子道：“孟兄之筑，西门兄之歌，堪称并世双绝，今后不知何时方能有此耳福了。”另一个汉子道：“听说笑傲乾坤华谷涵的狂笑，也是当世一绝，西门兄此行，不知能否会见此人？要是碰着此人，一个高歌，一个狂笑，倒可以较量一番，为武林添一佳话。”耿照听了，心头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蓬莱魔女曾经说过，狂侠华谷涵此人，游戏风尘，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，当今之世，知道他的名字的，只是有限几人，怎的这一些人也知道他的名字？听他们的口气，难道竟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人物？”

那虬须汉子道：“陆兄弟过誉了，我怎敢与笑傲乾坤相比，不过，我听说他是当世奇人，倒很想与他一会。”那姓陆的汉子道：“西门兄无乃太谦，焉知这姓华的不是浪得虚名？耳闻是假，眼见方真。前日有人从蓟州来，发现他的仆人白修罗曾在该处出现，想来华谷涵也可能在那一带，吾兄路过蓟州，不妨打听打听。”那虬须汉子笑道：“我此行吉凶祸福，尚难预料，虽有与笑傲乾坤相会之心，却无此闲情逸致了。”

那坐在主位的汉子道：“西门兄一向豪气干云，怎的今日说出这等丧气的话，该罚三大杯！”虬须汉子笑道：“吉凶祸福，人所难测，我说的是老实话，却并非畏怯，并非丧气！”但他虽然辩解，却仍默饮了那三杯罚酒。又一个汉子道：“这也是真话。嗯，人间本是多歧路，如此江湖不忍看。怪不得西门兄要高歌‘行路难’了。”那主人笑道：“西门兄既高歌‘行路难’，不如不去也罢。留在此间，咱们兄弟再作平原十日之饮！”那虬须汉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多谢主人盛情，但这条路还是非走不可。”

那击筑的汉子忽道：“主人该罚三大杯！”那坐在主位的汉子诧道：“为何该罚？”击筑的那汉子道：“你听不出西门兄的歌意，李白这首‘行路难’不错是说行路之难，但歧路险途，绝难不倒英雄豪杰！那首歌最后两句怎么说的？‘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！’对‘长风破浪’的豪士，行路又何难之有？主人不解歌意，还不该罚？”

那坐在主位的汉子也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，该罚该罚！请阖座陪我同饮三杯，祝西门兄长风破浪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！”

众人豪兴勃发，欣然举杯，同声说道：“好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，大家干了！”

虬须汉子一饮而尽，掷杯笑道：“多谢众兄弟给我饯行，我该走啦！大家都别送了！”就在众人大声祝贺他“长风破浪”之声中，离开座位，大踏步走下酒楼。

珊瑚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虬须汉子，耿照虽然也觉得那汉子是个异人，对他甚为注意。但耿照究竟是个官宦人家的子弟，习惯讲究礼貌，心里想道：“一个女孩儿家这样定了眼睛望男人，容易惹人误会，最少也有失礼之嫌。”

心里觉得不妥，却又不好对珊瑚明言，便拿起酒杯碰一碰珊瑚的酒杯说道：“贤妹，咱们再喝两杯，也该走啦。”珊瑚心不在焉地拿起酒杯“嗯”了一声，酒杯并未沾唇，又放下了。这时，那虬须汉子正从他们的座位旁边经过，也不知珊瑚是否听到耿照说些什么，总之她的全副精神，似乎都已放在那虬须汉子身上。

那虬须汉子走下酒楼，身躯微俯，露出挂在腰带上的一个绣荷包，这荷包是用五色丝线所绣，鲜艳夺目。当时的风气，出门人的银钱都是放在“褡裢”（包袱）里面，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用荷包，放一些自己心爱的零碎东西。这汉子带着一个绣荷包，与他的豪客身份，实在是大不相称。不过耿照欠缺江湖阅历，他自己又是富贵人家，多精致的绣荷包也是见惯了的，对这豪客的荷包，虽也感到“抢眼”，却并不怎样放在心上。

珊瑚突然间把一双眼睛，睁得又圆又大，竟似呆了，耿照见她神情有异，正自莫名其妙，珊瑚忽地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，他们所占的是一个临窗的座头，耿照来不及问她，只见珊瑚已蓦地推开窗门，就从窗口跳了下去。

酒楼上的客人哗然大呼，耿照也吓得慌了，忙着便要下楼追赶，店小二大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们还没有付钱哪！”登时涌上几个人来，要揪耿照，耿照急忙取出一锭银子，说道：“不必找了！”顾不得再顾礼貌，推开众人，索性也从窗口跳了下去。酒楼上议论纷纷，有人说道：“这两个男女准是私奔的，敢情是碰到了熟人，跳楼逃跑！哈哈，真是为了恋情，性命也不顾了。”这些难听的话，好在耿照没有听见。

耿照跳下街心，只见珊瑚已跨上马背，往前疾驰。耿照也急忙上马追赶，珊瑚这时才发现耿照在她的后面，回头说道：“大哥，对不住，我有要紧事，一时忘记招呼你啦！”耿照听了，心里满不是味儿，但也因此惊疑不定，要知珊瑚一路之上，对他都照料得十分周到，现在却忽然抛下了他，连打个招呼都忘记了，可见这件事情，在珊瑚心目之中，一定是比护送耿照还重要得多。

耿照纵马疾驰，好不容易追上了珊瑚，连忙问道：“瑚妹，什么事情？”珊瑚只说了一个“追”字，耿照道：“到底追谁呀？”珊瑚道；“追那个虬须汉子，快，快，追上他再说！”耿照怀着闷葫芦，只好跟着她跑。好在虬须汉子没有走得多远，追了一会，到了郊外，便发现那汉子正在路上。正是：

不知何事萦怀抱，欲问伊人意悄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虎穴龙潭都不惧 新欢旧爱两难忘

珊瑚纵马向前，扬声叫道：“ 好汉慢走！ ” 那虬须汉子愕然止步，回头说道：“ 我走得好好的，你把我叫住，为了何来？快说，快说，我还要赶路呢！ ” 珊瑚跳下马背，说道：“ 冒昧得很，想向你借一样东西。 ” 那虬须汉子哈哈笑道：“ 原来姑娘是绿林中的女豪杰么？俺一个穷汉，可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你呀！ ”

珊瑚的江湖阅历甚丰，早看出那汉子那愕然的神色、嬉笑的口吻，都是有意做作出来的，若照她平日的脾气，早已发作，只因此际她有求于这个汉子，只好按下脾气，裣衽一礼，说道：“ 好汉说笑了，请借你这绣荷包一观。 ”

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哦，原来你是看上俺这个绣荷包。古语有云：‘ 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。 ’ 姑娘，你喜欢这个绣荷包，本来送给你也未尝不可。只是这绣荷包不是俺的，它另有主人，俺可就不能把它私自送人了。 ”

珊瑚道：“ 我知道它另有主人，我只是借来看看。 ” 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好吧，那你就拿去看看，照样绣一个，你喜欢送给谁就送给谁吧。 ”

珊瑚面色一变，道：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” 那虬须汉子笑道：“ 没有什么意思。姑娘家喜欢拈针弄线，绣些玩意儿送人，那也很平常呀。 ”

耿照站在一旁，甚为诧异，心里想道：“ 她急急忙忙地赶来，难道就只为了这个绣荷包？这汉子说的话也确是令人不解。 ”

珊瑚接过了那个绣荷包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，荷包上绣的是白莲花下一对戏水鸳鸯，珊瑚神色黯然，眼角不知不觉地沁出了一颗晶莹的泪珠。

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咦，好端端的你怎么哭起来啦？别哭，别哭！你若当真喜欢这个绣荷包，我给你向它的主人说一声，说不定他会改变心意，转送给你也说不定。 ”

珊瑚柳眉一竖，忽地问道：“ 这绣荷包你是怎么得来的？ ” 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它的主人交托给我，请我带去给一位姓玉的姑娘的。 ” 珊瑚道：“ 我就是那位姓玉的姑娘，你快说，他在哪儿？ ”

那虬须汉子侧目斜脱，眼光从耿照身上掠过，又回到珊瑚身上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 哪个他呀？ ” 珊瑚嗔道：“ 还有哪个他，就是这个绣荷包的主人！ ”

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我以为你已经不想见他了？你当真还要见他么？ ” 珊瑚道：“ 我寻访他已有好几年了，好坏也得一见。 ” 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好吧，你既然想要见他，那你可得先做一件事情。 ” 珊瑚道：“ 何事？ ” 那虬须汉子向耿照一指，冷冷说道：“ 你把这小白脸杀了！ ” 珊瑚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 ”

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我说把这小子杀了！ ” 珊瑚叫道：“ 不行！ ” 那虬须汉子道：“ 你狠不了心是不是？我给你下手！ ” 珊瑚 “ 嗖 ” 的拔出佩剑，挡在耿照身前，喝道：“ 你敢动他一根毫发，我就和你拼命！ ”

那虬须汉子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 不是我要杀他，我是为你着想，留着这小子对你总是麻烦，你不怕这绣荷包的主人疑忌么？ ”

珊瑚柳眉倒竖，说道：“ 他是我的义兄，我们光明磊落，何怕别人闲话？钊哥一向明理，我想他也决不至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 ”

那虬须汉子皱了皱眉，淡淡说道：“ 这就难说了。不过，这是你们的事情，你不怕那人疑忌，我又何必多管？再说下去只怕你也要把我当作小人

了。”神色似乎很不高兴。珊瑚忽道：“你是西岐凤西门业先生吧？谁不知道东海龙、西岐凤二人乃是四霸天中的豪士高士，我怎敢把你当作小人？”

其实珊瑚也是误打误撞，猜中了那虬须汉子的身份的。武林中复姓“西门”的人很少，她在酒楼上听得那些人称这虬须汉子为“西门兄”，而这汉子的深厚内功，又已在他的狂歌中表露无遗，所以珊瑚早就猜到这人定是四霸天中的西门业，果然一猜便着。

四霸天中二邪一正，还有一个是邪正之间的人物。这西门业恰恰是四霸天中唯一正派的人，不过，他既号称一“霸”，在豪气之中自也兼有几分霸气。在他眼中，耿照不过是官家子弟，会讨女人欢喜的“小白脸”而已，这样的纨绔少年，多杀几个也无所谓。

珊瑚知道了他的身份，却放下了心，说道：“你是西门业先生，我不妨对你明言，我这位义兄乃是大金国的钦犯。我奉了我家小姐之命，护送他一程的。我家小姐就是人称‘蓬莱魔女’的柳清瑶，想必你是曾听过她的名字？”

西门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已经知道你做了蓬莱魔女的侍女，我这次北上，正是想顺路经过你们的山寨，将这绣荷包交给你，并顺便拜会你家小姐的。巧得很，却在这里遇见了你，省得我多跑一趟路了。”他看了耿照一眼，接着又大笑道：“真是人不可貌相，却原来你也是我辈中人，嘿，嘿，我刚才也是喝酒太多，有点糊涂了，凭你在酒楼上叫的那个‘好’字，我就应该知道你不是凡夫俗子。”西门业豪情霸气，但却有个缺点，喜欢别人奉承，珊瑚知道他的脾气，故而刚才给了他一顶高帽，他一高兴，自觉过意不去，因而对耿照也就改了口气，另眼相看。

珊瑚又再检衽一礼，说道：“他在哪儿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”西门业道：“商河县城东六十里的地方，孤鸾山下，有家人家，门前有七株松树，左边四株，右边三株，你找到那家人家，可以说明你是蓬莱魔女的侍女，求见主人，道明来意。至于那家主人，让不让你见他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”珊瑚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我那钊哥就在那人家中吗？为什么见不见我，他也不能作主？他在那人家中是什么身份，是奴仆还是囚徒？”西门业道：“既非奴仆，亦非囚徒，但他却必须听主人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就只是这么多了。”珊瑚道：“那家主人姓什名谁？何等人物，你总可以告诉我吧？”

西门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去了自然知道。我不想犯那主人的禁忌，你也不必说是我指引你来的。说了反而不好。”珊瑚惊诧之极，要知西门业在江湖上乃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性情又极豪爽，但听他口气，他对这家人家也是十分忌惮，说话都是藏头露尾，不敢直言，显然这人家的主人定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。

西门业道：“上月我经过孤鸾山，那家主人留我住了一晚，你的那位朋友私来会我，承他信赖，托我给他办这件事情，将这绣荷包带给你。现在荷包已经带到，我也另外还有事情，请恕我不能帮你忙了。”他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其实这事情我要帮忙也帮忙不上，一切都得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告辞了！”他哈哈一笑，朗声吟道：“江湖本是多风浪，好梦由来最易醒。”吟声苍郁，回头望了耿照、珊瑚二人一眼，大踏步向北而去。珊瑚心中忐忑不安。

耿照说道：“贤妹，愚兄向你贺喜。你不必为难，你送我到了此地，已是情至义尽，不必再送了。你有正经事情要办，赶快去吧！祝你早完心愿，故友重逢。”耿照并不糊涂，听了她和西门业的言语，早已猜想得到：那绣荷包的主人，也即是珊瑚所要急于寻访的人，定是她那晚对自己说过的，她

那位青梅竹马之交的知心朋友。他当然不方便再和珊瑚同去了。

珊瑚道：“商河在山东境内，不必着忙，我再送你一程，过了德州，咱们再行分手。”

路上珊瑚问道：“你可听过四霸天的名字么？”耿照笑道：“我曾经被北霸天北宫黝打了一鞭。其他三霸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。今日方知原来这虬须汉子也是一霸。他虽然曾想杀我，但看来这一霸却要比北宫黝好得多了。不失风尘豪侠的本色！”

珊瑚笑道：“北宫黝怎能与西门业相比？北宫黝名居四霸之末，人品最差，武功也最弱，反正现在闷着没事，我就将四霸天对你说说吧。”

珊瑚道：“这四人都是复姓，姓氏的第一个字按次序排列，恰巧就是东南西北。东霸天是东园望，南霸天是南宫造，西霸天就是刚才那虬须汉子西门业，北霸天则是你曾会过的北宫黝了。这四霸天另外还各自有一个绰号，东霸天东园望武功最高，为人介于邪正之间，行踪神出鬼没，又是住在东海一个小岛上的，所以人称‘东海龙’；南霸天南宫造性极粗暴，是一个横行江南的独脚大盗，人称‘南山虎’；西门业是四霸天中唯一正派的人物，相貌粗豪，却饱读诗书，多才多艺，因此人称‘西岐凤’；至于那北霸天北宫黝，在四人当中，人品最为低下，甘为金虏的走狗，所以江湖上就叫他做‘北芒狗’。‘北芒’是金京中都北边的一座山名，作为中都的屏障，北宫黝被唤作‘北芒狗’，那即是说他是金人的看家狗了。”耿照笑道：“这四个人的绰号，倒是起得有趣，又都合了他们的身份。”

珊瑚道：“你有小姐的令箭，大江南北的绿林好汉都得给你几分面子。所要防备就只是两个人，在北方是东园望，在南方是南宫造。东园望住在东海的飞龙岛，每年都要到泰安一两次，在山东境内，对他要特别小心。耿照笑道：“他是四霸之首，我是无名小卒，他又非金人走狗，未必会特别与我为难。”珊瑚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好在他每年也只是到山东一两次，每次也只是上泰山游览，你此行不必经过泰山，那也就很少机会碰到他了。”

他们二人的坐骑乃是千中挑一的骏马，脚程甚快，日头过午，就踏入山东境内，再过一个时辰，德州城已经在望，珊瑚要去的商河县在德州东北，耿照去江南的路线则要取道济南，那是在德州的西南方。南北异途，两人到了德州，那是必须分手的了。珊瑚眼圈一红，伸出手来，哽咽说道：“哥哥，你一路保重。”她像蓬莱魔女一样，虽然倔强骄傲，却是性情中人，并不因为已经知道了旧日爱侣的消息而对耿照冷淡，耿照甚为感动，当下也执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但愿你事事称心，珍重，珍重。”两人都知道从此一别，后会无期，不禁黯然神伤，洒泪而别。

珊瑚固然是满怀心事地离开，耿照一路之上，也是怅怅惘惘，思如潮涌。他从珊瑚的遭遇，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表妹秦弄玉来。珊瑚就可以会见她旧时的爱侣了，而他和秦弄玉却不知何日重逢？而且在彼此成了冤家仇人的情形下，纵使有相逢的机会，恐怕也是“相见争如不见”的好。想至此处，他觉得珊瑚的身世虽也可怜，却比他幸运多了。

正在心事如麻之际，忽见两骑快马，迎面而来，当前的那个汉子，忽然冲着耿照叫道：“你是耿照吗？”

耿照抬头一看，却不认得这个汉子，耿照大为诧异，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找那耿照为了何事？”他是“钦犯”身份，在未弄清楚对方来历之前，只好含糊其辞，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先探问对方的来意。

耿照自以为应付得宜，哪知他这么一问，却不啻自认便是耿照，后面那个汉子眯着眼睛怪笑道：“ 和你同行同宿的那美人儿呢？ ”这汉子一对阴阳眼，满面邪气，说话又轻薄下流，耿照一听，不禁怒火勃发，斥道：“ 你胡说什么，给我滚开！ ”

那汉子却不理睬耿照，逞自对他的同伴说道：“ 我那晚没有和他对过盘儿（绿林黑语，见过面之意。）但听这声音，决错不了。并肩子上吧！ ”蓦地把手一扬，一柄匕首对着耿照便飞过来。

耿照一个“ 镫里藏身 ”，哪知这柄匕首虽然向他飞来，目标却不是在他身上，只听得“ 噗 ”的一声，匕首插入了马脑，那匹骏马，受了重创，狂嘶跳跃，忽地四蹄屈下，将耿照掼下马背。

耿照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起身来，只觉脑后金刃劈风之声，敌人已经袭到，耿照一个箭步窜出，大怒骂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我与你等何冤何仇，为何横加毒手，毁我坐骑？ 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阴阳眼汉子已是如影随形，跟踪扑到，怪声笑道：“ 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有人与你有冤有仇，姓耿的小子，你晦气临头，认了命吧！ ”手中一对三尖两刃刀，横七竖八的便向耿照乱砍过来。耿照大怒，宝剑出鞘，一招“ 风卷残云 ”反削出去。

另一个鹰鼻汉子叫道：“ 当心，这是宝剑！ 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阴阳眼汉子的右手刀已被削去了刀尖。那阴阳眼笑道：“ 不错，果然是把宝剑，等会儿我就要他这把宝剑，其他的归你。 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丝毫不缓，说话之间，双刀飞舞，又已连进七招。耿照的宝剑竟未能再碰上他的兵刃，看来他的武功实是在耿照之上，最初的那一刀不过是试探性质，试出耿照用的果是宝剑，他就改用游身八卦刀法，不再和耿照的宝剑硬碰了。

但耿照的家传剑法却也不弱，那汉子又不敢碰他的宝剑，一时之间，要把耿照打败，却也不能。那鹰鼻汉子道：“ 不能为这小子多耗时候了！ ”声到人到，亮出一对判官笔，立即也向耿照攻来。

耿照侧身一闪，唰的一剑刺出，那鹰鼻汉子使了一招“ 横架金梁 ”，双笔架住他的宝剑，“ 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耿照虎口发热，宝剑几乎拿捏不住，不禁心中一凛：“ 鹰鼻汉子武功更在他同伴之上！ ”

那汉子得理不饶人，用了一个“ 粘 ”字诀，将耿照剑势卸开，双笔便插过来。

耿照宝剑狂挥，以攻为守，奋力连解三招，问道：“ 耿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朋友，请两位明言。 ”那阴阳眼汉子笑道；“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！ ”乘着耿照说话分心，蓦地欺身直进，一刀砍向耿照的手腕，耿照大怒，一招“ 玉带围腰 ”，剑光如环，拦腰卷去。这是一招两败俱伤的剑法，耿照小臂中了一刀，那阴阳眼汉子的左胁也被剑尖刺开了一道裂缝，血流如注，但好在双方都只是伤着皮肉，没有触及骨头。

那汉子怒道：“ 好呀，你这小子，敢情是不想活了？ ”双刀挥舞，攻得更急。耿照虽然也动了怒气，但心里想道：“ 我父亲当年忍辱负重，为的就是要将他那份遗书送到江南，我若是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两个恶贼手上，那却是太不值得了。 ”如此一想，不禁打消了与敌人拼命的念头。

耿照仗着宝剑的威力，发了一招“ 长河落日 ”剑光划成了一道圆圈，将那两个汉子迫开了一步，腾出左手，将蓬莱魔女那枝令箭摸了出来，忍着了气，朗声说道：“ 两位可认得这枝令箭么？小弟纵有不是，也请两位看在令

箭主人的份上，容小弟赔个罪。”

那鹰鼻汉子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是蓬莱魔女的碧玉令箭！”耿照暗暗欢喜，心道：“你认得这枝令箭就好。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那阴阳眼汉子冷笑道：“蓬莱魔女的令箭可以吓退别人，咱们却不是这枝令箭吓得倒的！刘大哥，你意下如何？”他前半截口气很硬，但末了却又要和他同伴商量，显然他对蓬莱魔女也并非全无怯意。

那鹰鼻汉子道：“不错，庄主交下来的命令只是要咱们拘捕这个小子，管她什么蓬莱魔女不蓬莱魔女？”这鹰鼻汉子沉着得多，不似那阴阳眼汉子的嚣张，敢情他似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，但一说出来就是斩钉截铁，替他的同伴拿定了主意。

令箭竟不生效，耿照只好豁出性命，再与那两个汉子恶战，他的武功本来不及那两个汉子，手臂又受了伤，气力渐渐不加，宝剑的威力也就越来越弱了。

战到此际，那鹰鼻汉子大喝一声“着！”双笔晃动，左刺“白海穴”，右刺“长强穴”，耿照横剑一封，却被那阴阳眼汉子的双刀架住，“　”的一声，阴阳眼汉子的左手刀也被削去刀尖，可是就在这一刹那，耿照已如触电一般，心头一震，左胁的“白海穴”已被那鹰鼻汉子的判官笔点个正着！

耿照大叫一声，倒跳出一丈开外，趁着还未倒下的一瞬间，使尽浑身气力，将宝剑脱手，化成了一道长虹，向敌人掷去！

那阴阳眼汉子急于要取得耿照的宝剑，却想不到耿照在被点了穴道，即将倒下之际，居然还能够将宝剑掷出，当作暗器伤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口宝剑不待他伸手去取，已是向他疾飞而来，那阴阳眼汉子双刀齐拍，意欲将宝剑击落，哪知力与愿违，耿照这反手一掷，乃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，拼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狠招，更加以他这口宝剑有断金截铁之能，那阴阳眼汉子和他距离太近，宝剑飞到跟前，他才招架，如何招架得住？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那阴阳眼汉子的双刀断为四段，剑势未衰，直刺入了他的小腹。

这一剑掷出，耿照亦已筋疲力竭，倒在地上。那阴阳眼汉子大怒，抽出宝剑，顾不得血流如注，便上前要杀耿照。

耿照穴道被点，知觉未失，见那汉子挥剑刺来，心头一凉，想道：“想不到我死得这样不明不白！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那鹰鼻汉子喝道：“不可！”判官笔往上一架，将他同伴的这一剑架住。

那阴阳眼汉子气呼呼道，“不杀这小子，我，我此恨难消！”鹰鼻汉子斥道：“你忘了庄主的吩咐吗？对蓬莱魔女的人，咱们虽然不怕，但却不能杀他！”阴阳眼汉子听他抬出了主人的命令，不禁气馁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双臂无力，宝剑跌下。

那鹰鼻汉子迅速将耿照身上的东西都掏了出来，除了那枝碧玉令箭之外，还有几锭银子，他全都收了，冷笑说道：“我以为是只肥羊，却原来是匹瘦马。”耿照最关心的是那份遗书，他下山之时，珊瑚早已替他缝在衬衣里面，没有给这鹰鼻汉子搜出。

那阴阳眼汉子挣扎着将宝剑重拾起来，得意笑道：“我吃了这口剑的亏，却做了这口剑的主人，也算抵偿得过了。哎哟，哟……刘大哥，麻烦你给我敷上金创药。哎哟，哟……”他伤口流血不止，双臂亦已麻木不灵，禁不住张口呼痛、求助。

那鹰鼻汉子在耿照的长衫上撕下一幅，缚了耿照的眼睛，这才过来帮助

同伴，他看了一眼，忽地冷冷说道：“你伤得很重，恐怕走不动了。我必须在今晚日落之前，将这小子押回去，这怎么办？”那阴阳眼汉子慌道：“刘大哥，你可不能将我丢下不管。”那鹰鼻汉子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敌人甚多，我若将你丢下，只怕你会落在别的敌人手中。”阴阳眼汉子呻吟道：“大哥，你将我带走吧。迟那么一天半天，想主人也不会见怪。”鹰鼻汉子道：“我又不是主人，我怎么知道。不过，你我八拜之交，你受了伤，我也不能不管。好，现在只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……”语犹未了，忽地将阴阳眼汉子手中的宝剑夺了过来。

那阴阳眼汉子大惊失色，颤声叫道：“刘大哥，你，你干什么？”话犹未了，那鹰鼻汉子已是手起剑落，唰的一剑，从他的前心通过了后心。那阴阳眼汉子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厉声叫道：“你、你、你好狠啊！”鹰鼻汉子冷冷说道：“谁叫你本领不济，受了剑伤？你不能走动，与其落在敌人手中，不如死在我的剑下。兄弟，你休怪做哥哥的狠心，我回去一定请高僧给你念往生咒。”这几句话说完，那阴阳眼汉子亦已断了气。鹰鼻汉子一脚踢开他的尸身，揩干了剑上的血迹，哈哈大笑，解下耿照的剑鞘，纳剑入鞘，佩在身上。

耿照听得毛骨悚然，心里想道：“天下竟有如此狠毒强盗，他们的主人，更不知是怎么样凶狠的魔头？这次落在他们的手中，定是凶多吉少了！”他被蒙了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身子突然一紧，那鹰鼻汉子已把他挟了起来，跳上马背。

这匹马似乎比耿照原先那匹坐骑更为骏健，耿照被他挟持而行，只觉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匹马似乎已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，再过了约莫半个时辰，那鹰鼻汉子勒住了马，得意笑道：“到了，到了，好在没有误了主人限定的时刻。”随即解开了耿照的蒙眼布。

耿照张目一看，只见面前一座大厦，粉墙百仞，密布蒺藜，中间一座门楼，长壁辉煌，气象万千，门楼下面开着两扇大铁门，左右两行执戟的武士，看来很像一个城堡。最前面那个守门的武士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刘大哥功成回来了。”那鹰鼻汉子道：“烦你通报主人，说我回来缴令。”那武士将他们带入一间阴沉沉的屋子，叫他们在那里等候。

耿照惴惴不安，心里正在想道：“莫非这里的主人就是四霸天中的东海龙？珊瑚说过在冀鲁一带，只有他敢不买蓬莱魔女的帐。但他是住在东海一个小岛上的，却怎的变成了庄主？”正自胡思乱想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主人已经走了出来。

耿照一看，大出意外，主人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年，剑眉虎目，颇有几分英气。耿照曾会过四霸天中的西霸天西门业和北霸天北宫黝，这两人都是将近五十岁的中年人，按理推想，东海龙是四霸天之首，决不会是个少年。

那鹰鼻汉子对这少年似乎很是畏惧，连忙跪下去磕头，禀道：“姓耿的小子带来了，请主人处置。小的办事不力，望主人恕罪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办得很好啊，并没有过了时刻。嗯，丁立呢？他怎么没有回来？”

那鹰鼻汉子道：“丁兄弟不幸，已丧在此人剑下，我未能保护他，惭愧得很。”

那少年双眼一翻，冷森森的目光从耿照身上扫过，射到鹰鼻汉子面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凭这小子就能杀了丁立？”那鹰鼻汉子忙道：“主人明察秋毫，

这小子武功虽然不济，但他却有一把宝剑。”他将宝剑解下，双手捧起，又再说道：“这柄宝剑有削铁如泥的威力，小的特地取来献给主人，请主人赏收。以主人的绝世武功，再有了这把宝剑，更可以无敌天下了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别啰嗦，拿来与我瞧瞧。”接过宝剑，随手一挥，将桌上的一个镇纸铜狮劈为两半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把宝剑，这就怪不得丁立丧在他的剑下了。”

那鹰鼻汉子媚笑道：“难得主人也赏识此剑，从今之后，天下剑术名家，都得向主人俯首称臣了！”

那少年剑眉一竖，忽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剑是不错，但我岂屑用它，你以为我没有这把宝剑，就不能称雄天下吗？”

那鹰鼻汉子浑身打抖，慌不迭的又跪下来磕头，颤声说道：“是小人无知，是小人说错了话。主人武功绝世，区区一把宝剑，焉能放在主人眼内？但请主人念在小的也是一番好意，恕过小的失言之罪。”

那少年给他一捧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武功倘若练到最高境界，可以摘叶伤人，飞花杀敌，这些神奇的武功，说与你听，你也不懂。我不敢自夸绝世武功，但在我眼中，这柄宝剑也不过等于废铜烂铁，只有你们才会珍贵它。好吧，你今次立了一功，这把宝剑就赏给你吧。”纳剑入鞘，抛回给那鹰鼻汉子。那鹰鼻汉子惶恐道：“小的怎配带这把宝剑？”那少年愠道：“有什么不配？你胆敢看轻了你自己吗？你看轻自己即是连带看轻了我！你要知道，你是我的手下，我的手下，难道还不配有宝剑？”那鹰鼻汉子连忙磕头谢恩，说道：“主人言重了，既然如此，主人赏赐，小的也不敢推辞了。”他一面磕头，心里头却暗暗好笑。原来他熟悉主人眼高于顶的脾气，刚才的种种，都是他故意做出来的。那少年自负武功，不肯接受宝剑，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。

那少年问道：“你搜过了这小子吗？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？那鹰鼻汉子道：“除了几锭银子之外，还有一枝蓬莱魔女的令箭。”那少年面色微变，说道：“拿上来。”

少年手持那枝碧玉令箭，将令箭一指，耿照只觉一线劲风，似利针刺进他的体内，登时穴道解开，稍觉疼痛，便浑身舒服。他和那少年少说也有丈许距离，那少年随手这么一指，就解开了他的穴道，内功之强，当真是难以思议！

那少年指着耿照问道：“这令箭是柳清瑶亲自给你的吗？”蓬莱魔女威震江湖，别人在谈起她的时候，敬之者称为“女侠”，畏之者指为“魔女”，但像少年这样直呼其名的在耿照还是第一次听见，显得他和蓬莱魔女的关系似乎甚不寻常。

耿照答道：“不错，是柳姑娘亲手交给我的。”那少年冷冷问道：“她和你是什么交情？”耿照道：“在她给我令箭之前，我和她素不相识。”那少年冷笑道：“素不相识？为什么她肯把令箭交给你这个陌生之人？”耿照道：“她知道我独自一人要走长途，故而给我这枝令箭，并不是我问她要的。”

那少年目光如刺，紧紧地盯着耿照，又冷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她对你倒真是好得很啊！看来，她是看上你这小白脸了。”耿照怒道：“你、你怎可这样诬蔑柳姑娘。”

那少年面色一沉，忽地厉声说道：“给我把这小子的脸皮剥了，送去给柳清瑶。”耿照又惊又怒，正要跳起来拼命，那少年将令箭一指，使出“隔

空点穴”的功夫，又封了耿照的穴道。

那鹰鼻汉子应了一声，随即拔剑出鞘，走过来道：“我正好用他的宝剑剥他的脸皮。”那少年哈哈大笑。

那鹰鼻汉子将宝剑在耿照的面门晃了两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剥下他的脸皮而不伤他的性命，倒真要费点心思呢！”那少年道：“蠢材，你从耳根剥起，很容易就可以把整张脸皮揭出来了。”那鹰鼻汉子道：“是！”小心翼翼地将剑锋移到耿照耳根，似乎是怕剥不到完整的一张脸皮，会给主人责骂。

那鹰鼻汉子看准了部位，正要将剑尖一划，耿照感到冷气沁肌，饶是他并不怕死，但想到剥皮之苦，也不禁为之心悸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那鹰鼻汉子的剑尖就要触及耿照肌肤之际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耿照惊魂未定，把眼一观，只见来的是个妇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姿容妖艳，但浓脂厚粉却掩盖不了她眼角的皱纹，看来至少也在三十岁以上，比那少年是显得苍老多了。

那妇人一到，少年慌忙站了起来，只听得那妇人冷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剥他的脸皮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娘子——这，这，这事你不用管。”那妇人柳眉一竖，说道：“我偏要管。哼，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意吗？你念念不忘柳清瑶是不是？这小子是柳清瑶的情人，你吃醋了是不是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娘子，你别胡乱猜疑。”那妇人冷笑道：“你呀，你对我从无真心，叫我怎不猜疑？我偏不许你剥这少年的脸皮。快把他放了！”那少年道：“脸皮不剥也罢，但放却是放不得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为什么放不得？”正是：

夫是魔头妻也怪，夫妻各自有邪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少年自有难言苦 妖女私传大衍功

那少年道：“娘子，你忘了么？咱们曾答应了孟钊什么事情？”那妇人格格笑道：“给他娶一个标致的娘子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可是孟钊这小子就死心眼儿，只想与他那位玉姑娘重圆好梦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这事和这姓耿的小子又有什么关连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娘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姓耿的小子和孟钊的那位玉姑娘，哈哈，他们的关系可是暧昧得很哪！”那妇人大感兴趣，问道：“怎么个暧昧法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刘彪，你说与主母听听。”

那鹰鼻汉子道：“前几天我们发现这小子和玉姑娘在冀鲁的大路上同行，我们就暗暗跟踪，哈哈，他们晚上在客店投宿，竟是同在一间房子的。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娘子，你明白了吧？这小子是那位玉姑娘的面首哪！”话至此处，耿照已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！满腔委屈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与珊瑚光明磊落，不料落在这些小人的眼中，却是想得如此不堪，我受诬陷还不打紧，连带珊瑚也蒙了污垢，真是太冤枉了、太不值了！”他满腔委屈，满腔冤愤，只是被点了穴道，却嚷不出来。

那少年说道：“孟钊这小子虽然本领平常，但咱们却还有用他之处。我答应给他找回他的玉姑娘，就正是要他死心塌地为我所用。这小子竟敢沾惹他的姑娘，我当然要为他出一口气了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孟钊可知道了这件事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有意令他惊喜一场。等会儿再叫他出来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恐怕不只惊喜，还要活活气死呢。他的好梦未圆，一顶绿帽子却是戴稳了。他还能要那玉姑娘吗？”那少年道：“这就是他的事情了，我把他的情人和仇人都找了来，我对他也算是尽了心力了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不错，他若是不肯再要他那骚蹄子，那就更好，我可以给他再作主张。”那少年道：“是呀，你总算明白了。这姓耿的小子是他的仇人，怎么好放？”

那妇人走到耿照身边，好像鉴赏一件精致的美术品似的，浑身上下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又摸了摸他的脸蛋，格格笑道：“这小子是长得标致，看来比孟钊还俊得多。怪不得会讨女人欢喜。嗯，把他放了吧！”

那少年道：“怎么？我和你已说得这样清楚，你还要把他放了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只知道笼络手下，就不知道讨我的欢心？”那少年惊疑不定，小声说道：“你也看上这小子了？”那妇人柳眉倒竖，嗔骂道：“放屁！”那少年道：“既然不是如此，何以又要把他放了？到底为的什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为的就是他是柳清瑶的情人！他和那玉姑娘怎样勾搭我不管，只要柳清瑶喜欢他，我也就高兴！我要把他放回去，好绝了你对柳清瑶的妄念！怎么，我的命令你敢不依从么？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娘子，你这干醋呷得好没来由。第一，她虽然是我的师妹，我离家之后，就从来没有回去过。我离家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呢！”原来这少年不是别人，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。

耿照不知其中原委，大感奇怪，心里想道：“珊瑚与我无事不谈，却怎的从来没听她提过柳姑娘有个师兄？这人既然是她的师兄，却又为何一点也不买她的帐？还有一样，听他们的称呼，这妇人当然是他的妻子了。他年轻英俊，武功又高，何以却选了一个比他年老而又姿色平庸的妻子，对妻子又这样惧怕？真是令人好笑、不解。”

那妇人冷笑道：“柳清瑶现在可不是孩子了，她早就从黄毛丫头变成了标致的大姑娘啦！孟钊和他那位玉姑娘分手的时候，两人也还都是不懂事的

孩子，孟剑不是一心一意要等她吗？”

公孙奇连连搓手道：“这怎么相同，这怎么相同？孟钊没有妻子，我已有了你这如花似玉的娘子，早就心满意足，哪能还想别人？”

那妇人瞟了丈夫一眼，面色好转一些，但仍然冷笑道：“你别嘴上涂了蜜糖。讨我欢喜。哼，你若心中有我，当年也不会去缠南阳云仲玉的女儿哪？”

公孙奇道：“事情早已过去了，你还提它干嘛？何况这件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？我是受人之托，那，那……”那妇人道：“好，就不谈这件事。你刚才说了个‘第一’，还有没有个‘第二’？”原来公孙奇当年迫云仲玉父女之事，事关着一件秘密，那鹰鼻汉子虽然是他们夫妇的亲信，那妇人却也不愿给他知道，故此忙把话头岔开。

公孙奇道：“有，有。第二，你当然知道我最大的仇人是谁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怎么？你有了什么关于笑傲乾坤华谷涵的消息吗？华谷涵与这事又有什么相干？”公孙奇道：“华谷涵上月派遣了白修罗给柳清瑶送礼，送什么，我不知道；只知道柳清瑶现在己去回拜华谷涵了，又听说有人要给他们二人撮合呢。”那妇人格格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很伤心了？”公孙奇正容说道：“不错，是很伤心，而且很愤恨呢。但娘子，你可别误会，我的伤心愤恨，是因为她到底是我的师妹，现在她和我的仇人勾结起来，看来是要对付我了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公孙奇咬牙道：“我已决意不把她当作我的师妹，她勾结我的仇人，她也就是我的仇人了。”这话，他当然是有意说给妻子听的，不过，他心里确实也很伤心，说来神情激动，看不出是有意做作。那妇人眉梢充满笑意，脸色更好转了。公孙奇道：“好了，你现在总该相信我对柳清瑶没有什么邪念了吧？”那鹰鼻汉子忽道：“主公，有一件事，我还未禀报。”

公孙奇道：“何事？说来！”那鹰鼻汉子道：“孟钊的那位玉姑娘，她，她的身份——”那妇人连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那鹰鼻汉子道：“玉姑娘是蓬莱魔女最得宠的一个侍女。”公孙奇“呀”了一声，似乎很出意外。那鹰鼻汉子道：“所以小人要向主公请示，主公既是把蓬莱魔女当作华谷涵一路的人，那么咱们让不让那玉姑娘踏进这里？她和这小子分手之后，就单独一人，向咱们这里来，估量最迟在明天中午也会到了。”公孙奇沉吟不语，似乎心意踌躇，一时难决。

其实公孙奇这一切也都是做作出来的，他早就知道了玉珊瑚是柳清瑶的侍女，但孟钊和这鹰鼻汉子却还未知道。

而且这一切还是他有意安排的，上个月西门业路过商河，公孙奇留他住了一晚，他知道西门业交游广阔，他自己不出面，却有意“指点”孟钊，叫孟钊向西门业求助，亦即是请西门业给孟钊找寻珊瑚。公孙奇如此这般为孟钊尽心设计，并非为了孟钊，其实是为了他自己。原来蓬莱魔女不但威震江湖，而且也是艳名四布，（江湖上最初本是称她为“蓬莱仙子”的，后来她杀了钟氏兄弟，又以武力收服冀北群盗，江湖上才改称她为“蓬莱魔女”。）公孙奇听人说起蓬莱魔女之美（那些人并不知道他就是蓬莱魔女的师兄），不禁暗暗后悔，心里想道：“早知道这黄毛丫头长成之后，会变成天仙般的美女，我当初实在不该离家，等到这个时候，她还不是我的人吗？嗯，她小时候我对她不错，想来她对我也未必就能忘情。”正是由于这一妄念，他才替孟钊设计，希望找到了珊瑚之后就让孟钊和珊瑚成为夫妻，这样孟钊夫妻必然十分感激他，乐意为他所用，他也就可以从珊瑚口中，探听柳清瑶的事

情，甚而将来可以利用珊瑚，再搭上柳清瑶，与柳清瑶重修旧好。后来他打探得珊瑚在冀鲁路上出现，又急急叫手下人去跟踪查探，也都是出于这个私心。不过平空多出了一个耿照，而这耿照又与珊瑚有“暧昧”之事，这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

这时他正在作状踌躇，那妇人却已哈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有什么难处置的？当然是让她进来。我要收她做贴身侍女，也好气气那柳清瑶。哼，就不知道她的心是否还向着孟钊？”说到这里，她又不自禁地摸了一摸耿照的脸蛋，笑道：“这小子可比孟钊俊得多呢！”

公孙奇妒意大起，他并非妒忌妻子赞美耿照，而是胡乱猜疑，猜疑耿照是他师妹的情人。当下便即说道：“娘子，这还不易办吗？把这小子一刀砍了，不就成了？”那妇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虽是以风流浪子自命，却不懂得女人的心意！”

公孙奇打了个哈哈，歪着眼睛说道：“我不是女人，猜女人的心事总是要隔一层，还望娘子不吝指教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女人和男人不同，女人要比男人深情得多，男人可以到处拈花惹草，同时有几个女的，一视同仁，女人可就做不到了。”公孙奇笑道：“不见得吧？若然如此，那你也不用为孟钊担心了？”那妇人道：“那位玉姑娘可也不是同时要两个男人呀。她是‘鱼与熊掌，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也。’倘若是换了你呀，你一定是鱼也要，熊掌也要的了。”公孙奇苦笑道：“你总是瞎猜疑，捕风捉影。好啦，你的野火不要乱烧到我的头上来，还是将话头拉回去吧，说说孟钊的事情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好吧，就说孟钊的那位姑娘。那位姑娘听到孟钊的消息，毕竟还是和这小子分手了。可见最少在此刻，在她心中还是旧爱胜于新欢。我担心的是在将来，将来她和孟钊相处久了，可能发现孟钊样样不如这个小子，那她就会后悔了。”公孙奇笑道：“是呀，既然你担心会有这样结果，那你又为何不肯听我之言，将这小子一刀杀了？”

那妇人冷笑道：“所以我说你不懂得女人的心意，若是将这小子杀了，她就更会怀念这个小子，而且说不定她会因此怀恨孟钊，本来对他还有的旧情，也因此而付之流水。你要知道，在女人的心目中，得不到的东西和失去而不能再得的东西都是宝贵的！”公孙奇心里暗道：“男人也何尝不是如此？”问道：“然则依你之见又是如何？”那妇人笑道，“最好给这小子也找一位标致的娘子。过几年大家都生儿育女，那就平安无事了。”公孙奇大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想给这小子做媒呀！哪儿去给他找标致的娘子？依我说，这是孟钊自己的事情，咱们实在不必为他担这么些心事，这小子最好交给他处置，他杀也好，放也好，都由得他。”

那妇人沉吟不语，过了一会，忽地自言自语道：“那玉姑娘是柳清瑶的心腹侍女，哎呀，那么这小子就不一定是柳清瑶的情人了！”公孙奇给她一言提醒，猛地想道：“不错，我刚才也是一时妒火攻心，连这点浅显的道理也看不出来。倘若这小子是柳清瑶的情人，柳清瑶怎放心让他与自己的艳婢同行？看来那枝令箭，是柳清瑶看在自己心腹侍女的份上才给这小子的。何况现在又得到消息，柳清瑶已经和华谷涵勾搭上了，这小子更不会是她的情人了。”公孙奇之所以要杀耿照，不过是由于妒意，这么一想，妒意消散，就觉得杀不杀他，都是无可无不可了。正好那妇人也是同样心思，她要保全耿照，主要就因为耿照是柳清瑶的情人，可以用耿照来断丈夫之念，现在既然发觉不是，那么杀不杀耿照，她也是无可无不可了。

两夫妻同样心思。那妇人笑道：“ 好吧，这回我听从你的主张，这小子是死是活，就得全看孟钊的了。 ”刚好说到这里，就有人进来报道：“ 孟钊求见主公。 ”公孙奇与那妇人相视而笑，心里想道：“ 这小子的消息倒很灵通。 ”当下笑道，“ 来得正好，省得我派人去唤。 ”

耿照抬头一望，只见一个少年走了进来，脸上冷森森的毫无表情。原来这次的行事，公孙奇虽然是瞒着他，但那鹰鼻汉子将耿照捉回来，消息便登时传了开去，不免有好事的打听其中原委，纸包不住火，秘密也就渐渐泄露了。孟钊确实是听到一些闲言闲语，沉不住气，这才藉故来的。

．耿照满怀委屈，舍于穴道被封，无法声辩，只见那少年充满恨意的眼光盯他一眼，却不言语，迳自走上前去，向公孙奇行了一礼，掏出一封信来，说道：“ 主公吩咐的这封信札已经写好了，请主公过目。 ”公孙奇略看一看，笑道：“ 写得很好。 ”随手交给鹰鼻汉子，说道：“ 明日你给我选一个口齿伶俐的人，将这封信送到东海飞龙岛去。 ”鹰鼻汉子诺诺连声，将信收下。

孟钊垂手道：“ 主公还有什么吩咐？ ”公孙奇笑道：“ 你大约不只是为了要将这封信给我过目。不瞒你了，你先看一看，你可认得这小子吗？ ”孟钊再向耿照盯了一眼，说道：“ 不认得。 ”公孙奇道：“ 刘彪，你说给他听。 ”

那鹰鼻汉子道：“ 孟老弟，我说给你听，你可别恼。你那位姑娘和这姓耿的小子一路同行，今天才分手的。 ”孟钊颤声道：“ 刘大哥，你在跟踪他们？你，你可瞧见了他们有、有什么不轨之事？ ”这“ 不轨之事 ”四字，他实在没有勇气说出来，声音细如蚊叫。

那鹰鼻汉子却故意大声说：“ 老弟，你可得看开一点，孤男寡女，一路同行，这不轨之事么？哦，我看你还是不问的好。 ”孟钊沉声说道：“ 到底怎么？ ”那鹰鼻汉子跨上一步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 老弟，你别着恼，他们晚上住店，只是要一间房的。 ”原来这鹰鼻汉子要了耿照的宝剑，自是想把耿照置于死地，免生后患。他说话的神态、语气，都是唯恐引不起孟钊的杀机。

孟钊面色铁青，但却没有立时爆发，公孙奇暗暗赞道：“ 这小子阴沉得很，在这当口居然还忍得住，看来是个可以造就之才。 ”

孟钊呼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主公，请你解开这小子的穴道，我想问他几句话。 ”公孙奇道：“ 好，这小子我交给你处置，要死要活，都由得你了！ ”随手一指，便以一股罡气，解开了耿照的穴道。

耿照穴道一解，不待那少年发问，马上就嚷起来道：“ 孟大哥，你错了！ ”孟钊道：“ 哦，我怎么惜了？ ”耿照道：“ 你不明白，玉姑娘对你实是一片真情，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你呢，你休得听信别人的谗言。 ”孟钊冷冷说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 ”耿照道：“ 玉姑娘都对我说了。你们以前是邻居是不是？你们常常到江边捉鱼，到野地捉蝴蝶是不是？你瞧，她对小时候的事情都还记得很清楚呢！还不是很惦记你么？她还对我说过，她今生只有一个愿望，就盼和你再见上一面。所以当她一听见你的消息，就赶来了。 ”

要知耿照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少年，自幼在官宦人家长大，虽非鲁莽之辈，但对人情世故却懂得很少，他一时情急，急于辩解，不假思索，就把珊瑚与他的私语都搬了出来。在他以为这可以解开孟钊的猜疑，哪知却正是犯了大忌，试想女孩儿家的心事，岂肯轻易对男子说的？耿照说出了这些，适足以证明他和珊瑚的交情大不寻常！孟钊不由得面色铁青，眼中喷火。

耿照犹自不知趣，又再说道：“ 玉姑娘与我光明磊落，我们只有兄妹之谊，决无苟且之事，皎皎此心，天日可表。 ”那鹰鼻汉子冷笑道：“ 说得倒

好听。”耿照大怒道：“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不错，我们曾在客店投宿，但并非同住一房。”那鹰鼻汉子笑道：“你这小子很有本领，说谎也不脸红。”耿照把心一横，说道：“孟大哥，我把那晚上的真相都对你说了，免得你无谓猜疑。那晚我和玉姑娘是住在一间套房之中，有门相通，但那是隔开的，睡到半夜，房里闹老鼠，我以为是夜行人，玉姑娘过来，将老鼠打死了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你不信我，也该相信你的玉姑娘！”鹰鼻汉子嘿嘿冷笑，笑得邪气十足。

孟钊猛地喝道：“不要说啦，你不怕污了你的嘴，我也怕污了我的耳！”忽地一巴掌向耿照打去，耿照猝不及防，竟给他打了一记耳光，半边面都打肿了。

耿照是宁死不辱的脾气，这一记耳光，当堂打得他心头火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孟钊又是一掌打来、耿照这次有了防备，焉能再给他侮辱，一招“野马分鬃”，将他双掌格开，迅即也是一记耳光打去。孟钊因为见耿照是给那鹰鼻汉子擒来的，只道他武功寻常，哪知耿照的武功虽然不很高，却也不在孟钊之下，尤其他自幼便跟父亲练“蹑云剑法”，这“蹑云剑法”最讲究的是步法轻灵。孟钊突然给他反击，也是颇出意外，不过他要比耿照刚才毫无防备的情况好一些，没给打个正着，但耿照这一巴掌，从他耳边擦过，也已括得他的耳根火辣辣作痛。

耿照抢了上风，却不趁势追击，反而停下手来说道：“孟钊，你侮辱我不打紧，但你却不该砧污了一心爱你的玉姑娘！你把她当成了什么人了？她今早还曾对我称赞过你，说你是个有气度、明礼义的人，谁知你却是这般量窄，唉，好不教我失望，为她可惜！”他越说越是气愤，那鹰鼻汉子又在一旁嘿嘿冷笑，用非常刺耳的声音说道：“妙哉高论！听了这番高论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甘心情愿做个乌龟，方始算得是气度宽宏，明礼知耻！”孟钊大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毙了你！”猛地又扑过来，立下杀手，一招“双风贯耳”，左右开弓，双掌拍击耿照两边太阳穴。

耿照本来无意与孟钊动手，但见对方如此狠辣，也不禁动了怒气，双掌一分，用了一招“弯弓射雕”，解开了对方的“双风贯耳”。孟钊气势汹汹连劈七掌，耿照左避右闪，还了五招，但他却是只守不攻，显然还不想与孟钊拼命。

那妇人笑道：“这小子的身手倒还不错呢！”公孙奇道：“他这套掌法是从蹑云剑法上化出来的，蹑云剑、蹑云步也是一门武林绝学，当然是不错的了。”公孙奇只看了几招，就看出耿照的家数，耿照也不禁骇然。但公孙奇却只是袖手旁观，那鹰鼻汉子见主人如此，也就不敢出手。

那妇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小子已得了蹑云剑的真传，可惜只有三四分火候，临敌的经验也很差，要是有个名师指点，他的武功可以迅速提高一倍。”又笑道：“可惜那位玉姑娘不在这儿，有两个英俊的男人为她打架，她也应该感到骄傲了。哈哈，他们争风呷醋，咱们可不能插手了。”

孟钊狂攻不已，他的武功曾得过公孙奇的指点。也非比寻常，出手又重又快，耿照接连遇了几次险招，无可奈何，也只好施展浑身本领，还击过去，不似最初的纯粹防御了。这么一来，一方胜在经验丰富，一方胜在招数高明，打得难解难分，煞是好看。

那鹰鼻汉子忽道：“主公，我想请你指点。”公孙奇道：“指点什么？”那鹰鼻汉子道；“我日前曾与一位朋友切磋武功，那人轻功很好，步法灵活，

我用伏虎拳与他较量，结果是输了给他，我很不服气。主公武学深湛，因此想请主公指点，我再用伏虎拳是不是能打赢他？”公孙奇何等聪明，一听便知道鹰鼻汉子的用意。原来这鹰鼻汉子是想暗中相助孟钊，孟钊新学会了一套伏虎拳他是知道的，他其实是要公孙奇指点孟钊而已。那番话当然是他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。公孙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当然可以打得赢他。”

那鹰鼻汉子道：“怎样打法，还望主公详加指点。”公孙奇笑道：“我一说你就明白，只是略加指点也就行了。喏，步法灵活的下盘多不稳固，切忌与他绕身游斗；伏虎拳中有七式是拳中夹腿的，你脚踏五门八卦方位，不必理对方从何处攻来，只是拳打东就脚踢西，拳打南就脚踢北，总之拳脚的方向相反，不出五招，敌人定要挨你拳头，否则也会着你脚踢。”

孟钊听了，心领神会，伏虎拳陡地使出，呼呼挟风，一拳劈面而至，耿照见他拳势凶猛，迅即一闪，哪知脚步未稳，孟钊一脚又已踢出，正是朝着他闪避的那个方位，耿照就等于自己送上去给他脚踢一般。耿照大吃一惊，硬生生扭转身躯，那一脚已从他腰胁擦过，虽然没有踢个正着，亦已感到火辣辣，隐隐作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孟钊身形步换，从坎门踏出震位，第二拳又打出来，耿照喘息未定，慌忙一闪，他闪得快极，但奇怪得很，孟钊连环腿踢出，恰好又是朝着他闪避的那个方向，竟似预先料到耿照的身法似的。

原来正因为耿照的步法迅捷，他那蹑云步法，一闪就是由东向西，或是由南向北，习惯已成自然。而孟钊则拳脚并用，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打出，耿照当然是不碰着他的拳头就要碰着他的脚尖了。

如此一来，耿照登时手忙脚乱，果然才不过第三招，就挨了孟钊重重一拳，幸而他身子结实，这一拳还禁受得起。耿照本来聪明，这时已看到对方克制自己的窍门，可是一来由于他的蹑云步法，习惯已成自然；二来在激战之中，心情紧张，不容他从容思考，一时间想不出应付之法，又着了孟钊一脚，这一脚正中他的膝盖，耿照膝盖一软，险险跪倒。那鹰鼻汉子哈哈笑道：“孟老弟，出手更重一些，把这小子打得屈膝求饶！”

耿照怒气填胸，心道：“大丈夫宁死不辱，要我屈膝，那是万万不能。”强忍痛苦，脚步踉跄的依然苦斗。但不过数招，又中了孟钊一拳，这一拳正中背脊，拳猛力沉，打得耿照眼冒金星，喉头一股腥气冲上，耿照咬着牙根，把一口鲜血硬咽下去。

忽听得有个娇媚的声音笑道：“傻小子，站着不动，全力还他一掌！”这时孟钊正自一拳打到耿照胸膛，耿照本来要闪身还击的，听了这话，心中一动，姑且照这方法一试，当下倏然收步，纹丝不动，用尽全力，双掌一齐向前推出。如此一来，孟钊那一脚就踢了个空，他的功力虽然与耿照不相上下，但因他拳脚兼施，把力道分作两处使用，那一拳就挡不住耿照的双掌，不由得登登登的连退数步，险些跌倒。狼狈的情状，就似耿照先前所受一般。

孟钊又惊又怒，大声叫道：“二小姐，你、你——”耿照抬头一看，只见指点他的竟是个年轻的女子，梳着高耸的“堆云髻”，绾着一支金钗，脸上涂了一层不厚不薄的脂粉，姿容说不上是美，但也并不丑，比那妇人好看一些，但两人的相貌却很相似。

公孙奇喝道；“虹妹别管闲事，孟钊你别理她，快用伏虎拳的第七式，走离门，趋巽位，拳打‘愈气’，脚踢‘白海’。”孟钊有主人撑腰，胆气顿壮，一个转身，拳打脚踢，从耿照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。那少女也立即叫道：“走乾门，趋震位，掌击‘膻中’。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耿照腰部中了一拳，他无暇思索，便即依照那少女的指点走位发掌，孟钊踢向他下盘的那一脚便落了空，重心骤失，身向前倾，耿照一掌劈下，果然恰好劈中孟钊的鼻梁（“膻中”即鼻梁与嘴唇之间的方位。）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鼻血直淌。那少女格格娇笑。

哪知笑声未了，耿照膝盖忽地一麻，气力全消，双腿一弯，堪堪就要倒下。孟钊大怒之下，突然见敌人显出不支情状，知道是主人出手暗助，心想：“有主人在此，谅你这野丫头撒野也撒不到哪里去，我何须怕你？”喝道：“小子，你也吃我一拳。”

就在耿照将倒未倒之际，他猛的扑上去便是照面一拳，也想照样打破耿照的鼻子。

哪知他快，有人比他更快，他一记长拳捣出，只见青色的人影一晃，正是那个少女，出手如电，倏地就抓住了耿照的背心，将他硬生生地拉开数步，避开了孟钊这一记刚猛的长拳。到了此时，孟钊再大胆也不敢扑上去动手了。

公孙奇喝道：“虹妹，你闹得太不像话啦！把人放下来！”那妇人也喝道：“虹妹，不许这样胡闹，听你姐夫的话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姐夫没有听你的话，你却要我听他的话？咦，你几时变了性，愿意做千依百顺的妻子，甘受丈夫的管束了呢？”那妇人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放下！”那少女见姐姐发了气，果然不敢太过撒野，只好把耿照放下来。

但那少女显然并未心服，走上来道：“姐夫，你怎么说我闹得太不像话？”

公孙奇怒道：“你为何教这小子打孟钊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咦，只许你州官放火，就不许我百姓点灯吗？你和刘彪高谈阔论，不也是暗地里指点孟钊打他吗？”公孙奇道：“你这丫头怎的如此不明事理，孟钊是自己人，你懂不懂？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我怎么不懂？我还知道孟钊是因为争风呷醋，所以想一拳把他打死呢！”

公孙奇道：“既然你知道因由，为何还要如此胡为，帮外人来打孟钊。”

那少女格格笑道：“我说你才是胡闹呢，人家争风呷醋，干你什么事，要你插在中间？这是他们的私事，就应该由得他们去分个雌雄，决个胜负，你暗地帮忙，算个什么？孟钊打赢了也不光彩！”那妇人斥道：“阿青，你说够了没有？简直是越来越放肆了，说话没大没小，胡言乱语，羞也不羞？”那少女道：“还没说够呢！姐夫，你自命是天下第三高手，以天下第三高手的身份，却去暗算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羞也不羞？姐姐，你——”那妇人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常自夸，姐夫什么都听你的，嘻嘻，我不说啦……你想想看，你羞也不羞？”言下之意，实是讥笑姐姐胡乱吹牛，因为她姐姐最初是主张放走耿照的，公孙奇却没有听她的话。

公孙奇一向自负，给她刺中痒处，满面通红，发作不得，只有频频说道：“白虹，你还不管束管束你这妹子，太不成话啦！连你我也顶撞起来了！”那少女又格格笑道：“要我不顶撞你们。那也不难。可是你们做事也得公道一些。好吧，姐夫，我和你一言为定，你不帮孟钊，我也不帮这小子，让他们再去拼个你死我活！”那妇人喝道：“闭嘴，你再胡闹，我可要掴你啦！”那少女见姐姐似乎是动了真怒，噘起小嘴，咕哝道：“好，你以大压小，不许我说，我就不说。”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。

孟钊打不过耿照，又是羞惭，又是气恼，猛地大声说道：“主公，别要为了我的缘故，伤了你们一家的和气。这小子由你处置，放也好，杀也好，

收留他也好，我都不管了。”气愤愤地施了一礼，便要告退。

公孙奇实在是拿他这顽皮撒泼的小姨没有办法，另一方面，他又想拉拢孟钊，要孟钊心甘情愿作他的忠仆，真是有点左右为难。他眉头一皱，佯作发脾气道：“青虹胡闹，是她不对。孟钊，你怎么也和她一般见识，发起小孩子的脾气来啦？”孟钊垂手道：“小的不敢！”公孙奇道：“你慢走，我自会还你一个公道！”他口中说话，眼角却瞧着妻子，显然他是想妻子给他拿个主意。

那妇人道：“依我看，暂时还是不要杀这小子，把他关起来吧。明儿你那位玉姑娘来了，看她对你怎样，你再决定不迟。”原来这妇人也是有心袒护耿照的，但为了顾全丈夫的面子，不能不这样敷衍孟钊。孟钊道：“小的是个下人。一切听从主公主母吩咐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刘彪，你把这小子关进地牢，不许虐待他。”那鹰鼻汉子应了一声：“是”，将耿照押走，一场风波，暂时平静。

地牢里不见阳光，耿照浑身疼痛，躺在又冷又硬的石板上，越想越是不值。忽听得轧轧声响，地牢那两扇石门打开，透进了光亮。

耿照抬头一看，正是刚才指点他的那个少女走了进来，格格笑道；“你很有男子气概，肯为心爱的姑娘拼命，好，我很喜欢这样的小伙子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咦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她走了过来，将耿照一拉，忽地又笑道：“哦，这倒是我糊涂了，我忘记了你的穴道还未解开。”于是随手一点，解开了耿照的穴道。

耿照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但这少女于他有恩，也只得和她敷衍，心想：“我的姓名反正这里的主人是知道的了，说给她听，也没关系。”便依实说了。

那少女道；“我姓桑，名叫青虹，我姐姐名叫白虹，这里的主人是我的姐夫，他就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。”

耿照道：“多谢桑姑娘照顾。这是一场误会，还望姑娘善言，向那位孟大哥解释。”

桑青虹道：“什么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？难道你是为一个不相干的女子拼命吗？”

耿照道：“也不是不相干的女子，那位玉姑娘和我是结拜兄妹。”当下将对孟钊说过的话，再说一遍。不过却详细得多。

桑青虹笑道：“孟钊一定不相信的，连我也不相信呢！”耿照叹口气道：“你们都不相信，那我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桑青虹忽道：“那位玉姑娘漂不漂亮？”耿照想不到她突然会问这个问题，半晌不语，桑青虹笑道：“你不好意思说是不是？我一定要你说！”耿照怕了她的歪缠，只好说道：“这很难说，漂不漂亮，各有各的眼光。”桑青虹道：“我不是问别人，我只是问你。哈，你还是不好意思说？那么，你就只说，她比我长得怎么样？”耿照无可奈何，随口说道：“你和她都很好看，实在是难分高下。

桑青虹道：“好，你肯为她拼命；那么你肯不肯为我拼命？”耿照道：“姑娘说笑话了，姑娘本事胜我十倍，哪用得着我？”桑青虹道：“我也不是一定要你给我拼命，但我却要知道你的心意、你对那位玉姑娘很好，对我是否也会一样的好？”耿照道：“多谢姑娘相助，我当然是很感激的。”

耿照对她的问题，避开了正面作答，但桑青虹已是甚为满意，笑道：“好，

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就有办法救你。我和你私逃出去。”

耿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要瞒着姐夫姐姐，和我私逃？”桑青虹道：“你怕什么，姐姐是巴不得我走的。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姐夫好色，我的姐姐醋意最大，几乎凡是女人，她都不放心丈夫和她亲近。她甚至害怕姐夫勾搭我呢，她不说，但我知道。所以我若和你私逃，她是求之不得。我姐夫怕我姐姐，我姐姐不管咱们的事情，他也就不敢管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咱们今晚就逃，不过，你可得给我先立一个誓。”

耿照道：“立什么誓？”桑青虹脸上浮现出一圈红晕，说道：“从今之后，你不许再和别的女子勾搭，倘有背誓寒盟，来生掉进洞里变个大王八！”耿照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妖女真是又刁蛮，又撒泼，脸皮又厚，和她讲礼义廉耻，她一定听不进去。”当下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想私逃，这办法不好。”桑青虹道：“怎么不好？”耿照道：“大丈夫来去光明，岂能鬼鬼祟祟，仰仗女子之力私逃？逃得出去，也要受人耻笑！”

桑青虹怔了一怔道：“好，你有志气！可惜孟钊决不肯放你，你单独一人，又没有本领越狱！”耿照道：“大丈夫宁死不辱，倘若迫得紧时，我最多是一死而已！”。

桑青虹忽地笑道：“好，我再给你想个办法。对，有啦，这个办法非但你不会受辱，而且是大大的吐气扬眉。”

耿照姑且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桑青虹道：“那位玉姑娘明天会来到这儿，明天你就把看守的人击晕，破门而出，抓着孟钊，当着那位姑娘，狠狠的将他揍一顿，然后说明，你并不是为了争风呷醋，只是为了他侮辱你，所以要教训他一顿。我事先和姐姐说好，不许姐夫暗助孟钊。我姐夫自视甚高，他决不会亲自出手拦阻你的。这样，你就可以扬长而去了。这岂不是大大的吐气扬眉？还有明天看守的人，多半就是刘彪，他抢了你的宝剑，你把他击倒，又正好可以夺回宝剑，出口气。”

耿照苦笑道：“桑姑娘，你是有心拿我消遣么？打赢孟钊，我已没有把握，何况还要空手击倒持有宝剑的刘彪？”

桑青虹道：“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的内功基础其实甚好，只是你不懂得导气归元的法门，内力尚未能运用如意而已。倘若你打通十二重关，能够将本身所具的功力，完全发挥出来，休说刘彪、孟钊，在这个庄子里；除了姐夫和我姐妹二人，谁都不是你的敌手。我们三人不出手，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哪个拦阻得往？”

“导气归元”那是一种极奥妙的吐纳功夫，到了打通十二重关，即是真气可以运用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，这更是修练内功的上乘境界，不少人毕生修练内功，也未能达到这个境界。耿照听了，只是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姑娘你开玩笑开够了没有？要待我练成这等高深的本领？我的头发已经白了。”

桑青虹格格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木头脑筋，你不想想，倘若要等到你头发白了，才能出来，我还会要你么？我自有妙法，使得你在一夜之间便练成高深的内功。你信不信？”耿照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桑青虹道：“你不相信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耿照道：“我是一个外人，姑娘，你纵然对我并无猜忌之心，我也不便听你太多的秘密！”桑青虹怔了一怔，向他的额角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这呆子，我几曾把你当作外人？”耿照连忙后退，说道：“我是呆子。请姑娘避男女之嫌。”桑青虹大笑道：“你和那位玉姑娘同在一室，半夜三更，还

劳烦她给你打老鼠，那个时候，你怎么又不避男女之嫌了？你刚才还说过，你要对待我如同对待那位玉姑娘一样，你就忘了么？”耿照实在拿她没有办法，只有默不作声。桑青虹忽地笑道：“秘密暂且不说，我先给你抹干净这堵墙壁，你瞧这墙壁上蛛网密结，厚厚的一层灰尘，你倒不怕霉臭的气味？”她突然抛开正经事不说，就撕下一幅衣袖，替耿照抹拭墙壁上的蛛网灰尘，拇耿照弄得莫名其妙，心想：“这妖女真是古里古怪。”

桑青虹又笑道：“难道你当真心甘情愿被关在囚牢“不想逃走么？你甘心让孟钊要杀便杀、要打便打、要侮辱便侮辱你么？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上乘内功，你有机会可以在一夕之间练成，你也毫不心动么？”耿照想起他所负的使命，想起他父亲一生的苦心，不觉心中动摇，但仍是说道：“我不相信有这样容易的事，一夕之间便能练成上乘内功？再说，我也不敢太多接受姑娘的恩惠。”桑青虹笑道：“只要你以后对我好，那便行了。你不相信，那容易办，我马上将练功的秘诀告诉你。”对武学中人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，何况耿照还有使命在身，听了这话，不觉怦然心动，但随即想道：“大丈夫岂能随便接受人家的恩惠？何况我对这妖女毫无爱意：她却明显有以身相许之意，我接受了她的恩惠，又怎能摆脱她的纠缠？”想至此处，意兴索然，淡淡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好意，倘若真有这样的秘诀，那定是姑娘门中的不传之秘，偷学别人的秘传绝学，那是武林的禁忌，姑娘纵肯传授给我，我也不敢接受。”

桑青虹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君子，你的师父还在生么？”耿照道：“我没有师父，我的武艺是父母教的。”桑青虹道，“你是不是要问过父母，才敢接受别派的武功？”武林规矩，改学别派功夫，必须问过原来的师父，是以桑青虹有此一问，耿照怆然说道：“我的父母早已死了。”桑青虹道：“那更好办了，你还有什么顾虑？”耿照说道：“我父母死了，但我仍当他们在生，不敢违背他们教我的做人规矩。”

桑青虹蹙了双眉，似是有点气恼，说道：“似你这样的傻子，真是天下少有。好吧，你不愿学，我也不勉强你学。这一件小礼物，我送给你，你总可以接受吧？”耿照忽觉眼前光亮，却原来是桑青虹拿出了一颗夜明珠。

这颗夜明珠足有眼核大小，发出一派柔和的光辉，虽然不能及远，但在尺许之内，却可明察秋毫，确实是件稀世奇珍。耿照愠道，“桑姑娘，你当我是贪财主的小人么？再说，我要了这宝珠，又有什么用？请你收回去吧。”桑青虹笑道：“当然有用。这地牢里黑漆漆的，有了宝珠，就可以代替烛光了。”耿照道：“我不要，我宁愿忍受黑暗，也不敢接受姑娘的厚礼。”

桑青虹笑道：“你瞧瞧，墙壁上有什么？”好奇之心，人所难免，耿照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墙壁上刻有各种各式的人像图形，有的单足挺立，腰躯扭曲；有的以头顶地，身躯倒立，手足分开；有的两手据地，双足朝天；有的盘膝而坐，合掌过顶，形状都是古怪之极。

桑青虹道：“这是练功的大衍八式，我爹爹刻在这墙上的，这个秘密，连我姐夫也不知道。”耿照这才知道桑青虹的用意，桑青虹是要他偷学这大衍八式，那颗夜明珠是给他代替烛光的。耿照是名门正派弟子，见了这些奇形怪状的人像，不知怎的，就觉心里讨厌，想道：“这一定是邪派的攻夫。”他本来就不想偷学桑青虹的功夫，索性闭上眼睛，说道：”我不要看，我不想学。”

桑青虹笑道：“你学了这大衍八式，便可以打通十二重关，不过，你不

想学，我当然也不能勉强你。好吧，我将宝珠留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改变心意，随时可学。”将宝珠扔在地上，耿照也只得由她。

桑青虹道：“我走啦，你还要再见我吗？”耿照巴不得她早走，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好意，我不想姑娘为我惹出麻烦，请姑娘不要来啦。”

桑青虹道：“好个没心肝的小子，也罢，待你自己能够出来的时候，我再见你吧。”忽地骈指如朝，向耿照便戮，她手法快如闪电，耿照即算有所防备，也难躲开，何况又是这样突如其来，出乎意外。霎时间，他胸、腹、胁下都着了桑青虹的手指，但点的又似乎并非穴道，没有酸麻的感觉。耿照吃了一惊，只听得桑青虹格格笑道：“你会有一个时候很觉难过，但明天你就知道我的好意了。”笑声荡漾，桑青虹已走了出去，并关上了牢门。

耿照正自心想：“这妖女不知捣什么鬼？”

忽觉一股浊气从丹田升起，浑身发涨。极不舒服，耿照大大吃惊，便即盘膝而坐，依照平日修习内功的方法，试行吐纳，想把这股浊气发散出去，哪知更为不妙，不但浊气似乎愈聚愈多，充塞体内。而且渐渐感到燠热，再过片刻，竟有五内如焚的感觉！

耿照实在忍受不了，霍地跳起来，有如着了魔似的，禁不住手舞足蹈，心中想大叫大嚷，但一股浊气塞着喉头，喉咙干燥之极，只能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却是叫不出来。

耿照还有三分清醒，猛地想道：“不好，莫非我是走火入魔了？”内功练得不得其当，会有“走火入魔”的现象，练功者可能因此疯狂，变成白痴；也可能半身不遂，成为残废。但这种“走火入魔”的现象，只有在用邪派的霸道练功方法时，才会发生；耿照自幼跟父亲学的乃是正派的玄门内功，照理不该有这现象。耿照心想：“一定是那妖女在我身上使了邪法，迫我练那大衍八式，哼，我偏偏不练！”

不过片刻，耿照身体的热度更高，呼出来的气息也是热呼呼的，一股浊气在体内左冲右突，身体也似乎包藏不下，要爆破了，眼前金星乱冒，神智渐渐模糊，实在痛苦之极！到了此时，耿照本能地只是想解除这种痛苦，理智消失，忽地一头向墙壁撞去，他是想撞晕自己，免得再受苦痛的煎熬。

那颗夜明珠正在墙脚发出柔和的光辉，不知怎的，耿照忽地有了点清凉的感觉，就在这时，墙壁上那些古古怪怪的人像，忽地就似要破壁而出，迎面撞来。这当然是一种幻觉，但由于这种幻觉。却令他突然受吓，本来是头颅撞过去的，不自觉的就伸出了双手，抵住了墙壁。

这时又有了新的发现，原来在那些古里古怪的每幅图形旁边，都有一两行小字注释。耿照不由自主地拿起了夜明珠，照个清楚，只见第一幅图形画的是个盘膝而坐，合掌过顶的人像。旁边那行小字注释是：“运气自明夷穴开始，循中府、璇玑、长强、关元、玉堂、地藏而下，归回丹田。如是往复循环七遍，再接下图。”

运气的方法和这些穴道的部位，耿照是知道的，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盘膝坐下，依着图像的姿势和这行指示，试行运气，气息循着那指示的路线运行，不过一遍，便忽然有了一点清凉的感觉，痛苦减轻了一些，练到第二遍，口内生津，干燥燠热之感也渐渐消退了。练到了第七遍，只觉两腋风生，舒服无比。

就像一个吃鸦片吃上了瘾的人，耿照不由自主地一个图形接着一个图形，练习下去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不知不觉便把墙上的“大衍八式”全

部练了，这时浊气早已消散，但觉真气充沛，精神抖擞，简直就像换了个人。

耿照有如大梦初醒，惘然想道：“我终于上了这妖女的当，练了她的武功，受了她的恩惠了！”心头懊恼，一掌向那石壁击去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石屑纷飞，耿照大吃一惊！正是：练得神功心懊恼，只缘难受美人恩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檀郎已是心肠变 好梦由来最易醒

宝珠光照，只观石壁上一个鲜明的掌印，怵目惊心，耿照不禁呆了，暗自想道：“ 这一掌倘若是打在血肉之躯，那还了得？ ” 这才相信桑青虹所言不假，自己确是在一夜之间，练成了上乘的内功。耿照搓搓双掌，一片茫然，也不知是喜是愁？但听得隐隐有鸡啼之声，想来已是天亮时分，耿照心乱如麻，“ 天快亮了，珊瑚不久就要来了，我是见她呢还是不见？ ” ‘ 珊瑚可不知道耿照正在为她愁烦，她做梦也想不到耿照已是被擒，而且与她的心上人成了仇敌。她一心一意只是想着孟钊，她想的是：“ 我与他分手了几年，不知他性情变了没有？他一向度量很大，对我总能忍让，我和耿照结为兄妹的事情不应该瞒他，想来他不至于因此猜疑我吧？ ” 这几年来，珊瑚日里夜里都在思念孟钊，不知怎的，现在会面有期，孟钊的印象反而模糊了，似乎有了点陌生的感觉。她与孟钊是青梅竹马之交，现在赶去会他，心中自是有一份激动之情，但走了一程，激动的情绪渐渐过去，不由得忽地想道：“ 我和他分手的时候，都还是不懂人事的孩子，现在大家都已长大了，可不知还能不能够似小时候那样合得来？ ” 这一刹那，她自己也分辨不清，究竟自己对孟钊的思念,是少女的爱情？还是仅仅对童年好友的惦记？ 她与耿照分手之后，即一路快马疾驰，一路上又是胡思乱想，想至此处，不知不觉地就放松了马缰，让那匹马缓缓而行。忽地发现背后也有两骑，不疾不徐地和她一路。

珊瑚对这两骑马起初并没留意，她放缓了马步，准备让那两骑马越过她的前头，哪知走了一会，那两骑马却仍然落在她的后面。珊瑚心头一动，试又催马疾驰，跑了一程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那两骑马还是在她后面，保持着原来的距离。

换是别人，也许不会感到特别，但珊瑚是个江湖经验丰富的女子、不由得疑心大起。她目光尖锐，这时动了疑心，一瞥之间，已发现了两个可疑之处：第一，那两匹马都是罕见的骏马，照理尽可以越过她的前头，但在她策马缓缓而行的时候，那两匹马也总是落后二三十丈。第二，那两个骑客粗眉大眼，腰间涨卜卜的显然藏有武器，以珊瑚的经验，一看就知道他们准是黑道上的人物。

珊瑚怒气勃发，心里想道：“ 这两个家伙决不是好东西，九成是他们见我单身女子，想来欺负我。哼，说不定是采花淫贼。 ”

蓬莱魔女威震绿林，珊瑚也不知会过多少著名巨盗，那些盗魁连正眼也不敢望她，想不到今天竟给两个强盗钉梢，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。

珊瑚越想越气，忽地拨转马头，大喝道：“ 瞎了眼的狗强盗，给我滚下马来！ ” 柳清瑶以姿容美艳，出手狠辣，嫉恶如仇，得了“ 蓬莱魔女 ” 之名，珊瑚追随蓬莱魔女多年，性情行事，样样与她相似，也是不出手则已，出手便绝不留情。她回马之时，早已将护身的拂尘取在手中，内力一运，尘杆一抖，十几根细如游丝的尘尾，向前射出。

她用这种细如游丝的尘尾作为暗器，无声无息，防不胜防，比梅花针更为厉害。只听一声大叫，先头的那个汉子，给一根尘尾射瞎了左眼；后头那个汉子，肩井穴附近也给两根尘尾插入。这两根尘尾经珊瑚以内力发出，劲道不亚于短箭，幸而没有正中要害，倘若向上挪过半寸，只怕连琵琶骨也要射穿。

那两个汉子又惊又怒，一个大喝道：“ 好狠的妖女，胆敢出手伤人，老

子要你的命！”另一个却在叫道：“姑娘，有话好话，有话好话！”两人的态度显然不大相同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瞎了一眼的那个汉子，早已冲到，两匹健马就要碰上，那汉子一刀便斩过来，珊瑚看他这一刀斩下，内含三招七式，看来刀法已是得了“洪家刀”的真传，不敢怠慢，拂尘一抖，也使出了杀手招数。

珊瑚骑术精妙，纤足一勾马鞍，身形斜挂，就在即将碰上的那一刹那，硬生生的把自己这匹坐骑向旁拉开了几步，避开了那汉子的一刀，珊瑚蓦地长身而起，足蹬马鞍，居高临下，拂尘疾卷下来；

她这一招，乃是蓬莱魔女亲授的“天罡三十六路拂尘”中最厉害的一招，这汉子的武功虽非泛泛，却也禁受不起，他横刀上截，一下子就给卷住了刀柄，珊瑚喝声：“滚下！”那汉子果然应声而倒，钢刀脱手，摔得个头破血流。

另一个汉子狡猾得多，一吃了亏，便知道对方的本领远胜于己，暗暗叫苦，不敢逞强，不待珊瑚出声，便先跳下马来，说道：“玉姑娘，这是误会，小的怎敢对你老人家无礼！”

受伤倒地的那个汉子性情暴躁，听得同伴求饶，越发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童进，你不但是丢了自己的脸，还丢了主人的脸！”他一手按着自己受伤的眼睛，睁着独眼，仍然恶狠狠的向珊瑚吼叫：“好个妖女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胆的你敢杀我！哼；蓬莱魔女见了我的主人也不敢无礼，你敢伤我。”

珊瑚冷冷一笑，飞身下马，淡淡说道：“我本来可以不取你的性命，你这么说，我就非成全你不可。好，你回老家去吧，免得你受苦了。”飞起一脚，登时把那汉子踢翻，从山坡上直滚下去。

山脚下传来裂人心魄的呼号，由强转弱，终而寂静，显然那汉子已是力竭声嘶，断了气了。

名叫童进的那个汉子见同伴惨死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抖抖索索地颤声说道：“玉姑娘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，我可并没有冒犯你老人家，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。”

珊瑚冷笑道：“什么误会？”拂尘一拂，登时把童进的上衣撕破，腰间露出一圈钢环，钢环上插有几柄匕首，珊瑚把拂尘一卷，将那几柄匕首都卷了过来，只见每柄匕首都发出蓝艳艳的光芒，显然是在毒药中淬炼过的匕首。珊瑚冷笑道：“你能用这种奇门兵刃日月环，还会使毒匕首，哼，就凭这两种兵刃，你便不是好人！”

童进连忙分辩道。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小的确是在干没本钱的买卖，这次是想去劫一支镖银，这两样兵刃是准备用来对付镖师的，可不是用来对付姑娘的。”

珊瑚道：“哪个镖局保的镖银？”童进道：“长安的震远镖局，我们已探听清楚，明日要从商河县经过，姑娘不信，可以和小的一道去，倘若仰仗姑娘之力，劫到镖银，小的分文不要，都给姑娘添妆。”

珊瑚忽地又是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好个狡猾的恶贼，商河县是你的巢穴所在是不是？你是想把我引到你们的巢穴？”童进道：“小的不敢，小的说的都是真话。”珊瑚“哼”了一声，柳眉倒竖，冷冷说道：“真话？那么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。我也告诉你真话吧，长安的震远镖局上月已经关了门了，早已不做保镖的生意啦。”

童进面色修变，双臂一张，就向珊瑚扑来，珊瑚身形一晃，冷笑声中，

拂尘已搭着他的背心。童进登时觉得腹内如绞，似有千百条小蛇在里面乱钻乱咬，痛得冷汗直流，断断续续地叫道：“姑娘饶命，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、不敢对姑娘说谎了！”珊瑚略略放松，冷笑说道：“你这点狡狯伎俩如何何瞒得过我？我也不怕你不说真话，你不说真话，我慢慢地来消遣你，叫你肠穿肚烂，三日三夜之后才断气！”、

童进叫道：“小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老人家要问什么，尽管问吧。”珊瑚道：“你们两人暗地里跟踪我，意欲何为？”童进道：“小的是奉主人之命差遣，身不由己，望姑娘恕罪。”珊瑚道：“你主人是谁？”童进道：“我主人是公孙奇。请姑娘看在我主人份上……”珊瑚冷笑道：“我不识谁是公孙奇，公孙怪，你主人“要你跟踪我作什么？”童进道：“这我可不知道了，哎哟，姑娘，你手下留情，小的委实是不知其中原故。”珊瑚道：“你主人住在什么地方？”童进道：“他住在商河县城东六十里的孤鸾山下。”

珊瑚心头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主人家的门前，是不是有七株松树。左边四株，左边三株？”童进喜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姑娘，你，你想起来了。”

他以为珊瑚是一时忘记，现在方始想起他的主人是谁。要知公孙奇武功极高，但因行踪诡秘，武林中人知道他的名字的却是很少很少。不过，在江湖上经常走动的人，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却知道孤鸾山下，有这样一位大有本领的神秘人物。珊瑚能够清楚他说出他主人家门前的标志，想来不是自己到过，也是听人说过的了。

却不知珊瑚想起来的却是西门业说过的一番话。那日她向西霸天西门业打听孟钊的消息，西门业告诉她孟钊在孤鸾山下一个魔头家中，当时西门业不肯说出这魔头的名字，但却告诉她这魔头的所在和门前的标志。

珊瑚心头剧跳，连忙问道：“有一个叫做孟钊的人，你认得吗？”童进忙道：“认得，认得。他是主人的心腹亲信，主人对他青睐有加，还传授了他不少武功呢！在同伴中我和他的交情是最好的了。”

珊瑚道：“你主人叫你跟踪我，没有说出原由？”童进道：“我怎敢瞒骗姑娘？主人委实没有向我透露，我也不敢问他。”珊瑚道：“他差遣你的时候，总会有些说话吩咐你吧？‘快说！”童进讷讷说道：“主人吩咐，叫我们跟踪姑娘，倘若姑娘不是向商河这条路走，就将姑娘‘请’来；倘若姑娘是向商河这条路走，那就，那就……”珊瑚冷笑道：”那就不必动手，只是跟踪便行。倘若我在半途再改路线，那时你们便要马上报讯。是否这样？”童进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正是这样。”原来童进在公孙奇手下只是二流角色，不如刘彪之被看重，公孙奇为了孟钊的原故，要将珊瑚寻获，这个秘密，童进确是未曾知道，他也确是将他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了。

童进吁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姑娘，现在你都明白了。我们只是奉命而为，并非对你老人家存有歹意。”珊瑚冷冷说道：“你本人虽无歹意，但你胆敢跟踪于我，我也非给你一点惩戒不可。好吧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饶！”拂尘一展，封了他的三处穴道。附近有棵大树，恰好被白蚁蛀蚀中空，珊瑚就将他提起，塞在树窿之中。她用的是重手法拂穴，要过了十二个时辰，穴道方能自解，而且在穴道解开之后，武功最多只能剩下一成。珊瑚是恨他狡猾，又恨他使用的兵器太过歹毒，才这样严厉处置他的。

珊瑚处置了童进之后，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的马经过长途，早已累了，正好换马。”

当下就换了童进那匹马，这匹马是大宛名种，比珊瑚原来的坐骑更为骏健。珊瑚快马加鞭，继续前行。但却又不禁思如潮涌，心乱如麻。

珊瑚心里想道：“西门业那日连公孙奇的名字也不敢向我透露，可见这公孙奇一定是个十分凶恶的魔头，以西门业这等武功，也不能不对他忌惮。西门业说到钊哥一切都要听这魔头的话，那魔头肯不肯让钊哥见我，西门业也难以预料。但依今日之事看来，那魔头却是巴不得我上他那儿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内中会不会另有阴谋？”

珊瑚是个有江湖经验的女子，江湖上的鬼域伎俩，她也见过许多，想到此处。不觉疑云暗起，接着想道：“听那贼人所说，钊哥竟是那魔头的心腹，很得那魔头喜爱；他是甘心情愿跟那魔头，还是受到强迫的呢，几年不见！彼此的遭遇大不相同，他是变得好了，还是变得坏了呢？”

珊瑚虽是诸多考虑，但对童年好友渴望一见的心情，仍是丝毫未减，依然快马加鞭，一直往前赶路，不知不觉，已是天色黄昏，珊瑚骑术精妙，黑夜中仍是快马前行。

星横斗转，不觉已是三更时分，珊瑚抬头一看，只见前面一座山峰，形似一头张开双翼的怪鸟，在黑暗中俯瞰猎物，原来已经到了孤鸾山下。珊瑚忽地感到不祥之兆，心中想到：“这山名孤鸾，莫非主我此行不吉？我与孟钊难成良配？”

珊瑚忽地得了一个主意，跳下马来，走进树林，将马系在树上，心里想道：“我本来不喜欢乔装男子，今日姑且试扮一遭。”

依照珊瑚原来的计划，是本想光明正大到西门业所说的那家人家去求见孟钊的，但她遭遇了今日之事，隐隐感到公孙奇可能安排有什么圈套，不能不戒备三分。

珊瑚行囊里有男子衣裳，她随身带有几张人皮面具，当下挑了一张普普通通不会引人注意的面具戴了起来，换过衣裳，月光下在山涧旁边一照，水中现出的影子，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，珊瑚心里笑道：“我戴上这张面具，钊哥决计认不出是我。我正好可以去偷偷探望他，试试他是否变了？不，我还不必急着就和他相见，先在暗中看看他的动静，那也许更好一些。哎，要是他当真已变坏了，那我还见他不见？”想至此处，她自己也不禁惊诧起来，孟钊留在她心中的印象，一直是美好的，是她所敬爱的人。然而她今夜却忽然会有这个念头，竟会怀疑孟钊可能变坏。她暗暗谴责自己这个念头，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钊哥自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不会变坏的，他跟随那个魔头，一定是另有内情，出于不得已的。”但她虽然如此给孟钊辩解，心头上毕竟已蒙了一层阴影。

珊瑚弃马步行，施展轻功，不久就到了公孙奇的门前，只见门前果然是有七株松树，左边四株，右边三株。公孙奇的家似个堡垒、粉墙百仞，密布蒺藜。

珊瑚仔细观察那座堡垒形的建筑，中间是一座大门楼，金碧辉煌，气象万千，两扇大铁门关得紧紧的。墙头总有一丈来宽，城楼上隐隐现出刀枪剑戟，显然是有武士把守。珊瑚心想：“想不到这魔头竟有如此气派，看来比咱们的山寨防备得还要紧严，要从正门进去，那是决不可能的了。”

珊瑚毕竟是个行家，眉头一皱，立即得了一个主意。索性避开正面，绕道走上山去。这座堡垒，依山建筑，恰巧在一座巉岩之下，要从后爬进，必须从这座巉岩下来。巉岩峻峭，猴猿也难攀援，大约是因山势太险，从巉岩

峭壁上望下去，是座花园，城墙上却没有武士把守。

珊瑚打量了一下形势，只见峭壁有一株倒挂的苍松，根深枝密，形如苍龙探海，丹凤朝阳，满树幡着枝藤，藤梢枝枝下垂，随风飘拂。珊瑚解下束腰的绸带，卷住一技长藤，打了个结，手执绸带的一端，使出超妙轻功，荡了几荡，便腾身飞起，但长度还够不上达到墙头，她在空中打了个转，蓦地松手，便似大鸟般扑下，恰恰落在花园里的一块假山石上。

珊瑚的轻功虽然超妙，但因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，仍是不免弄出一些声响，却也凑巧，恰好有一头夜枭，藏在附近的树上，被她惊起，“嘎嘎”地叫了两声，在空中打了一个盘旋，飞出园子。

只见两个黑衣汉子，突然现出身形，幸好珊瑚在他们转身之时，早已藏到假山石后，没有给他们瞧见。只听得其中一个笑道：“我给这扁毛畜生吓了一跳，以为是有夜行人来了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哪有这样大胆的贼人，敢到这里来捋虎须。”他的伙伴道：“你不可太大意，主公的仇家也不少呢。”先头那个道：“主公的仇家都是大有身份的人，倘若要找主公的晦气，也必定是从正门光明磊落地进来，哪有这样偷偷摸摸的。若是普通人物，那就决不能从峭壁上飞下来。咱们在这里巡夜，其实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。”他的同伴笑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主公的大仇家真的来了，凭咱们这两个三脚猫的功夫，那也只好干瞪着眼睛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

珊瑚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后园的防守松懈。”珊瑚还有一点不知，公孙奇接到消息，知道珊瑚要来找孟钊，但却料不到她半夜里偷偷地来，而公孙奇也正是要她来的，所以并没有严加防备。

先头那个汉子道：“主公的仇家虽多，但主公最忌惮的则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我听得刘彪说，那华谷涵与主公订有约会，确切的日子刘彪不知，恐怕就在这几天了！”

珊瑚听他们提起狂侠华谷涵的名字，不禁心中一凛，暗自想道：“公孙奇这魔头敢与华谷涵作对，果是非同小可！”又想：“小姐要去回拜华谷涵，华谷涵却与这魔头有了约会，小姐岂不是要白走一趟了。”

只听得后头那汉子道：“怪不得主公这两天老是眉头打结，脾气很坏，似乎心事重重。”

前头那汉子道：“华谷涵虽然厉害无比，但主公夫妻联手，也未必一定就输给他，何况主公也早已有了准备。主公愁烦的不单是华谷涵的事情。”他的同伴问道：“主公还有何事愁烦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还不是为了孟钊这小子的糊涂事？”

后头那汉子道：“对啦，听说孟钊今天与人争风呷醋，打了一架，可是真的？”前头那汉子笑道：“这件妙事，府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你现在才知道吗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我来不及仔细打听，和他打架的那小子是个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先头那汉子道：“什么来历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被刘彪擒来的，姓耿名照，哈，这小子的硬份（本事）倒还不小呢，孟钊的鼻子都给他打破了。”

珊瑚听得大吃一惊，暗暗叫苦：“耿大哥怎的被他们擒到这儿，又和钊哥打起了架来？哎呀，这可真是糟透了！”

后头那汉子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我可给你弄糊涂啦。姓耿这小子既然是俘虏身份，怎么却又与孟钊打架？”

前头那汉子道：“幸亏你问着我，我刚好向刘彪探听了这件事情。你猜

孟钊为什么要和这小子打架，原来孟钊有个心爱的姑娘，给这小子勾搭上啦，想必是刘彪想替孟钊出气，故此将这小子捉来。却想不到主母对这小子颇为偏袒，说男子汉争风呷醋，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拼个你死我活，因此她就迫主公给那小子解了穴道，让他和孟钊打起来啦！”

说话的这个汉子，只是公孙奇手下的三等脚色，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当耿照是被刘彪捉来替孟钊出气的，却不知是出于主人之意。但他所说的事实经过，倒是不差，珊瑚越听越惊。

那汉子又道：“当时，我也恰巧在场，哈，打得可真精采。起先孟钊吃了点亏，后来主公出言指点，姓耿的这小子一连吃了他重重的几拳，吃亏更大。可是有一件事你更想不到，孟钊有主公暗中帮他，那小子却也有人相助。”他的同伴诧道：“什么人这样大胆？”那汉子笑道：“你想还有什么人这样大胆？就是咱们的二小姐呀！也幸亏有二小姐出头，要不然这小子早没了命啦。”当下将他当时目击的情形仔细说了一遍，又嘻嘻地笑道：“看来二小姐对这姓耿的小子很有点意思呢！”

珊瑚心里想道：“耿大哥的运气倒真不坏，处处都能得到女孩儿家的欢心，以前有个玉面妖狐，现在又有个什么二小姐了。但愿这个二小姐是个好心肠的女子，不要像那个玉面妖狐存心害他才好。”她与耿照千里同行，意气相投，结为兄妹，两人都是胸襟坦荡，不拘小节，珊瑚也未曾想到男女私情。可不知怎的，如今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心里却着实有点不安，也不知是出于对耿照的关怀，还是由于对那个二小姐的疑忌。

只听得那个汉子笑了一笑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姓耿这小子长得比孟钊还俊，难怪二小姐看上了他。可是他虽然得了有力的保镖，性命却还是捏在孟钊的手上。”他的同伴诧道：“孟钊惹得起二小姐吗？”先头那汉子道：“那小子有二小姐替他出头，但孟钊却有主公给他撑腰，这回主公是下了决心，连主母也不得不顺从他，主公已下了命令，将那小子交给孟钊处置，要杀要剐都听随孟钊的便。二小姐再骄蛮，也总不能拗过她的姐夫姐姐。”他的同伴道：“然则孟钊何以不当场杀了他？”那汉子笑道：“他也总得给二小姐一点面子呀。听说孟钊的那个旧情人明天便会到来，主母的意思是要孟钊见过了他的旧情人，待事情更加清楚之后，再去处置姓耿那小子。其实事情早已清楚了，即使主母有心维护，最多也只能让那小子多活一天。”

他的同伴道：“怎见得事情已清楚了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据刘彪说，那小子和孟钊的旧情人可要好得紧呢，他们同行同宿，刘彪曾暗中窥伺，亲眼见到，半夜三更，那女的还和他同在一个房中，小声说，大声笑，连灯火都没有。要说没有男女私情，谁能相信？”后头那汉子笑道：“哎呀，这么说来。孟钊这顶绿帽子是戴稳了。”先头那汉子道，“可不是吗？所以我说，主母要他明天见过那个女的，再去处置姓耿这小子，这简直是给孟钊出了一个难题啦！你想：他怎好意思问那女子：‘喂，你是不是和那臭小子有了好情？是不是半夜三更还在和那臭小子打情骂俏？’不过，我想孟钊也没有这样笨，他尽可以不必问那女的，就把那小子杀了。回头禀告主母，就说已问出真情，料想主母也不会为那小子伸冤。”他的同伴笑道：“孟钊杀这小子容易，但如何应付他那个旧情人，那倒是为难了。依你看，他还要不要她？”那汉子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孟钊肚里的蛔虫，怎能知道他的心意。如果是我，我就不要！”他的同伴道：“哈，这件事真是有趣，那女的可漂亮吗？刘彪还看到什么他们偷情的勾当，说来听听。”

珊瑚听他们污言秽语，将自己说得如此不堪，早已气炸心肺，这时她所要知道的，都已知道了，便猛地里从假山石后跃出来，手出如电，点了那两个汉子的穴道。

珊瑚抓着污蔑她的那个汉子，正要一掌击下，忽地心中一动，改了主意，剥下他的大衣，披到自己身上，将他抛进山洞。

另一个汉子被点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正自惴惴不安，只见珊瑚拔出一把湛蓝的匕首，已是走到他的面前。珊瑚将匕首在他面门一晃，冷冷说道："这是童进的毒匕首，想必你认得吧？你若要活命，乖乖听我吩咐。"抓起那个汉子，低声说道："孟钊在什么地方？你带我去。"匕首贴着他的背心，然后解开他的穴道。

这汉子在毒匕首威胁之下，怎敢不依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便向前走。他怕撞见同伴，专拣偏僻小径，后园的防范本来较疏，这汉子又善知趋避，果然没有惹出麻烦，走了一会，那汉子停下了脚步，指着前面一幢房子，说道："孟钊就在这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"珊瑚道："你急什么，给我歇一会儿吧。"再次点了他的穴道，独自向前走去。

珊瑚心里也是忐忑不安，阔别多年的孟钊就快要见面了，"钊哥肯不肯相信我，会不会仍似从前那么听我的话？我要他将耿照放了，要他们两人做好朋友。钊哥要是真心实意地爱我，他应该听信我的话！，唉，就不知他是不是变了？"这时她已进了院子，正自胡思乱想，忽听得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："钊哥！"这声音正是从一间房子里传出来的，房中有摇曳的烛光，纱窗上映出两个人影，珊瑚心上似坠了一块石头，直往下沉，她偷偷绕到后窗，只见房中男女二人，男的果然是她多年来日夕思念的"钊哥"，女的似个丫鬟装束的少女，相貌倒很俏丽，只是带着几分妖气。

只听得那丫鬟娇笑道："钊哥，我道你有这样好心，约我到此私会，却原来是向我探听消息。哼，要是我回去禀报小姐，就说是你引诱我背叛她，哈，我看你纵有主公撑腰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"

孟钊左一个揖，右一个揖，嘻皮笑脸地对那丫鬟道："姐姐一向对我很好，我知道姐姐定会帮我的忙的。"那丫鬟道："那也要看是什么事情。"孟钊道："我也决不是要你背叛小姐，我只想知道小姐刚才做了些什么事情？她、她、她偷会了那小子没有？"

那丫鬟"噗嗤"一笑，说道："孟钊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现在后悔了吧！小姐本来对你很有意思，你却爱理不理的，怎怪得她看上别人？好啦，现在她爱上了别人，你又急了。依我说，你也别三心两意啦，我听小姐说，你的心上人明天就会来的，你何必还要管小姐的闲事？"孟钊道："唉，难道你还不知那小子，他、他……"那丫鬟笑道："他把你的姑娘勾搭上了，所以你恨不得把他置之死地，是吗？"

孟钊尴尬笑道："姐姐，你既然知道，那我也不必瞒你。不错，我以前是有过一个我心爱的姑娘，但那时彼此年纪都小，尚未曾谈到婚嫁之事。现在，她做下这样下贱的事情，你想我还能要她吗？"珊瑚在门外偷听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几乎忍不住就要闯进去打他的嘴巴，但终于还是忍住了，心里想道："且听听他们再说什么。"

只听得那丫鬟笑道："我想，你也是不能要她的了。哈哈，这么一来，你岂不是两头都落了空了。"孟钊道："姐姐休得取笑。我给你说心里的话吧，那贱人我是决计不要的了，但这小子是我的仇人，我却不能任他逍遥自

在，你想二小姐倘若真的给他骗上了手，岂不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。碧绡姐姐，你告诉我吧，二小姐是不是偷偷去会过他了？”

那丫鬟道：“瞧你这么着急，我就告诉你吧，只怕你听了更要着急。二小姐不但到牢房里会过这小子，还准备明天就和他私奔呢！”孟钊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那丫鬟道：“小姐一回来就叫我帮忙她收拾衣物，说是明天一早要出远门。她虽然没有和我讲明，但我瞧她的神色，她一面收拾衣物，一面笑个不停，我又知道她是刚从牢房里回来的，她想做些什么，我还有猜不中的吗？”

孟钊面色铁青，忽地咬了咬牙，向那丫鬟又作了一个长揖，说道：“碧绡姐姐，请你帮我一个大忙，事成之后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！”那丫鬟斜着眼睛，盯着孟钊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你要我帮你什么忙呀？”

孟钊道：“这是一包毒药，请你放在茶水之中，偷进牢房，将那小子毒死！”那丫鬟道：“哎哟，原来你是要我杀人，这个忙我可帮你不得，给小姐知道了，我还能活命吗？”

孟钊笑道：“我当然早已想好了，决不会连累你。事成之后，我马上去见二小姐，就说我是为了喜欢她才主使你下这毒手的，她要杀要剐，我独自担当。我知道她的脾气……”那丫鬟笑道：“不错，小姐的脾气，可能一时发怒，打你几记耳光，但随后一想，反正姓耿那小子已是人死不能复活，你在旁边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她求饶，讨她欢心，她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多半就会与你覆水重收了。哈，你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如意。”孟钊道：“依你看，行得通吗？”那丫鬟冷笑道：“行得通之至，但于我有什么好处？我犯得着帮你这个大忙？”孟钊涎着脸孔说道：“姐姐，我早已说过，事成之后，我决不会忘了你的好处。我的心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那丫头伸出小指头轻轻戳了他一下，娇嗔道：“你的心事，留着对小姐去说吧：我是下人，不配听你诉说心事。”孟钊忽地将她搂在怀中，在她的脸上就香了一下。

那丫鬟满面通红，甩开了孟钊的手，嗔道：“你缠我作什么？给人看见了，那，那……”孟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担心什么？三更半夜，怎会有人到这里来偷偷看你，来、来、来，让我再香你一下，”那丫鬟道：“你这样偷偷摸摸的，把我当作什么人了？我不来啦！”作势便要离开。

孟钊看出她似怒实喜，身形一晃，拦住她的去路，又作了一个长揖，笑道：“碧绡姐姐，你现在知道了我的心事了吧？我欢喜小姐是假的。欢喜你才是真的。你给我办了这件事，我绝不会负你。我和小姐说去，将你也一并讨过来，那时你和小姐‘姐妹’相称，平起平坐，那就不再是偷偷摸摸啦！你是小姐的心腹，她一定会答应我的。”那丫鬟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，要我做小。”孟钊道：“这是委屈了你，但只要我欢喜你，你做我的侧室不胜于随便配给一个下人么？”那丫鬟本来私恋孟钊，心中一想：“男子汉一妻一妾，事属寻常，如今他为了除掉仇人，迫得娶小姐为妻，我总不能越过小姐，争正室的名份。他说得不错，只要他欢喜我，做大做小，又有何相干？总胜过于随便嫁给一个臭小子。”这么一想，心中己是愿意，低下头来，默然不语。

孟钊鉴貌辨色，知道这丫鬟已给自己说动了心，当下就把那包毒药，塞到她的手中，又亲了她一下，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赶快去吧。”

那丫鬟接过了毒药，说道：“我假装送茶水，要是那小子不肯喝呢？”孟钊笑道：“你不会灌他吗？你武功比他高明，冷不防点了他的穴道，还不

任你施为？”那丫鬟迟疑了片刻，又道：“这个时候，正是轮着刘彪看守牢房，要是他不买我的帐，不让我进去呢？”孟钊冷冷说道：“把他杀了！”那丫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把他杀了？他可是主公宠信的人啊！”孟钊笑道：“你看主公对刘彪好些，还是对我好些？”那丫鬟道：“府中这么多人，以你最得主公宠爱，那还用说？”孟钊道：“对啦，有我和小姐给你撑腰，那你还怕什么？再不然就给他捏造一个罪名，说是他受了那小子的赂贿，要放他私逃，给你撞破，故此将他杀了。”那丫鬟道：“这岂不太冤枉了刘彪？”孟钊笑道：“你当刘彪是好人吗？他为了要那小子的宝剑，暗杀了丁立，这事情我早已知道了。咱们杀了他，既可以替丁立报仇，又可以将宝剑拿过来，正是一举两得。不必再犹疑了，去吧，去吧！”

珊瑚在外面听得毛骨悚然，要不是她亲自听到孟钊的这番话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，她曾经爱过的一个大好青年，竟会变得如此歹毒！心念未已，只听得丫鬟的脚步声，已走了出来。

珊瑚焉能容得她带了毒药去害耿照，立即从暗处一跃而出，伸指点她的肩井穴。那丫鬟的武功本来不弱，但她一来是作贼心虚，神思恍惚；二来她也做梦料不到会有人在暗中伏击，冷不防的就着了珊瑚的道儿。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那丫鬟已被点中穴道，倒在地上，不能动弹。

孟钊听得外面声响，正想出来察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珊瑚先已进了房间，孟钊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只道阴谋已经被人识破，登时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，呼的一掌，便向珊瑚击下。珊瑚单掌一立，划了一个圆圈，将孟钊的掌力化开，随手一带，孟钊身不由己地踉踉跄跄奔出几步。

孟钊站稳脚步，定神一看，珊瑚与他分别多年，且又戴上了人皮面具，仓卒之时，孟钊哪能认出，越发惊疑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珊瑚捏着嗓子，阴阳怪气他说道：“你干的好事，我是来拿你的！”孟钊道：“喂，你是新来的吗？你认不认得我？我是孟钊，我与你到主公面前分辩，主公也绝不会相信你的话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与我为难？咱们交个朋友，只要你守口如瓶，以后总有你的好处。”原来孟钊见她“面貌”陌生，只道她是新近投到堡中的高手，堡中武士如云，有一两个新来的人自己不认得，那也不足为怪。堡中防备森严，孟钊根本就没想到能有外人偷进，更想不到就是珊瑚。

孟钊心里想道：“堡中谁不知道我是主公最宠信的人，这厮新来，不认得我，也该听得伙伴说过我的名字。”他刚才与珊瑚交手一招，已知对方的本领胜过自己，要想杀人灭口，那是很难的了，因而便改了主意，晓以利害，只望此人不声张开去，然后徐图后计。

珊瑚冷冷说道：“我认得你是孟钊！”这时她心中痛苦已极，眼泪几乎掉下，只觉一片茫然，急切之间，竟不知该如何处置。

孟钊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孟钊，你卖不卖这个交情？”忽见对方似乎呆了一呆，孟钊心里暗暗得意：“好，原来你也有点发慌了。”但见对方的眼光冷森森地盯着他，又似乎并不想卖这个交情，孟钊给她盯得心里发毛，陡地杀机又起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此际尚在犹疑不决，我可得先下手为强。”突然呼的一掌，又当头击下，这一掌用了十成功力，他是想趁着对方未曾防备，一掌就将对方了结。明知此举冒险，也顾不得了。

掌风扑面，珊瑚恰似在恶梦中给人惊醒，就在孟钊的掌风堪堪切到她的肩头的时候，她猛一侧身，双掌相交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孟钊给震退两步。

这还是珊瑚手下留情，仅用了五成功力。孟钊不知厉害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本领是比我高明，却也高明不了多少。碧绡懂得运气冲关之术，我只要支持一会，待她解了穴道，合两人之力，何愁对付不了这不知好歹的小子？”他已然偷袭在前，情知不能善罢甘休，当下横起心肠，又再施展公孙奇教会他的杀手招数。

珊瑚一来还未打定主意，二来也想看看分别之后孟钊到底学了些什么本领，于是不急于求胜，使出了一套护身掌法，一言不发，与孟钊哑斗。

孟钊也颇了得，一退一晃，把珊瑚眼神往上一领，连环步往前一冲，突然飞起一脚，珊瑚左掌一个“伏地斩虎”，孟钊右腿一收，左腿又起，连环飞脚凶猛非常，珊瑚也不由得退后一步。孟钊得理不饶人，快步抢进，足尖一勾，右臂一弯，呼地打出一拳。

这一拳是五行拳中的龙拳，拳力极猛，珊瑚横掌一挡，拳掌相交，掌心也微微感到疼痛。珊瑚随掌一拨，把孟钊的右拳黏出外门，顺掌一推，孟钊煞是溜滑，一个“狮子摇头”，突然改用“钻拳”，上击对手面门，这一拳有个名堂叫做“冲天炮”，珊瑚掌背一挥，改推为“挂”，用“崩掌”往外一挂，孟钊的拳头又给挂开。但孟钊的招数变化也极迅捷，蓦地翻身，双拳齐出，捣胁击肋，使出了五行拳中的虎拳和豹拳，珊瑚滴溜溜的一个转身，全避开了。孟钊打得性起，五行拳拳招全取攻势，一招未收，二招又到，连用“劈、钻、炮、横、崩”五字诀，脚踏五门八卦方位，着着进迫，他这套拳法，五行生克，疾如狂风，一拳接着一拳，端的有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，也委实不可小觑。珊瑚暗暗喝彩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感慨，暗自想道：“他的武功确是比以前强得多了，可惜心术也变得坏了。”

孟钊久战不下，心中焦躁，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，两枝短箭忽地从衣领内射出来，这也是他从公孙奇那里学来的暗器绝技，珊瑚不知他有这门本领，距离又近，猝不及防，险险给他射中。幸亏珊瑚轻功超卓，身手矫捷，就在间不容发之际，蓦地身躯后弯，双足钉牢地上，使出了“铁板桥”的上乘功夫，只听得“嗖嗖”两声，那两枝短箭几乎是贴着她的面门射过，珊瑚眼光一瞥，只见那两枝短箭，箭簇黑油油的，鼻端还闻到一股腥味，显然是毒箭无疑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“孟钊趁她还未能长身而起，倏地就是一招“弯弓射雕”，五指如钩，迳向珊瑚胸膛插下，他五指一伸，骨节格格作响，珊瑚一听，就知是邪派中一种厉害功夫，倘若给他五指插下，马上就是开膛破腹之灾！

这一刹那，珊瑚也不由得怒气暗生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怀疑我是堡里的人，撞破他的私情，但即使如此，也不该这么凶狠，竟要取伙伴的性命！唉，他真是变得太坏了！”正是：

容颜未变心肠变，可堪重对旧时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往事辛酸情若梦 新愁凄苦友成仇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孟钊的指甲已触及珊瑚的胸膛，珊瑚心念电转，主意亦已打定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，使出了蓬莱魔女所授的“弹指神通”，中指一弹，弹中孟钊的虎口，孟钊的一条手臂登时酸麻酸软，指尖虽然点中了珊瑚的胸膛，内劲已是使不出来。珊瑚倏地长身而起，双掌迅如疾风，施展大擒拿手法，把孟钊的胳膊扣着一扭，捉将起来，向前一掷，恰恰将他掷入那张有扶手的红木椅中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要再打吗？还是歇一会儿吧！”

孟钊气喘吁吁，又惊又妒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是一个新来的人，怎的这样快便得到了主公宠信，居然传授了他这门功夫？”原来这“弹指神通”功夫乃是公孙奇的看家本领之一，孟钊几次想学，公孙奇尚未肯传授给他。孟钊见珊瑚会使“弹指神通”，便以为她是公孙奇新近收录特加宠信的人，自不免惊妒交并，却不知珊瑚是蓬莱魔女所授，而公孙奇却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。

但如此一来，孟钊认定了珊瑚是“堡中的自己人”，料想他不敢将自己杀害，心神倒也定了许多，当下喘着气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对主人忠心耿耿，我不怪你。刚才我在屋子里和碧绡所说的话，想必你已听到一些了。”珊瑚道：“不错，都听到了。”孟钊道：“然则你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姓耿那小子是主公有令由得我处置他的，这小子意图诱惑二小姐与他私奔，我为了不让二小姐上当，故此要提早将他除掉。你向主公告密，主公也决不会怪我。再说——”珊瑚冷冷的插口说道：“再说你除掉那姓耿的，你就可以和二小姐成婚，变作主人的连襟了，是吗？”孟钊道：“是呀，所以你实在犯不着与我作对，这于你有害无益。咱们不如交个朋友，以后彼此提携，我有好处，也决不会忘你。”

珊瑚淡淡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可惜我也是奉了主人之命，没法卖你这个交情。”孟钊道：“你奉了什么命令？”珊瑚道：“奉命来拿你这不义之徒。”孟钊叫道：“我不相信！”珊瑚道：“你知道我的主人是谁？我的主人嫉恶如仇，公孙奇他尚且要拿，何况于你？”

孟钊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颤声问道：“你，你主人是谁？”珊瑚缓缓说道：“你听着，我的主人正是你的主人的克星，笑傲乾坤、狂侠华谷涵是也！”原来珊瑚刚才偷听了园中那两个巡夜汉子的谈话，知道华谷涵已与公孙奇订下约期，不日就要到来，因此她灵机一动，便用华谷涵来吓吓孟钊，用意是想问出孟钊和公孙奇之间的关系。

孟钊见她武功如此高强，对她的谎话不由得不全然相信，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自想道：“原来他是华谷涵的手下，怪不得他能偷进堡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”

珊瑚缓缓说道：“我主人是个侠义为怀，宽宏大量的人。他这次到来，只要捉拿首恶公孙奇和公孙奇几个最宠信的心腹爪牙，你自己也承认你是公孙奇跟前最得宠的红人，而且还准备和他的小姨成亲的，那你还有何话说？”

孟钊叫道：“冤枉，冤枉！”珊瑚盯着他问道：“怎么冤枉？难道你刚才和那丫鬟说的都是假话？公孙奇若不宠信你，又怎会传授你的功夫？”孟钊道：“好汉有所不知，我跟随公孙奇并不是甘心情愿的。”珊瑚道：“难道是他强迫你做他的手下不成？”

孟钊道：“那也不是，但我是另、另有用心的。请好汉容我分辩。”珊瑚说道：“好吧，反正我也不急，你就详细分辩吧。说说，你何以要跟从公

孙奇，怀的什么用心，随他做了些什么坏事？但你可得放明白些，我主人对你的来历已调查得一清二楚，你若有半句谎言，可休怪我手下无情！”

孟钊道：“好汉请听，孟某决不敢有半句虚言。这事得从五年之前说起。五年之前，我是登州邛莱乡下的一个乡民，我爹爹是个退休的镖师，我的邻家姓玉，玉老头也是一位退休的镖师。玉老头和我爹爹从前是同在一个镖局做事的，交情很好，两人同时退休，比邻而居。这玉老头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位姑娘。我与她情如兄妹，唉，我就是为了她才投到公孙奇门下的。”珊瑚道：“这位玉姑娘就是你们刚才骂她作‘贱人’的，说她明天就要来找你的那位姑娘吗？”孟钊颇是尴尬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但那时我怎会知道她后来会变得如此下贱？”珊瑚道：“好，那位姑娘下不下贱，咱们暂时可以不必讨论。你只说，你何以为了那位姑娘而自愿作公孙奇的爪牙？是她要你这样做的吗？”

孟钊道：“我爹爹退休之后，不久就死了。玉老头待我如同亲生儿子一般，教我武艺。有一天晚上，突然来了一伙强盗，把玉老头杀了，将他的家也放火烧了，我家和他家相邻，也被波及，一同烧了。”珊瑚道：“那时你在哪里？”孟钊道：“那时我还年小，心里害怕，我想倘若玉老头也打那强盗不过，赔上我一条小命，那也没有什么用处，我，我在邻家杀声冲天的时候，我，我就悄悄逃跑了。”珊瑚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：“胆小鬼”，问道：“后来又怎么样？”孟钊道：“后来我回来一看，两家都已被烧成一片瓦砾，玉姑娘也不见了。我很是伤心，我就打算——”珊瑚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孟钊道：“我一来要找寻玉姑娘的下落，二来也打算为玉老头报仇。于是我就流浪江湖，意欲寻访名师，学成武艺。”珊瑚稍觉欣慰，心道：“这小子倒还有点良心。”问道：“就是因此，你投到公孙奇门下么？”

孟钊道：“最后只能这样。”珊瑚道：“你爹爹是著名的老镖师，生前交游广阔，你的父执辈也不乏有本领的高人，你要求师习技，尽可以投入名门正派，却何以定要跟随公孙奇？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？”其实珊瑚也是丝毫不知公孙奇的来历，但见他的手下人个个行事狠毒，而且狂侠华谷涵又是他的对头，因此料想他绝不会是个好人。

孟钊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当时何尝不是像你这般想法？你可知道杀害玉老头的强盗是什么人？”

这正是珊瑚几年来梦寐难忘，急欲查访的事情，连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孟钊道：“我先把我两次投师碰壁的经过说给你听，你就知道这强盗的厉害了。我爹爹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一个是南阳名武师霍恭，一个是长安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铁拐仙娄子义。我先到南阳求见霍恭，我还未说，霍恭早已知道玉老头被害的事情，也知道了我的来意，他不但不敢收我为徒，而且还劝我切不可动报仇之念。后来我到长安去找娄总镖头，娄子义也是这么说。当时我一着急，就口不择言他说道：‘娄伯伯，你和玉老前辈也曾是八拜之交，你以信义两字驰誉江湖，如今玉老前辈被害，你却置之不理，还劝我不要为他报仇，这对于江湖道义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？’娄子义登时变了面色，过了好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‘你跟我来。’珊瑚诧道：“他要你到什么地方？”孟钊道：“不是去什么地方，原来他对那个杀害玉老头的强盗恐惧之极，生怕隔墙有耳，泄漏风声。因此他将我带入内室，将门窗紧紧关闭，这才敢对我说出那个强盗的名字。”珊瑚听得呼吸紧张，迫不及待地又连忙问道：“究竟是谁？”

孟钊见珊瑚如此着急的神气，也觉得有点奇怪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是狂侠华谷涵的手下，见闻必广，想必知道江湖上有四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合称‘四霸天’？……”珊瑚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是四霸天中的哪一霸？”

孟钊出奇地瞅了珊瑚一眼，说道：“是南霸天，绰号南山虎的南宫造。这南宫造本是一个独脚大盗，有一次玉老伯和我爹爹等七家镖头合保一支镖，被他所劫，当时七家镖头都给他打得大败，那支镖银也给他劫去了。可是那南宫造却也中了玉老伯的一枚暗器，南宫造生平从未吃过一次小亏，玉老伯和我爹爹已经因此退休，他还是不肯放过，寻到了邛莱乡下，来报此仇，幸亏我爹爹早死，得以寿终正寝。玉老伯却在暮年，遭此大劫了！”

珊瑚本是戴着人皮面具，面上的表情看不出，可是她露出来的那对眼睛，眼中泪光莹然，孟钊却是瞧见了。不禁起了疑心，问道：“足下可是与玉老头也有甚渊源么？”

珊瑚咽着眼泪说道：“玉老镖头一生正直，义声久播，遭此横祸，识与不识，谁不悼念？”孟钊方始释然，心里想到：“原来他们也是钦敬我们的玉老伯的，那么想来对我大约也不会怎样为难了。”

孟钊接着说道：“那娄子义倒还念在世交之谊，见我飘泊无依，遂我把荐到洛阳龙门镖局里去做事，那是洛阳最大的一家镖局。我最初很不明白，他何以不肯将我收留在他的镖局，后来年纪稍长，懂事一些，也就明白了。”珊瑚道：“不错，娄子义对那南山虎实在是畏惧得紧，他与玉老镖头又曾是八拜之交。已是怕受牵累的了，再收留你，不怕更惹出麻烦吗？不过这人虽然浪得侠义之名，他肯照顾你，倒也还算得有点良心。”孟钊听珊瑚的语气，似乎是越来越对他同情，心里暗暗欢喜。

珊瑚道：“你既在龙门镖局做事，做得好好的，何以又会投到公孙奇的门下呢？”孟钊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看来这是命运注定了的，要是我不在龙门镖局做事，也不会遇上那公孙奇了。”他接下去说道：“我在龙门镖局学师学了两年，第一次被派出去保镖，就碰上了一桩意外的事。”珊瑚道：“是公孙奇劫镖？”孟钊道：“不是，说起来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。我第一次出师，当然还不能独负重责，我是跟副总镖头尹冲去历练的，尹冲交游广阔，武功很强，只是脾气有点暴躁。”珊瑚点点头道：“他为人梗直，嫉恶如仇，这我是知道的。”孟钊道：“可是也正因为他性情如此，那次就惹出麻烦来了。我们保那趟镖，一路平安无事，有一日到了南阳，忽然碰到一班江湖侠客，带头的人名叫宋金刚，他是南阳武学名家云仲玉的好朋友。他对尹冲说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情。云仲玉有个女儿名叫云紫烟，是峨嵋无相神尼门下，剑法精绝，也是江湖上一位有名的女侠。想不到竟有一个人敢迫她作妾，那个人登门造访，向云家父女出言侮辱，云家父女竟给他打得大败，那人声言非要云仲玉将女儿送给他作妾不可！”这件事情，蓬莱魔女曾对珊瑚说过，当年云紫烟就曾派了师妹，来求蓬莱魔女相助的。不过蓬莱摩女不愿说出公孙奇是她的师兄，故此略去了“那人”的名字。

珊瑚道：“这事我也略有所知，敢情那人就是公孙奇？”孟钊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公孙奇。不过当时那班侠客却无一个知道公孙奇的姓名来历。要是知道，只怕他们也没有这么大胆了。”珊瑚眉头一皱，对他的想法很不以为然，却不作声。孟钊接着说道：“这件事云仲玉本来不欲张扬出去，但任何秘密，总是不能遮盖的，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终于还是知道了。这宋金刚激于义愤，遂瞒过了云仲玉，纠集了一班朋友，来给他帮忙。”

孟钊往下说道：“那魔头给了云仲玉十天期限，到期就要强讨他的女儿为妾。宋金刚得知这个消息，义愤填胸，连夜发出了英雄帖，邀请了许多江湖豪杰，到时埋伏在那魔头必经之路，拦途截击。我们来到南阳那天，正巧就是限期的前夕。”

“我们的副总镖头尹冲和宋金刚见了面，听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情，激于义愤，不待宋金刚出言邀请，便自告奋勇，愿为助阵。我和另外两个随行护镖的镖头，也只好唯他马首是瞻，随同大伙儿前往。

“在这班人中，有两个本领最高的人，是东海龙东园望的弟子，有好些人就是因为有他们二人助阵，才放心接下英雄帖的。

“到了那日，我们埋伏在一处险要所在，等候那魔头，从午时直到黄昏，兀是未见那魔头的踪迹，宋金刚正想派人去云家探听，那魔头忽然来了，只见他衣衫破碎，面有伤痕，垂头丧气，活像一个斗败的公鸡。

“众人见他这副神气，均是心想：‘莫非云仲玉另外还有好手，早已给了他重创。那正好打落水狗了！’于是在宋金刚一声号令之下，群起而攻！

“那魔头双眼一睁，蓦地冷笑道：‘鼠辈也来欺我，我正要杀几个人出出气！’狞笑声中，扑入人丛。看来他也不过二十多岁年纪，也不携带兵器，只是挥着一把折扇，出手却是凶狠之极，掌劈扇戳，群豪不是给他一掌击碎脑盖，就是给他扇柄点了穴道。给他掌力击毙的还好一些，给他点了穴道的，倒在地上呻吟呼号，更是惨不忍闻。霎时间脑浆涂地，血流成渠。这一役除了我和宋金刚和东海龙那两个弟子之外，其余的人，或死或伤，无一幸免！”

珊瑚诧道：“宋金刚和东海龙那两个弟子凭着自身本领，得以逃脱，犹有可说，你的本事远远不及他们，何以也能幸免！”

孟钊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我自知本事低微，当时不敢随大伙动手，躲在一角，装作被点了穴道，闭上眼睛。岂知那魔头厉害之极，打发了众人之后，突然一把将我抓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‘想装死么？’”

珊瑚正在为孟钊感到羞愧，只见孟钊面有得意之色，接着说道：“我以为是必死无疑了，岂知那魔头望了我一眼，忽地嘿嘿嘿的怪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‘你是孟钊？’真是奇怪，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！

“那魔头说道：‘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，还知道你的来历，你是想替玉老镖头报仇的是不是？玉老镖头有个女儿和你很要好的是不是？你的仇人是南山虎，你再学十年，也打他不过的。不如你跟了我吧，我有办法成全你的心愿！”

珊瑚也不禁十分惊诧，心里想道：“那时我跟随小姐还未多久，在江湖还是个无名小卒，这魔头怎么就知道我的底细了？”只听得孟钊继续说道：“我一时糊涂，听他说可以成全我的心愿，我就依从他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他遭遇宋金刚这伙人围攻之前，已经到过云家，宋金刚所料不差，他在云家确是碰了劲敌，给那个人打败了。你当然知道那人是谁，我也不必说了。”珊瑚早就猜中。说道：“不错，公孙奇给我主人逐出云家，他们就是那次结下梁子的。”孟钊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没有你这么好运道，要是我能有机缘碰到华大侠，我也不会跟随公孙奇了。”

珊瑚冷冷笑道：“公孙奇对你可很不错啊！”孟钊连忙说道：“公孙奇对我虽然不错，但他每次出门，从来没要我跟随，我委实没有给他当过帮凶，干过坏事。我在堡中，所担当的职务只是给他掌管翰墨。”

珊瑚听了他的叙述，虽然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言，却也感到其中疑窦甚多，

心里想道：“孟钊临阵退缩，这魔头何以反而看得起他，对他这样宠信？”当下问道：“你跟随了他这几年，那么他帮忙你完成心愿没有？”

孟钊道：“南山虎在北方结怨太多，早已到江南做独脚大盗去了。报仇之事，只好暂且搁下。”珊瑚道：“那位玉姑娘呢？是不是他答应代你寻访的？”孟钊道：“不错，堡中有人已经遇见了她……”珊瑚道：“那些人就是你的主人派出去的？”孟钊道：“我也是今日方知。”珊瑚道：“公孙奇何以对你的事这样热心？”孟钊道：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珊瑚忽地笑道：“我瞧，你投到公孙奇门下，替你玉老伯报仇倒还在其次，要借他之力，找寻那位玉姑娘却是真的。”孟钊给她说中心事，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两桩事情，在我都是同样重要。但既然得知她的踪迹，当然是想先见见她了。”

珊瑚心中稍稍欣慰，心里想道：“孟钊毕竟还不算变得太坏，心中还惦记着我。”但今晚的所见所闻，她小时候从未曾注意到的，孟钊性格中卑劣的一面，却都已显露无遗，珊瑚百感交集，只觉眼前这个孟钊，声音容貌犹似当年，却似个陌生人了。

珊瑚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现在你还想见那位玉姑娘吗？嗯，我已瞧出了你的心事，你是不是正在后悔？”孟钊叹了口气道：“现在是见也好，不见也罢了。不错，我是为了她的缘故，以致误入歧途，投到这魔头门下，现在已是后悔莫及。”珊瑚冷笑道：“你倒是推卸得一干二净，你自己就没有过错吗？”孟钊呆了一呆，原来珊瑚一直是捏着嗓子说话，这几句话却用本来的声音，孟钊一听这笑声好生熟悉，不禁大大惊疑！

珊瑚缓缓说道：“你既然对我说了真话，我也不必假冒下去啦，我的主人不是华谷涵。”孟钊退后两步，嘶声说道：“你、你、你是谁？”珊瑚道：“你还认得我吗？”轻轻将面具揭下。

孟钊面上一阵青、一阵红，这刹那间两人都似乎僵直了。这些年来，他们都是渴望与对方重晤，也曾不止一次想象过会面的情形，但这次相逢，却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，没有拥抱，没有欢呼，也没有悲喜交集的眼泪。珊瑚心中所有的只是难以明说的怅惘，孟钊则是极度的尴尬。

过了半晌，孟钊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珊瑚，想不到你今晚竟会突如其来，与我开了这么一个大玩笑！”

珊瑚定下心神，平静说道：“孟钊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来的。我来求你两件事情。”孟钊道：“请说。你我之间用不上一个求字。”

珊瑚道：“第一件事情，耿照关在什么地方？请你带我去，将他放出来。”

孟钊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不是为我，是为了姓耿这小子来的。”珊瑚道：“随便你怎么说吧，他无辜被你们囚禁，这都是我牵累了他，我不能坐视不救！”孟钊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珊瑚道：“你管不着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是光阴磊落，绝不至于像你们所猜疑的那样卑鄙下流。”

孟钊道：“此事慢一步说，第二件呢？”珊瑚道：“孟钊，我感激你要为我父报仇，也感激你多年来寻访我的好意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仇人的名字，这冤仇我会自己去报，不必你费心了。你说是为了我而误入歧途，好，现在我所求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救了耿照之后，你和我们一同离开魔窟，从今之后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！”

孟钊冷笑道：“与你们一道离开，你是限他还是跟我？”珊瑚抑住怒气，淡淡说道：“我是弱不禁风的女子，一定要跟随男人、倚靠男人的吗？我有

我的去处，他也自有他的去处。”孟钊道：“那么咱们——”珊瑚道：“你改邪归正，咱们自然还是朋友。”孟钊道：“我与那丫鬟的说话，嗯，我说要向她小姐求婚，那是出于一时的愤激，不是真的。嗯，你、你不会疑心我吧？”珊瑚道：“我才没有这么多工夫去疑心别人呢。”孟钊道：“珊瑚，你就一点也不关心我了？”珊瑚正色说道：“我正是因为关心你，才要你马上离开此地。再说一句心里的话，你是男子，将来总是要娶妻的，但我不希望你与这魔女成亲。你应该另选择个好人家的女子。”

孟钊道：“记得咱们小时候也玩过小夫妻的游戏。——”珊瑚道：“那是游戏。孟钊，我现在方始知道，咱们的性情旨趣，其实大不相同。嗯，小时候的游戏，那也不必提了！”

孟钊心思起伏不定，片刻之间，已转了无数念头，一时想道：“珊瑚要我离开此地，乃是一番好意，我如今心愿已了，留在这儿也的确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了。”此念方起，另一个念头又生，驳斥前一个念头：“没有什么意思？不见得吧？你这是言不由衷！主人对你如此宠信，他的深奥武功，你只要学得十之一二，将来出去，就可以纵横江湖。”“可是主人究竟是被正派人士所轻视的魔头，我依附于他，别人岂不是也把我当成妖邪一路？””管它什么正派邪派，我学了他的武功，不做坏事，那也就是了。”“当今之世，武功高于我的主人的，只有狂侠华谷涵一人，还有，主母的武功听说也在主人之上，华谷涵即使真的到来，也决计敌不过他们夫妇联手。”

正邪之念在胸中交战，邪念渐渐占了上风，终于想道：“珊瑚倘若愿意嫁我，那也罢了。如今她分明已爱上别人，我和她同走，那又有什么好处？”“二小姐的武功虽然不及她姊夫姊姊，想也相差不远，珊瑚是绝不能作我的妻子的了，我不如就弄假成真，要了二小姐吧。与她成亲，我的前程无限。”

珊瑚站在一旁，见孟钊眼光闪烁，久久不语，珊瑚心中有气，冷冷说道：“怎么？你还舍不得离开这魔窟吗？时候已经不早啦！”

孟钊心意已决，嘿嘿的冷笑数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时候已经不早，你快走吧！天一亮了，难保你不给人发现，你本领再强十倍，也决计敌不过堡中的众多高手，那时我也难保护你了。”

珊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孟钊，你要我走，你自己不走？”孟钊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走？你我已恩断义绝，你有你的耿公子，我跟你走作什么？”

珊瑚气得打抖，半晌说道：“好，人各有志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那么，我求你的第一件事情呢？耿相公关在什么地方，你能不能带我前往？”

孟钊冷笑道：“我没有这个胆量，擅自带了外人去放堡中的囚徒。看在过往的情份，你有本领，你尽可以自己去找他，我不声张便是。”

珊瑚颤声说道：“孟钊，你、你、你简直变得不像一个人啦！”

孟钊冷笑道：“随便你怎么说吧。从今之后，你走你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不求你，你也不必求我。”

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：“好，孟钊，你说得好，这样的贱人理她干嘛？早就该赶她走了。”原来是那个名叫碧绡的丫鬟，已经自己运气冲开了穴道，回到房中。她吃了珊瑚的亏，气恨不过，笑声未毕，一掌就向珊瑚掴去。

珊瑚正自满肚皮没好气，见碧绡一掌掴到，身形不退不闪，反而跨上一步，双指一伸，对着那丫鬟掌心的“劳宫穴”，这“劳宫穴”是人身十二个“残穴”之一，倘被对方的内力封了穴道，气血逆流，一条手臂便要成为残废。碧绡这一掌倘若仍然按照原来的方位掴来，那就等于将劳宫穴送上去让

她点了。

这碧绡是桑青虹的贴身丫鬟，武功委实不弱，心中一凛，变招奇速，掌风一偏，改掴为斫，横掌如刀。斫削珊瑚的小臂，哪知珊瑚早已料到她的后招，变招比她更快，双指一屈一伸，已是改为“二龙抢珠”的招数，倏地上移，贴近了碧绡的面门，作势就要挖她的眼珠。

碧绡大惊，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，只觉头皮一阵剧痛，她的眼珠是保全了，可是一缕青丝，已被珊瑚扯去。这还是珊瑚手下留情，并非真想挖她眼珠，否则焉能容她避过？

碧绡大怒喝道：“孟钊，你还在袖手旁观？你究竟是要这贱人还是要我？”

孟钊正在为难，心里想道：“事情已经闹翻，倘若任由珊瑚伤了碧绡，珊瑚固然难以逃出堡中，我也脱不了关系。倘不当机立断，相助碧绡，我的全部计划，就都要毁了。”

在他心中，正是邪念渐占上风，再给碧绡这么一喝，无暇考虑，双掌一立，立即斜身进掌，截住了珊瑚的攻势，沉声喝道：“珊瑚你还不快走，在这里闹下去，只有你吃亏！”他这一掌如封似闭，以守为攻，心中还是不愿意真的与珊瑚动手。

碧绡缓了口气，趁着珊瑚一愕之际，倏地一个转身，挣的一声，一枚指环脱手飞出，向珊瑚的面门疾射，原来她也想打瞎珊瑚的眼睛。

两人距离不过咫尺之地，这枚指环用急劲射来，本是极难避过，好个珊瑚，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间，蓦地一个弯腰折柳，身向后弯，几乎贴着地面，硬生生的用“铁板桥”身法，避开了这枚指环，她双足钉牢地上，身形未曾恢复，双袖轻扬，又已拂开了孟钊的一掌。

碧绡也厉害得紧，指环一发，立即便是手脚兼施，趁着珊瑚未曾起立，一手便叉向珊瑚的喉咙，脚尖一起，又踢珊瑚的膝盖。

珊瑚见她招招狠辣，竟是立心要取自己的性命，不由得也是怒气陡生，蓦地长身而起，一托碧绡的脚跟，内力一起，碧绡翻了一个筋斗，头下脚上，在半空中居然又使出“夜叉探海”的招数，双掌斜斜劈下。珊瑚振臂一格，碧绡身子凌空，使不出力，双臂都给珊瑚拦过一边，珊瑚抽出左掌，就在她身形落下，脚下刚刚沾地的时候，用力一掴，清脆玲珑地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！

孟钊左右为难，既担心珊瑚不能逃脱，更担心碧绡为她所伤，那时桑青虹发了脾气，只怕还要连累及他。一听得这一记清脆玲珑的掌声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无暇思量，“呼”的便是一拳捣出。

孟钊这一拳，正是公孙奇所授的龙拳杀手，用的竟是十分刚猛的拳力，珊瑚气怒交加，冷笑说道：“孟钊，你好！”倏地一个转身，孟钊一拳捣空，身子前倾，珊瑚一咬银牙，一掌掴到他的耳根。

这一掌正要掴下，珊瑚蓦地芳心一软：“宁可他无情，不可我无义！”心念一动，掌锋已移，从孟钊的肩头斜斜削过，连他的皮肉也没伤着。

碧绡吃了一记耳光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喝道：“孟钊，你还要放这贱人逃跑吗？哼，来人呀。”她一面大叫大嚷，一面抢着占了门口，与孟钊一前一后，将珊瑚夹在当中。

珊瑚冷笑道：“你再骂一句贱人，我就再打你一记耳光！”反手一拍，将孟钊迫退，她自己则头也不回，径自向前直冲，手掌高高举起，作势又要

打碧绡耳光。

碧绡吃过她的大亏，纵然气怒交加，究竟不无怯意，珊瑚迳直冲来，碧绡不由自主地向旁边一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珊瑚已抢到门外。

碧绡紧迫不舍，孟钊也只好跟她追下，但他们二人忌惮珊瑚的厉害，却也不敢太过接近。碧绡大声唤人，一面施放暗器。

珊瑚挥袖拍打，头也不回，拍落了碧绡发来的两枚指环，三枝袖箭。这时她已将到墙边，眼看就可越墙而出，忽地心想：“耿想公还未救出，我怎可就一走了之？”此念一生，主意立改，不向前奔，反而回过身来。

碧绡吃了一惊，只听得珊瑚冷冷笑说道：“你怕我逃跑么？我还不想走呢！”身形一掠，倏地一个“游空探爪”，便向碧绡抓下。原来她是想把碧绡抓住，迫她带路。

碧绡的武功本来比珊瑚也弱不了多少，因她一来对敌的经验远远不及珊瑚，二来先吃了亏，不免心怯胆寒，给珊瑚猛攻几招，手忙脚乱，孟钊只好帮忙碧绡招架，合二人之力，堪堪招架得住。

珊瑚喝道：“孟钊，你再不退下，可休怪我手下无情。”孟钊心中一凛，进退两难。珊瑚欺身直进，倏地一招“饥鹰扑兔”，扭住了碧绡的手臂。

眼看碧绡就要落在她的手中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妖女，胆敢到堡中放肆！”声到人到，端的是迅如闪电，只听得“唰啦”呼响，一条长鞭，已向珊瑚当头击下！正是：

伤心故友成仇敌，又见强人肆虐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

珊瑚心头一凛：“这人来得好快！”她正扭挂碧绡，一时间无暇闪避，就把碧绡往前一送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碧绡的衣裳被长鞭撕去了一幅，鞭势未停，仍然向前挥出，卷向珊瑚。

这人的鞭法端的是到了轻重随心，收发自如的境界，那么凶猛的鞭势，误碰着碧绡，竟然丝毫没有伤着她的皮肉，便能立即变招追击敌人，连珊瑚也觉意外。可是珊瑚的轻功也极了得，那人的鞭势虽然未衰，但究竟是给碧绡阻慢了少许，珊瑚身形疾起，已斜窜出三丈开外。

她落脚之点正在一丛玫瑰花的旁边，立足未稳，忽觉微风飒然，幸而珊瑚耳音聪敏，立时察觉，急忙往前一个滑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花丛中已窜出一人，却原来是个身长不及三尺的矮冬瓜，他伏在玫瑰丛中，就是准备突施袭击的。

这矮冬瓜身手却是十分矫捷，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，珊瑚滑步急退，他居然不即不离，如影随形，便即跟上。珊瑚早已取出拂尘，一挥一拂，将那矮冬瓜的双笔荡开。就在此时，只听得鞭风呼呼，先前那人的长鞭又已追踪卷到。

这人却是个身长七尺的高个子，他人高鞭长，居高临下，以远攻配合矮冬瓜双笔的“近袭”，鞭法更见凌厉！

碧绡惊魂未定，扶着孟钊，娇喘吁吁，不敢上前参战，孟钊也乐得袖手旁观。碧绡定了定神，叫道：“高、林两位大哥，这女贼擅闯本堡，意图劫人，你们务必把她擒了！”那高矮二汉齐声答道：“姑娘放心，她走不了！”

原来这高矮二汉乃是堡中有数的好手，高个子就姓高，叫做高出云，矮冬瓜名叫林深渊，他们二人是一对老搭档。

高出云的长鞭越展越快，呼呼风响，使出了连环三鞭、“回风扫柳”的绝技，卷起了一团鞭影，向珊瑚上三路打来，珊瑚使出蓬莱魔女授的独门轻功，双肩一晃，脚尖一滑，身子旋风似的，随着鞭梢直转出去，鞭梢离她三寸，没有打着。矮冬瓜林深渊一个虎跳，双笔齐出，点她两足膝盖的“环跳穴”。

珊瑚怒道：“你也看我的点穴！”拂尘一挥，运上内劲，尘尾竟是聚而不散，形如铁笔，与林深渊的判官笔碰个正着，竟然发出“　”的一声，林深渊也不禁心头一凛：“这女娃子不但轻功绝妙，内功也这么了得！”他的一双判官笔竟给拂尘震歪，珊瑚用力一抖，尘尾倏地又再散开，根根如刺，万缕千丝的尘尾，倏然间好似变成了无数利针，齐刺林深渊的浑身穴道。这拂尘刺穴的家数，乃是公孙奇的父亲、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所独创的，林深渊虽是公孙奇的手下，却也从未见过。

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林深渊倒在地上，但却并非给珊瑚刺着了穴道，原来他因身材的便利，练成了一套巧妙的“滚地堂”的功夫（矮子最适宜练这种功夫），和身卧倒，一滚就滚出了两丈开外，脱开了拂尘笼罩的范围。

高、林二人，高矮配合，训练有素，高出云一见同伴遇险，立即迈前一步，“唰”地一鞭打出，他人高腿长，一迈就是数尺，一招“神龙出海”，长鞭“呼”的一声，已打在珊瑚的前头，截住了珊瑚的去路，不让她追击林深渊。他的鞭法收发随心，一越过珊瑚的前头，将她阻了一阻，立即又倒卷回来，变为“枯膝缠树”，鞭梢向珊瑚的下三路卷到。珊瑚拂尘一展，缠上

了他的长鞭。

高出云气力很大，但给珊瑚用上了一个“缠”字诀，再暗运内力一粘，他的长鞭竟然摆脱不开。高出云用劲一夺，反而越缠越紧，竟然给珊瑚扯得又向前奔出两步，几乎立足不稳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矮冬瓜林深渊又已滚了回来，双笔贴着地面平伸，珊瑚一起步，他的判官笔就点向珊瑚脚跟的“涌泉穴”，点穴讲究是“迅速准确”四字，平常人卧倒地上，点穴法实难施展得开，但这林深渊与众不同，他以一身巧妙的“滚地堂”功夫，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比站起来更灵活，那对判官笔专点珊瑚膝盖以下的“阳维”“阴矫”两大经脉的十八处穴道，更是防不胜防。珊瑚抬腿一踢，险险给他点中“趾突穴”，珊瑚急忙变为“十字摆莲”，腿力跌荡，向旁边横扫，林深渊随势滚动，笔尖一翘，又几乎戳着了她脚跟的“涌泉穴。”珊瑚无可奈何，只得把拂尘一抖，放开了高出云的长鞭，仍以“刺穴”之法，再来对付这矮冬瓜，林深渊哈哈一笑，迅即滚开，高出云的长鞭立即配合，又打来了！

这高矮二汉，倘若是与珊瑚单打独斗，那是必败无疑。但现在他们二人联手，配合得丝丝入扣，却是把珊瑚缠得毫无办法，时间过一分，她的气力就多消耗一分，渐渐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只听得喔喔鸡啼，东方天际微露曙光，天色快要亮了。天亮之后，堡中高手起来，珊瑚就更难逃脱了。

珊瑚正在着急，忽见一条人影，疾奔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咦，瑚妹，是你吗？”转瞬之间，那人已是声到人到，珊瑚抬头一看，也不禁“咦”了一声，叫道：“照哥，是你！”

原来耿照练了那大衍八式，打通了十二重关，功力已平增数倍。桑青虹也未料到他成功如此之速，她本来计划在天亮之时，来打开地牢，与耿照一同私奔的，她预算耿照在天亮之时，方可大功告成，哪知耿照在五更时分，便已功行完满了。

这时正轮到那鹰鼻汉子刘彪看守，刘彪有意令他多吃苦头，巡视牢房之时，将他百般凌辱，耿照一怒之下，便将刘彪击晕，顺手夺回了宝剑，逃出牢房。他本来不想多事，但听得这边厮杀，免不了看它一眼，却不料这一眼就看见了珊瑚。

耿照吃了一惊，再看一眼，这一眼又看见了孟钊和碧绡。耿照更是惊魂不定，连忙叫道：“孟大哥，你怎么不上去帮忙她？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孟钊大吼一声，已是振臂向他扑来！孟钊昨日与他平打，吃了点亏，但这时有碧绡在旁，他已是有恃无恐。耿照一个“游身滑步”，闪开了孟钊的一拳，恼道：“孟大哥，你这人怎的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分缓急轻重？玉姑娘一心前来会你，她遭受围攻，你却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，反而要来打我！你即使对我有所误会，也该先止住你的同伴，让玉姑娘出来说话呀！”孟钊越打越凶，耿照大叫大嚷，他却是一拳重过一拳，哑声不响地接连打了一十三拳，耿照虽然没有给他打着，但由于不想还手，一味退让。他本是想冲过去援救珊瑚的，连让一十三拳，离开珊瑚更远了。

珊瑚大为着急，叫道：“耿大哥，你赶紧自己走吧，不必管我！”她不知耿照已练成了上乘内功，估量他勉强可以应付孟钊，但倘若碧绡出手，那么，他就一定逃跑不了。

碧绡发了一声冷笑，得意扬扬地笑道：“孟钊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这位心

上人，她的心可并不是向着你，而是向着这姓耿的小子！你放心打他吧，他跑不了！”她身形一晃，截住了耿照的后路，手中扣着暗器，只待孟钊一个不敌，她就要放暗器伤人。

珊瑚与那高矮二汉对敌，本来就已处在下风，这时又在担心耿照的安危，一个疏神，那高个子的长鞭，己是乘虚而入，只听得“唰啦”呼响，长鞭刷过，把珊瑚的衣裳撕去了一幅，幸而她闪避得快，要不然这一鞭就是皮破肉绽之灾。

珊瑚着急，耿照更急，就在这时，孟钊大吼一声，又是一拳打到。耿照叫道：“好，你不救她，我去救她！你让不让开？”一掌平推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孟钊跌了个四脚朝天！

耿照这一掌，只用了三成功力，他新练成上乘内功，自己也不知道气力有多大，想不到这轻轻一掌，竟把孟钊摔得个头破血流，不禁呆了。

耿照正想说几句道歉的言语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碧绡把手一扬，五枚指环，已是连珠价的向耿照打到，这指环是她所练的独门暗器，专打人身大穴，耿照手忙脚乱，只避过了两枚指环，还有三枚都打在他的身上。碧绡恶狠狠地喝道：“躺下来吧！”

哪知耿照非但没有应声躺下，反而向前冲上了两步，原来他刚刚练成了上乘的内功，体内真气鼓荡，那三枚指环碰着他的身体，立刻给反弹回来，反弹回来的力道比碧绡发出去的力道更急，碧绡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跳过一边，只听得叮叮叮连珠密响，那三枚指环打中了一块太湖石，火星迸现，石屑纷飞。

那三枚指环打中耿照的穴道，但打来的劲道给他本身的真力全挡了回去，自是毫无伤损，不过等于给小孩子抓痒一般，只是略微感到一阵酸麻。他向前猛冲几步，气血运行加速，这酸麻之感也立时消失了。孟钊只道他要冲过来施展杀手，吓得连爬带滚，远远躲开。耿照根本就不是想对付孟钊，他双臂一振，脚步不停，就向那高个子扑去。高出云见他一个照面就摔倒孟钊，又震飞碧绡的暗器，也是不敢轻视，长鞭一抖，用了十成气力，反手一鞭“回风扫柳”，打到了耿照的面前。珊瑚吓得慌了，叠声叫道：“耿大哥，快走，快走！”拂尘一起，要抢上去缠高出云的长鞭，矮冬瓜林深渊早已滚到她的脚边，双笔平伸，点她腿弯的“鼠蹊穴”，珊瑚迫得将拂尘一拂，荡开他的双笔。

高出云的鞭法迅如闪电，一招“回风扫柳”，连环三鞭，一鞭狠过一鞭。耿照内功虽已练成，临敌的经验还很幼稚，招数也很平庸，而且他所会的只是剑法掌法，对这种精奇的鞭法却是见所未见，不知如何招架。他仗着家传的“蹑云步法”，闪开了两鞭，第三鞭却是再也闪避不开，只见那鞭梢抖动，恍如一条藤蛇，堪堪就要缠上他的颈项。这一鞭正是高出云得意的杀手鞭法，名为“锁喉咙”！

耿照心中一凛，倘若给他的长鞭缠上喉头，岂不是要立时气绝？百忙中无暇考虑，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伸出手臂，硬抓长鞭。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宁可让对方的长鞭打断手臂，也绝不能让它缠着喉咙。

他这一来正巧应付对了，高出云鞭法精妙，当然不会给他抓着，长鞭见物即绕，倏地就缠上他的手臂，转了十几匝，将他的臂膊缠得结结实实。可是这一来耿照的内功立即有用武之地，高出云猛力一拉，耿照分毫未动，高出云却反而给他带动了几步。

高出云与林深渊本是一对配合得极好的老搭档，这时高出云的长鞭缠上了耿照，既不能将他拉倒，急切间又不能解开，只剩下林深渊一人对付珊瑚，却怎是珊瑚的对手？不过数招，珊瑚拂尘一展，尘尾散开，宛如千万根利针，将林深渊罩住，一齐刺下！

林深渊将身子缩成一团，使出“滚地堂”的功夫，活像一个皮球，刹那间就滚出数丈开外。可是他没有高出云的长鞭呼应，珊瑚可以毫无顾忌地放胆追他。林深渊的滚转虽然迅速，怎也快不过珊瑚的轻功，珊瑚身形一掠，尘尾如影随形，轻轻一拂，已拂中了他尾龙骨的“尾闾穴”。林深渊登时变作了一滩烂泥似的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珊瑚转过身来，正要相助耿照。只见耿照与高出云业已分开，高出云身似陀螺疾转，在地上直打圈圈，越转越快，忽地“咕咚”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原来高出云拉不倒耿照，反而给耿照的内力牵动。他是个武学行家，情知不妙，急忙松手，可是身上所受的那股力道，急切之间却是不能化解，由于运动中“惯性”的作用，身子兀是转个不休，终于支持不住。

珊瑚又惊又喜，急忙走上前去，替耿照解开缠在臂上的长鞭，问道：“耿大哥，你受了伤没有？”耿照道：“没有。”珊瑚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走吧！”

耿照道：“瑚妹，你怎么走？”珊瑚道：“我为何不能走？”耿照道：“孟大哥在这儿呢，要走你也该和孟大哥一同走。孟大哥，我刚才摔了你一跤，并不是有意的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碧绡正扶着孟钊，远远地躲在一边，孟钊见耿照向他走来，又气又怒又是惊慌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退后几步，却不敢骂。

珊瑚心中酸楚，又说了一声：“耿大哥，咱们走吧！”眼光从孟钊身上移开，从此再也不瞧他一眼。耿照惊疑不定，问道：“瑚妹，他、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位孟大哥吗？”珊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他的名字叫做孟钊，但已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孟钊了。”话声低沉，无限凄凉。

耿照莫名其妙，一片茫然。珊瑚又道：“耿大哥，咱们走吧！”这是她第三次催促了，耿照茫然地只好跟着她走，刚走得几步，忽听得有个冷峭的声音说道：“耿照，你好呀！就想走了吗？”只见花丛中走出一个白衣女子，正是那公孙奇的小姨桑青虹！

桑青虹在他们的前头一站，冷冷说道：“耿照，你昨晚说过什么话来？你说和这位玉姑娘不过是兄妹之谊，哼，哼，好一个兄妹之谊！你要带她到哪里去？”珊瑚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，我们是兄妹也好，不是兄妹也好，你管不着！”

桑青虹面似寒霜，冷笑说道：“我管不着你却管得着耿照，耿照，你学了我的武功，是用来和孟钊抢女人的吗？”耿照又羞又气，说道：“又不是我要学你的武功，是你迫我学的。”桑青虹冷笑道：“真是笑话，手脚长在你的身上，你不练那大衍八式，我怎能强迫你练？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”

珊瑚柳眉微蹙，问道：“照哥，你当真跟她练了什么功夫？”心想：“照哥真糊涂，岂不知学了别派的功夫，即算未曾正式拜师，也得算是那一派的记名弟子，从此就要受那一派长辈管束的了？”

耿照急得大叫道：“不是的，她是用诡计骗我上当的。”当时桑青虹是用“封穴逆息”的邪派手法，令得耿照真气逆行，浑身发热，神智迷糊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自自然然地就要练那大衍八式以求自解。但仓促之间，耿照却

哪能说得明白？

珊瑚一时间也想不通何以用“诡计”可以使一个人练别派的武功，但她相信耿照，耿照说是“诡计”，那就定是诡计无疑。当下说道：“你向这位姑娘发个毒誓，以后绝不使用从她这儿学来的武功。”珊瑚只道这“大衍八式”乃是武术的招式，故此按照武林规矩，叫耿照发一毒誓，永不再用，那也就等于宣告与那一派脱离关系，可以不再受她管束的了。

她哪知道“大衍八式”不是武术的招式，而是邪派的内功中“导气归元”的八个图式，内功练成之后，举手投足，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出来，要制止也制止不了的。

耿照又是羞惭，又是气急，讷讷说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桑青虹笑道：“这个毒誓你是发不出来的。”耿照愤然说道：“好，你把我的功夫收回去吧！”桑青虹笑道：“除非我把你杀了。否则焉能只收回你一部份的功夫，再不然，另外就只有一个法子——”耿照忙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桑青虹道：“你留下来，从此永远不能离开我。在我管束之下，你就不能擅用本派武功了！”说至此处，顿了一顿，回过头来，又对珊瑚说道：“玉姑娘，你擅入本堡，按说我也不能任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；但现在耿相公已是本派弟子，看在耿相公的份上，我卖个人情，放了你吧。你一人走，或若和孟钊同走，都行！”

孟钊叫道：“二小姐，你杀了我，我也决计不能再要这个贱人。二小姐，这小子也不是好人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！”桑青虹微笑道：“孟钊，多谢你的好心，我不必你来给我打算。好，玉姑娘，孟钊既然不要你了，你就自己走吧。”珊瑚见耿照不肯发誓，心中很是不满，这时也是气怒交加，拂袖便走。

耿照大叫道：“你凭什么把我留下，你杀了我也不留！瑚妹，咱们一同走。”珊瑚见他坚决要与自己同行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感到一阵喜悦，想道：“对，和这种妖女，讲什么武林规矩？照哥不肯发誓，其中定有道理。我答应过保护他的，岂能让他陷身魔窟？”她本是个有几分男子气的巾帼英雄，想到自己有保护耿照之责，豪气顿生，不自觉地拉着耿照，便要硬闯过去。

桑青虹冷冷说道：“好，你们要作比翼双飞，那就一个也走不了！”忽地伸手朝珊瑚面上一抹，珊瑚轻功已得蓬莱魔女的五六成功夫，早有防备，但桑青虹这一掌无声无息地突如其来，珊瑚侧身一闪，鬓角已给她冰冷的手指触了一下，登时头晕目眩，幸而她应变还算机警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立即倒纵出三丈开外，未曾给桑青虹的指力透入她的穴道，尚可支持。但如此一来，她与耿照也不得不分开了。

桑青虹这一抹不中，也觉有点意外，冷笑道：“果然是个美人胎子，怪不得男人都着了你的迷汤！”妒火中烧，如影随形，又是一掌向珊瑚面门掴去，这一掌若然给她掴中，登时就可毁了珊瑚的月貌花容。

珊瑚大怒，拂尘一展，一招“千丝万缕”，也向桑青虹的面门拂来，这时两人距离不过咫尺之地，桑青虹也不敢让她拂中，当下张口一吹，尘尾登时飘散，可是由于她要运气抵御，那一掌的劲力就减了几分，珊瑚也从容地格开了。

桑青虹笑道：“好，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手法！”五指一拢，倏地疾弹而出，将珊瑚的“天璇”“地阙”“玉门”“玄机”“委中”五处大穴，都笼罩在她五指可及的范围之内，她五指伸缩不定，难以捉摸，饶是珊瑚的点穴本领也得了蓬莱魔女的真传，急切间也不知该如何防御。她的拂尘被桑

青虹一口气吹散，急切间也聚拢不来，难以防身。

耿照本来不想与桑青虹动手，但这时见珊瑚已是危在旦夕，一急之下，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，当下大喝一声：“撒手！”一掌就向桑青虹劈去。

桑青虹面色铁青，冷笑道：“耿照，你好啊！你可知偷来的技艺打不到师父吗？”五指一收，化指为掌，也是一掌拍出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耿照只觉手心一凉，一股阴柔之极的力道，已被他的掌力化开，身不由己地倒退几步。

桑青虹也觉掌心一热，上身也不由得晃了一晃，这一掌未能把耿照击倒，也是大出她意料之外。原来耿照从小练的是正宗的内功心法，一练了那“大衍八式”，打通了经脉之后，真气流贯全身，内功的基础已是比桑青虹更为扎实。不过，桑青虹的上乘内功早已练成，论到运用之妙，那当然是比耿照胜过不知多少，所以较量之下，耿照还是要稍吃点亏。

桑青虹心中后悔：“早知他如此负心，不该传了他大衍八式。”爱恨交并，追上去对耿照又是一掌。珊瑚喘过口气，立即转过身来，拂尘袭击桑青虹的后心大穴，桑青虹长袖向后一甩，右掌挥舞，仍向耿照疾攻。

耿照拼命挡了几招，越来越觉应付为难，急得连忙叫道：“瑚妹！你快走吧！”桑青虹冷笑道：“你们两人彼此爱护，好得紧啊！”瞬息之间，攻出七招，每一招都是指掌兼用，指尖点穴，掌心拍击，掌拍指戳，都是攻向耿照意想不到的方位。耿照内功虽然练成，招数的精妙却是远远不如对方，他双掌齐出，抵御桑青虹单掌的攻击，兀是给迫得手忙脚乱。珊瑚这时要走，本来可以全身而退，但她又怎肯舍弃耿照，一走了之？那支拂尘，也攻得更急了。

桑青虹头也不回，反手挥舞长袖，抵敌那支拂尘，衣袖拂尘都是柔软之物，双方使出刚柔兼济的功夫，打得难分难解。但桑青虹以一掌一袖，分敌二人，仍占上风。耿照见形势危急，猛的张开双臂，便要抱住桑青虹的纤腰，原来他情知不敌，一急之下，索性使用出这“奋不顾身”的“笨法子”，只要一给他抱住，珊瑚就可以逃走了。

桑青虹面上一红，喝道：“你找死么？”掌心倏地往他胸膛印下，掌力将发未发之际，耿照的手指已触及她的纤腰，桑青虹忽地心头一软，按着掌力不发，改用指尖一戳，点中了耿照的麻穴。但她给耿照的手指触了一下，身形不免稍稍迟滞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背心一幅衣裳，已给珊瑚的拂尘撕破。

桑青虹大怒，回过头来，全力对付珊瑚，珊瑚虽得了蓬莱魔女的四五成功夫，却怎是她的对手？桑青虹双袖齐飞，一条衣袖与拂尘相抗，另一条衣袖，倏地从下面卷上来，卷着了尘柄，衣袖一甩，尘柄撞中了珊瑚胁下的麻穴，珊瑚也不能动弹

孟钊刚才给耿照摔了一跤，头破血流，血虽止了，气还未消，气呼呼地过来，便要殴打耿照。桑青虹双眼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打他，我就放开了他，让你们再打！”孟钊道：“二小姐，你不可上了这小子的当！”桑青虹道：“我自有主意，不必你为我操心。”孟钊大是尴尬，只好讪讪退下。

桑青虹恨恨地盯了耿照一眼，一时间却是心乱如麻，打不定主意。忽听得她姐姐的声音说道：“妹妹，你干的好事！”只见一个妇人分花拂柳而来，正是她的姐姐桑白虹。

桑青虹不怕姐夫，对她的姐姐却是有几分顾忌，只好垂下手来，听她姐

姐斥责。桑白虹面挟寒霜，冷冷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以往怎么胡闹，我都可以任由你的性子。但这次你却是太过胆大妄为啦，你怎么可以把咱们传家之宝的大衍八式私传了外人？你可知道这大衍八式，我是连你姐夫也不传的？”桑青虹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我违反家规，业已做了出来，随便姐姐责罚吧。”桑白虹叹了口气道：“论理我本该废了你的武功，谁叫你是我的亲妹子？好吧？事到如今，我不杀你，就只好杀这小子了！

桑白虹缓缓举起手掌，慢慢地向前推进，逐渐接近耿照的脑门。桑青虹忽地将姐姐抱住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还是责罚我吧！”桑白虹道：“你不肯让我杀这小子，你宁愿让我废了你的武功？”桑青虹道：“过错在我，是我迫他练这大衍八式的。杀了他那未免太不公平！”珊瑚心道：“耿大哥果然没有说谎，是这妖女迫他练的。”她刚才未明真相，对耿照肯学桑家的功夫不免有点不满，现在听得桑青虹自己招认出来，是迫耿照练的，她这一点点不满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桑白虹笑道：“你居然也讲起公平二字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。好吧，只要你想得出一个恰当的处置办法，我就饶了他吧。”其实桑白虹也并不想杀耿照，她那一掌故意缓缓落下，就是准备让妹妹求情的。

桑青虹却想不出恰当的处置办法，一时恼怒，说道：“这麻烦都是这妖女带来的，我先把她毙了！”一掌便向珊瑚击出，她这一掌快如闪电，与刚才桑白虹击向耿照的那一掌大不相同。

哪知她姐姐比她更快，她手臂一抬，掌力尚未发出，桑白虹已将她一把拉开。桑青虹诧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也不让我杀她？”桑白虹道：“是你姐夫不许。这里发生的事他都已知道了，他要我提这两个人去问话，你若杀了这个女的，他一定杀那男的。”桑青虹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早就打定主意，要交姐夫处置，那你还问我做什么？”桑白虹道：“反正你也想不出恰当的处置办法，那就不如让你姐夫去发落吧。再说，你姐夫总是一家之主，你也不该太过拂逆他的意思。”桑青虹冷笑道：“人人都说姐夫怕你，依我看来，却是你越来越怕姐夫了。”桑白虹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与你姐夫相敬如宾，说不上谁怕谁。”桑青虹暗暗冷笑，桑白虹又道：“你倘要保全这小子的性命，我劝你在你姐夫面前，还是不要胡乱说话的好。”桑青虹冷笑道：“好，你既然帮定了姐夫，那我就一声不响。”

孟钊听得她们姐妹的口气，对耿照都似颇为偏袒，心里又惊又恼。要想跟去，却又不敢。桑白虹道：“孟钊，你也不必着急，主人总不会亏待你。你受了伤，让碧绡替你好好料理吧。”她交代了这么几句，随手一招，唤来了另外两名丫鬟，便扶着耿照、珊瑚二人走了。

公孙奇正在大堂里独自徘徊，见她们来到，笑道：“很好，玉姑娘，你也来了。”他向珊瑚说话，脚步却朝着耿照走去，忽地一掌拍下，这一掌事先毫无征兆，突如其来，桑青虹想要拦阻已来不及，不禁失声惊呼。

耿照忽然觉得手足能够活动，原来公孙奇那一拍并非取他性命，而是替他解开穴道。可是由于这一掌突如其来，耿照却怎知他的用意？穴道一解，本能地便挥掌抵御。

双掌相交，毫无声响，耿照触着对方的掌心，只觉一团绵软，他所发出的那么刚猛的掌力，竟似泥牛入海，刹那间便都溶化在大海之中，公孙奇哈哈一笑，信手又点了耿照的穴道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们桑家的大衍八式，果然是神奇无比，这小子再练上十年，不难与你我比肩。他得了你们桑家的不

传之秘，怪不得你要感到为难了。嗯，是杀他呢还是不杀？”原来公孙奇解开耿照的穴道，正是要试他的功力，一试就试出了耿照已练成上乘内功，虽然目前还未能给他伤害，但已是委实不容轻视。他聪明绝顶，当然也就立即猜到了，这是桑青虹私下传授耿照，而他的妻子则正在为此感到为难。

桑白虹心里暗暗叫苦，原来公孙奇当年受她诱惑，宁愿舍弃老父，与她私奔，这固然是由于他贪图外面的享受，不甘老父的拘束，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为了想学桑家的武功。桑白虹姐妹的父亲桑见田是邪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生前与公孙奇的父亲公孙隐并驾齐名，但若论到功夫的歹毒，桑见田尚在公孙隐之上。公孙隐少年时候曾受过桑见田的凌辱，自此与桑家结仇，桑见田虽然死了，他这口气尚未曾消。因此公孙奇与仇人之女私奔，他才会那样生气。

公孙奇想学桑家的武功，这心思他妻子当然知道。也正因此，桑白虹隐瞒了大衍八式，不肯教他，目的就是为了留着一手，以作为挟持丈夫之用。要知公孙奇的天资胜于妻子，他本身又有家传的武功，倘若再学全了桑家的功夫，桑白虹就再也不能制服丈夫了。公孙奇的手下人人以为公孙奇惧怕妻子，其实是为了这个原因，这原因也只有桑白虹自己明白。如今大衍八式的秘密已经泄露，桑白虹自是觉得不妙，只怕公孙奇要学，那就难以砌辞推搪了。

桑青虹道：“姐夫……”公孙奇笑道：“这小子心不向你，你还是要为他求情么？”桑白虹道：“妹妹，听你姐夫处置。”桑青虹嘟着嘴儿，却也不敢不依。

公孙奇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玉姑娘，你跟随柳清瑶不过四年，居然能够和高出云、林深渊二人打个平手，确实不错。你的功夫我是不用再试了。孟钊呢？”桑白虹道：“孟钊正在养伤。”公孙奇道：“玉姑娘，是你将他打伤的吗？”珊瑚闭口不答，桑白虹道：“是这姓耿的小子将他打伤的。”公孙奇哈哈笑道：“孟钊的一片相思要付之流水了。如今我才知道，原来玉姑娘爱的不是孟钊，而这位照相公，也愿意为玉姑娘拼命，看来是郎有情，妾有意的了。”

耿照要想辩解，苦于口不能言，珊瑚哑穴未封，可以说话，但她却不愿意说话。

桑白虹笑道：“这只是你揣测之辞，玉姑娘心意如何，还应该问过她才好。”公孙奇道：“不错，昨日我本来想把这小子交给孟钊，任由孟钊处置，如今玉姑娘亲自来了，事情又有了出乎意外的变化，对这小子的处置，当然应该由玉姑娘亲自决定了。”珊瑚正在心乱如麻，为耿照担忧，听了这话，不觉大为奇怪，“这魔头安的是什么心思？为何他对我似乎颇为尊重，居然肯让我处置此事？”桑青虹听了，却是大为着急。

只听得公孙奇接着说道：“玉姑娘，这里有两条路任你选择，这位耿相公的命运，也就要看你如何选择而定了。”珊瑚这才知道，原来公孙奇所说的由她处置，也还是附有条件的。

公孙奇笑了一笑，接续说道：“第一条路，你要是当真喜欢这位耿相公，我也可以让你们成亲，不过，你们成亲之后，却不能擅自离开本堡。也即是说，从今之后，我就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一切都得依从我的命令。你意下如何？”珊瑚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忽然抬起头来问道：“第二条路又是如何？”耿照望了珊瑚一眼，他满腔忧愤，在眼光中表露无遗；但珊瑚却似心底有了

主意，神情反见镇定了。

公孙奇道："第二条路是让你嫁给孟钊，这么样，这姓耿的就不能留在这儿。"桑青虹喜道："这样最好，你不杀他？"公孙奇道："我废掉他的武功，保留他的性命，让他逃出本堡。不过，这两条路要由玉姑娘选择，与你无干。你不必多出主意。"桑青虹叫道："姐夫，你这是分明要迫玉姑娘嫁给这姓耿的小子！"依她想来，珊瑚本来就已移爱耿照，与耿照成婚，又可保全他的武功，那岂不是正遂了他们心头之愿？珊瑚当然是要选择第一条路了。

哪知珊瑚却咬着嘴唇，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说道："我愿意嫁给孟钊，但你们也得依从我一个条件。"公孙奇颇出意外，但他的用意只是想留下珊瑚，她嫁给谁人，公孙奇都是无可无不可。当下便立即问道："好吧，什么条件，你就说吧。"珊瑚道："不要废掉耿相公的武功，让他走吧。"公孙奇面色一沉，道："你可知道，他学了我岳家不传之秘的武功？我岂能让他带了这武功出去？"珊瑚冷笑道："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惧怕他在十年之后，武功胜过你们！"

公孙奇极为自负，听了这话，纵声大笑道："我本是非废掉他的武功不可，但听了你这话，我倒可以重新考虑了。不过，夫人，这是你家的事情，我还得听听你的意思。"桑白虹望了妹妹一眼，说道："我听凭夫君的处置。"公孙奇道："好，那么我就让这位耿相公保存武功，不伤他一丝毫发。只是他从今以后，可不许再踏进本堡一步！"

公孙奇随即解开了耿照的穴道，淡淡说道："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！"耿照本来盼望珊瑚与孟钊"有情人终成眷属"，如今得到这样的结果，自是满意不过，但他回头一望，忽见珊瑚眼眶红润，泪光莹然，却不禁心头一震，脚步登时似有千斤之重，再也踏不出去，不觉呆了。

耿照避开了珊瑚的目光，定了定神，心里想道："不对，珊瑚刚才不肯认那孟钊，对他似是甚为厌恶，她为了什么原因不爱孟钊，我不知道；但我总可以看得出来，她是不愿意嫁给孟钊的了。然则，她何以如今又突然改了主意？嗯，莫非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么？"

珊瑚见他举步踌躇，大为着急，连忙说道："耿大哥，咱们从今之后，各走各路，你有你的去处，我有我的归宿。你还不走，留在这里做什么？"

耿照听了这话，登时明白，"呀，她果然是一片苦心，完全为我！"原来珊瑚情知不是公孙奇的敌手，她若选择第一条路，她与耿照就都要陷身魔窟，在他们看管之下，只怕插翼难飞！她想到耿照负有使命，要将父亲的遗书携到江南，岂可令他受自已的连累？因此，她为了成全耿照，只好佯允嫁给孟钊。她与耿照说的那几句话，就是点醒耿照，叫他记得他有他的去处。

公孙奇笑道："咦，你们两人怎么还是依依不舍？"耿照心中悲苦，咬了咬牙，转身便走。桑青虹忽地拦住门口，叫道："且慢！"耿照愕然道："你要怎么？"桑青虹向公孙奇道："姐夫，堡中之事，由你作主。但这姓耿的不是堡中之人，他的大衍八式是我私相传授的，我有过错，我要补救，我可不能让他这样容易出去！"公孙奇道："哦，你要废掉他的武功？"桑青虹柳眉一竖，道："不废他的武功也行，他可得由我处置！"

珊瑚叫道："公孙堡主，你说的话不算数？"公孙奇见她如此着急，大大起疑，冷冷说道："也好，耿相公，你且待一会儿。"珊瑚又叫道："公孙堡主，你出尔反尔，算得什么英雄？"公孙奇淡淡说道："玉姑娘，你别

忙，我还有几句话要问，问清楚了就放他走。咄，姓耿的，你是什么人？何方人氏？父亲是谁？师父是谁？”

原来公孙奇派出手下跟踪耿照之时，虽对耿照也曾有过调查，但只打听到他的姓名，知道他曾在蓬莱魔女山寨中作过客，其他有关耿照之事，却是未曾打听清楚。当时公孙奇只是想以耿照为饵，将珊瑚引来，对耿照并不放在心上，所以也未曾仔细盘问。如今公孙奇见珊瑚如此着急地要耿照离开，不由得蓦地起了疑心。

耿照心头一震，暗自想道：“这魔头不知与金人有无勾结，但总之不是好人，我的来历，岂能说与他知道？”要待措辞搪塞，但一来他不惯说谎，二来公孙奇问及他的父亲，父亲的名字岂能胡乱捏造？正在踌躇，盘算该如何回答，珊瑚忽道：“公孙堡主，我有一事，先要请教。”公孙奇道：“请说。”珊瑚道：“这位耿相公是你答应让他走的，那么，你是不能将他当作囚犯的了？”公孙奇道：“我是好好问他，也没动刑，谁说我将他当作囚犯？”珊瑚又道：“你的命令，是不准他今后再踏进贵堡半步，那么，你当然也是不把他当作朋友的了？”公孙奇傲然说道：“不错，当今之世，够得上与我朋友相称的，本来就没有几人！”珊瑚道：“着呀，那么，他与你非友非敌，毫不相干，你何须问他来历？”

公孙奇怔了一怔，哈哈笑道：“玉姑娘，你辞锋锐利，果然不愧是柳清瑶亲手调教出来的女中豪杰！好，我就不盘问他了。但你们之事，与我无关，与孟钊却大有关系，你如今已答应下嫁孟钊，那么理该将孟钊叫来，三面言明，耿相公才好离开。”珊瑚又羞又恼，亢声说道：“公孙堡主，你是存心羞辱我吗？这话，你刚才可没有说过。”公孙奇道：“我刚才一时思虑未周，如今补救，还来得及。你和孟钊已定了夫妻名份，夫妻之间何事不可明言？何况耿相公是你的好友，也就应当是你丈夫的好友，你们夫妻俩送他一程，也是应该，此事光明磊落，焉能说是羞辱？”

公孙奇说至此处，便不再理珊瑚，迳自向妻子问道：“孟钊伤得重吗？”桑白虹道：“摔破了头，并非很重。”公孙奇道：“好！”立即吩咐一个仆人：“你给我将孟钊叫来，叫他顺便将冀州的卷宗带来。”

原来孟钊颇通文墨，“替公孙奇掌管文书。公孙奇曾叫手下将各地的成名人物编成名册，附有事迹；各地所发生的大事，也多有记载，与现代间谍组织所必备的档案差不多。

他听出耿照是冀州口音，所以便叫孟钊将冀州的“档案”调来，看一看冀州有没有姓耿的武林人物，希望从这档案中可以查到耿照的来龙去脉。

枝节横生，风波叠起，珊瑚、耿照均是忐忑不安，但既然还在公孙奇掌握之中，公孙奇执意如此，他们亦是无可奈何。桑青虹在一旁偷偷欢喜。

那仆人接了命令，匆匆便走。哪知刚走到门口，外面忽地有个人也匆匆跑进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个正着，那仆人跌了个四脚朝天！

公孙奇喝道：“穆弘，你不在大门把守，失魂落魄地跑来干什么？”这穆弘抬起头来，满面鲜血淋漓，叫道：“主公，不好了！”正是：

才伤情海风波起，又见寻仇怪客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豪气干云来御敌 师恩深重护同门

珊瑚心中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莫非是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来了？”只听得公孙奇问那穆弘道：“何事大惊小怪，是什么人来了？”他竭力装作神色自如，但声音亦已微微发抖，原来他也疑心是华谷涵来到，心想：“为何没听见他的笑声？”

穆弘叩了个头，说道：“外面来了个陌生汉子，要见主公，我们拦着他向他讨取拜帖，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我平生从来不具拜帖！’大踏步便要硬闯进来，我们当然将他拦阻。他忽地冷笑道：‘你们当真定要拜帖？好，那你就给我带去吧！’话声未了，反手便打了小的一记耳光。”

公孙奇惊疑不定，听穆弘所说的这人行径，有几分似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当下也顾不得生气，连忙问道：“那么拜帖呢？”穆弘道：“他说拜帖已印在小人面上。”

公孙奇道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仔细端详，只见穆弘面上伤痕遍布，纵横交错，公孙奇细心审视，看了好久，才看出那些伤痕虽然纵横交错，但却有轨迹可寻，似是顺着笔势，在他脸上剜出来的草书，隐隐现出“东园望”三字！

公孙奇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他只打了你一掌？”穆弘道：“不错，只是一掌。”心想：“再打一掌，那还了得？”不解主人何以如此问他。原来穆弘自己尚未知道，那人只是一掌打下，在这极短促的时间之内，已用指力在他脸上划出了三个草字！

武功中本来有金刚指之类的功夫，指力刚劲的人，在石头上书写并不困难，但在一个人的脸皮上划出三个草字，那却是比在石头上书写，要难过十倍百倍。脸皮不比石头，其薄如纸，即使用刀剑划过，要划出三个草字，而又不伤及眼睛鼻子，已极困难，何况是用指力，又何况是在这么短促的时间之内？

不过公孙奇虽然暗暗吃惊，却也松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原来不是华谷涵，而是四霸天之首——东海龙东园望这老匹夫来了！”当今之世，公孙奇最最害怕的是华谷涵，对东海龙倒并不怎样恐惧，不过，东海龙露了这手神奇奥妙的功夫！公孙奇却也不敢有丝毫轻视。

穆弘又磕了个头，说道：“求主公替小人出一口气。”公孙奇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有眼无珠，滚下去自己敷药吧。”话虽如此，他心中亦自有气，心想：“俗语说得好，打狗也看主人面，你伤了我仆人的颜面，那也就是存心损我的面子了。”

当下提一口气，朗声说道：“原来是东海龙王驾到，请恕下人无知，切莫见怪。公孙奇在此恭候了！”他用的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，声震屋瓦，远远的传了出去。

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宛若龙吟，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心神不安，公孙奇夫妇与耿照等人，功力深厚，还不觉得怎么，珊瑚已自觉得有点儿晕眩，几个仆人，更是禁受不起，不由自主地随着啸声起舞。公孙奇心道：“果然不愧是四霸天之首，他这长啸远胜于西岐凤的高吟，但若比起笑傲乾坤华谷涵的狂笑，却还似乎略逊一筹。”当下在每个仆人的身上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里用不着你们伺候了，都给我退下去吧。”这几个仆人受了公孙奇这轻轻一拍，心头一震，登时恢复清醒，身形也稳定下来，立即退入后堂，远远避开。

公孙奇顺手又点了耿照的穴道。

啸声起时，远在堡门外面，啸声一停，只见一个虬须大汉，已大踏步走了进来。桑白虹起立说道："东园叔叔，许久不见了啊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"原来桑白虹父亲桑见田在生之时，东园望曾经到过，那时桑白虹还是十多岁的小姑娘。

东园望道："桑大小姐，恭喜你嫁得个好夫婿，可惜我事后方知，没赶得上喝你这杯喜酒，今日特来补贺。嘿嘿，惭愧得很，我可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带来啊。"

公孙奇道："东园前辈，不必客气，你赏赐我仆人这份厚礼，已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，我还不知道怎样报答你呢。"

东园望道："是么，我还嫌出手太轻了呢。我这不过是礼尚往来而已。比起你对我那个小徒的厚赐，那是自愧不如了。"眼看唇枪舌剑，已是箭在弦上之势，桑白虹笑道："东园叔叔远道而来，纵有天大的事情，也请先坐下喝一杯茶再说吧。青妹，倒茶，嗯，东园叔叔，你上次到我家来，我这妹妹尚在襁褓之中，大约你未见过吧。"

说话之间，桑青虹已倒了满满的一杯茶，她心中有气，暗自想道："我倒要试试你这老龙有什么本领，胆敢欺上门来。"她有意卖弄功夫，笼了双手，长袖一拂，已把那个盛满了热茶的茶杯卷了起来，说声："叔叔，请用茶。"茶水没有溅出半点，平平稳稳地送到东园望面前。

东园望道："不敢当，不敢当。"把手一招，手指并未接触茶杯，茶杯已是缓缓落下，他这一招，暗中已与桑青虹较上了内功，桑青虹猛地被他那股内功招引，不由自主地身向前倾，跨出一步，桑白虹连忙将妹妹扶住，笑道："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东园叔叔，你不必与她一般见识。请用茶吧。"

东园望将茶杯轻轻一放，说道："这茶么慢慢再喝不迟，我是个急性子，心中有事，可得先向公孙世兄请教。"他只是那么轻轻一放，茶杯已是深陷桌内，杯口与桌面相平，茶水也没有溅出半点。虽说那是只银杯，但这份功力亦已足以震世骇俗了！

公孙奇道："东园前辈有何见教？"东园望"哼"了一声，说道："不敢当，东园望无德无能，怎配做你的前辈！"公孙奇淡淡说道："东海龙王言重了。"武林中人将东园望称为"东海龙"，有些人还加上一个"王"字，那是表示对他尊敬之意；但公孙奇从称他"前辈"而改呼绰号，虽然加上一个"王"字仍是表示尊崇，却总是有失敬意了。东园望更是心中暗怒，冷冷说道："公孙先生，你口称前辈，眼中何尝有我东园望这个人？要不然你也不会将我的两个徒弟打得重伤了。"他改口称公孙奇"先生"，正是针锋相对。

公孙奇道："哦，原来你是指那回事情，当时晚辈遭受围攻，出手难免稍重，不过对令徒已是留情的了。"言下之意，若不留情，你那两个徒弟焉能活着回去？

东园望面色铁青，正要发作，桑白虹说着："东园叔叔，这件事是他鲁莽了些。但你也不能怪他，他动手之时，并不知道其中有两位是你徒弟。事后知道，他很是懊悔。"桑白虹深知东园望之能，虽然并不怕他，但心想还是留着精神对付华谷涵的好，因此意图调解。

桑白虹又道："我们本该早早向叔叔请罪的，但叔叔远处海外，先父又没有留下叔叔的地址，以至拖延下来。直到上月西岐凤叔叔来了，我们才知

道叔叔在东海的飞龙岛纳福，当下即已遣人送信至飞龙岛向叔叔道歉，这封信叔叔还没有见到吗？”

桑白虹已尽力转圜，哪知东园望的性子是老而弥辣，那封信他其实是早经过目的了，但他恼恨公孙奇出言不逊，却佯作不知，说道：“有这回事么？我飞龙岛的规矩是这样的：别处遣下人送信来，我这里也由下人收阅，是主人送信来，那才由我收阅。不过这点小事，现在也不必追究了，反正我现在已到此地，那封信内容，公孙先生，你口述一遍。”这意思明显得很，那是怪公孙奇没有亲自登门赔罪，现在要他亲口道歉。

公孙奇怒气暗生，心想：“我不过看在岳家份上，尊你一声前辈，你当我就当真是怕了你么？”盯了妻子一眼，对她的示弱表示不满，再转过头向东园望道：“这封信是我一个下人起草的，底稿不在我这儿。东海龙王，你今日在我仆人面上，印了一张拜帖，这拜帖上只有尊姓大名，似乎也未合拜帖的规矩。请前辈另送一张拜帖来，然后我再叫下人将那封信的底稿与你交换，咱们的梁子也就可以哈哈一笑而罢了。前辈意下如何？”公孙奇的话意也很清楚，那是要东园望先向他送帖赔罪，他才肯向东园望道歉。

东园望长须抖动，霍地起立，大声说道：“好，你嫌一张拜帖不够，我就再送一张给你！”

眼看双方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，桑白虹忽地轻移莲步，在东园望面前裣衽一揖，娇滴滴地说道：“东园叔叔别生气，侄女给你赔罪来啦！”这一揖用的正是“大衍八式”中的一式“童子拜观音”，一股怪异阴柔的掌力，倏然间无声无息而来。原来桑白虹到底是爱护丈夫，情势既是难以善罢甘休，她便意图速战速决了。

东园望何等人物，焉能容得她的掌力袭上身来，他立时警觉，双掌一翻，一股纯阳的刚猛掌力也发了出去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，还礼！”

双方掌力一交，桑白虹鬓边的玉蝴蝶微微颤动，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老匹夫果然不愧是四霸天之首，掌力好生了得！”原来东园望的劈空掌力无孔不入，桑白虹的防御圈已给他突破了一丝空隙，波及了鬓边的玉蝴蝶。

东园望更是惊诧不已，他虽然略胜一筹，但这么刚猛的掌力发了出去，却被对方阴柔的掌力包住，就似陷入了一团棉花之中，竟是难以发挥，好不容易才能突破一丝毫空隙，但对方的掌力一分，立即又弥补了这个漏洞。东园望暗暗吃惊，也在心中想道：“桑家的大衍八式，果然是奥妙神奇，人所难测。幸亏她还没有练到最上乘境界，要不然我当真要给她以柔克刚了。”

两股劈空掌力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暗斗，两人都有顾忌，一步一步后退，距离拉开了一丈有余，但双方仍是感到对方掌力的重压，呼吸也渐渐紧张了。

公孙奇笑道：“东园前辈，你如此多礼，我夫妻俩怎当得起？我这厢也给你赔礼了！”双掌一合，遥遥一揖，只听得“波”的一声，有如炸裂了什么东西，原来他用的也是阳刚掌力，两股刚猛的掌力碰撞，旗鼓相当，登时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
桑白虹的压力一松，神色恢复自如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东园叔叔是长辈，长辈不肯收礼，晚辈只好奉陪了。”她吸了口气，裣衽又是一揖。

这时她和丈夫已是各自占了有利的方位，两股力道一刚一柔，分向两边袭来，东园望的功力比桑白虹稍胜一筹，与公孙奇则是半斤八两，但若论到内力的运用之妙，公孙奇夫妻却又都在他之上。公孙奇的刚猛掌力，似是大海潮生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一重重的力道不断地加上去，渐渐压得东园

望透不过气来。桑白虹的阴柔掌力则如游丝袅空，水银泻地，逢隙即钻，侵袭穴道。东园望忽觉一股凉气直透心头，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。他若是和公孙夫妻单打独斗，或者可以打个平手，但如今力敌二人，那是强弱悬殊，决难应付的了。公孙奇道：“ 娘子，东园前辈是你世叔，请你作主，是送他回去，还是留他多住两天？ ” 桑白虹笑道：“ 东园叔叔远道而来，哪能让他立即回去，当然应该多留几天！ ” 公孙奇道：“ 好，东园前辈，那就请你容我稍尽地主之谊，留下来吧！ ” 左掌一劈，右掌一推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，前推后挤，将东园望的退路全都封住。

原来他们夫妻俩的话，话中有话，“ 送他回去 ” 的意思即是要取东园望的性命；“ 留他住下 ” 的意思则是将他打伤，然后再给他医好。桑白虹主张采用后者，那是因为照江湖的规矩，似东园望这等大有身份的人，倘若受伤之后给敌人医好，那就是受了对方的恩惠，以后决不能向对方报复的了。要知东园望是四霸天之首，倘若公孙奇夫妻杀了东园望，其他三人定不肯善罢干休，公孙奇夫妻纵然不怕，也总是麻烦，因此桑白虹一想，还是将他收服的好。

东园望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当然知道他们夫妻的用意，不禁心头一凛：“ 好阴狠的手段！ ” 以他的身份，倘若真的给对方打伤，又让对方医好，以后就永也不能抬头做人，这当真是比杀了他还难过了。

东园望情知不敌，咬了咬牙，就想自断经脉而亡，但对方的掌力催迫甚紧，他的真力已全发了出去应付敌人，急切之间，要将真力撤回自断经脉，也不可能。

再过一会，东园望所受的压力越来越重，一股腥味冲上喉头，一口鲜血就要吐了出来，东园望不肯在敌人面前出丑，紧紧咬住牙关，把那口鲜血又吞下去，正待把真力慢慢收回，自断经脉，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阵幽微的笑声似在远方摇曳而来。声音虽细，却是清亮之极！

笑声忽地拔高，宛若从天而降，倏地变为大声狂笑，当真是山鸣谷应，响遏行云。公孙奇面色大变，刹时间，只听得四面八方都是笑声，明明是一个人的笑声，却好似同时从许多不同的方向进了城堡，随着那笑声起处，四面八方，人声脚步声乱成一片，不问可知，那是因为各处的守卫都以为发现了敌人，倾巢出动了。

公孙奇夫妻心里一惊，劈空掌力不免稍稍减弱，东园望缓了口气，好生诧异：“ 这是谁人？竟有如此超凡入圣的神通！ ”

公孙奇面色铁青，喝道：“ 华谷涵你捣什么鬼，要来便来吧！愚夫妇己在此恭候多时了！ ” 话声未了，只听得那笑声已到门前，宛如万马奔腾，千军赴敌，饶是东园望这等功力，也自觉得神摇魄动，暗暗吃惊。

忽地笑声嘎然而止，就在余音袅袅之中，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书生走了进来，正是那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！

华谷涵笑道：“ 东园先生，这位公孙堡主与小可有约在前，请恕小可僭越，要抢来接这一场了。 ” 说话之间，他已走到三人中间，长袖一挥，将公孙奇的掌力隔断，他说话甚为得体，保全了东园望的颜面，东园望从容退下，好生感激。心中想道：“ 原来他就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想不到如此年轻！我只道人言失实，却原来果然名不虚传！ ”

桑白虹道：“ 久仰大名，拙夫也曾蒙指教，今日得华大侠光临寒舍，幸何如之！小女子这厢有礼了！ ” 双掌一揖，合成一个圆圈，她的“ 大衍八式 ”，

功力运用得神妙无比，她本来是与丈夫并肩而立，站在华谷涵的对面，这双掌一挥，一股阴柔的内力，已无声无息地绕过了华谷涵的正面，突然从他背面袭来。这一种正面发掌而能袭击敌人后心的打法，乃是桑家的不传之秘，当真是天下无双，人间仅有！

若是换了另一个人，即使功力高于桑白虹的，突然受到这背后的攻击，也一定是防不胜防，非吃亏不可，但华谷涵是何等人物，衣袖一甩，斜斜地跨出一步，表面看来，是不敢受她的礼，故此避开，其实已是将她这股内劲暗中卸去。但桑白虹这一掌迫得华谷涵不能不立即闪避，华谷涵也禁不住心中一凛，想道："怪不得桑见田当年号称天下第一魔头，武学上果然是有独到之处！今日之战，倒是不容我掉以轻心的了。只不知这妖妇得了她父亲几成功夫？"

心念未已，公孙奇已是一声喝道："华谷涵，你今日欺上门来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接招！"双掌借这一喝之威，猛地拍出。在桑白虹发掌之时，夫妻俩心意相通，公孙奇已料到他妻子发的是何种掌力，也料到华谷涵必定闪过右边，他这双掌就正是朝着华谷涵迎面打来，双掌齐发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。桑白虹身形不动，双掌一招，招数已变，掌力分成两股从背后包过来，分袭华谷涵两胁要穴。

华谷涵哈哈笑道："江湖传言，贤伉俪联手，天下无敌，今日见识了！"倏地一个盘旋，长袖一挥，将桑白虹所发的两股掌力卷在一起，单掌拍出，又接着了公孙奇双掌的掌力。

只见他掌袖翻飞，狂飙骤起，公孙奇那么刚猛的掌力汹涌而出，却竟如泥牛入海，一去无踪，而桑白虹所发的掌力，却感到似乎是碰在钢墙铁壁之上，竟然给反弹了回来。

原来华谷涵竟是在同一时间，发出刚柔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力，对公孙奇的是用"以柔克刚"，对桑白虹的却是"以刚破柔"，公孙奇还好一些，虽是被对方克住，尚足自保；桑白虹的武功虽然神奇，但内力修为，与对方相差甚远，却感到有点吃不消了。

桑白虹退了两步，笑道："笑傲乾坤，果然名下无虚，好厉害的金刚掌力！"华谷涵见她忽然稳住了身形，言笑自如，心里也好生诧异，仔细一瞧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桑白虹退了两步，后背已靠着一根柱子，上乘武学中有一种"借物传功"，"移花接木"的功夫，可以将本身的内力传到一件物体之中，用以伤害敌人，是为"借物传功"；也可以将己身所受的敌方力道转移到另外一件物体上，是为"移花接木"。桑白虹自知功力不及对方，因此只能施用"移花接木"的功夫，背靠木柱，将华谷涵攻来的金刚掌力，转移到木柱上。这种功夫，华谷涵当然也懂，但却不及桑家秘传的神妙，心里想道："这妖妇可惜资质较差，内功始终练不到最上乘境界，功力比不上她的丈夫；但若论到武学的造诣，她却要胜过丈夫许多了。怪不得公孙奇当年受她诱惑，宁愿舍弃家庭，与她私奔。"

桑白虹以"移花接木"的本领，接去了华谷涵六成以上的内力，公孙奇登时转守为攻，相持片刻，两人的头上都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。看来是半斤八两，哪一方想要取胜，都是不易。

桑青虹踏上一步，正要拍出一掌，助她姐姐，但她手掌刚刚扬起，东园望已拦在她的面前，说道："贤侄女，叔叔刚才接了你一杯茶，尚未还敬啊！"桑白虹喝道："青妹，退开，不用你多事！东园叔叔，请你也不要以大欺小。"

东园望笑道：“ 你们夫妻和华大侠比武，旁人自是不该插手。但倘若你们恃多为胜，那我也就顾不了以大欺小啦。 ”言下之声，只要桑青虹不插手，他也不插手。桑青虹自忖打不过东园望，只好讪讪退下。

其实此时东园望已受了相当严重的内伤，正凭着本身深厚的内功运气自疗，倘若真打起来，他还未必是桑青虹的对手。而华谷涵此时正全力与公孙奇夫妇相持，哪一方有人相助，哪一方便可以取胜了。但桑青虹却看不出东园望已受内伤，被他吓住。

再过片刻，忽听得“ 喀喇 ”一声，那根柱子当中断折，屋顶也塌了一块，瓦片纷落，尘土飞扬，随即又听得“ 叮 ”的一声，桑白虹头上的玉钗坠地。原来木柱已断，失了凭藉，她身上所受的内力，无可转移，便波及了头上的玉钗了。

公孙奇自忖内力比不过对方，说道：“ 华谷涵，咱们再领教你兵器上的功夫。你远道而来，咱们理该陪你打一场痛痛快快的。 ”华谷涵笑道：“ 不错，我也很想打一场痛痛快快的，客随主意，你们要如何便如何吧！ ”

公孙奇虚拍一掌，铮的一声，解开了腰带，却原来他的腰带，乃是一柄软剑。与此同时，桑白虹也拔出了佩剑，她的佩剑更为古怪，剑尖上透出一层墨绿的光华。

华谷涵见多识广，一看就知是把淬过毒药的宝剑，却也不惧，当下哈哈一笑，取出一把扇子，轻轻一摇，说道：“ 客不僭主，请贤伉俪进招吧。 ”

武林中原有“ 折铁扇 ”这门兵器，但华谷涵这把扇子却并非铁扇，而是一把雅致的湘妃竹扇，扇骨极薄，看来似乎吹弹得破。华谷涵书生打扮，丰神俊秀，配上这把扇子，自是更增几分“ 雅 ”气，但用来御敌，却是匪夷所思。东园望虽然已知道他的武功超卓，也不免为他暗暗担心。

公孙奇夫妻站好方位，布成犄角之势，公孙奇左手持剑，桑白虹右手持剑，说道：“ 恭敬不如从命，华大侠接招！ ”双剑同时刺出，剑尖晃动，激动气流，嗤嗤声响，俨如两条毒蛇，突然窜出，择人而啮。剑气纵横，华谷涵全身的穴道经脉，都在他们剑势笼罩之下。

原来公孙奇夫妻这套剑法是专为对付华谷涵而设的，他们一持左手剑，一持右手剑，双剑合壁，可以同时在一招之内，遍袭敌人的奇经八脉，剑尖可以刺穴，锋刃可以切削，同时具有判官笔与宝剑的功能，当真是厉害无比。

华谷涵凝神应敌，一飘一闪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公孙奇的软剑倏地伸长，俨如一条白练，袭击华谷涵的阴维、阳维、阴矫、阳矫四脉；桑白虹的招数更为奇妙，短剑盘旋飞舞，宛如一条墨龙，凌空伸爪，疾刺华谷涵的任、督、冲、带四脉的奇经大穴。华谷涵是个武学大行家，知道只要他们夫妇双剑一合，虽然未必能制自己死命，但要解拆，那就难得多了。当下也不敢怠慢，折扇一挥，长袖飞舞，也同时发出两招，将公孙奇两夫妻隔开，不让他们双剑合壁。

只听得“ 叮 ”的一声，公孙奇的剑尖触着他的折扇，竟然穿不进去，反而给他的扇子轻轻一引，带过一边。

原来华谷涵的内功深奥神奇，早已到了随心所欲，运用自如的境界，他使出上乘的卸力消劲功夫，扇子一拨，便已轻描淡写地将对方的劲力化开。公孙奇的剑锋虽利，但触及扇子之时，劲力已消，也不过等于柔枝轻拂而已，还焉能将他的扇子刺穿？但公孙奇也好生了得，一觉不妙，立即收回，摆脱了华谷涵扇子上发出的粘黏之劲。

桑白虹的毒剑则被华谷涵的短袖荡开，华谷涵对付桑白虹的方法又有不同，他经过了刚才那一场比试内力，已知桑白虹武学的造诣颇深，招数也很奇妙，但内力却是较差。因而华谷涵也就不必用卸力消劲的功夫，干脆就来个硬打硬接，使出铁袖神功。

衣袖本是柔软之物，但经过华谷涵的内力运用，登时坚逾精钢，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竟如金属交击，把桑白虹的宝剑荡开。他的“铁袖神功”已练到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的最上乘境界，与宝剑一碰，立即又趁势反弹，夭矫如龙，倏地又变成软鞭招数，横卷桑白虹的脚踝，桑白虹跃起闪避，宝剑下撩， 的一声，又碰了一下，这一下桑白虹身体离地，气力自是不能全部使出，只觉虎口发热，宝剑险些就要脱手飞出。

公孙奇大喝一声，长剑一指，一招“星海浮槎”，疾刺华谷涵带脉四穴，同时剑中夹掌，发出刚猛异常的金刚掌力。

这一招“星海浮槎”极为奇妙，剑花朵朵，宛如洒下了满天星雨，四面八方都是剑光人影。原来公孙奇领过一次教训学了一次乖，这次改用了游身晃斗，闪缩不定的剑法对付华谷涵，同时以刚猛的掌力荡开他的扇子，目的在不让他的扇子粘上自己的软剑，乘暇抵隙，有隙即钻。

岂知华谷涵的内功轻功俱臻佳妙，打法也是不拘一格，他先赞了一声“好剑法”，随即笑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也看看我的点穴功夫！”身形一晃，竟在剑光笼罩之中，倏地欺到了公孙奇身前，折扇挟着一股劲凤，疾点公孙奇顶门的“百会穴”。这“百会穴”是人身死穴之一，公孙奇的长剑已攻出去，急切间撤不回来，只得将捏着剑诀的手指弹出，明知功力不如对方，手指可能断折，但为了救命，那也顾不得了。

桑白虹在半空中倒翻了一个筋斗，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毒剑向华谷涵背心插下，她刚刚受了华谷涵内力的震荡，居然立即又能使出如此凌厉的攻击招数，华谷涵也不禁暗暗喝彩：“这婆娘果然了得！”桑白虹这一招攻得恰是时候，华谷涵反手挥袖，对正面敌人公孙奇的攻击就不能不略略放松，公孙奇霍的一个凤点头，在间不容发之间，避开了华谷涵的一击，连手指也保全了。

这几招兔起鹘落，惊心动魄，旁边观战的东园望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惊险的大场面，这时也看得目眩神摇，矫舌难下。但见华谷涵的身法宛如行云流水，忽攻忽守，倏进倏退，虽在凶险绝伦的搏斗之中，仍是不减其潇洒从容之态，东园望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，暗自想道：“笑傲乾坤已是胜算在握，看来最多半个时辰，公孙奇夫妻定然落败！”

哪知心念未已，忽见华谷涵眉头一皱，身法略见迟滞，若非东园望这样的高手也看不出来。公孙奇夫妻登时转守为攻，剑光大炽！但华谷涵长袖挥舞，仍然把他们隔开，不让他们夫妻俩双剑合壁。不过这时主客之势已变，华谷涵己渐渐落在下风，是否能将他们夫妻一直隔开，那却是难以逆料了。

再过片刻，只见华谷涵的眉心隐隐现出一丝黑气，淡得似有如无，若非东园望这样经验丰富、目光锐利的人，当真还不能发现。东园望不觉大为奇怪，他知道桑家有使毒的功夫，桑白虹现在所用的这把短剑就是毒剑，但他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，双方任何微细的动作都瞒不过他的眼睛，桑白虹用的虽是毒剑，却从未接触到华谷涵的身体，她也一直是凭着武功搏斗，并未发过暗器，也未撒过毒粉、放过毒烟，但华谷涵却又分明似有中毒的迹象，东园望百思不得其解。桑青虹冷笑道：“东园叔叔，你紧张什么？你说过的话

算不算数？”原来她是怕东园望上前插手。东园望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们纵有千般伎俩，华大侠也未必会输。你瞧着吧！”

华谷涵虽然眉心隐现黑气，但双眼仍是神光奕奕，显然并未受到多大损伤，功力还是深湛之极。原来桑白虹擅于“隔物传功”，她的毒剑虽然未碰过华谷涵的身体，但却触着他的衣袖，她一口气吹去，将衣袖上所沾的毒吹得向上蔓延，沾着了华谷涵的肌肤，本来以华谷涵的深厚内功，皮肤纵然沾毒，也决计侵不进他的体内，但桑白虹又用“隔物传功”的本领，内力从毒剑的剑尖上迫出，透过华谷涵的衣裳，催那股毒气向华谷涵身体侵袭，如此一来，华谷涵同时要应付两方面的进攻，又要运功御毒，纵有天大神通，也难照顾周全，终于侵进了一丝毒气。

华谷涵内功卓绝，侵进这丝毒气当然不能制他死命，但也总是受了一点影响。他以一敌二，本来只是稍占上风，如此一来，此消彼长，形势逆转，就变成是他屈居下风了。

东园望空在一旁着急，却是无计可施。一来他有话在先，只要公孙奇夫妇这边没人帮手，他也决不插手。他是何等身份，岂能自毁前言？二来他现在的功力，不过恢复三四成，还未必是桑青虹的对手，若是双方添人相助，对华谷涵反而不利。因而东园望只有希望华谷涵在功力未曾怎样耗损之前，速战速决，将公孙奇夫妻任何一个击倒。

但华谷涵却并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，反而将招数放慢，但见他的折扇东指西划，宛如挽了千斤重物，举步维艰。公孙奇趁势狂攻，剑招有如暴风骤雨，东园望正在为他着急，忽听得“铮”的一声轻响，华谷涵的折扇已搭着了公孙奇的长剑，公孙奇连用几个手法都摆脱不开，转眼间双方的兵器——长剑与折扇便似胶在一起，彼此都不能移动。

原来华谷涵渐渐感到喉干舌燥，亦知不妙，久战下去，必会吃亏。但他经过了这两场激战，对公孙奇夫妻的武功深浅摸得比东园望更为清楚，深知双方相差不远，速战速决，决不可能。

要知单以功力而论，华谷涵单打独斗，自是可以胜过公孙奇或桑白虹，但他们夫妻联手，双方的实力便已相差不远，何况他们夫妻练成了这套剑术，乃是专门对付华谷涵的，只因华谷涵武功超卓，始终将他们夫妻隔开，这才削减了他们双剑合壁的威力；但倘若华谷涵全力抢攻，防守方面势必露出破绽，这就很可能给对方以可乘之机，一旦他们夫妻俩双剑合壁，华谷涵就更难支持了。华谷涵深通武学，想到了这层道理，决定了采用“半守半攻、个别击破”的战术，先行示弱，诱公孙奇来攻，然后突然以闪电的手法，用折扇胶着了公孙奇的长剑，加上了几分内力，令他再也摆脱不开。

桑白虹暗叫不妙，挥剑急攻，剑剑指向华谷涵的要害穴道，华谷涵施展铁袖神功，长袖飞舞，呼呼风响，将桑白虹挡在离身一丈之外。片刻之间，只见华谷涵、公孙奇两人的头顶都冒出热腾腾的白气，一颗颗黄豆般的汗珠从额角上滴下来，显然两人的内力都在一点一滴地消耗，所不同的是公孙奇以全力与华谷涵比拼内功，而华谷涵除了要损耗内力应付公孙奇之外，还要应付桑白虹的毒剑猛袭。

这样激烈的拼斗当真是危险非常，华谷涵对公孙奇主攻，对桑白虹主守，他七成功力用来对付公孙奇，可以稳占上风；但只剩下三成功力来应付桑白虹，却是微嫌不足，铁袖神功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也只有招架之功。

桑白虹加紧运用“隔物传功”的本领，内力透过剑尖，将毒气迫入华谷

涵体内，过了片刻，华谷涵的一处穴道被她攻破，又侵进了一丝毒气，迫得将用来对付桑白虹的三成功力又移了一成来抗毒疗伤，桑白虹一步一步迫近，到了他身前七尺之内。但另一方面，公孙奇亦已显出不支之象，汗下如雨，身子也似矮了半截，原来他以全力支撑，双足已把方砖踏碎，陷入泥中。

这形势摆得鲜明：倘若公孙奇的内力先被耗尽，华谷涵再对付桑白虹就可以轻易取胜；但倘若华谷涵抵御不住桑白虹，先中了她毒剑的话，那么就要一败涂地了。这胜败之间，相差不过毫厘，就看谁先得手了。东园望一生纵横湖海，胆气豪雄，号称“四霸天”之首，这时在旁边观战，却也不禁胆战心惊。

双方越迫越紧，眼看胜负就可分明，忽听得外面金铁交鸣之声，如雷震耳，不问可知是堡中来了强敌，公孙奇心中一凛，心念未己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那是板门破裂倒塌的声息，敌人已攻入内院，公孙奇冷笑道：“华谷涵，你好啊！真是英雄，真是好汉！原来还埋伏了这许多人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一大群人已一窝蜂涌入。正是：

虎斗龙争犹未已，腥风血雨又吹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欲图霸业挥神剑 初识佳人奏玉箫

这群人中有“风火轮”宋金刚；青海三马：马奔、马驰、马行；彝山双雄：娄师陀、盘大王；“关东铁汉”铁大鼎；东园望的大弟子杜永良等人，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成名人物。原来这些人都是公孙奇的仇家，他们从杜永良处得知消息，趁着东海龙来向公孙奇寻仇的机会，大举而来。无巧不巧，恰值华谷涵也是今日来到，其实华谷涵之来，这班人事先是并不知道的。

堡中的守卫因为华谷涵刚才一闹，四处听得笑声，疑神疑鬼，也不知来了多少敌人，早已四处分散，搜索敌人，因此宋金刚这班人从正门攻入，竟然势如破竹，很容易就攻到了内院。

这时形势非常明显，胜负无待卜龟，公孙奇夫妻已被华谷涵累得筋疲力倦，再加上这一大群龙精虎猛的生力军来到，公孙奇夫妻纵有天大神通，三头六臂，那也是性命难保的了。

宋金刚等人本以为这个时候东海龙大约还在与公孙奇激战之中。谁知到来一看，东海龙却站在一边，和公孙奇夫妻激战的却是一个少年书生，而且看来双方正是功力悉敌，都不禁大为诧异。

就在此时，华谷涵忽地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华某岂是以多为胜之人，公孙奇，咱们彼此同时收招吧！”公孙奇哪敢相信，心念方动，陡然间忽觉压力一松，华谷涵的扇子忽地移开，拨开了桑白虹的毒剑，跃出了圈子。公孙奇因为不敢相信，内力尚未来得及撤回，身向前倾，立足不稳，正好碰上马奔的长剑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肩头的衣裳已被挑破，只差半寸，险些就要穿过他的琵琶骨，幸而公孙奇内功精纯，沉肩一引，这才把马奔凌厉的剑招化解了。

公孙奇夫妻又喜又惊，喜者是劲敌华谷涵竟不乘人之危，反而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走开；惊者是他们已累得筋疲力倦，而来的这一群人，又个个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。

桑白虹长袖一挥，遮拦着立足未稳的丈夫，毒剑倏地从袖底刺出，指东打西，剑尖刺向马奔的穴道，剑身平削马驰的手腕，倏地收剑，剑柄又撞到了马行的肋下。三马之中，马行本领最弱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肋骨已被剑柄撞折一根，翻了一大筋斗，幸而剑柄无毒，肋骨虽断，尚非致命之伤，公孙奇早已趁此机会，吸了口气，稍稍调匀了紊乱的内息，“呼”的一掌打出，碰着了盘大王的开山掌，双方都退后三步。

盘大王的掌力有开碑裂石之能，被公孙奇一掌震得几乎跌倒，吃惊非小。但他却不知，公孙奇比他吃惊更甚，原来公孙奇这一掌打出，发觉自己的内力，剩下的已不到三成了。

铁大鼎手持独脚铜人，一招“泰山压顶”，向着公孙奇的天灵盖猛磕下来，铜人的手臂，又插到了公孙奇胁下，中指尖对着他的“愈气穴”。铁大鼎号称“铁汉”，这铜人用力磕下，没有千斤，也有七八百斤气力，而且不单是兵器沉重，他还可以用铜人点穴，兼有武学中“重、拙、巧”三者之长，当真是厉害非常，公孙奇挺剑一挡，“哇”的一口鲜血，喷了出来，摇摇晃晃，又退三步，看来已似步法凌乱，但却刚好避过了铁大鼎的铜人点穴。桑白虹抢上两步，挥袖拂开马驰的斫山刀，一剑刺出，刺中了铁大鼎的铜人，“ ”的一声，火星蓬飞，铜屑纷落，这一剑将铁大鼎的猛劲引过一边，铁大鼎收势不及，身子倾侧，跄跄踉踉地奔出两步，也几乎跌倒。宋金刚双轮

平举，挡住了桑白虹的毒剑，喝道：“ 公孙奇，你已是网中之鸟，釜底之鱼，快快扔剑求饶，或者我们还可以从轻发落！ ” 公孙奇厉笑道：“ 大丈夫死何足俱，嘿嘿，只是你们这一班下三流的脚色，想要取我项上人头，只怕也没那么容易！ ” 他嘴角满是血污，这一笑牵动脸上的肌肉，狰狞可怖，宋金刚也不觉心头微凛。只听得 “ 嗤 ” 的一声，公孙奇出剑如电，在杜永良的手臂划了一道伤痕，回剑又削到宋金刚的左肩，宋金刚双轮攻出，急切间未及回防，幸而他功夫老到，百忙中用 “ 铁板桥 ” 身法，双足钉牢地面，腰躯后弯，几乎贴着地面，只听得 “ 唰 ” 的一声，公孙奇的剑锋削过，将他的衣裳削去了一幅，却没伤着他的皮肉。

华谷涵道：“ 东园前辈，我看这里的事，不必咱们理了。 ” 东园望点了点头，叫道：“ 永良，咱们走吧！ ” 要知东园望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，他当然也不愿意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，趁此时机，以多欺少，故此叫他的大弟子随他回去。

杜永良中了公孙奇一剑，如何肯退？说道：“ 弟子已与宋大侠他们相约，生死与共，患难同当，临阵退缩，舍弃朋友，是为不义。请恕弟子不能遵命了。 ” 东园望道：“ 好，那你自己可要小心了， ” 心里暗暗叹了口气。原来他已看出目前的形势，公孙奇夫妻在恶斗华谷涵之后，力竭筋疲，固然是性命难保；但困兽之斗，仍是极为凶狠，只怕群雄也难免死伤惨重。这杜永良是得了他衣钵真传的大弟子，他实在不愿见他丧命，但江湖上以义气为先，杜永良说的也是正理，东园望不愿勉强他，心里暗暗叹气，只好转过了身，低声说道：“ 华大侠，咱们走吧！ ” 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震耳欲聋，原来是宋金刚与铁大鼎联手夹攻桑白虹，宋金刚的日月轮已锁着了桑白虹的剑尖，铁大鼎的铜人又在她的剑身上猛力一撞，桑白虹在连场恶斗之后，功力亦已削减了一半有多，挡不住两人的猛力，毒剑竟被震落！

宋金刚双轮推出，他绰号 “ 风火轮 ” ，出手自是快到极点，只听得 “ 嗤 ” 的一声，他日轮的轮齿，勾破了桑白虹的裙带，可是仍然给桑白虹避开了。宋金刚叫道：“ 铁大哥，并肩子上啊！ ”

忽听得杜永良大叫道：“ 铁大哥，你怎么啦！ ” 只见铁大鼎状如醉酒，打了一个盘旋，铜人忽然脱手飞出，娄师陀、杜永良心知不妙，连忙抢来扶他，公孙奇一掌拍出，娄师陀给他打中，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幸而公孙奇功力只剩三成，要不然这一掌就能送他性命。

盘大王气力最大，连忙接下铜人，免得误伤同伴。宋金刚随即飞步上前，挡住公孙奇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得铁大鼎一声厉呼，忽地拔出一支匕首，左手持刀，“ ■嚓 ” 一声，将右手手腕斩断，原来他与桑白虹硬拼了几招，被桑白虹用 “ 隔物传功 ” 之术，毒气已攻入他的腕脉，他只好采用 “ 毒蛇啮臂，壮士断腕 ” 的方法，以阻止毒气向上蔓延。

“ 隔物传功 ” 甚是耗损真气，桑白虹虽然迫得铁大鼎 “ 壮士断腕 ” ，但她的功力又已减了一成，而且失了毒剑，形势更是不利。两夫妻背靠着背，抵挡群雄的围攻。

华谷涵、东园望二人见他们厮杀得如此惨烈，也觉目不忍睹。但以他们的身份，绝不能乘人之危，何况又已有话在前，自是不便相助宋金刚这一班人。华谷涵心中想道：“ 这一班人除了宋金刚算得是侠义道外，其他诸人都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也罢，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！ ” 东园望心悬徒弟的安危，却是欲行又止，举步踌躇。

华谷涵道：“ 东园前辈，还是走吧。 ”两人刚走到门口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 华大侠救我！ ”却是个女子的声音！

原来珊瑚懂得“ 冲关解穴之法 ”，但公孙奇独门点穴的手法何等厉害，她运气冲关，穴道始终不解，不过已能开口说话。

桑青虹在旁监视他们，她正想加入战团，助她姐姐，听得珊瑚叫嚷，猛地起了杀机，一声狞笑道：“ 已经迟啦！ ”倏地便是一掌击下，她正站在珊瑚的身边，华谷涵距离尚远，回身来救，已是不及。

眼看这一掌就要击碎珊瑚的天灵盖，忽听得呼的一声，耿照一拳捣出。原来耿照练了那“ 大衍八式 ”之后，功力已是胜过珊瑚，他虽然也是同样的被公孙奇点了穴道，但公孙奇点他的穴道用的是隔空点穴的功夫，内力并未深透，耿照的解穴本领虽然不及珊瑚，却比珊瑚先解开了穴道。

拳掌相交，“ 蓬 ”的一声，耿照给震得倒退几步，但在他倒退之时，也把珊瑚拉开了。桑青虹大怒，上前追击，华谷涵身形一晃，已拦在她的面前。

桑青虹正自一掌击出，眼看就要拍中珊瑚的后心，华谷涵忽地打开扇子，隔在当中。桑青虹这一掌，立心要取珊瑚性命，用尽浑身气力，即使是碰着一堵墙也会给她打塌，哪知华谷涵这一把薄薄的湘妃竹扇，竟胜似铁壁铜墙，桑青虹的掌心被扇子一按，竟不能再向前推动分毫，幸而华谷涵没有运劲反击，只是将她的内力卸开，否则桑青虹不死也得重伤。

桑青虹知道厉害，又惊又怒，急忙将掌力收回，斜跃一步，怒声说道：“ 华谷涵，你说过袖手不管的，这话算不算数？ ”华谷涵笑道：“ 这一场打斗我说过绝不插手，但这两个人是局外之人，你要加害他们，我可不能不管。”

桑白虹叫道：“ 青妹，让他们走吧！ ”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 唰 ”的一声，杜永良一剑削去，桑白虹霍地一个“ 凤点头 ”避开，但头上的一缕青丝已被他剑锋削断，随风飘散，有几条沾上了桑青虹的头面。

桑青虹虽然是舍不得让耿照离开，对珊瑚也是抱着满怀妒恨，但眼看姐夫姐姐已是岌岌可危，何况此际华谷涵又已出头庇护他们，自己亦是无计可施，权衡轻重，审度利害，只好抑下刁蛮的性子，恨恨地盯了耿照一眼，转过身相助姐姐。

公孙奇夫妇这时己是强弩之末，在群雄围攻之下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，桑青虹加入战团，也帮不了多大的忙，群雄分出马家三兄弟来阻截她。马家三雄的功夫，虽然没有一个及得上桑青虹，但他们兄弟配合有素，三兄弟布成了犄角之势，使用三种不同的兵器，同进同退，互相呼应，三兄弟联手合斗，三种不同的兵器，配合得丝丝入扣，登时将桑青虹围在当中，桑青虹无法突围，根本不能与姐姐姐夫会合。

青海三马拦住了桑青虹之后，群雄对公孙奇夫妻更是加紧进攻。铁大鼎裹好断臂的伤口，娄师陀调匀了内息，又再加入战团，这两人虽然是受了伤，但他们功力深湛，顽强之极，受伤之后，满腔怒气，切齿报仇，打得更猛。去了三马，补上这两个人，围攻公孙奇夫妻的主力，不是削弱，而是更加强了。

华谷涵扇子一指，解开了珊瑚的穴道，无暇问她来历，转身便走。耿照想起桑青虹对他到底是有过好处，这时眼见桑青虹性命难保，却不禁有点恻然，多看了一眼。珊瑚低声说道：“ 耿大哥，不管你心意如何，此间之事，你我都是无能为力的了！ ”耿照默然不语，也只好转过了身，拉着珊瑚便走。

尚未走出大门，忽见一条人影，来得快极，华谷涵眼光锐利，看出是个

背插拂尘的白衣少女，不觉心中一震，“ 是她来了！”

华谷涵心念未已，这少女已是闪电般地进了大门，眼看就要和华谷涵碰上，华谷涵迅即一个“ 移形换位”，巧妙闪开，只觉香风扑鼻，那少女轻轻“ 噫”了一声，己是擦肩而过。东园望在武林中辈份极高，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脾气古怪，一向倚老卖老，心里却在想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儿竟敢横冲直撞，不把老夫看在眼里。我偏不让路，看你如何？”念头刚动，只觉微风飒然，陡然间一股力道涌来，原来是那少女的长袖挥出，贴着东园望的腰身轻轻一带，凭着东园望这等老练的功夫，竟然给她攻个措手不及，未能避开。少女那股力道用得恰到好处，东园望身不由己地转了一圈，让开了路。东园望转了一圈，身上所受的劲道也登时消失，稳了身形，毫无伤害。东园望心中明白，这少女只是要他让路，并未用内力震他五脏，否则自己早受重伤了。东园望的功力虽然未曾完全恢复，但也是一等一的功夫，竟禁不住这少女衣袖的轻轻一带，心中好生骇异！

华谷涵已看出来者是谁，刹那间心中转了几个念头，寻思：“ 且看她如何？不必忙着招呼，她终须要找我说话。”华谷涵冷眼旁观，珊瑚则已失声叫道：“ 小姐，小姐，你来了呀！”原来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蓬莱魔女柳清瑶。

蓬莱魔女这时已看见珊瑚和耿照站在一道，心中也有点奇怪，但无暇多说，挥挥手道：“ 你们且站过一边！”脚步不停，向前直走，前面宋金刚这班人围着公孙奇夫妇，激战正酣。

宋金刚认得蓬莱魔女，叫道：“ 柳女侠，你来得正好。这魔头困兽犹斗，请你助一臂之力，早点收拾了他。”

公孙奇忽地也大声说道：“ 师妹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把愚兄杀了，一来成全你的威名，二来也省得愚兄受这班鼠辈的凌辱。愚兄死在你的手下，死也瞑目！只是我的爹爹，以后可得拜托你照顾他的晚年了。”

蓬莱魔女在这一瞬间心情激荡之极，她明知师兄作恶多端，但念及师父对她的教养深恩，念及师父对这不肖师兄又恨又爱的心中隐痛，再听了公孙奇这番激愤而又辛酸的言语，她又焉能投井下石，与师兄作对？

宋金刚等人并不知道蓬莱魔女与公孙奇的关系,陡然听得公孙奇叫她‘ 师妹”，都不禁吃了一惊。公孙奇也因心神不定，又给娄师陀刺了一剑，虽非要害，却是血流如注！

蓬莱魔女忽地缓缓说道：“ 请诸位看在我的份上，各自回去吧！”

蓬莱魔女虽然名震江湖，但这一班人也非等闲之辈，其中只有宋金刚一人是和蓬莱魔女相识，其他人众，只是听过她的名字而未曾见过她的功夫，焉能给她一言吓退？人人心中均是想道：“ 杀虎容易放虎难，公孙奇夫妻比猛虎凶狠百倍，今日放过他们，日后祸患无穷！”

彝山双雄娄师陀、盘大王性情最为暴躁，娄师陀“ 哼”了一声道：“ 我们割了公孙奇的首级自然会走，不必你催！”口中说话，手底丝毫不缓，唰的一剑，就向公孙奇刺去；盘大王更是连话也懒得说，呼呼风响，金刀夹掌，早已是左攻公孙奇，右击桑白虹。其他各人，见他们二人动手，也一窝蜂地涌上，而且人人使出杀手绝招，意欲一举便将公孙奇杀了，那时造成定局，料蓬莱魔女也无可奈何。哪知蓬莱魔女出手更快，她一声冷笑，淡淡说道：“ 诸位既然不卖我的面子，那就请恕我也不客气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拂尘一展，只听得　　两声，盘大王的金刀，娄师陀的长剑，同时给她卷去，盘大王那

柄金刀，重七十二斤，飞上空中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将屋顶撞穿，飞出了屋外。宋金刚大惊，慌忙后退，杜永良却还来不及收势，一剑刺到了蓬莱魔女胸前，蓬莱魔女心道：“看他是东海龙弟子的份上，让他知难而退吧。”倒转拂尘，杆尖一点，正中杜永良的腕脉，杜永良虎口一麻，青钢剑也登时坠地。

蓬莱魔女滴溜溜一个转身，又杀入了青海三马那群人中，长袖一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落了马驰的大斫刀，拂尘一展，卷去了马奔的长剑，纤足一起，又踢落了马行的判官笔。但见她衣袂飘飘，宛如穿花蝴蝶，举手投足，挥袖扬尘，无一不是恰到好处，只听得叮叮　　之声不绝于耳，转瞬之间，群雄的兵器，尽都被她打落。公孙奇也看得好生惊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纵然没有受伤，也决不能似她这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这班人都打败了。她所使的功夫，有许多我也未曾学过，想来是我父亲晚年所创。哎，原来我家的武功，如此奇妙，其实并不输于桑家，可叹我见异思迁，反而让她一个外姓女子，全得了我家的真传了。”再看蓬莱魔女月貌花容，不知比他的妻子桑白虹胜过多少，心中不觉暗暗后悔。

桑青虹刚才被马氏三雄杀得香汗淋漓，如今一得解围，怒气未泄，唰的一剑，竟向失了兵器正在狼狈不堪的马奔刺去，蓬莱魔女喝道：“住手！”拂尘一挥，桑青虹的剑尖被她一拂，歪过一边，但她的武功在群雄之上，蓬莱魔女那一拂，只用了三分功力，却还未能将她的青钢剑拂落。桑青虹使出“大衍八式”的上乘功夫，剑锋一颤，居然又刺过来。蓬莱魔女心中着恼，加了几分内力，拂尘一招“倒卷天河”，这才听得“　啷”一声，桑青虹的青钢剑，终于脱手坠地了。

桑青虹面色灰白，做声不得。桑白虹道：“柳姑娘，我妹子不懂事，你看在她姐夫面上，担待些儿。多谢你解开了这场纷争，今日之事，过了便算。只要这里的列位英雄不再来找碴子，我夫妇俩也决不向他们算帐便是。”原来桑白虹早已看出蓬莱魔女的心意，知道她只是为了同门的情谊，才保护公孙奇的，却并非完全站在公孙奇这边。桑白虹这番话其实是言不由衷，她已打定主意，只待过了今日之难，待他们夫妇养好了伤，便要一个个地报复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师兄，你怎么说？”公孙奇声音枯涩，叫了一声：“师妹……”底下的话未曾出口，忽地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突然倒地。原来他内力消耗过甚，已呈油尽灯枯之象。恶斗一停，精神松散，便再也支持不住了。

蓬莱魔女大惊，连忙扶起她的师兄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阵狂笑之声，华谷涵朗声吟道：“弹剑狂歌过蓟州，空抛红豆意悠悠。高山流水人何在？侠骨柔情总惹愁！”吟声清越，到了最后那一个“愁”字，声音已似在数里之外，原来当蓬莱魔女打落了群雄的兵器之时，华谷涵与东园望已飘然走了。这笑声、诗声，是华谷涵用“传音入密”的上乘内功，远远送来的。

珊瑚叫道：“小姐，这人就是你要找的那人，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！”蓬莱魔女呆了一呆，心头怅惘之极。她入门之时，早已看出华谷涵武功卓绝，心中已自思疑，如今听到了这笑声、诗声，不必珊瑚说明，她也已经知道是“笑傲乾坤”华谷涵了。

听他这一首诗，内中实似含有许多难言的情意。蓬莱魔女聪明绝顶，过耳即能背诵，她心中再次默念这一首诗：“弹剑狂歌过蓟州，空抛红豆意悠悠，高山流水人何在？侠骨柔情总惹愁！”第一句似是说华谷涵之所以“弹剑狂歌过蓟州”，也正是为了寻觅她；二、三两句则是华谷涵自己慨叹“红

豆空抛”、“知音难觅”；第四句以一个“愁”字了结，更是寄意遥深，似有无限衷情待诉。蓬莱魔女想起华谷涵送给她的那三件东西，想起了其中的那对联体孖生的红豆，不禁脸上泛起一片红晕。再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，自己父母究竟是谁，是否还活在世上，这种种疑团，也只有向华谷涵才问得明白，她几乎就要追出门去。

可是就在这一瞬间，她也发觉她扶着的师兄，手足已经冰冷，她师父只有这个儿子，她又怎忍在这样危险的关头，坐视师兄死去？蓬莱魔女想起师父待自己的恩情，终于抑制下追华谷涵的念头。她扶起了师兄，手掌贴着他的背心，一股真气从她的内心大穴透了进去，过了半晌，公孙奇才睁开双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师妹，多谢你啦！”

桑白虹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蓬莱魔女为她丈夫运功疗伤，内心却似一锅煮沸了的开水，十分激动，又似打翻了五味瓶，甜、酸、苦、辣，混在一起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惊惶、妒忌、感激、忧虑……种种情绪，互相纠结，刺得她的心头隐隐作痛。为丈夫的受伤而惊惶；为丈夫对蓬莱魔女所流露的情意而忧虑；对于蓬莱魔女的尽心尽力为她丈夫疗伤，则是又感激又妒忌。但此际她自己的功力尚未恢复三成，决无本领为丈夫运功疗伤，却只有倚靠蓬莱魔女了。

蓬莱魔女的心思却是单纯，她只是为了感激师父之恩，要救活师父的独生爱子。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避嫌，更想不到师嫂会对她存有敌意。她全神贯注地为公孙奇运功疗伤，待到公孙奇苏醒过来，能够开口说话了，她才吁了口气。

宋金刚这班人早已走了，公孙奇道：“师妹，我真是惭愧，我、我不知从哪里说起……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师兄，你能够知错就好。你在不必思想太多，静心调治吧。我这里有几种药丸……”桑白虹道：“我们有自练的大还丹，柳姑娘你不必操心啦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一时忘记了，你们桑家的大还丹是最好的补中益气的灵药。嫂子，请恕我不能久留，我把他交给你料理了。”公孙奇道：“师妹，你就要走了？我爹爹他，他老人家怎么样？我想知道他的消息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他老人家很好。师兄，我也有许多话要和你说，不过，不必急在此时，待你养好了伤，我会再来探望你的。”她治好了师兄的伤，心中想的已是另一件事情，华谷涵的影子在她脑海中重现，华谷涵的笑声在她耳边索回，她是急着要去追赶华谷涵了。

珊瑚叫道：“小姐，等一等我！”拉着耿照紧紧跟着蓬莱魔女，转瞬间已走得无影无踪。桑白虹冷冷说道：“你的好师妹说过要回来探望你的，你不必呆呆地望出去的！”公孙奇瞿然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娘子，你是从哪儿说起，我是感激她解救了今日之难，这干醋你吃得好没来由。”桑白虹冷冷一笑，心中自打主意。

蓬莱魔女走出了城堡，在孤鸾山下停下脚步，珊瑚追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我有事禀告……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先回山去吧，你们的遭遇，待我回去再听你说。耿公子，我看你的武功已大大精进了，我不知道你何以得罪桑家，但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再与你为难了。我那枝令箭，还在你身上吗？”耿照道：“已给你师兄拿去了。”

蓬莱魔女无暇追究，另给了他一枝令箭，说道：“凭你现在的武功，再有这枝令箭，此去江南，大约没有什么灾难了。好，祝你一路平安！”

珊瑚忽道：“小姐，慢走！我要请你恕罪……”声音有点哽咽，蓬莱魔

女愕然止步，回头说道：“珊瑚，你有什么心事？”珊瑚道：“小姐，请恕我不能服侍你啦，我，我不想回山了。”蓬莱魔女怔了一怔，望了耿照一眼，微笑说道：“不是想和耿相公一道走吗？”珊瑚道：“倒不是为了这个缘故，耿相公现在无需我来护送的了，但我已打听得我杀父之仇的消息，此人现在江南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是谁？”珊瑚道：“是四霸天中的南山虎一南宫造。求小姐允许我到江南报仇。”

蓬莱魔女与珊瑚名为主仆，情如姐妹，听了这话，既为她欢喜，也为她担忧，说道：“南山虎的武功委实不弱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珊瑚说道，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纵然打不过他，也是要拼一拼的。”蓬莱魔女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珊瑚，多谢你这几年来一直陪伴着我，现在你要为父报仇，我不能拦阻你，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，这本小书你带去吧。”

珊瑚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蓬莱魔女手抄的“天罡拂尘十八式”和“柔云剑法三十六式”，虽然不是蓬莱魔女的全部武学，却是她武学精华所在。拂尘本是柔软之物，但天罡拂尘十八式却是用的阳刚功夫，练成之后，可以把拂尘当作刀剑；“柔云剑法”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，练成之后，可以把百练精钢的宝剑化为绕指柔，这样刚柔互易，端的是武学中罕有的功夫。蓬莱魔女道：“你练了这两样本领，虽然也未必就一定胜得过南山虎，但料想他要伤你，那也很不容易的了。”

珊瑚喜出望外，但欢喜之中却带了几分感伤，不禁潸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待我这样好，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，真不知如何报答你的恩情。”蓬莱魔女强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但愿你了却平生大事，一去报了父仇，再找个如意郎君，将来你与妹夫同来见我，做姐姐的就欢喜无限了。”珊瑚忍了眼泪，也强笑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也祝你早日了却心愿，见着送你红豆的人，小姐，我走啦！”

珊瑚与蓬莱魔女含泪告别，耿照意想不到珊瑚又与他同行，心头却是不由自己地感到喜悦，走到山坳，低声说道：“瑚妹，我只道要与你分手了，谁知咱们又同往江南。你这次冒险而来救我，我粉身碎骨无以报答，将来你报仇的时候，有用到我的地方，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。”珊瑚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话到了江南再说吧。让小姐听见了，她会取笑咱们的。”蓬莱魔女没听见他们的话，但她从珊瑚、耿照的神情眼色之中，已然可以察觉他们二人互萌爱意，眼看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不由得一阵欢喜，又是一阵惆怅。

蓬莱魔女心中想道：“珊瑚的身世和我同样可怜，但是她却比我幸运多了，她有耿照陪他同往江南，我还在独自探索我的身世之谜。嗯，却到哪儿去寻觅笑傲乾坤华谷涵？”想至此处，脸上不觉微微发热，珊瑚临走时那句祝辞：“祝你早日了却心愿，见着送你红豆的人。”似是一颗石子投进她的心湖，余波荡漾，久久未能平静。珊瑚这句话也揭破了她心底的秘密，这秘密是她自己也不敢触及的。——她去寻觅笑傲乾坤华谷涵，只是为了探索身世之谜吗？还是为了也要找个知心的人儿，就像珊瑚找到耿照一样？

“今日本来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意外地碰见了他，却谁知又当面错过了。”华谷涵的诗句：“弹剑狂歌过蓟州，空抛红豆意悠悠！……”又一次地触动了她的情怀，“不论如何，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着他。我要向他查询我的身世之谜，我还要向他问个明白，他送还红豆，临走狂歌，这、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蓬莱魔女寻思：“他是和东海龙一同走的，东海龙元气未曾完全恢复，

我未必就追他们不上？”

走了一程，地上发现许多凌乱的足印，这是宋金刚这班人留下的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华谷涵决不会与这些人同行。”于是改了一个方向，又走了一程，这回果然发现了一个异乎常人的大足印，但却没有发现另外的足印，这大足印决不会是华谷涵的。但蓬莱魔女一想，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“华谷涵轻功卓绝，踏雪无痕，焉能在地下留下足印？东海龙身材高大，他的轻功虽也很好，但却是受了点伤，落步难免沉重，这大足印一定是东海龙的了。只要追上了东海龙，那就一定可以见着华谷涵。”这推论似乎不错，但蓬莱魔女却未想到，华谷涵和东园望也只是萍水之交，东园望虽然受了点伤，武功却早已恢复了六七成，亦无需乎华谷涵保护。她只道他们二人是同来同去的，便下了决心，跟着这大足印追踪。

可惜蓬莱魔女先后为了救治师兄以及和珊瑚谈话，己耽搁了不止一个时辰，她的轻功虽然远胜于东园望，但急切之间，却怎能追上？

蓬莱魔女跟着足印，穿山过岭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，足印到了平地，不久又到了大路。大路上来往人多，车轮的轨迹，健马的蹄痕，行人的脚印，重重叠叠，早已把东园望的脚印掩盖了，哪里还能分辨出来？

蓬莱魔女不肯死心，想道：“听说东海龙每年要到泰山一次，他这次离开了海岛，很可能也要到泰山去住几天。我索性追到泰山去，若还不见，再出海找他。总要在他的身上追查出华谷涵的下落。”

蓬莱魔女一路追踪，不到两日功夫，已从商河县来到泰山脚下，走了七百里路程。这时已是暮霭苍茫，瞑色四合、夜幕初降的时分了。蓬莱魔女在山脚歇了一会，正自寻思要不要待到明日上山，忽听得隐隐似有笑声，宛如游丝袅空，若断若续，随着山风送来，虽然不很响亮，但却甚为清晰，从这么高的山峰上传来的笑声，山下居然可以听到，显然是一个内功极其深厚的高人所发。

蓬莱魔女精神一振，心想：“难道华谷涵已知道我追来了，发这笑声引我？嗯，若然不是笑傲乾坤，旁人也无如此功力。”于是不再踌躇，立即上山。

山间明月冉冉升起，抬头望去，峰峦隐约，俨如蒙上了一层薄雾轻绡，泰山夜景，在朦胧的月色之下，更显得幽美无伦。过了“岱宗坊”，仰望泰山顶，浮云奇幻，变化万千。古人把它形容为“云以山为体，山以云为衣”，有时朵朵白云倏然飞出，似是把山峰拦腰切成两段，看上去好像山上有山，更属罕见的奇景。但蓬莱魔女却无心观赏，心中只是想道：“云海茫茫，不知他藏身何处？”默念唐诗：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两句，不禁一片惘然。

忽听得前面传来几种乐器混合的乐声，蓬莱魔女仔细一听，有清亮的声音，有激越的笳声，还有“咚咚”的铜鼓声，蓬莱魔女大为奇怪，心想：“是谁夜间在此奏乐，若说是华谷涵和东园望，但听来又不止两种乐器，最奇怪的是还有塞外的笳声。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物？”乐声越来越高，诸声杂作，恍如万马奔腾，千军赴敌，蓬莱魔女心头一凛，心道：“这是一片杀伐之声，决非心性平和的隐士高人所奏。”但亦可以料想得到，这些人也决非寻常人物。蓬莱魔女好奇心起，不管其中有没有华谷涵，便循着乐声的方向寻去。

山路弯弯曲曲，过了“二天门”，远远望去，有五棵古松，老干苍虬，枝条茂密，遮住了月光。传说秦始皇曾在这里避过风雨，封这五棵松树为“五

大夫”，“秦松挺秀”是泰山八大景之一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这些人在秦始皇避过风雨的松下奏出杀伐之声，胸中抱负，实是不凡。”这时蓬莱魔女已隐约可以看出松树下人影幢幢，但因月色朦胧，古松的枝叶又极茂密，人数多少，却是看不出来。

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，借物障形，又走近了一段路，天空飞来一片浮云，遮着月亮，夜色如墨。乐声倏然停止，忽听其中一人哈哈笑道：“我又得了一首新词，你们听听！”

于是朗声吟道：“停杯不举，停歌不发，等候银蟾出海。不知何处片云来，做许大通天障碍。虬髯捻断，星眸睁裂，唯恨剑锋不快。一挥截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。”

蓬莱魔女听了这阕新词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好凶的口气！只因浮云蔽天，碍他赏月，他就恨不得要一剑腰斩紫云，好仔细看嫦娥体态。似他这等凶横霸道的，普天之下，只怕没有第二个了。”

在刚才月被云遮之际，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，飞身上了一棵古松。这时云开月现，蓬莱魔女轻轻拨开树叶，偷望下来，只见松树下约有十余男子，有的武士装束，有的文人打扮，这些人排成两排，当中坐着一个中年汉子，身穿圆领窄袖五色绣龙的长袍，脚登鹿皮马靴，头戴一顶貂皮披风帽，相貌颇为威武，看他对这班人的神气，似是一个身份很高的贵人。他朗吟了这阕新词之后，哈哈大笑。

这些人拍手赞道：“好词，好词！”有一个文士模样的人似是要卖弄学问，更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一挥截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！真是奇句，奇句！想古来那些腐儒，也曾有过许多吟咏嫦娥的诗词，不是为嫦娥抒发幽怨，就是为自己空寄相思，哪里及得上主公这首新词的立意新奇，豪迈超俗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想古来吟咏嫦娥的佳句，首推李商隐的那首‘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’他就只知怜悯嫦娥，却不懂如何去解嫦娥的寂寞。主公，你一剑截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。嫦娥也一定很感激你了。”这些人说辞纷进，大拍马屁，蓬莱魔女听了，颇觉作呕，但也不能不承认那人的新词，确是异想天开，奇句不凡。

那人哈哈笑道：“不嫌我太粗鲁了么？”那些人又纷纷说道：“主公是天下第一人，主公赏识嫦娥，嫦娥若是有知，也定感恩宠，说不定还要下凡来叩见主公呢。”

那人又哈哈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朕生平有三个愿望。一愿国家大事，皆自我出；二愿亲自指挥将帅，讨平各国，将各国的君主，都俘虏来问他们的罪；三愿得天下绝色的女子做我的后妃。如今第一个志愿是已经达到了，第二个志愿嘛看来也总可以做到，只有第三个志愿，那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！”

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寻思：“听此人的口气，难道他竟是金主完颜亮？”

蓬莱魔女猜得不错，这人正是金国的当今皇帝完颜亮。此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荒淫无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但野心却是极大，也颇有才情。

他这次来到泰山，是想学中国古代帝王的“封禅”之举。（羽生按：中国古代以为泰山最高。“封”为祭天，“禅”为祭地。到泰山来祭天地，是表示帝皇至高无上的尊严的一种仪式。）“封禅”既毕，这晚就在泰山赏月，蓬莱魔女恰好遇上。

那个最善于拍马屁的文臣说道：“主公无须烦恼，依小臣之见，美人也

并不难求。”完颜亮斜着眼睛问道：“到哪里去求啊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江南素多佳丽，主公你兴兵灭了赵宋，那时江南的女子玉帛都属主公所有，还怕选不到绝色的美人？”完颜亮闻言意动，笑道：“听说西湖风景绝佳，临安（今杭州）成了南宋京都之后又极是繁华，倘得在西湖上拥江南佳丽，赏山色湖光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！”那文臣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‘望海潮’，把临安的风景人物写得美极了，主公不知可听过么？”完颜亮意兴更豪，说道：“你唱来听听。”

那文臣轻捻沙喉，装模作态，曼声唱道：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现，户盈罗绮。竞豪奢。

“重湖叠　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萧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

完颜亮哈哈笑道：“好个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！咱们今年就到临安过中秋，赏桂花去也！哈哈，我投鞭足以断流，何愁他天堑不能飞渡！”那些文巨武将欢声雷动，齐道：“主公英武圣明，古往今来，无人能及，干戈一动，江南定可一鼓荡平！”完颜亮哈哈大笑道：“但也不可太轻敌了，左仆射，你替朕起草诏书，回大都之后，立即征集各部精兵，克日兴师！”

蓬莱魔女听得大怒，寻思：“这是极难得的机会，我且把这狗皇帝一剑杀了，也免得生灵涂炭。”猛喝一声：“金狗看剑！”倏地从树上跳下，剑光如练，迳刺完颜亮。

完颜亮吃了一惊，待看清楚了是个绝色女子，随即又哈哈笑道：“美人何必到江南去求，这个女子就胜于月里嫦娥！你们将她拿下，却不可将她伤了！”

完颜亮的随身侍卫，都是一等一高手，怎容得蓬莱魔女杀到完颜亮身前，早就把她挡住。蓬莱魔女左手飞舞拂尘，右手挥动长剑，展开了“天罡拂尘三十六式”和“柔云剑法”，在武士包围之中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那些武士不敢伤她，却是吃亏，只听得“　　”两声，两名武士的长剑已给她拂尘卷去，紧接着唰的一剑，又一名武士给她利剑刺穿了咽喉。众武士见她如此厉害，无不大惊，但蓬莱魔女要想突围，一时间却也不易。

忽地有个武士叫道：“我识得她，她是蓬莱魔女柳清瑶。各位小心了！”一条长鞭，矫如游龙，倏地从蓬莱魔女下三路卷来。正是：

惊见名山腾剑气，蓬莱魔女遇天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忍令上国遭胡辱 拟绝天骄拔汉旗

这武士是四霸天中的“北芒狗”——北宫黝，他使的是连环三鞭，“回风扫柳”的绝技，端的十分厉害。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好，我今日先杀狗，后屠龙！”她的拂尘和长剑应付众武士的各般兵器，已腾不出手来，北宫黝就是觑准她这个弱点，长鞭卷地扫来，攻她下盘，叫她无法招架。

哪知蓬莱魔女的内功已到收发随心、摘叶伤人、飞花杀敌的通玄境界，就在长鞭卷到的那一刹那，她运了口气，柳腰轻摆，系腰的绸带忽地飞出，北宫黝的长鞭卷不着她的脚踝，她的绸带反而卷着了北宫黝的长鞭。

蓬莱魔女喝声：“撒手！”移足就向鞭梢踏下。斜刺里一柄长枪闪电刺来，这人是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，出名的“闪电神枪手”，只听得“ 啷”声响，蓬莱魔女一剑削断他的枪头，但他的枪尖却也先刺穿了蓬莱魔女的腰带，北宫黝解了束缚，长鞭已是倏的收回。

北宫黝的武功比起蓬莱魔女当然是相形见绌，但他名列“四霸天”，毕竟也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，他加入战团，一条长鞭，神出鬼没，乘暇抵隙，配合同伴的攻击，对蓬莱魔女也是增加了不少威胁。蓬莱魔女独力难支，包围的圈子越缩越小。

完颜亮哈哈笑道：“这分明是蓬莱仙子，怎说是蓬莱魔女？”北宫黝退后数步，离开了蓬莱魔女长剑、拂尘的威胁，说道：“主公明鉴秋毫，说得丝毫不错。这女子本来确是号称蓬莱仙子，只因她心狠手辣，江湖上才把她的绰号改了。”完颜亮笑道：“朕不怕她心狠手辣，只要你们将她擒了，朕就重重有赏。”

那个善于拍马的文臣侍立在完颜亮身边，笑道：“主公词中那两句佳句，微臣意欲妄改一字，那就完全切合了眼前的情景了。”完颜亮道：“改哪个字呀？”那文臣道：“将一个‘云’字改为‘裙’字，那就变成了‘一挥截断紫裙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’，嘻嘻，这岂不对了眼前的情景了？”完颜亮大笑道：“妙，妙，你改这个字，俗到极了，却也有趣极了。但不嫌唐突了美人儿么？”

这两君臣肉麻当有趣，越说越下流。蓬莱魔女大怒，忽地背向那个绰号“闪电神枪手”的御林军副统领，背心突然向他撞去。那副统领已换过一杆长枪，这时正向蓬莱魔女刺来，但他却意料不到蓬莱魔女有此怪招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：“我这一枪刺去，怕不把她搠个透明窟窿！”要知金主已有吩咐，是要将蓬莱魔女生擒，这副统领最多敢将她刺伤，却怎敢将她刺死？心中一凛，长枪闪电收回。哪知蓬莱魔女正是要他如此！

那副统领正待换招刺她脚跟，想叫她摔一大跤，哪知他号称“闪电手”，蓬莱魔女的身手却比他还快半分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蓬莱魔女已是唰的反手一剑，仍然滑步倒行，头也不回，长剑已是从胁底穿出，向后刺去，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样，一剑就穿过了那副统领的喉咙！蓬莱魔女这一着看似冒险之极，其实她已是计虑周详，副统领那一枪即算不收回变招，刺着她的背心，她有护体神功，也不会致命，最多是受一点伤。蓬莱魔女本来就是拼着受一点伤突围的；现在由于这副统领心存顾忌，稍一踌躇，却先被蓬莱魔女杀了。蓬莱魔女则毫发无伤。

这副统领一死，登时也就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副统领两侧的武士虽然立即过来填补空当，但他们的武功比那副统领又差得多，蓬莱魔女运剑如风，唰

唰两剑，瞬息间又杀了两名武士，身形一起，捷如飞鸟，人在半空，一招“倒卷珠帘”，左手拂尘，已是对准了北宫黝凌空击下！

北宫黝吓得魂飞魄散，长鞭一抖，急忙使出他最得意的一招绝招——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，长鞭抖起了一圈圈的波浪，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蓬莱魔女拂尘卷去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绝招破了。北宫黝只觉手腕突然似是给利针一刺，不由得五指一松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那条虬龙鞭早已被蓬莱魔女卷去。蓬莱魔女喝道：“狗才纳命！”身形落地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拂尘再展，北宫黝扑倒地上，和衣一滚，只听得“嗤嗤”声响，原来蓬莱魔女以上乘内功，力透拂尘，尘尾散开，千丝万缕，一齐罩下，那根根尘尾，都似变作了利针，把北宫黝的衣裳刺得千疮百孔，只是这么一招，就在北宫黝的身上添了数十处伤口，幸而北宫黝功力也颇不弱，他刚才那招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，又稍稍消去了蓬莱魔女一点劲道，滚得又快，虽然被尘尾刺伤了几十处，却还未曾毙命。

蓬莱魔女心念要杀完颜亮要紧，无暇追击北宫黝，当下脚尖一点，身形再起，俨如鹰隼穿林，掠波飞燕，来势更疾，剑光如练，一剑就向古松下的完颜亮刺去。那些武士从背后追来，却哪里及得她的快捷。

只听得一声惨呼，血花飞溅，众武士大惊失色，蓬莱魔女却“噫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好狡猾的狗皇帝，看你逃到哪儿？”原来完颜亮见避无可避，急中生智，抓住那个侍立在旁的文臣，向前一推，挡了蓬莱魔女一剑，这文臣最善于拍马屁，这时却变成了替死的羔羊，哼也未曾哼得一声，就给蓬莱魔女的利剑，从前心穿过了后心。

蓬莱魔女何等快捷，如影随形，追上了完颜亮，立即又是一剑！

正在蓬莱魔女连环剑发之时，忽听得霹雳般的一声大喝：“休得伤害我主！”斜刺里突然飞来了一团红云，遮在完颜亮面前，蓬莱魔女一剑刺去，只听得“　　”两声，宛如鸣钟击磬，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原来是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，突然从完颜亮身旁扑出，展开双钹挡住了蓬莱魔女这雷霆万钧的一击！

蓬莱魔女心头微凛，暗自想道：“这番僧功力不弱，看来绝不在四霸天之下，足可与我师兄比肩。想不到这狗皇帝还伏有能人未出，倘若再多一两个这样的高手，只怕我今日要想脱身也不易了。”

这红衣僧人乃是西藏密宗教祖的师弟，法号鸠罗法师，武功之高，西域无人能敌，完颜亮将他聘来，待以国师之礼，每逢外出，必定派他同行。他因为身份崇高，且又负有保护完颜亮的责任，所以在众武士围攻蓬莱魔女之时，他依然守护在完颜亮身边，未曾出手。

鸠罗法师虽然及时挡住了蓬莱魔女，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蓬莱魔女刚才闪电般的一击，身法之快，大出乎他意料之外。要不是完颜亮抓着那文臣作挡箭牌，鸠罗法师已是迟了一步。只听得叮叮　　之声，不绝于耳，转瞬之间，蓬莱魔女的长剑，已与鸠罗法师的铜钹碰击了数十下，鸠罗法师双钹展开，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，蓬莱魔女在急切之间竟是攻不进去，但鸠罗法师却也无力反攻。

众武士陆续赶到，又把蓬莱魔女围在核心。蓬莱魔女自出道以来，战无不胜，这次是第一次遭逢强敌，精神倍振，长剑夭矫拂尘飞舞，在围攻之下，兀是攻多守少，杀得众武士暗暗心惊。

完颜亮身上都沾满了血，他自己虽然没有受伤，亦已吓得魂飞魄散。忽

见一条人影落在他的面前，他惊魂未定，又吓一跳。那人说道：“奴才护驾来迟，主公受惊了。”完颜亮定下心神，这才知道来的是他的御林军统领檀道清。檀道清本来是参加围攻蓬莱魔女的，只因此际那鸠罗法师已亲自出手与蓬莱魔女恶战，完颜亮身畔无人防护，檀道清遂替代了鸠罗法师刚才的位置。

北宫黝爬了起来，他身上受创数十处，鲜血淋漓，甚是骇人。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完颜亮跟前，跪下来奏道：“这魔女十分厉害，奴才斗胆，请皇上另传圣旨，倘若不能生擒，也只好将她伤了。”

完颜亮刚才因为震惊于蓬莱魔女的绝世容颜，才下了只许生擒，不许伤她的命令。他初时以为蓬莱魔女只是一个孤身女子，本领再强也强不过他的众多武士，这才下了那道命令。如今他已见识了蓬莱魔女的武功，连他自己也险些丧在蓬莱魔女剑下，他纵然是好色如命，也不能不更改主意了。

完颜亮叹了口气，恋恋不舍地望了蓬莱魔女一眼，心道：“想不到这样一个天仙似的人儿，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，嗯，这一技长满毒刺的鲜花，只怕朕是无缘攀折了。”当下只好改过命令，叫檀道清宣布。

檀道清大声说道：“皇上有旨，这女贼最好能够生擒，倘若不能，也准许你们格杀！”其实这道命令即算不下，鸠罗法师也已拼着受责，要与蓬莱魔女拼个你死我活了。这道命令一下，他更加得了一颗定心丸。

完颜亮只道鸠罗法师武功盖世，这道命令一下，蓬莱魔女便难免玉殒香消，心中好生惋惜。哪知看了一会，只见蓬莱魔女越战越勇，他的那班武士，围着蓬莱魔女，走马灯似的乱转，竟然不敢迫近她的身前；鸠罗法师也似乎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还手之力。完颜亮的惋惜，登时变了惊惶。

原来那鸠罗法师武功虽然极高，但比起蓬莱魔女却还是稍逊一筹。蓬莱魔女此时已杀了五名武士，又重伤了北宫黝，御林军统领檀道清又因为要保卫完颜亮而不得不退出战团，檀道清和北宫黝是仅次于鸠罗法师的两大高手。这么一来，围攻蓬莱魔女的实力，虽然多了一个鸠罗法师，却少了两大高手和五名一等卫士，两相抵消，实力不是增强，而是反为削弱了。

鸠罗法师的内功与蓬莱魔女相比，尚相差不远，轻功却是大大不如。蓬莱魔女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出手如电，招招凌厉，凶狠异常。鸠罗法师的铜钹只能保护自己，却不能兼顾众人。斗到紧处，蓬莱魔女看出一个破绽，倏地移形换位，突然间抢到了东北角，东北角那两名武士本来是因为胆怯才离得她远远的，想不到她突如其来，来不及招架，已给她一剑一个，都了结了。

鸠罗法师连忙赶来，蓬莱魔女闪电般杀了两个武士，一声长啸，转过身来，又和鸠罗法师相斗。众武士见她如此厉害，更为胆怯，不过片刻，又给她连杀三人！

眼看包围之势便要瓦解，鸠罗法师咬紧牙根，拼死苦斗。蓬莱魔女反手一剑，将背后的几名武士迫退，蓦地喝声：“着！”脚尖一点，身形平地拔起，拂尘一展，已向鸠罗法师的顶门罩下，鸠罗法师也真不弱，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立即便是一面铜钹向上空飞去，挡住了蓬莱魔女的拂尘。蓬莱魔女双腿一弓，一个筋斗向斜方落下，拂尘一拖，几根尘尾恰好从鸠罗法师的光头拂过，登时起了几道血痕，还幸蓬莱魔女的拂尘先给他的铜钹挡了一挡，只是余波所及，否则他早已是头破血流。

鸠罗虽然保了性命，但失了一面铜钹，防御的力量又减弱了许多。

御林军统领檀道清仗剑守在完颜亮面前，手心里捏着一把汗，本来他与鸠罗法师联手的话，足可与蓬莱魔女打成平手，但他不知蓬莱魔女是否还有同党，要想上前助战，又怕完颜亮遭逢不测，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，终是不敢离开。

完颜亮忽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惜那人不在。那人若在，何愁此女不擒。”蓬莱魔女“哼”了一声，心中冷笑：“你死在眼前，还想擒我？”唰、唰两剑，又刺伤了两名武士。

完颜亮叫道：“朕把江山与你平分，你总可以满意了吧？哼，哼，你也未免太骄傲了！”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我只要你的性命，谁要你的江山？”蓬莱魔女以为完颜亮这几句话是对她说的，一想却又觉得有点儿不对，她眼光一瞥，只见完颜亮仰面朝天，喃喃自语，看那神气，不似向她发话，却似向另一人求救，那人不肯答应，故而他许以重赏。

蓬莱魔女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除了檀道清卫护着完颜亮之外，完颜亮身边已没有第二个武士，蓬莱魔女也察觉不到附近还有埋伏，心想：“难道是完颜亮急得疯了，胡言乱语？哼，管他是真是假，纵有埋伏，我也不怕！”当下接连施展两招杀手，拂尘在鸠罗法师面门一晃，引开了他的目光迅即一剑，刺向他左面空门，鸠罗法师只有一面铜钹，遮拦不住，这一剑正中他的肩头，只差一寸，就要挑穿他的琵琶骨。鸠罗法师中剑受伤，血流如注，迫得连连后退。蓬莱魔女打开了一个缺口，运剑如风，左荡右决，不过片刻，就杀出了重围。

蓬莱魔女正要向完颜亮杀去，就在此时，耳边厢忽听得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蓬莱魔女，你武功果然不错，但要想杀害大金皇帝，那却是万万不能！”音细而清，发话的人，就似贴在她的身边与她耳语！鸠罗法师与那班武士却似全无所觉，兀自大呼小叫，赶来阻拦蓬莱魔女。

饶是蓬莱魔女胆大包天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她是个武学大行家，听得出这是最上乘的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发话的人，运用绝顶内功，将声音凝成一线，传入某一个人的耳中，只有那一个人才听得见，他旁边的人，即算距离很近，也是茫然不觉。

蓬莱魔女怔了一怔，鸠罗法师已拾起了刚才被打落的那面铜钹，退到完颜亮身旁，与檀道清站在一起，准备蓬莱魔女来攻。

空中飞来一片浮云，月光再被云遮，蓬莱魔女杀退了面前的武士，正自飞身掠起，忽又听得那声音在耳边说道：“你还不罢手吗？我与你较量较量！”忽觉微风飒然，蓬莱魔女急展拂尘防护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她头上一支玉簪，已给暗器打落！

蓬莱魔女有生以来，从未吃过别人半点儿亏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只听得那声音又在耳边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敢来与我较量较量么？”蓬莱魔女从声音辨别方向，挥舞拂尘防身，身形疾起，就向那方向一剑刺去。

一剑刺空，月亮又钻出来了，蓬莱魔女已追进树林，但见月华如练，树梢风动，有几只乌鸦似是受了惊吓，“嘎嘎”地叫了几声，展翅飞起，却哪里有半个人影？

蓬莱魔女喝道：“鬼鬼祟祟地暗中偷袭，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胆的就出来斗斗！”那声音笑道：“有胆的你追来吧！”蓬莱魔女听出那人不是用的“传音入密”功夫，距离最少在二三里外，寻思：“这人分明是想引我离开，我可不要上他的当！”

这一瞬间，她转了好几个念头，正待回转那“大夫松”下，取完颜亮的性命，只听得那笑声又在前头，蓬莱魔女定了定神，心里想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有这样的高手暗中助那金国狗皇帝，我今晚是难以杀他了。好，且待我看看这厮是什么人，如此可恶。”于是又再向前追去。

追了一会，蓬莱魔女心中又起了个疑团，这人能够打落她头上的玉簪，虽说一来是那时恰巧月被云遮，二来蓬莱魔女要分心应付其他强敌，但那人在黑暗里发出暗器，居然打得如此之准，这种上乘的暗器功夫，已经是罕见罕闻，蓬莱魔女心想：“他为什么不乘机打我要害，却只打落我头上的玉簪？”

蓬莱魔女又再想道：“这人不许我杀完颜亮，按说应该是金朝的鹰犬了。但以他的武功而论，只怕未必在我之下。他若出来，与鸠罗法师、檀道清等人联手，我决计斗他们不过，甚至逃脱也未必容易。他却又为何要引我离开，约我单打独斗？”如此一想，似乎此人又未必是金朝鹰犬。蓬莱魔女一路思量，那笑声在前头也不绝如缕。蓬莱魔女蓦地心中一动：“难道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故意和我开玩笑来了？”但随即又想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华谷涵的笑声实大声宏，听得出是正宗的最上乘内功，这人的‘传音入密’功夫虽然也已到了最高境界，但却听得出是带着三分邪派的功夫，两人的声音也似乎并不一样。”蓬莱魔女心中又是失望，又是好奇。她本是追华谷涵而到泰山的，现在碰到了一个武功绝顶的高手，却又多半不是华谷涵。在此之前，她的心目之中，以为天下高手，撇开两三个已闭门隐居的前辈不算，除了华谷涵外，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她相比了，哪知今晚又碰到这样一个神秘人物，看来武功也不在华谷涵与她之下。“这是何等样人？具有如此武功，为何又要暗助那金国狗皇帝？”种种疑团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心中好奇之念油然而生。……

好奇之念一生，蓬莱魔女心意立决，“不管他是不是华谷涵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”于是施展轻功，继续追赶。那人亦似是知道她已追来，不必再行逗引，笑声也渐远渐寂了。

过了“五大夫松”，出了“中天门”。便是“快活三里”，这是泰山第二段路。“快活三里”的意思是登泰山只有这三里路最好走。蓬莱魔女转瞬走完这三里路程，仍是不见那人踪迹。再向上去，过“升仙坊”“朝阳洞”等处，越上越高，山势也越来越险，走了一会，只见两侧陡峭壁立，这是泰山最险峻的处所——“南天门”，曲径盘旋，但从下望上，却又陡直如线。蓬莱魔女提防那人伏击，提心吊胆地走过了这段路，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，蓬莱魔女松了口气，哑然自笑，笑自己太过紧张。

登上了南天门，地势渐转平坦，登高纵目，四围景色，尽收眼底。月色澄明，向西远眺，是一片莽莽平原，白云深处，隐隐似有一条青白色的玉带，那就是黄河了。蓬莱魔女心道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古人这话，真是说得不错。”默念唐诗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句，在雄伟的景色之中，胸襟也不禁豁然开朗。天风吹过，松涛发声，蓬莱魔女瞿然一惊，“我是追踪那人来的，怎的却贪看景色了。”

忽听得树林中有琴声传出，蓬莱魔女悄悄走去，只见一个披着白狐裘的男子在树下操琴，蓬莱魔女心想：“此人在泰山绝顶操琴，倒也算得是个高人雅士，却不知是否就是那人？”琴声忽而飘逸，忽而局昂，似是一个胸怀壮志却又不得已遁迹烟霞的英雄，在藉着琴音倾诉心曲。

蓬莱魔女听得呆了，不觉现出身形，缓缓走去。那人却似视而不见，仍

在全神贯注地操琴。蓬莱魔女心道：“ 且不要打扰他。 ”遂停下脚步。

那人在弹得急处，在琴音高昂之中，忽地放声歌道：“ 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列缺霹雳，丘峦崩摧。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忽魂悸以魄动，恍惊起而长嗟！惟觉时之枕席，失向来之烟霞。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别君去兮何时还？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 ”

这是唐代诗仙李白“ 梦游天姥吟留别 ”长诗中的一段，蓬莱魔女听得心神俱醉，眼前的这个男子几似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仙。忽听得铮的一声，琴弦断了。蓬莱魔女如在梦中醒来，正自心想：“ 此人与笑傲乾坤华谷涵，倒是一对。 ”那人突然把琴一摔，竟号陶大哭起来。

蓬莱魔女倒给他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 难道是个疯子？ ”不禁问道：“ 喂，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大哭？ ”那人道：“ 我哭我的？与你何干？你又是谁？ ”蓬莱魔女道：“ 我是大宋百姓，你意欲如何？ ”那人道：“ 你知道我是谁？ ”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这人说话怎的如此糊涂？我若知你是谁，还用得着问你吗？ ”

那人脸上还带泪痕，却忽地又仰天大笑，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又笑什么了？ ”那人道：“ 我笑你才是糊涂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既然不知道我是何人？又何必来关心我？叫我哭也不能哭个痛快。 ”蓬莱魔女气道：“ 呸，谁关心你了？你尽管哭吧，哭死了也没人理你。 ”那人喃喃自语道：“ 哭死了也没人理你。哈哈，天下之大，果然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！ ”笑声一收，忽地又大哭起来。

蓬莱魔女心道：“ 当真是个疯子！ ”要想离开，又自想道：“ 却不知他是否就是刚才暗助完颜亮的人？若然是同一个人，他引我到此，就不该自哭自笑。 ”几次想要发问，但那人正哭得“ 热闹 ”，蓬莱魔女怕又遭他冷嘲。只好暂且忍着，心想：“ 我且看你能哭到几时？ ”

那张琴摔在地上，已是片片碎裂。蓬莱魔女站在一旁甚是无聊，眼光触及这张破琴，她是个识货的人，一看就看出这是一张世所罕见、难以估价的古琴，心想：“ 焚琴煮鹤，乃是大杀风景之事。哼，我最初还当他是个雅士高人呢。 ”不禁微噫一声：“ 可惜，可惜！ ”

那人眼泪一收，忽地又哈哈大笑，朗声说道：“ 可惜什么，一掷乾坤亦等闲，区区一张古琴 ’，又有什么可惜了？哈哈，我以为你是个女中豪杰，却原来如此小气。好，你的东西我还给你吧，免得你心疼！ ”

蓬莱魔女正自心想：“ 我有什么东西落在他的手上，这不是怪话么？ 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，银光一闪，一件物事已向她飘来！蓬莱魔女怒气暗生，只当是那人用暗器突然偷袭，当下便施展接暗器的上乘功夫，把手一招，双指一夹，把那件东西夹住。但觉虎口微微一震，这人的劲道确是不弱。

月光下一看，蓬莱魔女不禁又怒又惊，却原来这人打来的“ 暗器 ”就正是她原来插在头上的那根玉簪。这时一切都明白了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暗助金主完颜亮，打落她这根玉簪的那个人。当时他一直未曾现身，只在月被云遮的那片刻之间，就把打落的玉簪偷走，这份身手，当真说得是神出鬼没！

蓬莱魔女喝道：“ 好呀，果然是你！你为何助那狗皇帝？ ”那人冷笑道：

“宋朝的皇帝就很好么？”蓬莱魔女骂道：“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狗皇帝的狗奴才！”那人冷笑道：“我是何人，无需让你知道。你目中无人，我就看不顺眼！”

蓬莱魔女一怒，本来就要动手，心念一转，却又忍住，也自仰天长笑。那人道：“你又笑什么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笑你不辨是非，不分黑白，只知责备他人。”那人道：“哦，倒要请教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说到狂妄，完颜亮这狗皇帝才是天下第一等狂妄之人，他要兴师灭国，吞并江南；他以为大宋无人，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。完颜亮狼子野心，今天下生灵涂炭，你不恨他，反来骂我，除非你真是他的奴才，否则又如何说得过去？”

那人神色黯然，忽地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金宋对立，干戈难免。不论是你是我，都无法挽回浩劫的了。我刚才这一场大哭，就是为此。你要刺杀完颜亮，我不怪你，但有我在此，却也不能让你得逞。”

蓬莱魔女听了这话，对此人敌意大增，但却也暗暗奇怪，心里想道：“完颜亮是金国皇帝，此人若是金朝鹰犬，何以敢直呼其之名？”当下按剑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决心为完颜亮卖命的了？”

那人冷冷说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谁也不能叫我为他卖命，我是但求心之所安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我的心事难对你言说。”蓬莱魔女嗔道：“谁要知道你的心事，我只要知道你是站在金国狗皇帝这一边的，那就够了。好吧，不必多言，看剑！”

那人退后一步，忽道：“且慢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尚有何言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与你订个约如何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若胜得了我，任凭你去刺杀完颜亮，我撒手不管。可是倘若你输给我呢？——”蓬莱魔女截断他的话道：“除非你把我杀了，否则我一有机会，还是要刺杀完颜亮：我大宋儿女与金国狗皇帝势不两立。我不与你订约！”

那人眉头一皱，随即大笑道：“也好。那么咱们也就不必订约，就按江湖规矩较量较量。我要叫你知道，天下除了你和笑傲乾坤华谷涵之外，也并非就没人了！”

蓬莱魔女心中一动，“他也知道华谷涵的名字？”对此人身份，更觉神秘。但此时亦已无暇多问，拂尘一举，长剑一挥，便即说道：“亮兵器吧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不必客气了，你是客人，先发招吧！”蓬莱魔女怒道：“你要空手与我相斗？”那人取出了一支洞萧，笑道：“你嫌我双手空空，好，我就给你吹一支迎宾曲子。”

萧声清冷，响遏行云，只吹了两下，又放下来道：“迎宾曲子已奏，你这位贵宾还不来么？”

蓬莱魔女大怒，心道：“你敢如此轻视于我！”当下也就不再和他讲什么江湖礼节，身形一起，天罡尘法发动，一招“倒卷星河”，尘尾散开，根根如刺，千丝万缕，就向那人当头罩下。

这一招“倒卷星河”乃是“天罡拂尘三十六式”中一招极厉害的杀手，尘尾散开，千丝万缕，那人整个身形，都已在拂尘笼罩之下，避无可避。但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之下，他却好整以暇，从容不迫地把洞萧凑到口边，又吹将起来。

蓬莱魔女心头一震，忽觉一股热风迎面吹来，尘尾也登时给吹得散开。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想：“这人果然是已练成了登峰造极的邪派内功。”原来这洞萧中空，那人就是从洞萧中吹出一股纯阳罡气，将蓬莱魔女

的拂尘吹散的。

那人笑道：“我这支迎宾曲子尚未吹完呢！”萧声再起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蓬莱魔女听出他吹的是一首唐诗谱成的小曲，正吹到后半阕，曲辞是：“少孤为客早，多难识君迟。掩泣空相向，风尘何所期？”辞意寄托遥深，既表示了结识佳客的喜悦，又表示了各怀心事，感伤时世的无限哀愁；最后归结为一层无可奈何的惆怅，因而问客人“风尘何所期？”这支曲子，极切合他们今日相遇的情景，那人借曲寄情，恰到好处。

蓬莱魔女眉头一皱，长啸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势同仇敌，何来主客之谊？”唰的一剑刺去，登时把他的萧声打乱。

那人叹口气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横起洞萧一架，这支洞萧也不知是什么做的，只听得一片铿锵，蓬莱魔女的青钢剑竟给他荡开，虎口微微发热。那支洞萧却是丝毫未损。

蓬莱魔女这柄长剑虽非宝物，但以她深厚的内功，莫说是拿着一把剑，就是一根树枝，也可以将石头打裂，但现在碰上那人的洞萧，反而被他将长剑荡开。显然这人的功力，只有在她之上，绝不在她之下。

蓬莱魔女初逢强敌，精神陡振，青钢剑扬空一闪，剑尖晃动，闪起了朵朵剑花，俨如黑夜繁星，千点万点，洒将下来，一招之内，连袭那人的三十处大穴，那人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叮　密响，就在这一招之内的瞬息之间，那人的洞萧已与蓬莱魔女的长剑接触了一十三下。

蓬莱魔女剑锋一转，拂尘再次拂到，这次她拂尘聚成一束，当作判官笔用，迳刺那人的太阳穴，青钢剑涮的刺出，却用了一个“粘”字诀，要把那人的洞萧引开，“粘”出外门。那人又叹口气道：“咱们点到即止，岂不甚好？你却当真要与我拼命么？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却丝毫不缓，洞萧一举，一招“举人撩天”，将拂尘荡开，迅即换招横扫，与青钢剑一触，洞萧一旋一绞，又把蓬莱魔女那股“粘”劲解了。蓬莱魔女同时用两种兵器，一柔一刚，而且又随时可以刚柔互易，这本是武学中最上乘的功夫，却不料竟被那人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，不觉一片茫然。

那人笑道：“投桃报李，请小姐也接我几招。”洞萧一挥，幻出了千重萧影，一口气攻出六招，连点蓬莱魔女三十六道大穴。蓬莱魔女以拂尘护身，以长剑攻敌，竭尽所能，将他这六招一一化解。那人赞道：“好，蓬莱魔女果然是名不虚传！”蓬莱魔女却不由得暗暗自惭，心中想道：“他从容应敌，而我却费了如许气力，才解了他这六招。”

蓬莱魔女好胜之念一起，将“天罡拂尘三十六式”和“柔云剑法”的精华尽数施展出来，拂尘或聚或散，剑势忽疾忽徐，身如流水行云，步似穿花蝴蝶，剑锋所指，嗤嗤有声，拂尘挥舞，飒飒风起。这两种刚柔相济的武林绝学施展开来，果然是非同小可。那人只凭着一支洞萧，似乎渐渐遮拦不住，过了一会儿，蓬莱魔女已挽回颓势，又再转守为攻。

那人一声长啸，叫道：“好，我也要抛砖引玉了！”横萧护胸，忽地一掌拍了出来，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若不经意，劲力却大得出奇，恰似暗流汹涌，突然涌来，蓬莱魔女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，仍不免微微一晃。

蓬莱魔女心道：“此人功力在我之上，我必须速战速决。”柔云剑法一变，化为追风剑式，配合了拂尘进攻，两般兵器都用了阳刚之劲，招式更为凌厉，那人也一掌紧过一掌，掌风呼呼，荡得蓬莱魔女的拂尘飘飘，剑光四

散。蓬莱魔女一阵狂攻，却是攻不进去。

两人越斗越紧，直打得树叶纷落，林鸟惊飞，只见斗转星横，玉兔西坠，不知不觉，已斗了相近百招。蓬莱魔女渐觉内力不加，暗叫不妙，只好更加紧进攻。那人却反而从容不迫起来，又把洞萧凑到口边，笑道：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我既奏了迎宾之曲，如今是该奏送客之曲了。”一片凄凉悲感的萧声吹了出来。蓬莱魔女妙解音律，听得奏的是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五言诗，诗道：“凄凉宝剑篇，羁泊欲穷年。黄叶仍风雨，青楼自管弦。新知遭薄俗，旧好隔良缘。心断新丰酒，消愁又几千。”原诗本来不是作送客用的。但却暗合他们二人今晚的情景，看来那人仍是要藉此曲来表达他的心境。蓬莱魔女听他吹到“新知遭薄俗，旧好隔良缘”两句，心中暗暗嘀咕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把我当作新知么？但‘旧好隔良缘’又何所指？”

那人的萧声吹得极为伤感，似是惋惜和一个新相识的朋友，一相识便相离，而自己今后便似黄叶飘零，羁泊天涯了。蓬莱魔女本是对他怀着甚深的故意，但听了他这哀怨的萧声，却是不由自主地也感到凄恻起来。

蓬莱魔女瞿然一惊，心道：“莫要被他扰乱我的心神，令我糊里糊涂的输了。”当下一咬牙根，唰的一剑猛刺过去。正是：

一片情怀何处托，几多心事付萧声。

欲知二人胜负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欲求知己萧声咽 为救红妆剑气腾

那人正吹到最后一个音节，似是连自己也沉醉在这乐声之中，被蓬莱魔女闪电般的疾攻几剑，不知不觉地退到了悬崖边缘，蓬莱魔女心想：“你还不挥萧招架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！”一曲已终，余音袅袅，那人的洞萧仍是放在唇边。蓬莱魔女出手何等快捷，就在那人正要将洞萧移开来招架的时候，已又是“唰”的一剑刺去。她面临强敌，一有了制胜之机，本能地就使出最厉害的杀手，剑势如虹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，那人的掌力封闭不住，明晃晃的剑尖，倏然间就刺到了他的胸口。

那人一步踏空，忽地似断了线的风筝，飘飘荡荡，坠下悬崖！蓬莱魔女刚才和他恶斗之时，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如何制他死命，但却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，这一瞬间，她却禁不住大吃一惊，只觉心中一片茫然，竟是带了几分惋惜的情绪，险险叫出声来：“呀，他就这么死了？”

幸而她没有叫出声来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但见那人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右脚在左脚脚背一踏，已是平平稳稳地落下来踏着了实地。只听得他朗声吟道：“我自飘零湖海去，嗟君此别意何如？告辞了！”亢声长啸，展开了绝顶轻功，转瞬之间，背影在荒烟蔓草之间，月色迷檬之下，已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，再过片刻，连那模糊的影子也不见了。但那啸声仍是远远传来，宛如神龙夭矫，飞出天外！

蓬莱魔女一片茫然，良久，良久，才定过神来，心里想到：“此人武功实在我之上，看来他是有意让我的，却不知是何用意？哎，完颜亮有了此人相助，我是绝不能再去刺杀他了。嗯，此人究竟是何等样人，真是难以猜测！”

蓬莱魔女独自沉吟，正要离开，忽又听得有轻微的声息隐隐传来，一听就知是有轻功高明的夜行人到了。蓬莱魔女瞿然一惊，沉思：“难道是这怪人又回来了？怎的却是两个人的脚步声？”不暇思索，便即跃上一棵树上，细观动静。

月光下果然看见两个军官并肩而来，但刚才那人却并不在内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檀道清，另一个蓬莱魔女叫不出名字，只认得是刚才也和她交过手的金国勇士之一。武功之强，仅在鸠罗上人、檀道清和北宫黝之下。在完颜亮那群武士中，也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
这两人来到了蓬莱魔女刚才和那人恶斗的场所，察看地上留下的打斗的痕迹，檀道清朗声说道：“万岁有请，请公子容许我们拜见。”荒林寂寂，只有檀道清自己的回声。

檀道清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呀，看来他还是不肯奉诏！”那武士却忽地惊叫起来！

檀道清道：“何事大惊小怪？”那武士道：“檀将军，你看这里，这崖边只有半个足印，这块土块缺了半边，是刚刚掉落的，哎呀，我看不妙，莫非是那人业已遭了蓬莱魔女的毒手了！”原来他正在悬崖的边缘察看刚才的打斗的痕迹，崖边只有半个足印，看得出不是女子的足印，故此他推想那人已被蓬莱魔女迫得坠下悬崖。

这推想本来不错，但檀道清却哼了一声，根本就不去察看，就冷冷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咱们的武林天骄，怎会输给别人？”蓬莱魔女这才知道那人号称“武林天骄”，心想：“这称号倒是新鲜得很，口气却未免太大了。”

那武士很不服气，但檀道清是他顶头上司，他却不敢反驳，半晌问道：

“檀将军，你见过这位武林天骄吗？”檀道清道：“见过一面。”那武士道：“我只是听说过他的事迹,檀将军,他的武功是否真有别人传说的那么厉害？依你看，鸠罗上人比他如何？”檀道清道：“那就如溪流之比大海，萤火之比月光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你别以为那魔女胜得过鸠罗上人就天下无敌了，咱们的武林天骄定然可以将她制服。”那武士仍是疑惑不已，忍不住又道：“但是你看这崖边的足印……”檀道清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足印安能据以推断，武林天骄武功深不可测，做事每每出人意外，你又焉知不是他将那魔女杀了，或是将那魔女擒去了。”

那武士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现在已是去向皇上报功领赏啦，咱们还在这里等待甚么？”檀道清冷笑道：“武林天骄若是要向皇上领赏的人，他也就不会被称为‘天骄’啦！你不知道——”说到一半，突然停止，那武士道：“不知道什么？”檀道清道：“不必说了，这些事情，你知道了反而不好。”那武士道：“我也有点风闻，听说皇上是想用他而又怕他，这……”檀道清喝道：“皇家的事情不是咱们可以议论的。”随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武林天骄不肯露面，那咱们只有回去了。”

蓬莱魔女正想从这二人口中，探听那武林天骄的来历，如今见这二人就要回去，怎肯放过他们？当下一声冷笑，从树上一跃而下，说道：“你们看我是谁？我还没有死哩！武林天骄是什么人，快说？”那武士吓得面如上色，心道：“果然是她把武林天骄杀了。”

檀道清身为御林军统领，武功胆量当然都是远在那武士之上，蓬莱魔女虽是突如其来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他却也并未慌乱，倏地拔出长剑，唰唰两剑就向蓬莱魔女刺去，蓬莱魔女拂尘一绞，檀道清的长剑居然能够及时变招，避开蓬莱魔女拂尘夺剑的绝招，随即和蓬莱魔女展开迅速的对攻。

那名武士拔出了月牙弯刀，也上来助战，他自料必死，反而忘了害怕，高呼猛搏，竟然每一刀都是豁了性命的进手刀法。蓬莱魔女卖个破绽，让他一刀砍进来，待他砍到跟前，蓦地倒持拂尘，当作判官笔使，尘杆一点，点中了那武士膝盖的“环跳穴”，那武士的月牙弯刀停在半空，登时不能动弹。

檀道清一口长剑遮拦击刺，兀是酣斗不休，转眼又和蓬莱魔女斗了二十余招。斗到紧处，蓬莱魔女剑诀一领，突扑空门，檀道清反手一剑，只觉微风飒然，蓬莱魔女己自变招易位，剑尖在左侧晃动，指着他左肋的要穴，檀道清回剑一格，蓬莱魔女又到了他的右方，一缕青光，剑尖又已指向他的右肋要穴。檀道清运用几种身法，几种剑法，始终摆脱不开，蓬莱魔女总是抢快一步，剑尖指着他的要害穴道。

原来蓬莱魔女为的是留个活口，否则焉能容得檀道清拆到三十招开外？这时檀道清已被她完全克住，她的剑尖只要往前一送，便可要了檀道清的性命，檀道清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却不下手，意欲如何？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檀将军，你服输了吧？看你也是一条汉子，我不想杀你，那武林天骄究竟是什么人，你把他的来历说了，我便放你回去。”檀道清怒道：“大丈夫宁死不辱，我岂能在你剑底求饶？你要杀我容易，要我吐露半句却难！”忽地便要回剑自插丹田，蓬莱魔女拂尘一卷，把他的长剑夺出手中，但他的剑尖业已划破了自己的小腹，鲜血涔涔滴下。

蓬莱魔女见他如此刚烈，对他倒有几分敬意，有心让他逃走，便转过了身，不再理他，拂尘一拂，解开了那武士的穴道，剑尖指着他道：“你虽未见过武林天骄，也听过他的许多事情，只要你将你所知道的对我说了，我便

饶你一命。”那武士有了一线生机，心中动摇，踌躇片刻，嗫嗫嚅嚅地说道：“我，我说……”刚吐出两个字，忽听得嗤嗤两声，蓬莱魔女拂尘一挥，将一枝袖箭拂落，但另一枝袖箭从不同的方向射向那个武士，蓬莱魔女却来不及扑打，只听得那武士一声惨呼，那枝袖箭已是穿过他的喉咙，活不成了。

蓬莱魔女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放你逃走，你却来坏我之事！你以为我当真不敢杀你么？”把眼望时，只见檀道清有如风中之烛，摇摇晃晃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大金国不能留这等没骨头的人，我是要你知道大金国也有好汉！”蓦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“扑通”便倒，原来他在射杀了那个武士之后，自己亦自震断经脉而亡！

血雨腥风之后，荒林又归于静寂，只留下地上两具尸骸。蓬莱魔女想要知道的武林天骄的来历，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！

蓬莱魔女这次登上泰山，本是为了追踪“笑傲乾坤”狂侠华谷涵而来，却不料碰上个“武林天骄”，一场激斗，倒把华谷涵暂时抛之脑后了。此际，激斗已过，华谷涵的影子重又泛上心头，蓬莱魔女不知不觉把两人连想起来：“武林天骄知道笑傲乾坤华谷涵的名字，不知他们是不是相识的？他们二人的武功也不知孰高孰下？”“武林天骄纵使不是金朝鹰犬，也是要保护完颜亮的人。听檀道清刚才和那武士的谈话，这‘武林天骄’多半是金国的贵族。嗯，笑傲乾坤华谷涵是大宋男儿，江湖奇侠，他们两人决计不是一路的了。”但随即又想到：“他们两人虽然不是一路，但想必华谷涵也会知道这武林天骄的来历，可惜华谷涵却不知在哪儿？”

想至此处，蓬莱魔女不由得一阵惆怅，她自己的身世之谜，父母存亡之谜，以及武林天骄来历之谜，这种种疑团，都要等待华谷涵来给她解开，但却偏偏无缘相见。蓬莱魔女寻思：“檀道清也知道寻声觅迹，寻到此处，倘若是华谷涵在此山中，他听到武林天骄的啸声，岂有不引起好奇之念？岂有还不出来之理？想来定是不在泰山的了。”

蓬莱魔女怅怅惘惘，不知不觉已是天色破晓。她这时站在泰山之巅，只见一团团白云，聚集在一起，云中闪发白光，东方天色由朦胧逐渐变红，转眼间天际出现了一条闪动发亮的银线，那是数百里外的东海，眩目的半轮红日，突然从云雾中露出来了，映起了半天红霞，大地一片金黄的颜色。在泰山顶上看东海浴日乃是世上罕见的奇景之一。端的是：水面霞光，灿烂万道；旭轮突现，霄漠顿清。令人豁然开朗，胸襟顿广！

云雾散开，曙光一现，从山顶望下去，也见到了旌旗招展，蚂蚁也似的军队在山坡上移动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原来完颜亮还带有御林军护驾的。想必是他受了昨晚的惊吓，要调动御林军搜山了。昨晚行刺不成，今后要想刺杀他，那更是千难万难了。”

蓬莱魔女并不畏惧御林军的搜索，但见了完颜亮军容之盛，也不禁瞿然一惊。这时，她浴在金色的朝阳之中，目注东海，莽苍苍的祖国大地山河，奔来眼底，她心中那一些个人的烦恼，也就像云雾一般在阳光之下消散了。她瞿然一惊，忽地想到：“金国要兴兵侵宋，这是何等紧要的大事！我怎能尽是想着自己的事情？嗯，这件大事，须得设法报个讯给南宋的朝廷才好。”她最初的计划，本是准备若在泰山寻不着华谷涵，就出东海访东园望，探听华谷涵的消息的，这时则在想道：“东海之行，暂缓也罢。耿照、珊瑚正在前往江南，我得先追上他们。要是见不着他们，我就自己往江南一趟！”

蓬莱魔女心意已决，烦恼即消，将什么笑傲乾坤、武林天骄都抛过一边，

胸中坦然，立即施展绝顶轻功，翻过了泰山的最高峰“ 玉皇顶 ”，从南面下山。那些蚂蚁似的御林军，还未曾爬到二天门。

蓬莱魔女趁着清晨时分，行人稀少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，过了泰安县境，将近徂阳，不知不觉已是日头近午，蓬莱魔女渐觉腹中有点饥饿，这才放慢了脚步。

到了一处三岔路口，忽见彩旗招展，唢呐沸扬，一队吹鼓手随着一顶花轿，“ 的的打打 ”的闹得正欢，但花轿中传出的哭声却极凄凉，吹吹打打的乐声也掩盖不了，组成了极不谐和的合奏。

蓬莱魔女心道：“ 原来是娶亲的。新娘子怎的兀是哭个不停？唔，敢情她是不乐意这头婚事？ ”要知按照民间的习俗，新娘子出嫁之时，为了表示舍不得离开父母，总要大哭一场，但上了花轿之后，哭声就得停止，否则就犯了男家的喜庆之忌。这新娘子在花轿里大声号啕，哭得又那么凄惨。绝不似是故意装出来的；故此，蓬莱魔女就不免觉得出奇了。还有几件出奇的是，按照当地的风俗，新郎应该骑马来迎亲，女家的亲人也应该有人护送，但却只见吹鼓手和撑彩旗的人护送花轿。花轿前面，既没发现披红挂彩，骑马前导的新郎，花轿后面，也没有发现女家的人跟随。而那些吹鼓手和撑彩旗的个个都是健硕的汉子，连那四个轿夫，也是健步如飞。蓬莱魔女一看，就知道他们是练过一点功夫的人。山东向来“ 响马 ”（强盗）很多，民风好武，而且又是世局混乱的年头，乡下人多多少少练过一点功夫，这也不算奇怪。但吹鼓手、轿夫之类的人，在当时的民间，却是一向被视为“ 贱民 ”的，尤其是吹鼓手，多半是没气力或者弱的人才肯担当，而这一队吹鼓手，却个个都是壮汉，这就有点出奇了。

按照蓬莱魔女的脾气，若在平时她非得问个明白不可。但此际她心中有事。虽然觉得有点出奇，随即想道：“ 八成是抢亲的吧？乡下习俗，男家出不起彩礼，或者女家拖延不肯嫁女，新郎派人去将新娘抢回来，那也是常有的事。至于新娘子乐意不乐意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呀，女孩儿家命运总是操在别人手里，本来就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新郎，你哪管得了这许多？她乐意不乐意，正是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 ”蓬莱魔女这么一想，就自顾自地赶路，那队迎亲的行列，也走过去了。

蓬莱魔女和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，走了一会，经过路边一家茅屋，忽听得屋子里也有哭声，是个老婆婆的声音哭道：“ 老汉啊，咱们的闺女被人抢去了。咱们都活不成啦。呀，不如就死了吧！ ”

随即听得“ 咚咚 ”两声，是拳头捶击板壁的声音，一个老汉喘着气说道：“ 可恨！可恨！可恨俺有病在身，眼睁睁看着闺女被人抢去，如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老伴，我没气力上吊，你找条绳子来把我勒死吧！ ”那老婆婆尖声叫道：“ 喜儿她爹！ ”抱着老汉放声大哭。

这茅屋千穿百漏，墙上裂开一个拳头般大的窟窿。蓬莱魔女从路边经过，不但可以听到屋内的哭声，还可以看得见屋中的情形。蓬莱魔女再也按捺不住，“ 砰 ”的一掌就推开板门，闯进屋内。

那老婆婆吓了一跳，叫道：“ 大王，你走错了人家啦。 ”她只当来的乃是强盗，定睛一看，始知是个美貌的女子，但这女子又带有宝剑，不禁惊疑不定，哭声也不知不觉地停止了。

卧在炕上的那老汉说道：“ 女大王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早就不想活啦，不怕你笑话，我穷得买不起砒霜，屋内连绳子也找不到一根，就请你大发慈悲，

将我一剑杀了吧！”

蓬莱魔女微笑道：“我没有走错人家，你们却看错人了。我是来救你的，不是来杀你的。”那老汉怔了一怔，半晌说道：“你是来救我的？呀，多谢你的好心。可是谁也救不了我啦！我的闺女被人抢去，我怎么还活得成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别着急，你先告诉我，是谁抢了你的闺女，我马上给你要回来！”那老婆婆道：“哪有这样容易的事情，她是给活阎罗抢去的，要不回来的啦！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活阎罗是什么人？”那老婆婆道：“他是个做过大官的人，养有许多打手的。姑娘，我不想连累你，你、你不用管啦。老婆子死了也感激你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活阎罗碰上我，我也要剥他一层皮！你说清楚些，他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怎的抢了你的女儿？我才好去找他算帐呀！”

那老婆婆听蓬莱魔女口气如此之大，吓得呆了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还是那老汉有点见识，看出蓬莱魔女不是常人，心想：“不管她有无办法，姑且一试，那也无妨。反正我是要死的了，出口怨气也好。”于是说道：“这活阎罗姓严，名叫佛庵，以前做过莱州的知州的，他名字中有个‘佛’字，对老百姓可是残暴不堪，因此人人都叫他活阎罗。”他喘着气一口气说了这么些话，咳个不停。那老婆婆倒了一碗水给他喝了，蓬莱魔女道：“你歇歇再说。”那老汉道：“不，你让我都说了，我这口气已经忍了许久了。这活阎罗家里有几千亩田，不做官了，回到乡下，仍是作威作福，我家种了他几亩田，大旱失收，交不起租，利上滚利，他，他就硬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做他的小老婆。我又得了病，不能做工。唉，唉，你说怎么还活得成？”

蓬莱魔女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我刚才在三岔路口碰到一顶花轿，轿里那个新娘子哭哭啼啼，想必就是你的女儿了？”那老婆婆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那杀千刀的活阎罗刚才派了打手来抢去的。唉，苦命的女儿啊！”两夫妻抱头又哭起来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这活阎罗住在哪里？”那老汉道：“住在白沙村，就是三岔路左边那条路，大约走七八里，村子里最大的那座青砖屋，有围墙的就是了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知道了。我这就去把活阎罗杀掉，接你的闺女回来。”那老婆婆吓得叫起来道：“姑娘，这可不是当耍的，这，这要闯大祸的呀！我们死不足惜，别连累了姑娘你呀！”

蓬莱魔女正要跨出门槛，听了这话，又走回来，说道：“对了，我还应当为你们安排一下。”说罢就在囊中掏出了一把银子来，那老汉只道蓬莱魔女不敢去了，要拿银子来救济他，心中虽然感激，可也有点失望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多谢你怜贫惜老，但老汉多活几年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还是请你将银子收回去，让老汉死了算数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死了，你闺女回来可依靠谁呢？我又不能一直带着她的，你忍心让她再落到坏人手里吗？”那老汉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，你，你还是要去杀活阎罗，将我的女儿接回来吗？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当然，我几时说过不去了？这里有三个元宝，另外五两碎银，老婆婆你赶快雇定一辆骡车等我，你闺女一回来，马上上骡车就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剩下的银子，你们留着医病，还可以做点小买卖，不必再种财主的田，受财主的气了。”说罢，扔下银子就走。那老汉见蓬莱魔女说得好像极有把握，似乎杀那活阎罗竟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不禁半信半疑。喃

喃说道：“ 当真如此，那我们就是遇上了活菩萨了。老伴儿，那你就听菩萨的吩咐，去雇骡车吧。 ”

蓬莱魔女找到了严家那座青砖大屋，只见门口张灯挂彩，果然是办喜事的模样，大门两边还贴有一副红纸对联：“ 喜有小星来伴月，愧无旨酒可迎宾。 ”这是将通用的娶新妇的喜联：“ 喜有香车迎淑女，愧无旨酒奉嘉宾。 ”改换了几个字，便成了纳妾的“ 喜联 ”。蓬莱魔女心道：“ 可恨，可恨，强抢人家黄花闺女做小老婆，还居然这样开心，贴出这等臭气薰天，不伦不类的对联来。好，等会儿我看你是喜是悲？ ”当下，不通名，不送礼，一使劲儿的就往里闯。严家是个官宦人家，交游很广，家主纳妾，贺客盈门。蓬莱魔女衣饰不坏，更有一种威严高贵的气度，在门外迎宾的知客，见一个单身女子背插拂尘，既不似道姑，也不似富家小姐，很是觉得奇怪，但心想：“ 老爷所结交的什么人都有，这女子昂然直入，看来大有来头…… ”这么一想，竟是不敢拦阻。

蓬莱魔女迳行闯席，只见宾客满堂，红男绿女，好不热闹。这时恰正定好席位，宾客大致就坐。蓬莱魔女一眼望去，但见首席上都是蟒袍玉带的官员，坐在主位的则是个头发斑白年近花甲的老头，襟上插着一朵红绸花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想必就是那满心欢喜，等着做新郎的“ 活阎罗 ”严佛庵了。

蓬莱魔女目光向严佛庵那边射去，严佛庵的目光也正对着她射来，不由得蓦地一惊，他平生见的女子也见得多了，却几曾见过如此花容月貌的美人儿？暗自想道：“ 这却是谁家的女子？比我抢的那个可要胜过百倍千倍！只不知是什么身份？ ”

金国的风俗，男女间的关防并不很严，男女客人混杂一堂并不稀奇，不过座位却是分开的。严佛庵见蓬莱魔女向他行来，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有点奇怪，忙站起来道：“ 请恕老夫记性太坏，记不起是在哪儿见过的了？令尊可有同来么？ ”

蓬莱魔女心里暗暗好笑：“ 你不是活阎罗，是活见鬼了。 ”有心作弄，信口说道：“ 严大人，你贵人事忙，怎还记得我这个小丫头？你在莱州的时候，家父曾在你跟前当差，哈，你想起来啦？ ”严拂庵搔了搔头，突然作个恍然大悟之状，说道：“ 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是杨参将的女儿？ ”蓬莱魔女道：“ 不错，老大人你的记性还不算太坏。 ”严佛庵手下只有个杨参将有个小女儿，自幼姿容出众，他不知是也不是，姑且一撞，想不到一撞就着，大为高兴，笑道：“ 你那时还是梳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，现在呀，是越长越标致了，要不是你提醒来，我当真还不敢认呢。令尊大人呢？ ”蓬莱魔女道：“ 最近天气不好，他的旧伤复发，起不了床。听说老大人纳妾，只好叫我代他前来道贺。 ”她心想做武官的人总难免受过伤，便信口开河，胡说一通。

这时仆人已在旁边等候上菜，严佛庵道：“ 哦，原来如此。请到那边就座吧，难得姑娘你来，可要多住两天才好。管家的，你带这位姑娘到夫人那一席。叫夫人好生招待。 ”

蓬莱魔女心想：“ 新娘子还未出来，我又正在肚饥，好，反正他是我手心上的蚂蚁，随时都可捏死他，且吃他一顿再说。 ”

严佛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疑心，他也看得出蓬莱魔女身上藏有兵刃，但心想她是武官的女儿，年头不好，藏有兵刃防身那也不足为怪，何况她一个孤身女子，纵是刺客，那也济不了事。因此，他却是唯恐蓬莱魔女走了，心中在暗暗盘算，怎生把这美貌娇娥也弄到手中。

女客坐在另一边，严佛庵的正室是首席主人，陪着许多官太太。管家的把蓬莱魔女的座位安排在主座旁边，严夫人有点诧异，心里很不高兴，蓬莱魔女却不理三七二十一，大马金刀的就坐下了。

严夫人扁了扁嘴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家老爹专爱弄一些骚蹄子上门，去年刚讨了一个，今年又讨了这个，现在又不知看上哪个了，真是缺德！”有个官太太劝道：“你家老爷富贵双全，做了这么大的官儿，不多讨几个小的，也配不上他的身份。夫人，你就看开一点吧。我家老爷，官还没做得那么大，也讨了七个小的呢。”又一个官太太道：“俗话说‘老尚风流是寿征’，但得 你家老爷长命百岁，就让他多讨几个小的，服侍服侍你，也是你的福气呀！”这些官太太既要讨好严佛庵，又要奉承严夫人，说的都是一派肉麻的话。蓬莱魔女听得不耐烦，端起杯子说道：“严夫人，你的话说得不错，真是缺德！我敬你一杯。”严夫人那几句冷言冷语，本是指桑骂槐，暗里讽刺蓬莱魔女的，她心里也确是害怕她的“老爷”看上蓬莱魔女，想不到蓬莱魔女却抓着她一句话柄，就向她敬酒，一句“真是缺德”，既骂了严佛庵，又似骂了她。严夫人满肚子是气，但她又要维持官太太的身份，却也不便发作，只好忍着气和蓬莱魔女干了这杯。

男客那边也正在起哄，原来是催“新娘子”出来敬酒，严佛庵拈须微笑道：“小妾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儿，不懂礼仪，等会出来，倘有礼貌不周之处，还要请列位大人多多包涵包涵。”那些官员轰然笑道：“严大人果然是疼惜如夫人，还没出来，就先帮着她说话了。”严佛庵微笑挥手，吩咐管家道：“既然各位大人这样赏面，你就催新姨太快点出来给各大人磕头吧。”

严夫人在席上气得吃不下东西，揉着心口说心气痛。蓬莱魔女心想，“‘新娘子’出来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这会儿可得多吃点东西。”她可不管什么礼貌不礼貌，端起杯子，提起筷子，旁若无人，就那么大吃大喝。同席的官太太们吓得呆若木鸡，心里都想：“这么美貌的姑娘，却简直像个女强盗！”她们哪里知道，蓬莱魔女本来就是个强盗。

过了一会，那管家的出来，咕咕噜噜的在严佛庵耳边说了几句，严佛庵面上变了颜色，原来那“新姨太”在新房里哭哭啼啼，抵死也不肯出来。严佛庵忍着气沉声说道：“你再去传我的命令，还不听话，就把她拉出来。”

严佛庵正在生气，忽听得有人报道：“杨参将来了。”严佛庵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请他进来！”蓬莱魔女吃了一惊，随即想到：“也好！待他揭开了我的谎话，我便提前动手。”匆匆忙忙地喝了几杯，又吃了一条鸡腿。

那杨参将来到严佛庵面前，行了一个官礼，说道：“听得老大人纳妾，我特地从城里赶来。来得迟了，请老大人恕罪。”严佛庵道：“你不是旧伤复发了么？听说起不了床，怎的就好得这么快了？”

那杨参将呆了一呆，讷讷说道：“老大人是听谁说的？”严佛庵知道事有蹊跷，悄声问道：“你家小姐呢？”杨参将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小女现在家中，改日再带她来拜见老大人、新姨太。”

严佛庵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好个大胆的女贼，竟敢冒充杨参将的女儿，莫非是意图对我不利？”但他老奸巨滑，随即又道：“此时若戳破她，在这喜筵之上，动起手来，未免大杀风景。”就在这时，只听得又有人高声报道：“耿将军派辛大人送贺礼来了！”

严佛庵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连忙说道：“快打开中门迎接！”心想：“这女贼孤身一人，有何可虑？我还要纳她作新宠呢，可不能令她太难堪了。再

说耿将军的人来了，要是在这个当口闹出笑话，那更不妙。反正她是个送到口的馒头，慢慢我再把她吞掉，还怕她飞了不成？”当下向那杨参将说道：“我也记不起是听谁说的了，想是误传。好，好，你既然安然无事，那就恭喜了，就在这儿替我陪客吧！这位辛大人你也是相熟的。”

那管家的又来禀道：“新姨太还是不肯出来敬酒。”严佛庵面色一沉，那管家的小声说道：“她哭哭啼啼，硬拉出来，恐怕不好看。”严佛庵道：“你告诉她，她若还执拗，不肯敬酒，我马上就派人把她父母杀了，看她还敢不敢抗令！”那管家应了一声“是”，严佛庵道：“且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先去办。”在那管家耳边说了几句。

这时外面正奏起迎宾的鼓乐，宾客们听说“耿将军”派人送来贺礼，也都轰动起来，纷纷说道：“严大人好大的面子！”鼓乐声中，严佛庵和那杨参将说的话，除了他们同席的客人之外，谁都没有听见。

蓬莱魔女正准备事情发作，却见那杨参将坐在严佛庵旁边，连看也不向自己这边一眼看，显然严佛庵还没有对他说破。蓬莱魔女艺高胆大，心想：“这活阎罗不知打什么鬼主意？好，且不管他。这耿将军却不知是什么人物，他只是派手下人送礼物来，就弄得那么轰动，要是他亲自来了，那还了得？”

席上一位官太太道：“严夫人，你家老爷真是天大的面子，娶个小老婆，居然惊动了耿将军送礼来，而且还派了他最亲信的记室（书记）辛大人亲来道贺！”另一位官太太道：“这辛大人又是谁？”那官太太道：“这位辛大人你不知道，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辛弃疾呀，听我家老爷说，他文武全才，填得非常好的词，甚至什么词呀诗呀，我可不懂，但他们男人人人赞好，想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了。又听说他年纪轻轻，还未定亲呢，可不知谁家的小姐，有那福气？”严夫人笑道：“可惜我没有女儿，王太太，你有几位千金，可不要错过此人。”那些官太太们相互笑谑，蓬莱魔女听了，可是吃了一惊。

原来辛弃疾（字幼安，号稼轩）的确是当时最有才华的北国词人，人们将他和北宋的一代文豪苏学士东坡相提并论，合称“苏辛”。蓬莱魔女不但久闻其名，而且也很喜欢读他的词，心中想到：“他的词沉雄豪放，时怀故国之思，例如最近流传的他的一首新词：‘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鹧鸪。’一片忠愤填膺之气，跃然纸上。如此之词，如此之人，他却怎样会替什么耿将军来到此间，向这个活阎罗送礼？这岂非不可思议之事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那辛弃疾已走了进来，果然年纪很轻，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，剑眉虎目，英气勃勃，背后跟着一个武士，比他还要年轻。再后面就是一队扛着贺礼的兵了。那些官太太们啧啧称赏，“这位辛大人果然仪表非凡！”“难得他有潘安之貌，又有子建之才！”有的官太太甚至连带称赞他的从人，说道：“你们瞧，他这个随从武士也长得挺俊的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！”

人人都注目辛弃疾，蓬莱魔女却更注意他那个随从武士。辛弃疾在这样一个场合出现，蓬莱魔女已是大大诧异，而那个青年武士随着他来，更是令蓬莱魔女惊奇不已！

你道这个武士是谁？原来正是耿照！蓬莱魔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暗自寻思：“这事定有蹊跷！耿照怀着父亲的遗书，投奔南宋，他几次险死还生，报国之心，始终不改。他怎肯也来向一个伪官献媚？哎，看来他

们定然是有所为而来了。”又想：“我那珊瑚妹子是和耿照一道的，可不知她现在如何，等下倒要问问耿照。嗯，他来得正好，可以省得我多跑一趟江南了。”那严佛庵眉开眼笑的连忙站出来迎接，同席的一个现任知府凑趣说道：“幼安兄来得好极了，严大人今日纳宠，新娘子迟迟未肯出来，请幼安兄写首新词代为催妆，那岂不妙哉！”那严佛庵连忙摇手道：“张大人说笑了，岂敢，岂敢劳动幼安兄的大笔。”

辛弃疾道：“耿将军听说严大人纳宠，有点薄礼送来，这是张礼单，先请严大人过目。至于催妆词么，那不是别人好越俎代庖的，请恕我不能从命了。”那些官员掩着嘴笑，笑那知府附庸风雅，不懂避忌。但因他是现任大官，却也不敢笑得大声。

耿照将那张礼单捧过头顶，依着官场礼节，屈了半膝，献给严佛庵。严佛庵道：“承耿将军厚赐，真是太不敢当了！惶恐，惶恐！”正要接过礼单，耿照忽地大叫一声，礼单撕破，化为片片蝴蝶，空中飞舞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大喝声中，他已揪着严佛庵，一举手就将他擒了！

辛弃疾喝道：“都不许动！哪个跑的，就把他一刀斫了！”他带来的那队兵丁，早已放下“贺礼”，掣出兵器，守着门口，监视全场。这“石破天惊”的意外事变突如其来，满堂宾客都吓得呆了！

那位“知府大人”抖抖索索他说道：“辛、辛大人，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另一个胆子较大的武官试探道：“可是严大人有什么事得罪了耿将军了？但我们只是贺客，不该牵连我们吧？”辛弃疾冷笑道：“耿将军说，你们平日鱼肉百姓，和这严佛庵一样，都是一丘之貉，你们还想走么？”那军官大叫道：“怎么，我们也被捕了？”辛弃疾道：“不错，从此刻起，你们不再是什么大人’，是犯人了！来人，将他们都绑起来！”立刻有四名健卒应声而出，两个持刀，两个持索，分头去绑那些官员。

席上有个金国大官，官居“兵备道”之职，大怒说道：“耿京虽然是节度使，但也总得守点王法吧？他未有圣旨，岂能擅捕朝廷的地方大员？这样胡作非为，敢情是想造反么？”

辛弃疾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造反，我们汉人的地方，岂能任你们金狗来蹂躏？耿将军今日起义啦！”那个“兵备道”又惊又怒，手按剑柄，尚未拔出，辛弃疾已是“唰”的一剑刺出，喝道：“先把你这金狗祭旗！”这一剑从前心穿入，后心穿出，登时将那个“兵备道”刺了个透明窟窿！

这时宾客们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情，人人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原来耿京以前本是金人在中原所立的傀儡刘裕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，刘裕后来失宠，被金国四太子兀术所废，耿京收容了刘裕手下一部份军队，又招集了许多草莽豪杰，自成一军，自封为“天平节度使”，金国为了笼络他，承认他这“官衔”，但要他奉金朝正朔。耿京其时势力未大，也只好对金人虚与委蛇，做名义上的金国大官。这次是辛弃疾极力劝他归宋，他最后才下了决定，高举义旗的。

严佛庵家中的武士不少，但见主人已落在对方之手，投鼠忌器，都是不敢轻举妄动。至于那些来喝喜酒的文武官员，更是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，只好任从捆缚。

但就在此时，却忽地有个军官把桌子一掀，一个酒盅飞出，朝耿照面上一泼，辛弃疾一剑刺去，“■嚓”一声，剑尖嵌入桌子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军官早已拔出腰刀，唰的一刀就向耿照斩下！

耿照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避开了那被当作暗器的酒盅，但已泼了一脸酒，眼睛睁不开来。这军官出手如电，那一刀倏地就斫了到来。他竟然丝毫不把严佛庵的性命放在心上，根本就不理会严佛庵尚在耿照手中。

这一剑来得凶狠之极，耿照听那金刃劈风之声，心头也不禁微微一凛：“想不到在此处竟也碰着一流高手！”在那人不顾一切的狠劈猛斫之下，耿照倘若把严佛庵当作盾牌，严佛庵自是难保性命，但那一剑劈下，余力未尽，耿照也难免受伤。在这瞬息之间，耿照无暇思索，只好先行避开。

那军官出手快极，竟是如影随形，跟踪追到，唰唰唰连环三剑，狂风暴雨般的猛攻过来，有一剑几乎贴着严佛庵的颈项刺到耿照的手腕，耿照连退三步，这才腾得出一只手来拔出宝剑，迎御敌招。

耿照是用右手抓紧严佛庵的，就在他腾出左手拔剑，缩回右手避招的那一刹那，右手的腕力稍松，严佛庵猛地挣扎，对面那军官的剑招又到，耿照一时之间难以兼顾，竟给严佛庵挣脱了他的掌握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军官抖起一朵剑花，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剑锋迳刺耿照胸膛，耿照横剑一封，同时举足猛蹴严佛庵的脑袋。不料那军官的剑法虚虚实实，变幻莫测，忽地中途变招，剑锋一转，倏然间改削耿照的双足，耿照急忙一个“游身滑步”，避招还招，脚尖踢那人的手肘，左手剑也横削那人的腰肋，好不容易才化解了那人的攻势，但严佛庵在地下一滚，早已钻入了人丛之中。

耿照左手使剑不便，被那军官迫得连退几步。耿照大怒，也学对方的办法，掀翻了一张桌子，挡了那军官一挡，立即剑交右手，一声大喝，便和那军官以攻对攻。

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火花飞溅，那军官的剑刃损了一个缺口，可是却也未曾脱手。那军官喝道：“好一把宝剑！”剑法丝毫不松，唰唰唰又是连环三剑，剑剑指向耿照的要害穴道，竟是以强攻抑制强攻，他的剑法轻灵翔动，耿照再想用宝剑来削他的兵刃，已是不能。

这一来双方都是暗暗吃惊，也都知道了彼此的优劣。耿照练了桑家的‘大衍八式”之后，内功已到一流境界，功力要比对方高出一筹；但那军官的剑法却是比他更为精妙。那军官顾忌他的宝剑，不敢和他硬碰；耿照被他轻灵迅捷的剑法所制，要仗着主剑护身，也不敢全力和对方抢攻，如此一来，一方是仗着宝剑之利和功力深厚，一方是仗着剑法精妙和经验宏丰，恰恰是八两半斤，旗鼓相当，打得难分难解。

耿照和那军官固然是各自暗惊，但还有一个暗暗吃惊的则是蓬莱魔女。这倒不是因为那军官的本领令得蓬莱魔女吃惊，而是由于他那一手精妙的剑法，蓬莱魔女蓦地想起一个人来！正是：

喜席筵前腾杀气，画堂红烛剑光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将军妙计除奸贼　妖女迷人脱楚囚

蓬莱魔女想起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昨晚那个在泰山绝顶和她较量过的“武林天骄”！当时“武林天骄”是用一支洞萧和她比划，使出了许多种兵器的招数，其中有判官笔的点穴手法，也有长剑的击刺招数。

现在蓬莱魔女看这军官的剑法，其中几招竟是武林天骄的家数，而且看得出他的身法步法也有与武林天骄相似的地方。虽然，拿他来与武林天骄相比，那是如小溪之比大海，如萤火之比皓月，但从这两者之间的类似，却是可以确定他与武林天骄定有渊源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难道他是武林天骄的弟子？不对，武林天骄比他还要年轻。但若是同门，何以两人的武功又相差得如是之远？嗯，或者他是得过武林天骄指点的吧？嗯，不管他与武林天骄关系如何，看来他或多或少总会知道一些武林天骄的来历。”

严佛庵一挣脱了耿照的掌握，他手下的武士再无顾忌，登时与辛弃疾带来的那帮人混战起来。那杨参将拔出腰刀与辛弃疾打在一起，严佛庵则被那几个“扛礼贺”的兵丁拦住，严家的教师爷和几个护院抢来保护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恶斗。严家的教师爷原是江湖大盗出身，挥舞双刀，出手极狠。但那几个兵丁也不是寻常的士卒，他们都是经过辛弃疾训练出来的随从，武功底子固然不弱，对辛弃疾尤其忠心耿耿，虽然众寡悬殊，其中且有两个受了教师爷的刀伤，但仍然是浴血恶斗，誓死不退。

那严夫人吓得慌了，坐在席上，浑身发抖，不停地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……”蓬莱魔女忽地一声长笑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拿起了一碗红烧蹄子，“啪”的打在严夫人的面上，喝道：“臭婆娘，看你还敢不敢乱骂人骚蹄子。你赶快给你丈夫念倒头经吧，我去超渡他了！”在那些官太太的尖叫声中，蓬莱魔女已是离席而起。

忽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女贼休得逞凶！”嗖、嗖、嗖，三支飞镖射了过来，那是两个护院所发的暗器。原来刚才严佛庵吩咐那个管家，就是要他如此布置，安排了两个武功最强的护院来监视蓬莱魔女的。

蓬莱魔女怎会将他们放在心上，把手一抄，三支镖接在手中，反手一抄，品字形的都插在桌上，那些官太太吓得屁滚尿流，一个个变了滚地葫芦，有的四脚朝天，有的钻进了桌子底下。那严夫人更是吓得晕过去了。

蓬莱魔女哈哈大笑，那两个护院，一个抡枪，一个挥刀，急奔上来，蓬莱魔女不想取他们性命，懒得出手，只是滴溜溜一转，引得那两个护院跟着她直打圈圈，拿刀的那个护院给他同伴刺了一枪，他也一刀斫穿了同伴的额角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在地上。

那教师爷大吼一声，手舞双刀斫来，喝道：“好个大胆的女贼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不知道啊，贵姓大名？”那教师爷双刀指着蓬莱魔女，傲然说道：“镇三山仇彪在此，快快束手受擒，严大人喜欢你，决不伤你性命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什么镇三山仇彪，我可从没听过。”这仇彪在未入严府当教师之前，本是个江湖大盗，自以为名头甚响，哪知蓬莱魔女丝毫没把他放在眼内。

那教师爷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还想动手么？”双刀霍霍，立即便斫过来，一刀上手刀，削蓬莱魔女的肩膊；一刀下手刀，却是翻转刀背，磕蓬莱魔女的膝盖。意图斩伤蓬莱魔女非要害的部位，将她生擒，献与主人。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凭你这样的草包，也配与我动手？呸！”拂尘一起，

的一声，已把那教师爷的上手刀卷脱了手。那教师爷武功也还算不弱，一觉不妙，下手刀连忙缩回，他虎口酸麻，一条右臂已是不能动弹，大惊失色，颤声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耿照已看见了蓬莱魔女，大喜叫道：“柳女侠，你也来了！你来得正好！”那教师爷近年虽已脱离黑道，但绿林中的朋友仍有来往，蓬莱魔女柳清瑶名震绿林，他如何能不知道？一听得耿照说出“柳女侠”三字，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失声叫道：“你、你是蓬莱魔女？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不错，镇三山仇大爷竟也知道我的匪号么？真是不胜荣幸之至！”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那教师爷已跪倒地上，向她磕头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、求柳女侠饶、饶命！”

蓬莱魔女斥道：“你不过是活阎罗的一条看门狗，也敢称做‘镇三山’，没的丢尽绿林好汉的面子！我最看不起软骨头的狗东西，你求我饶命，我偏偏不饶。”拂尘一击，那仇彪还未叫得出声，已是头颅碎裂，一团烂泥似地倒下去了。

严佛庵这时当真是吓得“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”，缩低了头，举袖遮面，意欲从人丛之中溜走。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活阎罗，这次是真阎罗有请你啦！你既然也号称阎罗，就去见见阴世的阎罗吧，还害怕什么？”一伸手就把他揪了出来。辛弃疾叫道：“别忙把他弄死。”蓬莱魔女哈哈一笑，将“活阎罗”摔倒地上，自有兵丁过来，将他绑了。那杨参将倒是一员勇将，和辛弃疾打得旗鼓相当，有几个糊里糊涂的官儿不明就里，还在叫道：“杨参将，这女子不是令千金么？怎么反而帮了敌人？你赶快制止她吧！”话犹未了，蓬莱魔女已是一掠而至，冷笑说道：“我可不能让你占这个便宜，对不住，也只好让你去见阎罗王了！”拂尘一展，登时把那杨参将的穴道封闭，打得他七窍流血而亡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耿相公，你去收拾那几条看门狗吧，让我来对付这厮。”那军官“唰”的一剑刺来，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的剑法很不错啊，但我要你三招之内，长剑脱手！”那军官也知道蓬莱魔女的名头，最初听她一赞，心里甚为得意，暗自想道：“怪不得这魔女名头响亮，倒真是个识货之人。”哪知蓬莱魔女接着说的，却是要在三招之内夺他兵刃。

那军官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好个狂妄的妖女！好，你就试吧！”用足了劲道，长剑一抖，登时剑光闪闪，恍如黑夜繁星，千点万点，洒落下来！蓬莱魔女拂尘一展，说道：“好，这是第一招星汉浮槎！”拂尘到处，如汤泼雪，那军官的剑光被拂得四面流散，虎口也给震得隐隐作痛。

那军官大吃一惊，赶忙侧身一剑，使出了一招“弯弓射雕”，剑直如矢，剑尖上嗡嗡有声，剑势比第一招更见凌厉。这一次蓬莱魔女倒持拂尘，只用尘杆一点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那军官的长剑反弹回去，几乎伤了自身。蓬莱魔女笑道：“小心，只剩下一招了！”

那军官脚跟一旋，剑势划成了一道圆弧，剑光如环发出。这是他最后的一招剑法，名为“笼罩六合”，攻守咸宜，将周围一丈之内封闭得风雨不透，心里想道：“看你如何能夺我的兵刃？”

蓬莱魔女见他连输两招，剑法仍是丝毫未乱，最后仍能使出这样精妙的剑招，心里也不禁暗暗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想道：“看他这三招剑法，他与武林天骄定有渊源，可无疑义了！”

那军官心念未已，只见蓬莱魔女拂尘一举，突然就插入他的剑光圈中。

拂尘是极柔之物，那军官怎也想不到她竟敢如此硬打硬拼，当下剑光一合，正要绞断他的尘尾。哪知蓬莱魔女的拂尘忽地变得如同铁笔，就在这刹那间，只听得　的一声，那军官的手腕寸脉下的“关元穴”突然似被利针刺了一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长剑已是“　啷”坠地。蓬莱魔女信手就用重手法封了他的穴道。原来蓬莱魔女用的是“天罡神拂”的武林绝学，拂尘虽是极柔之物，经过她的玄功运用，至柔也变成了至刚，同时她又飞出了一条尘丝，当作梅花针用，刺进了那军官的关元穴，那军官虽是本领高强，却怎禁得起蓬莱魔女双管齐下的武林绝顶功夫？

这时耿照早把严府那几个护院击倒，其他的家丁见主人已落在对方手中，教师爷和杨参将又都已被杀了，人人心惊胆战，哪里还敢再为严佛庵卖命，个个举手求饶。辛弃疾指挥随从，将严府的家丁驱过一边，又把赴宴的文武官员全都绑了。蓬莱魔女无暇盘问那个军官，先来与辛、耿二人相见。

说将起来，蓬莱魔女这才知道，原来起兵抗金，自封“天平节度使”的耿京，便是耿照的叔叔。辛弃疾和耿照也是幼年同学，彼此知心，辛弃疾便是由于耿照的推荐，这才到耿京幕下，当了耿京的“记室”（书记）的。

耿照路过济南，顺道去探望叔叔和好友，这次见面，决定了耿京起义之事，耿照自是义不容辞，只好将行程暂为耽搁，留下来帮忙他们。他们打听得严佛庵已定好日子纳妾，济南、莱州的高级文武官员；十之七八，都会到严府道贺，遂定下计划，就在这日举事，分头进行。一方面由耿京进兵济南，发出讨金榜文，一方面由辛弃疾充当耿京的代表，到严府送礼，趁此机会，把严佛庵和那些大小官员，都拿下来。这样一来可削弱金军伪军的力量，二来可以抄没严佛庵的家财，移充军费。无巧不巧，恰遇蓬莱魔女，一举成功。这时辛弃疾正忙于处置那些被俘的官员，蓬莱魔女无暇和他多谈，当下笑道：“你们是为着这老无耻的‘新郎’来的，我却是为着那可怜的‘新娘’来的。你们在这里上演‘拷新郎’，我可要去见‘新娘子’，上演‘救佳人’了。”

蓬莱魔女闯进内院，吓得狗走鸡飞，但却不见人影，原来那些丫鬟婢仆，都已躲起来了。蓬莱魔女一个个房子搜查过去，到了一个房子，隐隐听得哭泣之声，蓬莱魔女赶忙一脚踢开房门，只见一个穿着新娘衣饰的少女，正在上吊，原来这可怜的少女，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难得服侍她的那班伴娘和丫鬟们都逃跑了，无人看管，她本来可以乘机逃走，但她自思逃不出活阎罗的掌握，又怕连累了父母，左思右想，无计求生，因此在大哭一场之后，找到了一条绳子，便即悬梁自尽。

蓬莱魔女叫声“好险！”幸而那少女刚刚打好活结，正将脖子伸进圈中，蓬莱魔女连忙将那绳子扯断，将她解了下来。

那少女骂道：“你也是女人，为什么却要帮那活阎罗来折磨我？我要死你也不许我死吗？”她还以为蓬莱魔女是活阎罗的家人。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活阎罗倒是快要去见阎罗了。活阎罗死了，你就不用死了。快快抹了眼泪，随我出去，你爹娘在等着你呢。”

那少女吃了一惊，一时之间，还不敢相信，讷讷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却知道你。你是西头村的喜儿不是？我已经见过你的爹娘了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”那少女半信半疑，蓬莱魔女道：“你还不相信，你随我出去看一看就明白了。”拖着她走，一踏出大堂，果然便见着辛弃疾的手下正在拷打那“活阎罗”。

原来他们正要查抄严佛庵的家产，他们事先已打听清楚，严家有个埋藏

金银的宝库，此际将他拷打，就是要迫他供出这个宝库的所在的。严佛庵视财如命，抵死不肯透露。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待我来治他一治。 ”举起拂尘，在严佛庵身上只是轻轻一拂，严佛庵登时似觉有千百条小蛇钻进他的身体，到处乱啮，各处关节又痛又痒，全身骨头都似要松散一般。这种痛苦，实在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毒刑。严佛庵一向养尊处优，哪能禁受得起，登时痛得他在地下打滚，颤声叫道：“ 我、我愿招了。求、求女侠免刑。 ”蓬莱魔女道：“ 你把地点说出来，叫你的管家带他们去搬运。待他们确实找到了金库，我再免你的刑。 ”严佛庵不敢不依，只好一一遵办。

蓬莱魔女对那少女笑道：“ 你看见了吧，活阎罗现在快变成死泥鳅啦。你相信了吧？ ”那少女将“ 活阎罗 ”恨得如同刺骨，但这时见他在地下打滚嘶号，心中固然痛快，却也掩目不敢多看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你放心回去吧，活阎罗今后是再也不能为害你们了。 ”那少女惊魂稍定，这才跪倒地上，给蓬莱魔女磕头，说道：“ 多谢女侠救命之恩，请女侠赐示姓名，让小女子一生供奉女侠的长生牌位。 ”

蓬莱魔女大笑道：“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你要将我当作菩萨一般来拜，那我可吃不消。免了，免了！ ”

蓬莱魔女一看，却不见耿照在场，那些被俘的官员也都不在。辛弃疾道：“ 我们要留在这里查抄活阎罗的家产，恐怕要费一些功夫。因此我叫耿兄先把这班官儿押回去。这班官员当中，有几位是现任的统兵官员，耿将军正有用得着他们之处呢。 ”蓬莱魔女有两件事情挂在心头，一是要与耿照叙叙别后的情形，问问珊瑚是否还和他同在一起；二是要盘问那个军官，想从那军官的口中，探听“ 武林天骄 ”的来历。当下问道：“ 刚才使得一手好剑法，被我所擒的那个军官呢？ ”辛弃疾道：“ 也一同押解去了。 ”

蓬莱魔女吃了一惊，但随即心想：“ 那厮已被我用重手法点了穴道，谅他武功虽高，也决难自己解开。耿照武功已是今非昔比，又有宝剑在身，想来也不至于路上失事。 ”但虽然如此，她仍是有点放不下心，本来她是想亲自送那少女回家的，这时也只得改了主意，向辛弃疾道：“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，派两名兵士送这位姑娘回家，可以吗？ ”辛弃疾道：“ 当然可以。 ”问了那少女的住址，便选派了两名健卒，送那少女回家。

那少女还未出门，查抄严家金库的一个人已带了那管家出来报喜，说是果然找着了金库，而且库藏之多，还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骇人心魄的一声尖叫！

原来那“ 活阎罗 ”抵受不了身上的奇痒奇痛，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半死不活了。这时他听得一生搜刮的金银财宝，都已落在别人手中，痛上加痛，一声尖叫，等不及蓬莱魔女给他“ 免刑 ”，已是心脏爆裂而亡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 这是你自己赶着去见阎王，可怪不得我言而无信。 ”那少女目睹“ 活阎罗 ”惨死，虽然也有点害怕，但祸根已除，却可以更安心地回家了。

蓬莱魔女放心不下耿照，当下便对辛弃疾说道：“ 这里没我的事了，我先走一步，赶上耿照，帮忙你们押解那些官儿吧。 ”辛弃疾道：“ 我正担心耿照人单力薄，得女侠相助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咱们到城里再叙吧。 ”回头便吩咐随从给蓬莱魔女备马，蓬莱魔女急着要走，笑道：“ 不必坐骑！ ”身形一晃，已是出了大门，转瞬之间，不见踪迹。辛弃疾又是吃惊，又是佩服，心里想道：“ 怪不得耿贤弟常常称赞她本领了得，说是那些江湖大盗，遇见

了她，就如同耗子遇见了猫，我最初还不大相信，却原来果然是名不虚传！想不到巾帼之中，竟有如此人物！”但可惜蓬莱魔女轻功虽然卓绝，却终于还是慢了一步，耿照已经在路上碰到意外了！这是辛弃疾和蓬莱魔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

且说耿照押解那辆囚车，车中有十几个职位颇高的文武官员，那现任知府和那使得一手好剑法的军官也在其内。走了一程，忽听得前面马铃声响，一骑骏马，绝尘而来，不一会儿，就看得出坐在马上的是个刚健婀娜的少女。就在这同一时间，他和那少女同时叫了出来：“连姐姐！”“耿贤弟！”

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义姐连清波。这刹那间，耿照不禁蓦然一震，心如乱麻。这连清波对他曾有救命之恩，但后来他又曾听到许多关于连清波的坏话，说她坏话的人，包括他所佩服的蓬莱魔女和他近日最亲近的珊瑚在内。他也知道了连清波在江湖上被人称为“玉面妖狐”。但耿照随即想道：“连姐姐和蓬莱魔女的身份相同，都是强盗头子。她们利害冲突，结下冤仇，也难怪她们各自说对方坏话。而且蓬莱魔女指摘她的种种，也只是捕风捉影之辞，至今还未找到真凭实据。至于说到她那‘玉面妖狐’的绰号，那柳女侠不是也被人叫做‘蓬莱魔女’吗，妖狐、魔女都是不好的名称，但‘蓬莱魔女’其实却是个巾帼英雄，焉知连姐姐也不是如此？无论如何，她总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也与我有八拜之交，别人可以误会她，我却怎可以将她冷淡？”

心念未已，连清波已到了他的面前，勒住了坐骑，说道：“照弟，你没有遭那魔女的毒手吗？唉，自从那日遭逢意外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悬挂着你！好在终于还是见着你了！”

耿照道：“好在咱们都平安无事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”他正在暗自思量，要不要将别后的遭遇告诉连清波，连清波已在问道：“照弟，看你这身装束，你是当了军官么？还是做了强盗？你押的这辆车子装的是赃物还是犯人？”要知囚车的式样和普通的车子大不相同，封闭得密不通风，驾车的又是两个兵士，所以连清波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耿照说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先问你，你去哪儿？”连清波道：“前面那村子里有个做过大官的土霸，名叫严佛庵，人称‘活阎罗’，他今日娶小老婆，我就是要到这活阎罗家里去的。”耿照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去做什么？”连清波笑道：“当然是去做生意啦！你忘记了我是个强盗头子吗？那活阎罗今日大宴宾客，这正是难得的机会，我要去洗劫严家，还要将他请来的那些贵客，都掳了去作肉票。”

耿照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连清波道：“为什么使不得？那‘活阎罗’作恶多端，我就是把他一刀杀了，也不为过。你却为何要劝阻我？哦，是不是你已当了金国的官儿，所以要保护严家，和我作对了？”耿照连连摇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你所想干的事情，早已有人在严家动手了。”连清波道：“是谁？”耿照道：“乃我的叔叔耿京派去的人。”连清波诧道：“天平节度使耿京是你的叔叔？这么说，你是刚刚从严家出来的了？”耿照道：“不错，在严家动手的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还有，还有一位，你、你大约不想碰见的人，也在其中。”连清波眉毛一扬，尖声说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耿照道：“是蓬莱魔女！”连清波面色倏变，说道：“哼，原来这女魔也插了一只手进来吗？照弟，你，你和她……”耿照道：“其实蓬莱魔女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等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依我看来，她还算得是个侠盗。”连清

波喘着气问道：“照弟，你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归顺了她，做了她的手下了。”耿照道：“这却不是。但那次我被她所擒，倒反而因祸得福，这是真的。”连清波道：“哦，竟是这样吗？她和你说了些什么话，怎么对待你，你这样帮她说话？”耿照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此刻要赶着押这辆囚车回济南城去。不如咱们再另外约个地方，我和你细谈。”连清波道：“这女魔头也要到济南吗？”耿照道：“我也是刚在严家和她碰上的，还未来得及和她交谈。不过，她的一个心腹侍女现在济南，多半她也是会去的。所以我不敢现在就请你和我一同去。依我猜想，你和蓬莱魔女之间，多半是彼此有所误会，其实不应该敌对的。不过在误会未消除之前，双方还是避免见面为宜。”耿照这是完全为连清波着想，怕蓬莱魔女一见着连清波，就会动手伤她。连清波何等聪明，当然也明白了耿照的用心，她暗暗松了口气想道：“还好，还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糟糕。”

连清波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所要掳的肉票，都已在你这辆囚车中了？”耿照道：“我叔叔起兵抗金，连姐姐，你愿意助一臂之力么？”连清波道：“这是应该的，但有那魔女在此，我却怎能与她共事？你不是也说我不宜与她见面吗？”耿照道：“你们二人若能解开梁子，敌忾同仇，那固然最好；倘若暂时不能，那就留待以后再说。总之，我当稍尽绵力，为你们排解就是。不过，此刻你也可以助我叔叔一臂之力的，就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连清波道：“怎么助法？”耿照道：“囚车中这班官儿，我叔叔有用得着他们之处。连姐姐，我要向你讨一个情了。”连清波笑道：“哦，你绕着弯儿说话，原来是要我放弃这些肉票。好，别说是为了抗金大事，就是单看你的情面，我也应该答应的。我做姐姐的难道还好意思向你做弟弟的来一套黑吃黑吗？”耿照听了，心中大为欣慰，想道：“连姐姐果然是我道中人，也是中华的好女儿。柳女侠曾怀疑她是我们的敌人，这真是毫无根据的猜疑了。”

连清波道：“但我也要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在活阎罗家里，曾否见到这么一个军官，三十岁上下年纪，身材修长，眉毛很浓，使一柄长剑的。要是他曾经出手的话，你可以看出，他的剑法还算得是很不错的。”耿照听了她的描绘，立即知道便是那个曾和他交过手的军官，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不错，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谁？”连清波道：“他是我的哥哥。”耿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是你的哥哥？怎么从未听你提过？”连清波道：“不是一母所生的同胞，是我一个疏堂兄弟，他现在也是我的副寨主。”耿照更是吃惊，说道：“这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既然是你的兄弟兼副寨主，又怎会变成了金狗的军官？”连清波笑道：“他这个军官是冒充的，是我派他到活阎罗家里‘卧底’的，你懂得了吗？我们经常俘虏有伪军的军官，服饰甚至印信都是现成的，要冒充一个军官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况且严家今日贺客盈门，想那活阎罗也不会仔细盘问。”

耿照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是准备与他里应外合的。”心想：“怪不得我捉着活阎罗的时候，他丝毫没有顾忌，要来强抢肉票。”连清波道：“这个军官是不是你们也将他绑了？”耿照道：“是啊，我不知他是你的哥哥，我还曾和他交过手呢。后来便是蓬莱魔女将他擒了。”连清波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这你不能怪他，他只知听我的命令，是我吩咐他务必要将那活阎罗捉回来的，他大约也不敢相信你叔叔的起义是真的，因此就只当作是两帮绿林中人，在互抢肉票了。好，现在我已向你说明底细了，这些肉票都让给你，可是我的哥哥，你总应让我带走吧？”

耿照好生为难，讷讷说道：“这、这个，这个……”连清波面色一沉，嗔道：“什么这个、那个的？干脆地说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又有了那个魔女，眼中早没有我这个姐姐了，是吗？”叹了口气，声音渐转悲凉：“你可还记得我从前是如何看待你么？我哥哥现在在你的囚车上，你从前也曾在过我所驾的骡车上，囚车骡车，那当然大不相同，不过，那次你若不是上了我的骡车，就要上了北宫黝的囚车了。这些事你还记得吗？唉；想不到你这样无情无义！”

囚车在向前行进，车轮滚动如飞，耿照的一颗心也似乎随着轮子滚动，眼中有泪如珠，泪水模糊中，眼前那辆坚固的囚车，变成了一辆破烂的骡车，一幕往事，再次在他心头闪过，那次他被“北神鞭”北宫黝打得重伤，幸亏连清波救他，给他打走了北宫黝，又向农家买了一辆骡车，带他同走，三天三夜，目不交睫，小心地照料他……

耿照心里想道：“要是没有连姐姐，我早已活不到今天了。既然他的哥哥，只是个冒牌的军官，放了他也没什么打紧。”又想：“连姐姐的武功远胜于我，其实她要强劫囚车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可见她还是顾念着姐弟之情。”想至此处，心意已决，抹了眼泪，说道：“连姐姐，你别说这些伤心的话啦，做兄弟的怎能忘记你的好处。咄，停车！”最后这一句命令，却是向那两个驾车的士兵说的。

那两个兵士神色惊疑，说道：“耿相公，这、这恐怕不大好吧？”话犹未了，那两匹马忽地屈下前蹄，伏地不动。连清波到了囚车旁边，跃下马来，喝道：“耿相公的话你也不听，快打开囚车！”

耿照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有甚关系，我来承担便是。耿将军决不会怪责你们。”那两个兵士，知道他是主帅的侄儿，又见连清波出手便将两匹健马制服得不能动弹，也是好生骇异，心想：“既是有他出头担承，放就放吧，我们又何必得罪了这个女魔头？”当下其中一人抖抖索索地摸出了锁匙，打开了囚车。

连清波“噫”了一声，一伸手就将那军官抓了出来，有几个也想跟着出来，都被她推倒了。那两个兵士随即关上车门。耿照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，想道：“她果然只是要她的哥哥。”在此之前，他虽然相信连清波的说话，但总还有点儿不大放心，现在则是毫无怀疑了。

那军官双目怒视，却说不出话。连清波脸上也有诧异之色。原来那军官运气自解穴道，毫无效果，连清波试了两次，也解不开蓬莱魔女的重手法点穴。连清波恨恨说道：“好狠的魔女！”耿照心中抱歉，说道：“真是对不住了，我刚才实在不知，请大哥休要见怪。待我试试吧。”

耿照练成了“大衍八式”之后，内功已进入一流境界，一指点去，嗤然有声，力透指尖，只见那军官张开嘴巴，“啊呀”一声，手足已能活动。原来那军官也正在运气冲关，两股内家真力，里应外合，果然把蓬莱魔女的重手法点穴解了。

连清波暗暗吃惊，心里想道：“幸亏我早已知道桑青虹曾把桑家的‘大衍八式，私传给他，刚才没有鲁莽从事。这‘大衍八式’当真非同小可。现在看来，他的功力果然是大胜从前，只怕只有在我之上，决不会在我之下了。”

那军官穴道虽解，手足也能活动，但仍是感到筋骨麻软，浑身乏力，对蓬莱魔女的点穴功夫，也是好生惊异。当下向耿照施礼说道：“多谢耿相公相救。我怎敢怪你，我是恨那魔女。”连清波笑道：“你们都不必客气了。

他是我的义弟，你是我的哥哥，你们二人也就是兄弟一般。”那军官道：“照弟要赶回济南，咱们不可再耽搁他了。”他脸上有几分惶惑而又焦急的神色，说了这几句话，便即匆匆上马，但他手足无力，一跨竟是跨不上马背，还是连清波把他拉上去的。

连清波道：“照弟，你刚才说要另约个地方与我相会，那么就三天之后，我在大明湖畔的那座道观等你吧！”随即向那两匹驾车的健马各踢了一脚，那两匹马本是伏在地上不能动弹的，被她踢了一脚之后，长嘶一声，立即便能起来，又拉着囚车走了。

耿照虽也懂得一些点穴解穴的法门，但论到“杂学”的广博，他当然是远远不如连清波，例如连清波将这两匹健马制服得妥妥帖帖，这一手点马匹“晕穴”的功夫，他就完全不懂。心里想道：“幸亏连姐姐不是敌人，她只要是释放她的哥哥，并非截劫囚车。”他一直以为连清波的武功远胜于他，却不知道他自己的内功早已在连清波之上，要是当真打起来，一个招数高明，一个功力深厚，当真还不知鹿死谁手。

连清波与那军官合乘一骑，她那匹坐骑是大宛良驹，驮着两个人仍是四蹄如飞，片刻之间，走得无踪无影，耿照怅然遥望，心里有几分欢喜，喜的是连清波安然无恙，今日又得重逢；但也有几分惶惑，惶惑的是他这次违背军中纪律，私自将那军官释放，这件事不知是做得对了还是做得错了？

心急未已，忽见一条人影，疾奔而来，耿照定睛一看，却原来是蓬莱魔女赶来了。耿照心想：好在连姐姐已经走了，要不然倒是一场麻烦。连忙迎上前去，说道：“柳女侠，你来了？珊瑚也正在惦记你呢。”蓬莱魔女脚步一停，急不可待的便问道：“路上没有出事么？”

耿照面上一红，讷讷说道：“没，没什么事。”蓬莱魔女起了疑心，两道眼光如利剪、如寒冰，紧紧盯着耿照问道：“当真没什么事吗？车中的囚犯一个也没有走失吗？”耿照给她盯得心里发毛，只好半吞半吐他说道：“这囚车中有一个是不相干的人，经小弟查明之后，已把他放了。”蓬莱魔女诧道：“有哪一个是不相干的人，你又怎么知道？”耿照道：“就是那个、那个军官……”蓬莱魔女赶忙问道：“究竟是哪个军官？”耿照好半天才说得出来：“就是那个被你所擒的军官。”

蓬莱魔女大吃一惊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查明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不相干？”耿照倒不是想瞒骗蓬莱魔女，只是意欲拖延时刻，到了此时，无可再拖，只好咬着牙根依实说道：“适才我、我碰到一个人，她是我平素相信的人，她说这个人，其实不是军官……”蓬莱魔女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且慢，你碰着的那个人是谁，怎么不说？”耿照涨红了脸，颤声说道：“是小弟的义姐连清波、她、她……”蓬莱魔女又惊又怒，跳起来道：“什么，是玉面妖狐连清波！咳，耿照，你、你好糊涂！”

耿照讷讷分辩道：“连姐姐其实也是咱们同道中人，她只是带走了她的哥哥，并没有截劫囚车。我看你们多半是误会了。”蓬莱魔女哪有闲心听他分辩，再一次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那军官是玉面妖狐的哥哥？”耿照道：“不错，他是连姐姐派他到严家卧底的，并非真的军官。”蓬莱魔女“哼”了一声，板了面孔说道：“耿照，你真是不识天高地厚，不懂分别黑白是非，你又上了那妖狐的当啦！”她斥了耿照几句，迳自上前向那两个驾御囚车的兵士道：“那妖女走的是哪个方向？”那两个兵士指着同一的方向道：“那两个人合乘一骑，是刚刚走的。”蓬莱魔女是怕耿照不肯实说，才

问那两个兵士的。如今见这两个兵士所指的方向相同，情知属实，心里想道：“那军官被我用重手法点了穴道，谅那妖狐无法解开。时间一久，他就要受伤。那妖狐岂能置之不理？尽管这是她力所不及，她也定要设法救治，在路上必然受到耽搁。我立即去追，未必就追赶不上。”蓬莱魔女想得不错，可惜她却不知，耿照早已把那军官穴道解开了。

蓬莱魔女面色稍稍缓和，说道：“耿照，你现在还是糊里糊涂，待我将那妖狐拿了回来，再和你细说。”身形一晃，去势如风，迳自向连清波逃走的方向，追踪去了。

耿照呆若木鸡，心中隐隐感到恐惧，心想：“连姐姐当真是坏人吗？”“蓬莱魔女追上了她，会不会就把她伤了？哎，她们两人为什么要彼此敌视，误会得如是之深！”可怜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上当，还在替连清波害怕担忧。正是：

不识妖狐真面目，画皮未揭意迷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听鼓依稀闻叹息 追舟隐约见伊人

耿照没精打采地押解囚车前往济南，暂且按下不表。且说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，向连清波逃走的方向追去，追了一程， 前面是一条泥泞的小路，马蹄痕迹分明。蓬莱魔女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 那匹马驮着两个人，在这种稀烂的泥路上，一定跑得不快。跟着这蹄印追下去，何愁追不到他们。 ”

蓬莱魔女提一口气，使出“ 八步赶蝉 ” 的本领，脚不沾地，几乎是御风而行，转瞬间就走过了那条泥泞小路，弓鞋上不过沾了几片泥土。蓬莱魔女揩拭干净，再向前行，前面是比较干净坚实的黄土路，但那匹坐骑刚从泥泞的路上走过，所以仍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十分清楚。

可是蹄痕虽然分明，她却碰到了一个难题，原来前面还有一条岔路，而且两条路上都有马蹄痕迹。蓬莱魔女到了路口，仔细审视，两条路上的蹄印也是一般大小，看得出是同一骑马踩出来的。蓬莱魔女甚为纳罕，寻思：“ 这妖狐不知弄什么玄虚？究竟她是向哪条路走了？ ”

蓬莱魔女略一犹疑，先向左边那条路追去，走出了六七里地，忽然不见了马蹄的痕迹，就似那一骑马到了此地突然消失了似的。蓬莱魔女更为纳罕，心想：“ 我且回去向另一条路再追，我就不信那妖狐当真就会妖法。 ” 她回到来的路口，向右边那条小路再追，不料走了一程，又是如出一辙，马蹄的痕迹忽然又不见了。蓬莱魔女究竟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她呆了一呆，蓦地恍然大悟：“ 我上了这妖狐的当了！ ” 原来连清波在一条路上走了一程之后，便用厚布裹住马蹄，从路旁的草地回到原来的路口，再解开厚布，又从另一条路走了一程，然后再如法施为，一去无踪。待蓬莱魔女想出个中道理，她已是白费了许多时间，而且也还未知道连清波究竟是向哪条路走，当然是无法再追上连清波了。

蓬莱魔女大为懊恼，只好放弃追踪，心想：“ 我且到了济南，见了耿照再说。 ” 她白白走了几十里冤枉路，到得济南，已是二更时分。这时济南刚被耿京的义军攻占，防守得极为严密，四面城门都布满了兵士，每一个进出的行人，都要受到仔细的盘查。蓬莱魔女急着要见耿照，不愿多耽搁时候，她情知耿京叔侄和辛弃疾那些人，在攻占了济南之后，定是驻在府衙，心想：“ 我且和他们开个玩笑，迳自到府衙去作个不速之客。 ” 当下施展绝顶轻功，飞身掠上城头，从一间间的民房上踏过，直扑府衙。守在墙头的那些兵士只觉微风飒然，从他们身边掠过，连蓬莱魔女的影子也未瞧见，只是觉得这阵风来得奇怪，却怎知已有人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，业已进城。

府衙里灯火通明，斗酒喧闹的声音喧腾于外，原来耿京正在大堂摆下庆功宴，大宴今日有功的将士。蓬莱魔女很容易就找到宴会的所在，在屋顶上望下去，只见一众军官划拳赌酒，笑逐颜开，好不热闹。当中坐着的是个中年将军，甚为威武，辛弃疾就坐在此人身边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 此人想必就是耿照的叔叔、义军的统帅耿京了，但却怎的不见耿照？ ”

心今未已，只见耿京站了起来，哈哈笑道：“ 今日旗开得胜，攻下了济南，又抄没了那活阎罗的万贯家财，俘获了金虏的许多官儿，这都是靠了幼安（辛弃疾之字）的策划，功劳簿上，应该记上幼安兄的首功！ ” 众军官纷纷举杯向辛弃疾祝贺。耿京又道：“ 幼安兄文才武略都是出色当行，各位喝了这杯酒，请听听幼安兄刚刚填好的新词！ ” 众人意兴更豪，纷纷道好。

耿京把手一招，唤来了几条关西大汉，各抱铁板铜琶，高声唱道：“ 渡

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！夷甫诸人，神州沉陆，几曾回首？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君知否？……”

一曲未终，已是喝彩声四起，蓬莱魔女也忍不住大声赞道：“壮哉，此词！”就在铜琶铁板声中，自屋顶一跃而下！

众军官哗然大呼，有几个胆子较小的，还未看得清楚，就在高叫：“刺客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蓬莱魔女脚尖刚刚着地，便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有个军官已是拔刀向她斫来。

蓬莱魔女微微一凛，心道：“耿京帐下果然人才甚多，这人的武功，就不在耿照之下。”辛弃疾连忙叫道：“张都尉，住手！这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柳女侠了。”那军官怔了一怔，立即收招。但仅仅在辛弃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也已连所了六六三十六刀，刀法之快，实是难以形容。不过他的刀锋连蓬莱魔女的衣裳也未沾上，他心中的骇异也是更在蓬莱魔女之上。座上那一众军官，几曾见过蓬莱魔女这等美妙的身法？在蓬莱魔女闪避那六六三十六刀的那一瞬间，个个都是目眩神摇，紧张得几乎闭了呼吸，直到那军官收刀之后，众人才不约而同地吐了口气，突然间爆出了如雷的喝彩声！

辛弃疾从严家回来之后，早已把蓬莱魔女相助之事，对耿京以及同僚说了，这时他们知道来的就是蓬莱魔女，都是不胜欢欣。耿京亲自出来迎接，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我无礼闯席，还望将军恕过。”耿京哈哈笑道：“柳女侠是请也请不来的。多承相助，难得到来，请让我先敬一杯。”蓬莱魔女与耿京干了一杯，刚才那个与她交手的军官，也上来与她相见。

辛弃疾道：“这位是步兵都尉张定国，张将军。”那张定国伸出手来，哈哈笑道：“久闻女侠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胜似闻名！”他伸出手来，这是要和蓬莱魔女拉一拉手，表示亲近的意思。虽说江湖儿女，脱略形骸，而这种礼节，也很普遍，但一般都是行于两个男子之间，若是一男一女，由男的先伸出手来表示亲近，这在江湖上却也是很少见的。

蓬莱魔女心中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是了，我刚才只是闪避他的快刀，未曾还过一招，想是他要试探我的武功深浅来着。”蓬莱魔女性情豪迈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就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去，与他一握，果然感到对方的内力，透过掌心，攻击过来，试探的虚实。蓬莱魔女玄功默运，将他攻过来的内力化解于无形，但见他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动，神色似是惊疑不定，还自不肯放手。蓬莱魔女不觉有点不悦，心道：“这人怎的如此不识进退？”当下略显本领，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颤。张定国登时似感到有一根细如游丝的炽热火线，从他的虎口钻入，又似一根无形的银针似的，刹那间就从虎口上升到时端的‘曲池穴”，刺了一下，张定国的一条臂膀登时酸麻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吓得他慌不迭地松手，满面通红，连忙说道：“柳女侠真好本领，佩服，佩服！”蓬莱魔女一笑说道：“张将军的快刀，我也是佩服之至。”旁人见他们互相客气，还只道他们是为了刚才之事，各表惺惺相惜之意，蓬莱魔女美若天仙，有不少人还暗暗羡慕张定国，羡慕他得到蓬莱魔女的垂青。却不知他们已暗中又较量了一次内功，而且要不是蓬莱魔女手下留情，不愿他太难堪的话，只怕张定国已是不能动弹了。

坐定之后，蓬莱魔女便问耿京道：“耿照回来了吗？怎的不见？”耿京道：“他回来之后，又出去了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有什么紧急的军情吗？”耿京道：“这倒不是，他是为了一点私事。”蓬莱魔女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私事？恕我冒昧，不知可以让我知道么？”

耿京喝了杯酒，笑道：“这私事和柳女侠倒有点关系，当然应该让柳女侠知道。”蓬莱魔女更是诧异，不禁问道：“是为了他私放那军官的事情吗？”这回轮到耿京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他放那军官的事情和柳女侠有什么相干吗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这军官是我擒获的，只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。耿照在路上碰到一个从前相识的女贼，浑名玉面妖狐的，他上了这妖狐的当，将那军官放了。这妖狐也是与我有点过节的。”耿京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件事他已向我禀告过了，不过我却不知其中还有这些内情。”原来在耿照的叙述中是把连清波说成个好人的，耿京不知相信谁的话好，只是心里想道：“照侄说他们各不相容，这倒是真的。看来孰是孰非，只有待照侄回来之后，再查个水落石出了！……”

耿京接着说道：“他放走那个军官之事，处置失宜，柳女侠责备他是应该的。但他这次回来之后，又再出去，却不是为了这件事情，确是完全为了私事。”这回轮到蓬莱魔女大感意外，说道：“哦，不是为了这件事情？哪还有什么事情是与我相干的？”

耿京笑道：“我那照侄是和一位姑娘同来的，这位姑娘名叫珊瑚，听说是曾服侍过柳女侠的。”蓬莱魔女正自挂念珊瑚，连忙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位珊瑚姑娘是我的义妹，是我叫她送耿相公前往江南的。她在这儿吗？”耿京道：“就是因为她今日突然离开，所以我那照侄去找寻她了。”

蓬莱魔女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这样巧，我一到来，她却又离开了？她是怎么走的？”耿京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。耿照和珊瑚姑娘住在同一个院子，他将囚犯点交给我之后，就回去看望珊瑚姑娘，珊瑚姑娘还没定了多久，听说他就匆匆忙忙地追着出去了。”辛弃疾道：“这事我曾经查问过，听说在耿照未回来之前，有个人送一封信来给珊瑚姑娘，珊瑚姑娘就随着那人走了。耿照回来之后，知道这件事情，很是着急，他还带了那头虎头灵獒去追踪呢！”耿京笑道：“也不知他们年轻人闹什么别扭，一个走一个追的，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，倒叫我们给他担心了。”蓬莱魔女诧异不已，心想：“珊瑚为人爽朗，从那日在桑家堡的情形看来，她对耿照已是一往情深，纵然她和耿照闹了什么别扭，也决不会趁着耿照不在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便悄悄的离开的。嗯，这件事可真是有点古怪了！”因此问道：“给珊瑚送信是什么人？”辛弃疾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我是听得伺候珊瑚姑娘的丫鬟说的。听说衣裳破烂，倒像个乞丐的模样。起初守门的卫兵不肯放他进去，他大叫大嚷，才惊动了珊瑚姑娘的。”蓬莱魔女更是奇怪，心想：“珊瑚和丐帮的人可并不相熟呀？”又问道：“虎头灵獒又是什么东西？”耿京道：“是西域异种猎犬，我得了两头，分了一头给耿照的。这种猎犬鼻子最灵，善于跟踪气味去追寻猎物。要是耿照将那位姑娘的一件衣物给它嗅了，带着它追下去，那一定是可以追到的，他去了这么些时候，按说也应该早已经追上了。”

可是过了许久，耿照还是未见回来，已是三更时分了，一众军官都喝得酩酊大醉，庆功宴也宣告结束了。耿京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奇怪，怎么这个时候，还未见他们回来。柳女侠，你先歇息去吧。我和幼安在这里等候他们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不困，我陪你们等候吧。我不见着我那珊瑚妹子我也不能安心呢？”耿京道：“也好，那咱们就再聊聊。”众军官陆续散去，耿京叫下人撤去酒席，换上清茶，大堂中就只剩下他和辛弃疾和蓬莱魔女三人，三人心里都是有点怔忡不安。

耿京道：“我这侄儿年纪轻、见识少，有时难免糊涂，心地倒是很纯厚的，就不知珊瑚姑娘看不看得上他？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这个么，元帅就不必力他们担心了，珊瑚是我的妹子，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要是她不欢喜的人，她半句话也懒得多说。但对于令侄么，我本来只是要她送到山东境内的，她却要一直送到江南呢！她为了令侄，连我都抛弃了，说起来我倒真要妒忌令侄了。”耿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我这侄儿倒是福气不浅，但也得多谢柳女侠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多谢我作什么？”耿京笑道：“一来多谢女侠调教出这样一位好姑娘；二来多谢女侠对舍侄的好意，让珊瑚姑娘与他同行，给了他一个好机会；三来，这是我要预先多谢的了，待他们回来之后，我还要请柳女侠从中撮合，让他们早日成亲，成亲之后，小夫妻闹闹别扭，那就无伤大雅了。”蓬莱魔女大笑道：“原来元帅是要我作个现成的媒人，别的媒我不会做，做这个媒却是容易不过。”

他们故意找些开心的话来说，想冲淡不安的心情。但三更过去了，不久，四更的更鼓也敲起来了，耿照和珊瑚仍是未见回来。这时连蓬莱魔女亦已有点心慌，心想：“不知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？不如待我亲自去走一趟。”

耿京黯然说道：“这时候还未回来，大约今晚是不会回来的了。柳女侠先歇息吧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元帅还有一头虎头灵獒，请借来一用。”耿京道：“柳女侠是要带虎头灵獒前往追踪？这个，这个——”正自沉吟，话犹未了，忽听得“汪汪”的犬吠之声，耿京大喜道：“他们回来啦！”

蓬莱魔女却是好生诧异，暗自想道：“怎么只是耿照一人的脚步声？脚步又是这么沉重，难道是耿照受了伤了！”心念未已，只见耿照已大踏步走了进来，怀中抱着一个少女，正是珊瑚。原来不是耿照受伤，而是珊瑚受了伤了。

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上前看时，只见珊瑚双目紧闭，面如金纸，眉心却现出一团黑气。蓬莱魔女是个大行家，一看就知珊瑚是中了毒，吐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还好，中的毒还不算很重。”连忙从耿照手中接下珊瑚，一掌贴着她的背心，将本身真气贯输进去，助她驱毒，过了一炷香时刻，珊瑚面色渐见好转，蓬莱魔女又取出一颗药丸，叫耿照拿来一杯热茶，撬开她的牙关，塞了进去，珊瑚喉头咯咯作响，手足微微颤动，蓬莱魔女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久她就会醒了。幸亏她的功力已大有增进，拔毒清血之后，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妨碍。”

众人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蓬莱魔女也才有余暇向耿照问话，当下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，我的珊瑚妹子，遭了谁的毒手？”

耿照颤声说道：“桑家的小妖女桑青虹。”蓬莱魔女很是奇怪，沉吟说道：“怎么是桑青虹？好端端的她为什么向我的珊瑚妹子下了毒手？你碰上了那妖女没有，把经过的情形说给我听听。”耿照与桑青虹的一段纠纷，蓬莱魔女尚未曾知道，耿照面上一红，也不好意思向蓬莱魔女细说，当下只是简简单单地将他到场之后的情形约略说了出来。耿照到场的时候亦已是桑青虹与珊瑚的一场恶斗将近结束的时候，桑青虹被珊瑚刺伤了好几处，但珊瑚也被桑青虹的毒掌击中，伤得更重，正自支持不住，幸亏耿照来得及时，才救了她的一命。桑青虹见耿照抱起珊瑚，不惜用身子来掩护她，气得面色铁青，但她这时受伤不浅，情知奈何不了他们，只好悻悻地大骂了耿照一场，便即走了，耿照念及她以前的一番情义，也不愿与她计较，一声不响，抱了珊瑚便即回来。可怜珊瑚受伤之后，又遭刺激，在他的怀中早已晕过去了。

所以耿照对于珊瑚何以会被桑青虹骗来相会，也是毫不知情。

蓬莱魔女听了耿照的叙述，很觉奇怪，心里想道：“这桑青虹是我师哥的小姨子，那日他们遭受围攻，还是我给他们解救的。她难道不知珊瑚是我的侍女？真是莫名其妙，岂有此理！”

心念未已，忽见珊瑚翻了个身，星眸半启，呻吟说道：“水，水，我要喝水。”耿照正要给她拿来，蓬莱魔女道：“且慢！”拦住珊瑚的右手，取出一枚银针挑破她的中指，只见一股黑色的血箭喷射出来，腥臭扑鼻，过了半晌，血色渐渐鲜红，珊瑚的眼睛也张开来了。原来是蓬莱魔女用上乘内功给她推血过宫，将毒血都挤了出来，免留后患。

珊瑚眼睛一张，就看见蓬莱魔女，喜出望外，叫道：“姐姐，这不是作梦么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不是作梦，我和耿相公都在你的身边呢。妹子你吃了苦了。”耿照将煎好的一碗参汤给她端来，珊瑚失血甚多，身体虚弱，喝了参汤，精神这才渐渐恢复。

珊瑚说道：“姐姐，我真是惭愧得很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自以为已熟悉江湖各种门道，哪知今次还是上了那桑家小妖女的大当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是怎么上她的当的。”

珊瑚道：“那妖女派一个冒充丐帮弟子的人前来，带给我一个口信，说是耿相公在路上遭受敌人围攻，受了重伤，刚好他们路过，将耿相公救了出来，耿相公说出我的名字和地址，要我赶快去接他回来。”说到这里，蓬莱魔女插口道：“你这么容易就相信了？”珊瑚道：“那个人带有耿相公的信物，不由我不信。”耿照奇怪之极，问道：“我有什么信物在他手里？”

珊瑚将衣袖一抖，“ ”的一声，一件环状的饰物落在几上，乃是一枚玉玦。耿照大呼奇怪，原来这枚玉块正是他的东西，当时的风俗，据说戴上玉制的饰物可以辟邪，这枚玉玦还是他的母亲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给他佩上的，一直没有离开过，却不知怎的会落在那人手上？珊瑚笑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你送给那小妖女当作定情之物的呢。现在看来，这枚玉玦是几时失落的，你敢情也还未知道呢？”。耿照在身上摸了一摸，说道：“我没有送过东西给桑青虹，她倒是送过一样东西给我，那是一颗夜明珠，我也不是想要她的，只在当时我是被囚在石窟之中，要藉它的光华，练那石壁上的大衍八式，后来就随手放在身上，准备还给她的。哪知随后就发生了群雄围攻公孙奇夫妇事，而我又被公孙奇点了穴道不能动弹，直到柳女侠来了，方才给我解开穴道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还给她。”珊瑚诧道：“这些事情我早知道了，现在我和你说的是这枚玉玦，你却为何要连带提起她的那枚夜明珠？”蓬莱魔女忽地笑道：“我猜到了几分了，是不是这颗夜明珠和那枚玉玦都不见了？”耿照一片茫然讷讷道：“是呀！真是奇怪，我记得昨晚临睡的时候还在身上的，真不知怎的忽然不见了？”珊瑚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一听见他说起这颗夜明珠，就想到这夜明珠也失落了呢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还想到了偷他这两件东西的是什么人。不过，还是请你把经过先说出来，然后我才可以知道我的猜疑对是不对？”

珊瑚急着要打破这个闷葫芦，于是便接下去说道：“照哥以前在咱们山寨里养病的时候，我曾服侍过他，知道他有这枚玉玦，因此当我看见那个冒充丐帮的人，拿得出这件信物，就深信不疑。我急着要见照哥，就匆匆随他走了。

哪知走到一处荒林，桑家的小妖女突然出现，指着我冷笑道：‘你抢走

了我的耿照，现在却要到我这儿来找回他吗？哈哈，你要再见到他，那除非是来世了。’话犹未了，立即便对我施展杀手。”说到这里，珊瑚固然是杏脸飞霞，耿照也是面红过耳。但蓬莱魔女却已是心中雪亮，明白了桑青虹何以向珊瑚下毒手的缘故。

珊瑚呷了一口参汤，接着往下说道：“那妖女的武功本来高我许多，幸亏这个多月来，我勤练柳姐姐你传给我的柔云剑法和天罡拂尘三十六式，也颇有点进境，这才能和她打个平手。倘若不然，只怕等不到照哥赶来，我已丧在她的手上了。那妖女给我刺伤了好几处，终于用毒掌打伤了我，照哥业已赶到，后来的事情，想来照哥已经对你说了。”

蓬莱魔女听完了珊瑚的说话，笑道：“我已猜到了八九分了。耿照，你还未知道吗？”

耿照呆了一呆，讷讷说道：“知、知道什么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是谁从你的身上取去了玉玦与夜明珠？是谁指使桑家那小妖女来害珊瑚？”耿照忐忑不安，避开了蓬莱魔女的目光，一时间竟不敢回答。

珊瑚听说还有个主谋害她之人，心中惊诧之极，急不可待，便即叫道：“到底是准？姐姐你就说了吧！”她还以为耿照确未知情。

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蓬莱魔女身上。蓬莱魔女却看了一下耿照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这人是玉面妖狐连清波！耿照，事到如今，你还相信她吗？”

其实耿照也已经猜疑是连清波了。昨晚临睡的时候，这两件东西还在身上，可知那不是很久以前失落的而是今天失落的了。要从他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去他的东西，除非是一个曾靠近他的身子而又是他毫不提防的人，而且这个人还得是个武林高手。具备这些条件而又是他今日所接近的人那就只有一个连清波了。连清波曾和他并辔同行，曾在他手上接过囚车的锁匙，当他全神贯注给那军官解穴的时候，她又一直是紧靠在他的身边，有这许多机会，以连清波的身手，又在他毫不提防的情况之下，要偷走他身上的东西，当然是有如探囊取物。

珊瑚叹了口气，忧形于色地对耿照说道：“我早说过这妖狐不是好人了，偏偏你却不肯信我的话！你是怎样碰见她上了她的当的？”耿照面红耳赤，只好将遭遇又说一遍，这一次是说得详细多了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这妖狐正是因为珊瑚识得她的底细，怕有个珊瑚在你的身边，你就不会上她的当，因此使用借刀杀人之计。她将夜明珠拿去见桑青虹作为信物，又代桑青虹定计，叫人冒充丐帮弟子，将那玉玦拿来见珊瑚作为信物，她却躲藏起来，避免出头，以便以后在耿照面前还可冒充好人。她以为桑家那小妖女定可将珊瑚杀掉，哪知珊瑚的武功已是今非昔比，而耿照又得虎头灵獒之助，及时赶到，她的奸谋也终于给我们识破了。哼！这妖狐实在是一个最阴险的敌人，只怕其志不小，还不单单是想除掉珊瑚呢！”

蓬莱魔女这一番推测合情合理，又有那玉玦作为证据，不由得耿照不信，但心里仍是想道：“连清波知道珊瑚是蓬莱魔女的侍女，她和蓬莱魔女是势不两立的仇家，因此意欲加害珊瑚，只怕也是有的。但著说她是和金虏勾结的一个阴险敌人，似乎还未能找到真凭实据。”

蓬莱魔女接着说道，“那军官是什么人现在我还未十分清楚，但我知道他决不是那妖狐的哥哥。我不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”

当下蓬莱魔女将在泰山上碰见金主完颜亮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听得众人目瞪口呆。辛弃疾拍案而起，愤然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完颜亮狼子野心，竟敢

口出大言，要进兵江南，将中国灭了？哼，哼！咱们偏叫他不能如愿！他能够投鞭断流，咱们也就能够叫他丧身鱼腹！”珊瑚却连声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给那金狗皇帝逃了性命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要不是有那‘武林天骄’暗中作完颜亮的保镖，我早已将这狗皇帝一剑杀了。”接着说道，“那军官的身份来历，我虽然全无所知，但从他的武功家数看来，他和‘武林天骄’定有渊源，殆无疑义。我正要从这军官身上，查个水落石出，谁知你却又上了那妖狐的当，将他放了。那妖狐为什么要编造谎言，救这军官，现在你总可以明白了吧？妖狐、军官与那武林天骄，身份高下，各有不同，但那是一条路上的人！”

耿照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心中难过已极，暗自想道：“难道连姐姐当真是金虏的鹰犬？却为什么她当日又从北宫黝的鞭下救了我性命？但蓬莱魔女说得这样确实，却又不容我还有怀疑。”蓬莱魔女看耿照眼光流转不定，心头一动，说道：“耿相公，你也不必太难过，只要以后不再上当，那就好了。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耿照愧悔交迸，终于咬了咬牙，说出来道：“柳女侠，事情是、是我做错了，但、但还有一点希望，可、可以补救。”蓬莱魔女问道：“怎么？”耿照道，“那、那，那连清波与我相约，三日之后，在、在大明湖畔的一座道观与我相会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三日之后，大明湖畔？咦，这大明湖不就是在济南城中的？这妖狐竟有如此胆量？”

耿照道：“大约她、她是相信我不会伤害她的。但，但家国之仇是件大事，我也顾不得她对我有过好处了。事情是应该查个水落石出才行。柳女侠，到时我想请你同去，你先躲在一边，让我问她。”原来耿照还是有一两分怀疑，未敢全然相信连清波就是敌人。所以他没有跟着她们叫连清波做“妖狐”，而且又担心蓬莱魔女一见面便杀掉连清波，因此才要如此安排。

蓬莱魔女知他心中之意，笑道：“耿相公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胡乱杀人的。当然要问个明白。怕就怕那妖狐又是说谎，到时不来。”

珊瑚道：“这妖狐只怕还有党羽，这几日耿将军只怕还得多加小心。”蓬莱魔女明白，珊瑚说的妖狐党羽，主要就是指那“桑家小妖女”桑青虹，但碍于她的面子，所以不好明说。蓬莱魔女心中也是难过之极，却不是为了桑青虹，而是为了她的师哥。“桑青虹与那妖狐有所勾结，唉，我的师哥不知是不是也与她们一路？”

耿京说道：“玉姑娘说得是，我当然要多加小心，严防刺客，我也已经有了周密的布置了。”回过头来，忽地对辛弃疾说道：“幼安，我与你相约一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辛弃疾道：“请元帅示下。耿京掀须笑道：“这不是公事。我知道你酒量甚豪，我平日也爱喝两杯。从今日起，你我都不喝洒，到了临安，咱们再开怀痛饮如何？”“临安”乃是南宋的国都，辛弃疾听了，大喜说道：“元帅愿意南归投宋了？”原来辛弃疾早就劝过耿京归宋，只是耿京颇想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不受南宋的约束，故此迟迟未决。

耿京说道：“幼安，你的话我已反复思虑过了。你说得很有道理：‘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’咱们举义，虽很顺利，但这点兵力，还不足以应付金国的大军，如今完颜亮已如箭在弦上，即将大举进犯江南，咱们率部南归，正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力。我准备自请防守江防，倘若胡马渡江，我就当先打头阵。”辛弃疾道：“南宋自岳少保（飞）被害之后，人心消沉，元帅起义南归，不但国家多了咱们这支军队，而且还可以大大振奋士气，当真是最好

不过。”耿京接着说道：“我还想请你代我写几封信，给与咱们有来往的义军首领，请他们早日准备，一到完颜亮兴兵侵来之时，他们就在各处起事，或切断敌人的粮道，或骚扰敌人的后方，总之要配合大军，打得金狗手忙脚乱。这么一来，说不定咱们还可趁反攻，收复中原失地。”辛弃疾大为兴奋，说道：“元帅策划周密，我预祝元帅成就千秋功业！这些信我马上就去写好。”耿京笑道：“也无须如此急迫，天就快要亮了，天亮再写不迟。”歇了一歇，又笑道：“所以我要与你相约戒酒，以免喝得糊里糊涂，误了军情。我就只是怕你没有酒喝，写不出好词。”辛弃疾笑道：“我只怕没有豪情壮志，有豪情壮志，就可以写得好词，与酒何干？元帅放心，未到临安，我滴酒不沾便是！”耿京哈哈大笑。

蓬莱魔女也是大为高兴，说道：“我若不碰见你们，本是准备前往江南报讯的，如今元帅亲自率部南归，那比只是派人报讯又强得多了。好，我也可以少走一趟了。”辛弃疾道：“柳女侠与我们同去，岂不更好？”蓬莱魔女说道：“我留下来，也还有些事情可以做做。”耿照说道：“柳女侠是冀鲁绿林领袖，各处山寨，都听她的号令的。”耿京说道：“那么柳女侠留下来是更好了。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我也就不必另外给你发信了。”

蓬莱魔女之所以不往江南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为了她的师哥公孙奇。她要探究个明白，公孙奇是否和金人也有勾结？

蓬莱魔女正自心事如潮，忽地感到外间似有轻微的声息，惊然一惊，正拟悄悄出去察看，耿照已在小声说道：“外面似乎有人！”原来他也听见了。

辛弃疾喝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那人立即应声道：“是我。”走了进来，原来就是那个曾和蓬莱魔女交过手的张定国。

耿京诧道：“张将军还未睡么？”张定国道：“咱们刚刚打下济南，今晚大家喝酒，又都喝得醉了，未将放心不下，不敢安眠，是以陪同士兵巡夜。”耿京道：“哦，你一夜都未曾睡过觉么？太辛苦了！”张定国道：“元帅都未曾安寝，未将怎敢辞劳？”

耿京大为感动，拍拍张定国的肩膊笑道：“我有这样忠心耿耿的好部下，何愁金虏不平。张将军，你放心，有柳女侠在这儿呢，还怕刺客么？”张定国道：“总是多些小心，着意提防的好。”耿京哈哈大笑道：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咱们当军人的，往往有勇无谋，更要记着这谨慎二字。”大大的夸耀了张定国一番。

蓬莱魔女本是有点疑心，但见张定国是耿京的爱将，耿京又正在对他夸赞，蓬莱魔女也就不方便再说什么了。心里想道：“张定国武功高强，他怕守卫防备不周，故而亲自守夜。今晚的庆功宴，军官们十之八九又确是都喝醉了，他放心不下，这也是情理之常。”

耿京抬头看看天色，笑道：“天已发亮了，你辛苦了一晚，现在可放心去睡觉啦。”张定国打了个“千”，说道：“是，请元帅也早点安歇。

当下各人散去安歇，蓬莱魔女与珊瑚同住一间房间，就在耿照的隔壁，到得房间，已是天光大白。耿照喃喃自语道：“又是一天啦。”珊瑚笑道：“不错，再过两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连姐姐啦！你数着日子，当真是这么渴望见她么？”耿照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瑚妹说笑了。”其实他的确是在想着连清波，在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之前，他的心头就似坠了一块铅块似的沉重，既怕连清波真是敌人，又怕万一只是误会，蓬莱魔女却把连清彼伤了。他的心中似有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，日子过去一天，他的心情就多沉重一分。

两天的时间，转眼即过。这两天中，金兵没有来攻，营中安然无事，珊瑚的伤也都完全好了，武功恢复如初。耿照与连清波之约，是这日中午时分，在大明湖畔相会，这日吃过了早饭，，珊瑚笑道：“你可以动身了，咱们不必同路，免得吓走了你的连姐姐。”耿照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也去么？”珊瑚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怕我去碍你事么？”耿照红了脸道：“瑚妹，别这样开玩笑啦，我是怕你精神不济。”

珊瑚笑道：“这次又用不着我动手，我和柳姐姐同去，精神再差，也不至于遭受那妖狐的毒爪，不必你替我担忧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先走一步，我们随后就到。那妖狐约你中午时分相会，你就依时进那道观，也不必到得太早。以免有什么意外，彼此照应不及。”耿照应了声：“是！”心里却想：“柳女侠和珊瑚她们也未免太多疑了，清波若是有意伤害于我，早已不知有多少次机会可以下手了，还等到今天吗？”要知耿照如今虽然对连清波的身份已有所怀疑，但始终仍认定连清波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决非意图谋害他的凶手。

大明湖在城的南边，千佛山下，耿照吃了早点，步行到鹊华桥边，雇了一只小船，向对面划去。千佛山的梵宇僧楼、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，倒映湖心，又有那初夏的丹枫，在朝阳下将湖水映得金碧，赛过工笔画图，端的是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。但耿照有事萦怀，却是无心欣赏。

时间尚早，且又刚是战事过后，游湖的客人极少，偌大的湖边，只有寥寥几只小船，在这美妙的画图中作为点缀。耿照悠然存思，茫然若梦，在船边看湖心的倒影，心头怅触，暗自想道：“清波，清波，但愿你名副其实，是澄明似大明湖水的一片清波。唉，到底是清波还是浊流，等一会儿，也就可以全然分晓了。”正自胡思乱想，忽有橹声咿过了他的前头。耿照眼光一瞥，隐隐看见舱中一个少女的背影，很是眼熟，心间一震，那小船已去得远了。那少女背向着他，两人都没有打照面。耿照惊疑不定，心里想道：“这是谁呢？怎的这样眼熟？该不会是她？是她吧？”转瞬间那小船已变成了一个黑点，在他目光所及的范围中消失了。连清波的影子也重新占据了他的心头，这是他今日最关心的事情，他已无暇去思索那似曾相识的背影是谁了。

小舟横过了大明湖，耿照打发了船钱，走上岸来，时间尚早，距离正午，大约还有半个时辰。耿照漫步从湖边走去，走到了历下亭前，亭子里悬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”这本是唐诗人杜甫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”诗中的两句，本地人士觉得这两句诗正是合用，便拿来作了历下亭的对联。这历下亭是济南一处名胜，游人多喜在亭中歇息，欣赏山色湖光。耿照到了此地，也到亭中暂时驻足。

忽听得“咚咚”的梨花鼓响，原来有几个说书的江湖艺人，在亭子旁边摆开了摊子，敲起锣鼓，招徕观众。游客虽然不多，但过了一会，也有三二十人围拢了来，将清静的气氛破坏了。

耿照见时间还早，便也去听说书。说书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瓜子脸儿，长得倒还秀气。旁边给她弹弦子的却是个满脸疙瘩的山东大汉，弦子铮铮鏦鏦弹起，这姑娘便丁丁冬冬地敲响了梨花简，律吕调和，忽地揭鼓一声，歌喉速发，如新莺出谷，乳燕归巢，声声宛转，字字清脆，抑扬顿挫，入耳动心。唱的是红拂慧眼识英雄，逃出相府，追随李靖的故事。红拂是隋未太师杨素的婢女，李靖向杨素献策，杨素不受，红拂其时侍立在旁，爱上他的轩昂气概，识得他是个英雄人物，当晚就女扮男装，逃出相府与李靖私

奔，后来又结识了虬髯客，结为兄妹。李靖得虬髯客之助，终于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，佐李世民成就帝业。这段故事，就是流传千古的“风尘三侠”的佳话。耿照听了，颇有感触，他虽然不敢自比李靖，但想起珊瑚的身份却与红拂有相似的地方，而珊瑚的侠气豪情，只怕也不在那古代侠女红拂之下。要知耿照并不痴呆，珊瑚与他一路同行，对他一片芳心，他也隐隐感觉到了。只因他心中还有所牵挂，所以一直不敢明白表示情怀。近来他正是为了这些儿女私情苦恼。

说罢了这段“红拂传”，这姑娘又说了一段“陈世美不认妻”的故事，这是发生在宋朝初年的事情，时间较近，故事家喻户晓，人人熟悉，听起来也更加有味。这说书的姑娘卖弄精神，将陈世美的寡情薄义，他妻子的痛楚辛酸，都刻划得淋漓尽致，转腔换调，百变不穷，宛转悲凉，曲尽其妙。弦声一止，听众都大叫起好来。

在叫好声中，耿照忽似隐约听得一声叹息，远远传来。耿照不觉又是心头一震，抬起头来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一个少女的背影正没入竹林之中，正是他刚才在湖中所见的、那个似曾相识的背影！耿照夹在人丛之中，一时挤不出来，他本来要追上去看个明白的，但见那女的已去得远了，而且自己也有事在身，心里想道：“未必真有这样巧，也许是个身材稍微相似的人，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了。”他前后左右都是男人，记得也似乎没有女的来听过说书，那似曾相识的背影，大约是个路过此地的少女，远远听到几句唱词，勾起了自己的伤心之事，因而发出了这一声叹息的。

耿照这抬头一看，也看见了红日已到天中，不由得蓦地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只顾着听人说书，却几乎忘了时间，误了正事了。”那大汉正托着盘子向听众收钱，耿照等不及来到身边，便掏出了几钱碎银子扔盘中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走不一会，那道观已经在望，耿照放慢了脚步，心里又似有十五个吊桶，在七上八落了！正是：

旧梦尘封休再启，此心如水只东流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疑念冰消怜旧燕 画皮揭破识妖狐

因为在耿照心里，他始终还未敢完全相信连清波就是敌人，他走近约会的地点一步，心里就多一分惭愧与不安，暗自想道：“连姐姐相信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，所以她才敢约我在此处会面，可是我却告诉了她的对头。蓬莱魔女虽然是侠义中人，但她对连姐姐却是一向有偏见的。她虽然答应过我不先动手，但却难保她怒气一起，不就忘了？哎，要是她们一言不合，打将起来，我怎么办？”“要是蓬莱魔女当真伤害了连姐姐又证实了不是敌人的话，我以后还怎能心安？”他越来越觉恐惧不安，心情混乱之极，一忽儿希望连清波不来赴会，一忽儿却又希望能快点见到她，弄个水落石出。终于他还是跨进了道观了。

殿上有几个小道士正在烧黄纸做法事，见有人来，便上前迎接，耿照掏出几钱银子签了香油，即道：“我是来游湖的，到宝殿歇歇，观光观光。今日香客多么？”小道士答道：“不多，总共还不到五人。”耿照道：“可有一位小娘子么？”那小道士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耿照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她是我的表姐，也是今日游湖，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的。”那小道士向一个方向指了一指，说道：“是有一位小娘子，向水仙祠那边去了，不知是不是你的表姐。那边的花卉这几日正开得茂盛，游客们都喜欢到那里看花。”耿照谢过了那小道士，心想：“连姐姐当然不会与我在人多的地方见面，对了，一定是在那一边。”

耿照已知道连清波来了，心里更是“卜卜”地跳个不休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便走了大殿，穿过回廊，到了一个园子里，园中珍品的花草不少，但却不见有游人看花。耿照定了一定心神，想道：“蓬莱魔女和珊瑚不知来了没有？那么，她们大约还未曾到吧？”

园子的一角有间古庙，有个破匾，上题“古水仙祠”四个字，祠前一副破旧的对联，写的是“一盏寒泉荐秋菊；三更画船穿藕花。”耿照心道：“这道观以前的主持倒是风雅得很。”但他此时的紧张心情却与对联所表达的闲逸情趣，相差极远极远。

耿照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水仙祠，游目四顾，却还是未见连清波，心想：“难道她不在这里？”正要再到别处去看，忽见一角罗裙，在帐幔后面露出来，随即听得环佩叮咚，一个少女的半边身子也已经露出来了，可以想象，她是因为颤抖得厉害，所以发出环佩声响。耿照急忙叫道：“连姐姐，我在这儿！”他话声未了，只听得那少女已是一声尖叫，走了出来。耿照一见，呆若木鸡，半晌才叫得出来：“是你？”那少女也喘着气颤声叫道：“果然是你！”

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耿照的表妹秦弄玉！耿照在湖上曾见过她的背影，在历下亭前听说书之后，曾听过她的叹息，背影似曾相识，声音也似熟人，当时耿照已隐隐起了疑心，但却不敢相信天下有这样的“巧事”，还以为是自己“疑心生暗鬼”，所见的只是个身材与他表妹相似的人。哪知天下竟有这般巧事，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是他所爱过的，而又恨过的人，不是梦也不是幻影！他和他所爱过的而又恨过的表妹，在这里陌路相逢了！

这刹那间耿照是呆若木鸡，秦弄玉也是心痛如绞。在那一声尖叫之后，大家也都是心乱如麻，茫然不知所措！在耿照这方面来说，秦弄玉是杀了他母亲的仇人；在秦弄玉来说，耿照是杀了她父亲的仇人，现在又知道多了一

件事情，知道耿照对她无情无义，旧仇加上新恨，她又该怎么办呢？

他们二人因为突然看到对方而大感意外。耿照心想："是偶然相遇的呢？还是她已经知道我会到这儿，因而藏在这里等我的？听她那声'果然是你'，似乎她已知道了我今日的行踪？但也似乎是她听得别人这么说而她还未敢十分相信，因而到这里来以求证实？""为什么连姐姐不来，却是她来了？"秦弄玉则在想道："果然是他，果然是他在这里和另一个女人约会！他杀了我的爹爹，与我一分开就把我置之脑后，似此寡情薄义，我岂能还把他认作表哥？"

本来在那一场意外的惨变之后，他们二人都是同样的矛盾心情，一方面是把对方当作仇人，一方面却又对旧日之情忘怀不了。因而双方都在竭力掩盖心底的创伤，避免想起这件事，避免谈起这件事，也避免和对方再次相逢，要在心上抹去对方的影子！

可是，不知是造化弄人，还是有人故意安排，他们逃避不开，终于还是在这里陌路相逢了！刹那间心底的创伤再被撕开，他们的心头都在流血，灵魂都在颤栗！是爱？是恨？是要报仇？还是要求谅解呢？

耿照经许多磨练，还比较冷静一些，秦弄玉则被极度的痛苦所煎熬，已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了，蓦地把心一横，叫道："耿照，你好，我与你一同死！""铮"的一声，一枚透骨钉射了出来，距离这么近，而且耿照又是在精神恍惚的时候，本来是非中不可，但却不知怎的，只听得"铮"的一声，微风飒然，透骨钉在耿照的身边飞过，却并没有打着他。原来秦弄玉在发暗器的刹那间，终是心中不忍，把准头打偏了。

耿照再也忍受不住，叫道："弄玉，咱们是不是还可以谈谈？"话犹未了，只听得秦弄玉一声长叹，叫道："好，我就让你称心如意吧！"

秦弄玉掌心还扣着一枚透骨钉，她这句话一出口，掌心已是移到自己的胸前，透骨钉对准了胸口的"璇玑穴"猛地一戳！

就在这性命俄顷的瞬息之间，猛听得"叮"的一声，秦弄玉的透骨钉脱手飞去！就在这同一时候，耿照也失声惊呼，猛地跳上来抱住了秦弄玉。

秦弄玉叫道："放开，放开！我死了不正是遂你所愿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死？"她用力挣扎，但耿照哪肯放手？秦弄玉在他强有力的臂膊中，心情混乱之极，有说不出的痛苦，但也似有说不出的舒服，只觉四肢乏力，身子软绵绵地倒在耿照怀里。

忽听得有人说道："秦姑娘，你用不着死。我看，你是上了当了。"声到人到，只见人影一晃，屋子里已多了两个人，正是蓬莱魔女和珊瑚。原来她们早已伏在梁上，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她们都已看在眼中，秦弄玉那枚拿来自杀的透骨钉，就是被蓬莱魔女打落的。蓬莱魔女是以最上乘的内功，飞出了一条拂尘的尘尾，在她的虎口刺了一下，令她的透骨钉脱手飞出，但秦弄玉却不知道这是蓬莱魔女所为，还以为是耿照做的手脚。

耿照是早已知道蓬莱魔女会来的，所以并不怎样惊奇，但这时他正把秦弄玉抱在怀中，突然看见蓬莱魔女与珊瑚来到，也不禁感到有点难以为情。秦弄玉可是大大惊奇，暗自想道："这女子是什么人？她怎么知道我是姓秦？她又为什么说我上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"她蓦然看见两个陌生人，更是难以为情，用力一挣，耿照也正好在这时松手，秦弄玉身体失了重心，踉踉跄跄地转出几步，蓬莱魔女走上前去将她扶住。

珊瑚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有几分惊奇又有几分妒忌，她所见的情

形令她百思不得其解，暗自想道：“这女子最初想杀照哥，后来又想自杀，为什么？看来她似是照哥的仇人，但照哥却又为什么把她抱在怀里？在照哥凝视着她的眼色之中，为什么似有愤恨又似有爱怜。”这时秦弄玉已离开耿照的怀抱了，但珊瑚冷眼旁观，耿照的眼神却始终未离开秦弄玉，他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。珊瑚来到他的身边，他也似视而不见。珊瑚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里更不舒服了。

珊瑚捡起了那枚透骨钉，送到蓬莱魔女面前，说道：“你瞧，这是一枚喂有剧毒、见血封喉的透骨钉。”蓬莱魔女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好狠毒的妖狐！”珊瑚冷冷说道：“那妖狐没来，却是她来了！”言下之意，直指秦弄玉是妖狐同党。蓬莱魔女却笑道：“这里面大有文章，你且少安毋躁，今日总会查个水落石出便是了。”珊瑚将那枚透骨钉在秦弄玉面前一晃，峭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狠毒的暗器来害耿照？”

秦弄玉冷笑道：“你这样关心他，想必是和他很要好的了？哼，哼，那你为什么不问他去？你问问他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你问问他，是我狠毒还是他狠毒？”蓬莱魔女忽地笑道：“珊瑚，你看不出她打耿照的这枚透骨钉是故意打歪的么？看来，她最初是想杀耿照，但最后却还是狠不起心肠。她意图自杀那却是真的。”

珊瑚回过头来，只见耿照仍是呆若木鸡，原来他也正在心里琢磨：“为什么弄玉说我狠毒？不错，我失手杀了她的父亲，但她却是先杀了我的母亲的。为什么她竟是如此这般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只是一味指责我呢？她既然与我势不两立，却又为什么终于手下留情放过了我？”

珊瑚疑心大起，问道：“耿照，你是认识她的，她是你的什么人？”耿照再也忍受不住，掩面哭道：“从前我是知道她的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你别问了，我难过得很！”珊瑚心中一震，想道：“难道他们的情形，也是像我和孟钊一样？”不禁也伤感起来，掏出手帕，轻轻替耿照拭了眼泪。

蓬莱魔女柔声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？”秦弄玉冷冷说道：“我落在你们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你要审问我么，那可是办不到。”

蓬莱魔女微笑说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金刚手秦重的女儿！”秦弄玉心想：“你们和耿照相熟，知道我的名字那也没有什么稀奇。”心念未已，却忽听得珊瑚“啊呀”一声叫了起来：“怎么，她原来是秦重的女儿？”

蓬莱魔女又道：“我还知道，在你爹爹被仇家杀害的前夕，曾接了一封书信，这是桐柏山李寨主派人送来的，这李寨主是抗金的义军首领之一。”

此言一出，秦弄玉可就禁不住大吃一惊了，心想：“这个秘密是耿照也还未知道的，她却怎么知道？”

蓬莱魔女又道：“你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叫李寨主写的吗？”秦弄玉本来是打定主意不回答她的任何问题的，这时却不知不觉反问道：“难道是你吗？”蓬莱魔女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爹爹和我的师父是老朋友，我小时候也曾见过你的爹爹，知道你爹爹的为人。李寨主要人相助，我想起你的爹爹，他又谈起和你的爹爹也是朋友，只是不知你爹爹的下落。刚好你爹爹的下落，我的手下已访查到了，因此我就授意要李寨主写这封信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信中的内容我还约略记得。”

当下将内容一一说了出来，除了几个字眼记得不周全之外，几乎是通篇背了出来，听得秦弄玉目瞪口呆。

蓬莱魔女继续说道：“那送信的走了之后不久，又有两个金国军官到你家中，是也不是？”秦弄玉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情，你也知道了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送信的人在路口遇上这两个军官，很不放心，因此又偷偷折回去，那两个军官在你家逗留了一会子，放下了礼物，就出来了。那送信的人这才敢离开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？”

秦弄玉道：“那两个军官是金国皇帝的御前侍卫，他们是来请我爹爹出去做官的，他们不知怎的打探到我爹爹就是当年威震江湖的金刚手，要请我爹爹当他们禁卫军的教头。我爹爹怕当场拒绝，会惹起麻烦，因此假意答允，收下了他们的礼物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叫我的师哥将金狗送来的金银绸缎，散给村里的贫民。”秦弄玉所说的那个师哥，就是耿照那天早上所碰见的，那个挑着两个箩筐的李家骏，秦弄玉所说的和李家骏所说的完全相同。耿照的心卜卜乱跳。

蓬莱魔女问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你离开过家里没有？”秦弄玉此时对蓬莱魔女已是深信不疑，蓬莱魔女问什么她都如实回答。当下说道：“那晚上我和爹爹商量今后的行动，一晚都没睡过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一步也未离开过家里了？”秦弄玉道：“爹爹和我商量好明天一早，就弃家远走，随后就收拾行装，还要安排一些未了之事，哪有工夫离开。咦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样问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等下你就会知道。我之所以要这样问你，那是因为就在那一天晚上，蓟州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你可知道么？”秦弄玉茫然说道：“什么大事阿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蓬莱魔女所说的那件大事，秦弄玉毫不知情，耿照却是明白的，那就是指他家中发生的事了。他的母亲和家人王安、小凤，都被人暗杀，王安、小凤中了透骨钉，母亲被点了“笑腰穴”气绝而亡，随后金兵就到他家里捕人，他靠了连清波之助，这才逃了性命。

透骨钉是秦家的独门暗器，点“笑腰穴”的手法，也是秦家的独门手法，而且据连清波的说法，她那晚来到他家，看见一个少女的影子正从他家溜出，从连清波所描绘的那少女的形貌，与秦弄玉又十分相似，因此耿照一直以为杀害他母亲的凶手，就是他的表妹。

可是现在听了秦弄玉的说法，他以前所确信的种种证据突然都给戳破了，种种疑团，长期来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，也突然间全都揭开了，他不禁心头大惊，暗自想道：“怪不得表妹她那日早上没有赴我之约，原来是因为前一天晚上，她家里也发生了这许多事情。他们也正要弃家远走。她那天晚上未离开过家门半步，那么杀害我母亲的决不可能是她了？”

本来他那日遇上李家骏之后，心里已隐隐起疑，但只凭着李家骏一面之辞他还不敢完全相信。他家破人亡，这刺激实在是太大了，莫说是李家骏的话，即算是表妹当时向他剖白，他也不敢完全相信的。但现在蓬莱魔女说出了内中的隐秘，她与秦弄玉决不能预先约好口供，再拿她们二人所说的与李家骏所说的对证，三方面说的相符，真相也就一点一滴的显露出来，终于豁然大白，这可由不得耿照再不相信了。

耿照一片茫然，猛地想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姨父非但不是私通金虏，而且是个大节凛然的义士了。我、我当真是杀错了人了？”就在此时，只听得

蓬莱魔女问道："秦姑娘，我只有一事还未明白，杀你爹爹的究竟是谁？"秦弄玉泣不成声，蓦地一指耿照说道："是他！"几乎就在同一时候，耿照也蓦地站起身来，大声叫道："是我！"倏然拔剑出鞘，叫道："表妹，是我错了，我对不住姨父，对不住你！"一剑就朝着自己的胸口猛刺！

只听得"　"的一声，蓬莱魔女一展拂尘，已把耿照的宝剑打落，说道："你们都错了，杀你爹爹的决不是耿照。"

秦弄玉愕然望着蓬莱魔女，心想："这是我亲眼见到的，怎说不是他？"但她心里却又希望真的不是耿照，所以没有立即反驳，只盼望蓬莱魔女说出理由。耿照却已是陷入半疯狂的状态，大声大嚷道："杀人偿命，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，我杀错了人，只有用我的血才能洗去我罪孽！"

蓬莱魔女道："你静下来，我只问你一句话。"珊瑚捉住耿照的手，把他按下来，低声说道："你就听听柳姐姐的话吧。"珊瑚这时也是一片茫然，心情非常混乱。

蓬莱魔女道："你的武功比你的姨父如何？"耿照道："差得很远！"蓬莱魔女道："那你又怎能杀得了他？你记得你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杀了秦重之事，我当时就大起疑心。不过，当时你没有说出秦重是你姨父，也没有说出这许多细节。现在我不但敢确定不是你，而且说不定我还可以给你们查获真凶！你将当日动手的详细经过，对我说吧。"

耿照疑信不定，说道："我的武功是远不及姨父，但他却确是死在我的剑下的。因为他那时正要夺我的宝剑，误撞在我的剑尖之上。"蓬莱魔女道："他当时用的是哪一招？"耿照道："我说不上来。"秦弄玉道："我还记得，我爹爹使的是一招拂云手，手指已勾着了他的剑环。"蓬莱魔女又对耿照说道："你说不出对方的招数，你当时自己用的是哪一招，总还记得吧。"耿照道："我当时用的是一招自固我围。"蓬莱魔女沉吟半晌，说道："破绽就在这里了。"

蓬莱魔女拿了耿照的宝剑交给珊瑚，说道："你使一招自固我围。"随即问耿照道："自固我围是一招防身剑法，只能保护自己，不能伤害敌人的，对也不对？"耿照点头道："不错，当时我被姨父的掌法罩住，已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击之力。"蓬莱魔女道："好，你瞧着。"一掌打出，珊瑚横剑一封，蓬莱魔女右手已托起她的时尖，左手的小指又勾着了她的剑环。

蓬莱魔女保持着这个式子，回头问秦弄玉道："我这招拂云手用得对也不对？"秦弄玉大为惊佩，说道："一点不差。这是我们家传的擒拿手法，你却用得比我爹爹还好。"蓬莱魔女道："这招拂云手是要夺对方的宝剑的，现在我已勾着剑环了，顺这个势子，我当然是要向后拉，重心在上身，腰板也是后仰的，对也不对？"秦弄玉道："你是个大行家，这擒拿法的诀窍，你比我说得清楚多了。"

蓬莱魔女道："可是你爹爹当时却不是这样，依耿照所说，他是撞在耿照的剑尖之上的，照这样说，他的身子就是向前倾跌而不是后仰的了。"耿照不禁叫道："是啊，他当时确是这样。"蓬莱魔女道："这不是很奇怪么？拂云手的式子是向后仰的，他为什么突然向前倾呢？"秦弄玉喃喃说道："是啊，的确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"蓬莱魔女道："依我猜想，那是因为另有高手隐伏一旁，暗中弄鬼的原故。"耿照与秦弄玉不约而同，齐声问道："怎么弄鬼？"蓬莱魔女叹口气道："秦姑娘，你将来去收殓你爹爹的骨殖，不妨仔细留心，我敢断定，你爹爹膝盖的环跳穴上定然有一枚小小的梅花针，

他是被梅花针打中了环跳穴，膝盖酸麻，不由自主地便向前倾跌的！”

秦弄玉呆若木鸡，过了半晌，忽地悲声叫道：“照哥，是我错怪了你了，你没有杀我的爹爹。”耿照也叫道：“玉妹，是我错怪了你了，你没有杀我的妈妈！”两人都是泪眼模糊，不知不觉的双手紧紧相握。珊瑚在一旁又是欢喜，又觉心酸，惘惘然暗自想道：“我只道他们与我的情形相似，哪知却完全两样。耿照和这位秦姑娘是青梅竹马之交，我和孟钊也是自幼一同游乐，两小无猜的好友，这一点是相同。但孟钊长大之后，变了坏人，与我已是情性不投，志趣不合；这位秦姑娘则仍是好人，现在他们误会已经消除，看来更是心心相印了！”珊瑚的性情本是开朗豪爽，但她这时心头怅惘，固然也为耿照与秦弄玉的误会冰消而欢喜，但也禁不住为自己的遭遇而感伤。她惘惘然看了看耿照，又看了看秦弄玉，只觉一片空虚，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自处？

秦弄玉忽地甩开耿照，跪下来就要给蓬莱魔女磕头，蓬莱魔女衣袖轻扬，秦弄玉只觉一股大力托住了她，跪不下去。蓬莱魔女道：“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，我怎能受你的大礼。”秦弄玉从耿照的称呼中已知道蓬莱魔女的姓氏，当下说道：“柳女侠，你明察秋毫，想必知道杀害我爹爹的凶手是谁了，求你指点迷津，让我知道仇人的名字，我和我死去的爹爹，都会感激你的大恩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爹爹是我的长辈，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。秦姑娘，我先问你一些事情，看我猜测对是不对。”

秦弄玉听她口气，似已是胸有成竹，便凝神静听她问话。蓬莱魔女说道：“你遭了惨变之后，便去投奔天宁寺，是么？”秦弄玉道才“不错，天宁寺的老方丈和我爹爹是方外之交。李寨主送来的信，也是约我爹爹先到天宁寺，然后他再派人来接的。可是我却未曾到天宁寺——”蓬莱魔女道，“那是因为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子，她假装强盗，要劫你的东西，迫你发出了透骨钉，然后对你说天宁寺的和尚都已给人杀光了，叫你赶紧离开，是吗？”秦弄玉诧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当时我信了她的话，因为她的武功远胜于我，要杀我易如反掌，无须骗我。柳女侠，你这样问，莫非她所说的是假的么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她说的话一点不假。你可知道她是谁？她是我的一个丫鬟。”秦弄玉道：“当时她好似行色匆匆，没有来得及和我说其中缘故。她为何要劝我速赶离开？最初又为何要假装强盗劝我？柳姐姐，你可以为我破此疑团么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那是因为有人假冒你，把天宁寺烧为平地，将寺中的和尚杀个精光。我那丫鬟迫你发出透骨钉，这才知道你并不是真凶。”这段故事，耿照在蓬莱魔女初会连清波之时，蓬莱魔女叫她的丫鬟出来作证，已听过了。那丫鬟就是名唤明珠的那一个，她和珊瑚、玳瑁与另一个名叫绛烟的同是蓬莱魔女的贴身侍女。秦弄玉这时才知道内里因由，惊诧无比，叫道：“有这样的事情？那是什么人，为何要假冒我干下这等十恶不赦之事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我现在可以断定，这个冒充你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，也就是杀你爹爹的凶手了。”说至此处，耿照心头大震，因为蓬莱魔女是一向指责连清波就是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的，耿照也曾为此事和蓬莱魔女争辩多次，他始终不敢相信，但现在却不能不有几分相信了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真是越来越离奇了，清波竟然不单是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，还是杀害我姨父的凶手？唉，这可叫我相信谁的说话呢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秦弄玉迫不及待地已在叫道：“这凶手究竟是谁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别着急，等下你自然就会明白。你不去天宁寺，改向另一条路走，后来在路上又碰到了什么？”秦弄玉道：“碰到一个金国军官，他知道我的姓名来历，说我是违抗朝廷命令的秦重的女儿，要拿我去问罪。”蓬莱魔女微有诧异神色，说道：“是个军官么？”似乎这件事情，稍稍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秦弄玉道：“不错，是个军官，这军官手使长鞭，十分厉害，只一鞭就把我的佩剑卷去，再一鞭便将我打伤。”耿照失声叫道：“这军官是北宫黝！”秦弄玉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耿照喘着气急忙问道：“后来怎么样？”

秦弄玉道：“后来幸亏碰到一位女侠，她把那北宫黝赶跑，将我救了。这位女侠是——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这位女侠是连清波。这回总猜中了吧？”秦弄玉道：“哦，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了？连女侠想必也是你的朋友吧？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让我把你后来的遭遇说出来吧，看是对也不对？连女侠给你医好了伤，对你十分体贴，你无家可归，就在她的寨里安身。”秦弄玉道：“她还与我结为姐妹。”珊瑚忍不住叫道：“这妖狐笼络人的手段，真是有她一手！”秦弄玉瞪了珊瑚一眼，很不高兴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谁是妖狐？”蓬莱魔女摆一摆手，说道：“且别岔开，后来你把你过往的遭遇都对你的连姐姐说了？”秦弄玉道：“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用不着瞒她。”蓬莱魔女拿起了那枚透骨钉，说道：“你们秦家的透骨钉本来是没有毒的，这是你的连姐姐后来放在毒药里淬过的。”秦弄玉道：“不错，但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这是今天早上才放在毒药里淬的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为什么她要这样？”秦弄玉望了耿照一眼，嗫嗫嚅嚅的一时说不出来。

蓬莱魔女将透骨钉晃了一晃，说道：“是你连姐姐叫你到这里来的？”秦弄玉已感到有点不对，点了点头。蓬莱魔女道：“你事前已知道耿照要到这儿？你的连姐姐叫你用毒钉打他？”秦弄玉道：“不完全对。连姐姐并没说明这个人就是耿照，也没有叫我用毒钉打他。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她怎么说？”秦弄玉道：“她说有那么一个人，约她到此地会面，这个人对他，对她很好，但她却总觉得有点可疑，她怕上了圈套，因此叫我前来看看动静。她还说这个人也许是你认识的……”蓬荣魔女道：“你还未知道耿京起义的事情？”秦弄王道：“哦，耿京起义了？这我可还未知道。”接着说道：“连姐姐大约也未知道，所以她叫我用毒药淬过的暗器，预防在济南城里会碰上敌人。后来我见了他、他，一时忍不住怒气，就发出毒钉了，唉，幸亏我没有真个打着他！咦，照哥，你、你怎么啦？”

耿照面色惨白，忽地向自己的胸口猛打一拳，叫道：“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我当真是错把仇人当作恩人！”蓬莱魔女按着他的拳头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终于明白了！”秦弄玉已隐隐感到不对，茫然问道：“照哥，你明白了什么？”耿照喘着气颤声叫道：“玉妹，你还不明白么？你的连姐姐也就是杀你爹爹的仇人！”秦弄玉陡然一震，呆若木鸡，过了许久，才喘着气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耿照道：“我的遭遇，有许多与你相似，我也曾碰到北宫黝，被打得重伤，也是那、那妖狐将我救了，她也与我结为姐弟。今日是她约我到这儿来的，她要你到这里来，使的是借刀杀人之计！”当下将他与连清波从相识到结拜的一切经过，都说给秦弄玉听，只听得秦弄玉浑身发抖，又是恐惧，又是愤恨，切齿说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阴险的人！要不是柳女侠在场，只怕咱们死了还被蒙在鼓里！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也幸亏秦姑娘那枚毒钉，没有真

个打着耿照，要不然就真是死无对证了。”秦弄玉满面羞惭，噙着泪说道：“照哥，是我错怪了你了，你能原谅我么？”两人的手又不知不觉地紧紧握在一起，耿照说道：“不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是我先错怪了你的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不，你们都说错了，都是那妖狐的不好！她使的这条借刀杀人之计毒辣无比，不论是你杀了耿照，或是耿照杀了你，都可以如她所愿！”秦弄玉回想起刚才之事，心想：“照哥的武功远胜于我，倘若他当时一见我就立即动手，要取我性命，实是易如反掌。他当时心中认定我是他的杀母仇人，却还不忍下手，嗯，原来，原来……”秦弄玉想到耿照原来对她实有深情，悲伤之中，也不禁有点甜丝丝的感觉。珊瑚看了他们两人的模样，感怀身世，既为他们欢喜，也为自己悲伤。

秦弄玉抹了眼泪，忽道：“照哥，这么说来，那妖狐既能冒充我去杀天宁寺的和尚，只怕也能冒充我去杀你的母亲，这一层你可想到了么？”耿照心头一震，猛地跳起来道：“不错，不用猜疑了，决然是那妖狐！玉妹，咱们是同一仇人！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报仇之事，以后慢慢想法，好在你们都已明白，要报仇也就不是难事了。咱们现在回去吧，耿将军恐怕已等得心焦了。”耿照道：“玉妹，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叔叔，他见了你一定很高兴的。”

一行人走出了水仙祠，蓬莱魔女打开角门，笑道：“好在那一锭元宝的香油钱见了效，那道士果然没有放进闲人来打扰咱们。”原来蓬莱魔女是预先买通了观中的道士，要他紧闭角门，不放闲人进来的。就在她说话的当儿，只见刚才领了她香油钱的那个道士已笑嘻嘻地走来。

那道士制媚笑道：“小姐和相公们难得出来一趟，不多叙一会？”蓬莱魔女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常常出来的，游也游了，花也赏了，还不回去，难道在你这道观里过夜么？”那道士见蓬莱魔女放言无忌，不似个大家闺秀，猜不透她的身份，心想：“一定是那话儿了！”打了一个稽首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接着便丑表功地献殷勤道：“今日好在游客不多，有几个要到这边来看花的。小道推说水仙祠正在修葺，都婉转地推辞了。”蓬莱魔女知道他还想讨赏，怕了他的啰嗦，立即便掏出一锭银子，说道：“好，多谢你啦。再给你添一点香油钱。我们不打扰你了。”那道士接过银子，眉开眼笑，兀是刺刺不休地说道：“小姐的吩咐，小道敢不尽心？这位相公高姓可是一个耿字么？”耿照不耐烦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姓耿，怎么？”心里有点暗暗奇怪，这道士如何知道他的姓氏？道士眨了眨眼，笑道：“有个军爹来找耿相公，我说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，但早已走了。那军爹说：‘好，要是这位耿相公再来，你告诉他，叫他立刻回去。’哈，我可不敢打扰耿相公！”原来这道士以为耿照和蓬莱魔女是在这里幽会的，其他两个女的大约是给他们把风。他还猜想耿照是军中的文职官员，蓬莱魔女多半是官家眷属，来此私会情郎，却怕给人发觉，故而要许他重赏，请他莫放进闲人。他自以为替耿照掩饰得好，实在还想多讨一点赏钱。

耿照可是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那军官呢？”道士笑道：“那军官早已走了！这话可是真的。”耿照道：“叔叔派人找我回去，不知什么事情？”无暇与那道士磨牙，急急忙忙便走，那道士好生失望。

路上不便施展轻功，坐船回去要比陆路上走快一些，好在游客稀少，猢边歇着的游艇很多，耿照立即雇了一只小船，再次横过大明湖。

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现在回去却多了三个女的，尤其是秦弄玉又已回

到他的身边，半日之间，这变化可实在是太大了。耿照看看表妹，再看看珊瑚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只觉人生的变幻，处处出人意表。

秦弄玉轻声说道：“你叔叔见你久未回来，心中挂虑，故而派人找你，那也是人情之常，未必就有什么紧要之事。照哥，你我分手之后，你遭遇如何，还有许多未曾讲的，趁此余暇，我先听听你的吧。这位柳女侠我已知道了，这位姑娘，我还未请教。”珊瑚与她通了名姓，耿照说道：“我多亏这位玉姑娘，方得逃脱了好几次危难。”当下将蓬莱魔女怎样救他上山，后来珊瑚又怎样护送他来到此地，等等事情，都对秦弄玉说了。

秦弄玉热泪盈眶，说道：“玉姐姐，你真是肝胆照人的女中豪杰！嗯，你与照哥义结金兰，那也就是我的姐姐了，请受小妹一拜。”珊瑚连忙将她扶起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”秦姐姐，你受尽苦难委屈，我却不知，适才错怪你了！”两人的手握在一起，只觉对方的手心都是一片冰凉。秦弄玉心想：“这位玉姑娘千里迢迢，出生入死，护送照哥，对照哥实是恩重如山。看她对照哥关切的神情，也似早已有了情愫？唉，纵然照哥对我仍是一片情深，但我却不愿他做个忘恩负义之辈，我该如何自处呢？”珊瑚心想：“这位秦姑娘是他的青梅竹马之交，如今误会冰消，旧燕归来，我插在他们中间，算是什么？”耿照心想道：“难得她们一见纫故，亲如姐妹。要是我们三人，永远都能这样，那就好了。唉，她们为什么忽然都不说话了？”三人各怀心事，默默无言，不知不觉，小船如箭，已是过了湖心。

这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，那千佛山的倒影在大明湖里，楼台树木，格外光彩，湖面一层芦苇，一片芦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，好似一条粉红色的绒毯，做了湖里青山的垫子，端的是奇景妙绝，艳丽无情。蓬莱魔女忽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芦花的倒影，怎么会是红的？”耿照怀着心事，一直没有注意，这时一看，果然如此，连千佛山的倒影也似蒙上一层红晕，茫然说道：“这是夕阳的返照吧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不对，夕阳也不会红得这样深浓！”

说话之间，小船又已走了一段，距离对岸渐渐近了，蓬莱魔女站在船头，举目遥望，忽地叫道：“你们来看，那边似是起火！”只见千佛山的一处所在，黑烟袅袅上升，云霞染得似一匹鲜红的锦缎！

耿照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起火的地方，正是府衙的所在！”船到了岸，一行四众，连忙疾跑回去，就在街道上施展轻功，也顾不得行人注目了。

好在街上的店铺几乎家家闭户，行人绝少，不怕碰撞，但这样反常的情形，更引起他们的不安，大家都隐隐感觉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！

耿照等人一口气奔到府衙的原址，不由得大家都呆了！却原来那偌大的一座节度使衙门，已是烧成一片瓦砾，火倒是救熄了，周围还有许多浑身湿透拿着水桶的士兵。

一个军官叫道：“好了，耿相公你回来了！”耿照认得他是叔叔的旗牌官，连忙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的叔叔呢？辛将军为什么也不见？”那旗牌官猛地眼泪双流，悲声说道：“元帅被刺死了！”这一声有若晴天霹雳，把耿照震得呆若木鸡！蓬莱魔女道：“你缓一口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元帅是给谁刺死的？”正是：

不防调虎离山计，变生肘腋丧元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